哥 尔 多 尼

喜 剧 三 种

万子美　刘黎亭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一九八九年·上海

Carlo Goldoni
COMMEDIE SCELTE

本书根据 Officine grafiche
Fratelli Stianti Sancasciano
Val. di Pesa (Firenze)
1958年版等书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哥尔多尼喜剧三种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 插页3 字数225,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700册

ISBN7-5327-0474-2/I·216
平装本定价：4.45元

译本序

一

十八世纪的意大利，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已不是一个象文艺复兴时期那样进步繁荣的国家了。战争的烽火连年不断，社会一直动荡不定，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奥地利哈布斯王朝占领了意大利后，国内各种矛盾更加突出。人民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苟延残喘，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也十分软弱，无力组织人民为民族利益而斗争。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衰落，在文学艺术上必然有所反映。在诗坛上，一些富有民主思想的诗人横遭迫害，有的已变为御用文人。在戏剧舞台上，过去曾发挥过一定社会讽刺作用的"即兴喜剧"（亦称假面喜剧）已日渐丧失它的积极意义和现实性，有的粗制滥造，言之无物；有的词句猥亵，不堪卒读。意大利戏剧的衰落，引起了一些先进人物的不满，有不少人曾致力于改革，但收效甚微。

十八世纪下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开始在意大利广泛传播，戏剧又经历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改革，出现了新形式的喜剧。这种喜剧不仅摒弃了巴罗克文化一味标新立异的浮夸风格，而且发扬了传统喜剧的特色，把重点放在现实生活的观察上。这场戏剧改革的倡导人，就是卡尔洛·哥尔多尼。

二

哥尔多尼于一七〇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生于威尼斯一个没落的资产阶级家庭。祖父是一个富裕的律师，父亲是医师。他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自幼爱好戏剧，九岁时就写下了第一个剧本。他自幼随父亲辗转于意大利北方的一些城市，曾在里米尼、佩鲁贾等地求学，后从学校中逃出，跟随一个喜剧剧团到各地演出。他曾在帕维亚附属学院学习，三年级时，由于写了一首讽刺诗嘲笑贵族，被校方开除。那时，他已对意大利文学的衰落感到忧虑。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大作家马基雅维利一个名叫《鬼臼》的即兴喜剧，感到剧本缺乏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力量，不免暗自震惊。从此在这个年轻人的心中，就萌发了改革喜剧的理想，当时他只有十六岁。

一七三一年，哥尔多尼从帕多瓦大学毕业后，开始在威尼斯、米兰、比萨和维罗纳等地做律师，还担任过热那亚共和国驻威尼斯领事等职。但律师的职业并不是哥尔多尼的志趣所在。他一面攻读法国和意大利的戏剧作品，从中汲取养分，一面努力写作喜剧剧本，供剧团演出。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末，他已把自己的命运同戏剧紧紧结合在一起了。

哥尔多尼开始写的多是悲剧。一七三三年，他写了诗体悲剧《阿马拉苏塔》，继而又写了悲剧《维里莎里》，后者在一七三四年上演时获得好评。一七四七年，他创作的喜剧《高雅的女人》搬上舞台，首场演出就轰动了里窝那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七四八年，作家受聘于威尼斯一个著名的剧团，成为剧团的“舞台诗人”。从此他放弃了律师职业，成为职业剧作家。

改革意大利喜剧，把它从即兴的假面喜剧变为现实主义的社会喜剧，是哥尔多尼终生奋斗的目标。他看到即兴喜剧已失去它的社会意义，对观众只能起伤风败俗的影响，于是立志改革。但由于政治和社会的种种原因，改革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阻力。首先，威尼斯当时的政治形势对他不利：权贵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势必要求文学艺术为他们服务，他们希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因而对戏剧改革抱抵触情绪。其次，一部分喜剧演员也起而反对，因为他们已习惯于扮演某个特定角色，而现在得根据剧情需要刻画不同人物的性格了。因此哥尔多尼的改革只能小心谨慎地逐步进行。

一七四八年年底，哥尔多尼所属的梅德巴克剧团在威尼斯舞台上演他的喜剧《狡猾的寡妇》，这是第一部完全由作者写好台词的剧本。这样，哥尔多尼的戏剧改革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哥尔多尼为梅德巴克剧团一直工作到一七五三年。在这几年里，他创作了《喜剧院》、《善良的妻子》、《说谎者》、《咖啡馆》和《女店主》等大量剧作，其中以一七五三年的《女店主》最为出色。

由于在戏剧改革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哥尔多尼不得不暂时退却。他写了一系列充满异国情调的悲喜剧。一七五三年，他的《波斯三部曲》(《波斯的未婚妻》、《吉康娜在米尔法》、《吉康娜在伊斯巴岗》)问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久，他又开始写喜剧，批判矛头针对资产阶级。一七六〇年的《老顽固》，就是其中杰出的范例。

哥尔多尼这些年来进行的戏剧改革，给他带来了煊赫一时的声誉，也招来了许多攻击和非议。意大利评论界称他是“第一个喜剧诗人”。伏尔泰在一七六〇年九月二十四日给哥尔多尼的信中曾经写道：“我对自己说过，这真是个正直的好人；他清洗

了意大利的舞台，拥有创造性的想象力，从事有意义的写作。我的天，多么纯洁！我觉得您的文笔是多么自然、亲切、爽快啊！……我真想把您的喜剧加上个标题：《从哥特人①手中解放出来的意大利》。您的友谊给我增光不少，使我感到万分喜悦。”在另一个场合下，伏尔泰还赞誉哥尔多尼是“写生画家和自然之子”。但政论家巴列提和作家卡尔洛·哥齐却对他横加指责。巴列提称他是“平民的诗人”，哥齐指责他一味模仿法国喜剧，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并以自己的童话剧同他唱对台戏。由于哥齐在戏剧领域内取得了胜利，恢复了即兴喜剧，使哥尔多尼不得不愤而离开威尼斯的剧院，于一七六二年迁往巴黎。

哥尔多尼在巴黎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三十年。一七六五年起，他被任命为路易十五女儿的意大利语教师。在法国使他感到失望的是：法国国内不论是演员或观众，都不同意和即兴喜剧分手，因此有一个时期，他不得不写“提纲喜剧”(即供即兴喜剧表演的幕表)，以迎合他们的口味。一七八四年至一七八七年，他用法语撰写了《回忆录》，记述了他一生从事喜剧改革的经历。该书于一七八八年出版时，他已是一个百病丛生、一目失明的八十岁老人了。一七九三年十二月六日，这位杰出的剧作家终于在贫困中于巴黎与世长辞。

三

哥尔多尼的戏剧作品极为丰富。他一生写了二百六十七个

---

① 哥特人系日耳曼种族之一，公元三世纪时迁至多瑙河及黑海一带，势力强盛，后分东、西两族：西哥特人于五世纪初侵入意大利，东哥特人亦于五世纪中叶占领意大利。公元四九三年建立王国，五五四年被东罗马灭亡。

剧本，其中有一百五十五部喜剧。在他的作品中，著名的有《狡猾的寡妇》(1748)、《一仆二主》(1749)、《咖啡馆》(1750)、《封建主》(1752)、《女店主》(1753)、《广场》(1758)、《老顽固》(1760)、《乔嘉人的争吵》(1761)和《乖戾的慈善家》(1771)等。

《一仆二主》是哥尔多尼的早期作品，因此继承了即兴喜剧的某些特点。虽然在这部喜剧里，潘达洛奈、勃里盖拉、小特鲁法多等即兴喜剧里的传统性"固定"人物依旧保留着，但作者已赋予了他们新的内容和新的性格特征。喜剧的主人公是下层社会的仆人，这在当时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作者以诙谐轻快的笔调，描写了仆人小特鲁法多忠厚、纯朴而又机智的性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对贝阿特莉琪、小斯梅娜达等重要角色也描写得很有个性。剧本以威尼斯为背景，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一仆二主》多年前曾在我国上演，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我国有许多读者是通过《一仆二主》才了解哥尔多尼的。有的评论家称这部喜剧是"情节喜剧和性格喜剧出色的结合"，也许并不过分。

一七五三年的《女店主》，评论界公认是他的扛鼎之作。当时哥尔多尼的喜剧改革已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艺术上已趋成熟。《女店主》写的是一个聪明、美丽、机智、泼辣的女店主米兰多莉娜要弄追求她的几个显贵人物的故事。在这出喜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贵族老爷有声有色的嘲笑，和对其吝啬、虚伪、傲慢和懦怯淋漓尽致的揭露。作者不但描写了女主人公秀美的仪容和倔强的性格，还热情讴歌了她对客店伙计法布里乔质朴而忠贞的爱情。由于该剧爱憎分明，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而且情节紧凑，悬念迭起，人物形象也鲜明生动，受到观众们的好评，上演二百余年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许多评论家认为米兰

多莉娜不但是哥尔多尼笔下塑造得最成功的角色之一，也是意大利戏剧中最富有魅力的女性形象之一。迄今，聪明、娇媚的米兰多莉娜仍活跃在世界各国的舞台上，而《女店主》也是意大利剧院中最受欢迎的保留剧目之一。

如果说《女店主》是剥开贵族画皮的一柄刀子，那末一七六〇年的《老顽固》则是解剖资产阶级的一把利刃。这出喜剧通过两代人在婚姻问题上的冲突，揭露了意大利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思想千丝万缕的联系。戏剧中几个粗野而贪婪的商人，由于旧思想作怪，不惜愚弄自己的妻子儿女，束缚他们的生活情趣，使家庭变成了一座牢狱。但青春的火焰毕竟是扑灭不了的，费里佩托和露琪艾塔这对青年人，在热心的菲莉琪叶帮助之下，终于冲破了重重罗网，幸福地结合了。作者花了较多的笔墨描写菲莉琪叶这个机智而热情的女人，她同情这对青年男女，想方设法使他们会面，并且说了许多热情洋溢而有说服力的话，保护他们，使那些顽固不化的男人目瞪口呆，最后不得不低头认输。哥尔多尼通过菲莉琪叶的嘴，要求资产阶级家庭中有更愉快、更合理的关系。但哥尔多尼毕竟是一位启蒙主义作家，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尚不够有力，讽刺中有时蕴含着劝诫的成分。

四

哥尔多尼的喜剧艺术把阿卡狄亚诗派的田园诗和启蒙主义文化揉和在一起，不愧为十八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文坛上最杰出和最富有代表性的戏剧家。他把十八世纪意大利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真实地、形象地展现在喜剧舞台上，塑造了许多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艺术形象，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

神遗产。他革新了意大利戏剧，是意大利现实主义喜剧的奠基人。他同情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法国革命爆发前数十年中的启蒙主义思想始终抱肯定态度。他的喜剧具有民主思想，主张人无贵贱之分，对劳动人民和妇女的不合理地位寄予深切的同情。正如哥尔多尼本人所说，世界和戏剧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他反对盲目崇拜亚里士多德，反对三一律，特别反对地点的一致，强调以批判的眼光汲取外国戏剧的形式和内容，并建立起自己的民族戏剧。应当说，这些观点都是很可贵的。有人称他是"意大利的莫里哀"，难道不是很公正、很恰当的吗？

钱鸿嘉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于上海

目　次

一仆二主

刘黎亭 译

人物表

潘达洛奈·比索尼奥西。

克拉丽奇——潘达洛奈的女儿。

隆巴尔迪博士。

西尔维奥——隆巴尔迪的儿子。

贝阿特莉琪——都灵人，女扮男装，化名菲德里戈·拉斯波尼。

弗洛林多·阿雷杜西——都灵人，贝阿特莉琪的情人。

勃里盖拉——旅店老板。

小斯梅娜达——克拉丽奇的侍女。

小特鲁法多——贝阿特莉琪的仆人，后又作弗洛林多的仆人。

一名旅店侍役，讲台词。

一名潘达洛奈的仆人，讲台词。

两名搬运夫，讲台词。

数名餐厅侍役，不讲台词。

故事发生在威尼斯。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潘达洛奈家中的房间。

〔潘达洛奈，博士，克拉丽奇，西尔维奥，勃里盖拉，小斯梅娜达，潘达洛奈的另一名家仆。

西尔维奥 （对克拉丽奇，同时向她伸出手）瞧，这是我的手，用这只手，我把我的心全部献给您。

潘达洛奈 （对克拉丽奇）行啦，别羞羞答答的了；你也伸出手来吧。这样你们就算是订婚了，而且很快就要办喜事啦。

克拉丽奇 好吧，亲爱的西尔维奥，这是我的手。我答应嫁给您。

西尔维奥 我答应要娶您。（两人手拉手）

博士 好极啦，这桩婚事总算定了下来。现在别再打退堂鼓了。

小斯梅娜达 （旁白）多么美好的事儿！连我也一直盼着呢。

潘达洛奈 （对勃里盖拉和仆人）你们便是证婚人，我女儿克拉丽奇与隆巴尔迪博士的贵子西尔维奥先生立了婚约。

勃里盖拉 （对潘达洛奈）是的，介绍人先生，我感谢您让我享受此种荣誉。

潘达洛奈 瞧见了吗？我本来是您的媒人，而您却成为我女儿

的证婚人。我不想寻找介绍人，邀请亲戚们，要知道博士先生也跟我的性格一样；他喜欢婚事简办，不讲排场。到时咱们一起吃顿饭，自己热闹一下，谁都不会来打扰。（对克拉丽奇和西尔维奥）孩子们，咱们马马虎虎办一下，你们有啥要说的？

西尔维奥　除了跟我的新娘能呆在一起外，我再也不希望什么了。

小斯梅娜达　（旁白）当然这是最有味儿的美餐啦。

博士　我儿子并不是虚情假意的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青年。他热爱您的女儿，而对别人却不放在心上。

潘达洛奈　应该坦白地说，这桩婚事是由上天安排的，因为要是我在都灵的代理人菲德里戈·拉斯波尼先生没死，您要知道，我女儿本来是许配给他的，那么她就不可能轮到我这可爱的女婿先生了。（转向西尔维奥）

西尔维奥　毫无疑问，我可以说自己运气好。不知道克拉丽奇女士是不是也会这么说。

克拉丽奇　亲爱的西尔维奥，您使我感到委屈。您是知道我爱不爱您的；为了遵从父亲的愿望，我也许会嫁给那个都灵人，但是我的心永远属于您。

博士　（对潘达洛奈）不过这倒是真的；当一件事情是命里注定的时候，上天总是让它以不可预见的方式降临。那么菲德里戈·拉斯波尼是怎么死的？

潘达洛奈　不幸的人啊！他是夜里被杀的，起因在一个妹妹……详情可不知道啦。只知那人给了他一刀子，结果他就一命呜呼了。

勃里盖拉　（对潘达洛奈）这件事发生在都灵？

潘达洛奈　在都灵。

勃里盖拉　唉，可怜的先生！我非常遗憾。

潘达洛奈　（对勃里盖拉）您认识菲德里戈·拉斯波尼先生吗？

勃里盖拉　当然认识他啦。我在都灵呆了三年，我也认识他的妹妹。那女子机智而又勇敢，她经常装扮成男子，外出骑马，菲德里戈很喜欢他的这个妹妹。唉！真是意想不到啊！

潘达洛奈　天晓得！人有旦夕之祸福。算了吧，咱们不谈这种伤心事儿了。亲爱的勃里盖拉先生，您知道我想对您说什么吗？我知道您对烹饪很感兴趣。我想让您做几道风味菜。

勃里盖拉　我很高兴为您服务。并非我要夸口，而是住进我店里的人都很满意。他们这么说：在任何地方吃饭，都不如在我这儿吃。您会尝出味儿来的。

潘达洛奈　好样儿的。来浇汁的菜肴，您晓得，就是可以用面包块在里面蘸着吃的那种菜。（听见敲门声）喂！有人敲门。小斯梅娜达，去看看是谁。

小斯梅娜达　这就去。（下，不一会又回来）

克拉丽奇　父亲大人，请允许我离开吧。

潘达洛奈　等一等，大家一起走。咱们先瞧瞧是谁来了。

小斯梅娜达　（上）先生，是一个外地人的仆人，要向您传达一个口信。他什么都不愿对我说。他说，他要与主人面谈。

潘达洛奈　告诉他，进来吧。听听他要说什么。

小斯梅娜达　那我就让他进来啦。（下）

克拉丽奇　那么我该走了，父亲大人。

潘达洛奈　上哪儿去？

克拉丽奇　我能上哪儿去？到我的房间里呗。

潘达洛奈　不，孩子，不要走；你就呆在这里。（对博士低语）他们没有经验，我还不想让他们单独在一起。

博士　（对潘达洛奈低语）言之有理，小心为妙。

第　二　场

〔小特鲁法多，小斯梅娜达以及前场人。

小特鲁法多　向诸位先生致以最恭敬的问候。嘿，正欢聚在一起呢！嘿，正在热烈地交谈呢！

潘达洛奈　（对小特鲁法多）你是谁，朋友？有何贵干？

小特鲁法多　（对潘达洛奈，同时指着克拉丽奇）这位文雅的女士是谁？

潘达洛奈　她是我的女儿。

小特鲁法多　我要表示敬意。

小斯梅娜达　（对小特鲁法多）她还是新娘子呢。

小特鲁法多　非常高兴。（对小斯梅娜达）那么您是什么人？

小斯梅娜达　我是她的女仆，先生。

小特鲁法多　恭贺恭贺。

潘达洛奈　喂，行啦，先生，别讲究客套了。你要找我干什么？你是谁？谁派你来的？

小特鲁法多　别急，别急，有话好好说。对一个笨头笨脑的人来说，一次提三个问题有点儿太多了。

潘达洛奈　（对博士低语）我相信这个人是一个傻瓜。

博士　（对潘达洛奈低语）我看他倒象是一个滑头鬼。

小特鲁法多　（对小斯梅娜达）您也是新娘子吧？

小斯梅娜达 （叹息）唉！不是，先生。

潘达洛奈 你是想说你是谁呢，还是想干你的事情去呢？

小特鲁法多 （对潘达洛奈）您若只想知道我是谁，那我三言两语就说完。我是我的主人的仆人。（转身对小斯梅娜达）那么，回到咱们的话题上吧……

潘达洛奈 可谁是你的主人呢？

小特鲁法多 （对潘达洛奈）他是一个外地人，想来拜访一下您。（象以前一样转身对小斯梅娜达）至于新郎嘛，咱们可以谈一谈。

潘达洛奈 这位外地人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小特鲁法多 （对潘达洛奈。众人听之愕然）噢，一言难尽啊。他就是菲德里戈·拉斯波尼先生，都灵人，我的主人，他向您问好，他是专程赶来的，就在下面，他送来口信，想要进来，现在正等着我的回话呢。您满意吗？您还想知道别的吗？（转身对小斯梅娜达）回到咱们的……

潘达洛奈 你过这儿来，跟我再讲讲。你刚才说的是什么鬼话呀？

小特鲁法多 看来您还想知道我是谁，那么我叫小特鲁法多·巴托吉奥，是贝加莫山谷人。

潘达洛奈 知道不知道你是谁，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重要。我想让你重新告诉我，你的这位主人叫什么名字。恐怕我是听错了。

小特鲁法多 可怜的老头儿！大概是耳朵不中用啦，我的主人便是从都灵来的菲德里戈·拉斯波尼先生。

潘达洛奈 走开吧，你真是一个大疯子。都灵的菲德里戈·拉斯波尼先生早就死了。

小特鲁法多　他死了？

潘达洛奈　当然死了。这对他来说十分不幸。

小特鲁法多　（旁白）活见鬼！我的主人怎么会死呢？刚才我在下面是和他活着分手的呀！（对潘达洛奈）您好好说，他真的死了？

潘达洛奈　我一字一句告诉你，他已经死了。

博士　是的，这是真的：他死了，对此不必多疑。

小特鲁法多　（旁白）唉，我那不幸的主人！大概是飞来一场横祸吧。（主动告辞）多谢诸位。

潘达洛奈　你找我没有别的事啦？

小特鲁法多　他一死，我就没什么干的了。（旁白）我得去看一看，这是不是真的。（下）

潘达洛奈　依我们看，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一个滑头还是一个疯子？

博士　捉摸不透。似乎既有点儿象滑头，又有点儿象疯子。

勃里盖拉　我觉得他挺象一个傻瓜呐。他是贝加莫人，我看他不会是一个无赖。

小斯梅娜达　他还很会打主意呐。（旁白）不过我不计较那张小黑脸儿。

潘达洛奈　可是他怎么会凭空想到菲德里戈先生呢？

克拉丽奇　假如他真的来到这里，那么对我来说，事情可又糟透啦。

潘达洛奈　（对克拉丽奇）说什么傻话！难道连你也没见那些信吗？

西尔维奥　即使他还活着，他来到这里，那也来不及了。

小特鲁法多　（上）我对诸位先生感到吃惊。不能这样对待穷苦

人。不能这样欺骗外地人。这可不是正派人的行为啊。我得把事情弄明白。

潘达洛奈　（旁白）瞧瞧他是不是一个疯子吧。（对小特鲁法多）事情怎么样？你去干了些啥？

小特鲁法多　不是让我去说菲德里戈·拉斯波尼先生死了吗？

潘达洛奈　那么结果呢？

小特鲁法多　结果是他呆在那儿，还活着，很健康，精神挺好，而且还要向您致敬，如果您高兴的话。

潘达洛奈　是菲德里戈先生吗？

小特鲁法多　是菲德里戈先生。

潘达洛奈　是叫拉斯波尼吗？

小特鲁法多　是叫拉斯波尼。

潘达洛奈　是从都灵来的吗？

小特鲁法多　是从都灵来的。

潘达洛奈　我的孩子，到医院去吧，因为你疯了。

小特鲁法多　真是活见鬼啦！看来您是要让我象一个赌棍那样，说起粗话来了。要是他在这里，来到您家里，出现在客厅，那就让您大祸临头吧。

潘达洛奈　那我当下就一头碰死。

博士　没必要，潘达洛奈先生，您这么做吧：您告诉他，让他把那位自称是菲德里戈·拉斯波尼的人带进来。

潘达洛奈　去吧，把这个死了又活过来的人叫到我面前来。

小特鲁法多　如果说他是死了又活过来，这倒是可能的，对这个我一点也不反对。但是现在他活着，你们将会亲眼看见他。我去告诉他，让他来吧。（忿忿不平地对潘达洛奈）从此以后，你将学会怎样对待外地人，怎样对待我这种命运的人，

怎样对待可敬的贝加莫人。（对小斯梅娜达）那位姑娘，在您方便的时候咱们再谈。（下）

克拉丽奇　（对西尔维奥低语）我的西尔维奥，我全身都在颤抖。

西尔维奥　（对克拉丽奇低语）您别担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您都是属于我的。

博士　现在真相就要大白。

潘达洛奈　也可能会来一个什么无赖，给我故意胡说八道一通。

勃里盖拉　我刚才已经说过，我的介绍人先生，我是认识菲德里戈先生的；来人是不是他，咱们来瞧一瞧。

小斯梅娜达　（旁白）不管怎么说，那位黑乎乎的少年没长一副撒谎人的模样。我要看看，是否我能……（对众人）请诸位先生原谅。（下）

第三场

〔身着男装、化名菲德里戈的贝阿特莉琪以及前场人。

贝阿特莉琪　潘达洛奈先生，我在您的信中所感受到的彬彬有礼，与您本人对我的态度截然不同。我打发仆人来，向您传达了口信，而您却让我呆在外面，怎么过了半个钟头您也不肯让我进来呀？

潘达洛奈　十分抱歉……可您是谁，先生？

贝阿特莉琪　我是都灵的菲德里戈·拉斯波尼，听候您的吩咐。

（众人都目瞪口呆）

勃里盖拉　（旁白）我见着什么啦？这搞的是啥名堂？此人并不是菲德里戈，而是他的妹妹贝阿特莉琪小姐。我要观察观

察，看这个骗局用意何在。

潘达洛奈　真使我感到惊异……看到您安然无恙，我很高兴，因为我们曾得到有关您去世的消息。（对博士低语）可是我仍然难以置信，您要知道。

贝阿特莉琪　这我知道：人们说我在一场争斗中丧了命。感谢天主，我仅仅是受了伤；刚一养好伤，我就动身去威尼斯，因为这是早就跟您定好了的。

潘达洛奈　我不知说什么才好。我断定您是正派人，可是我知道得一清二楚，菲德里戈先生已经死了；为了识别一下您……是否您能给我拿出什么相反的证明来……

贝阿特莉琪　您的怀疑是理所当然的，我懂得有必要表明一下自己的身份。瞧，这四封信是您的代理人朋友们写来的，其中一封是我们银行经理写的。您可以辨认一下签名，然后便会证实是不是我。（把四封信递给潘达洛奈，后者独自阅信）

克拉丽奇　（对西尔维奥低语）啊，西尔维奥，咱们要完蛋了！

西尔维奥　（对克拉丽奇低语）我可以失去生命，但是不会失去您的！

贝阿特莉琪　（发现勃里盖拉，旁白）哎呀！这不是勃里盖拉吗？在这儿碰上他，叫我说什么才好呢？他一定会认出我来的；我可不想让他把我揭穿。（对勃里盖拉高声）朋友，我好象认识您。

勃里盖拉　是的，先生，您不记得都灵的勃里盖拉·卡维吉奥了吗？

贝阿特莉琪　哦，对了，现在我认出您来啦。（走近勃里盖拉）我的好先生，您在威尼斯做什么？（对勃里盖拉低语）看在天

主的面上，别把我的真面目说穿了。

勃里盖拉　（对贝阿特莉琪低语）不必顾虑。（对同一人高声）我在客店里做老板，愿为您服务。

贝阿特莉琪　嘿，碰得真巧；既然我有幸结识您，那我就在您的旅店下榻了。

勃里盖拉　多谢惠顾。（旁白）干走私的，我敢肯定。

潘达洛奈　详情我都知道了。当然啦，这些信照理该由菲德里戈·拉斯波尼先生给我送来，如果是您交给我的，那就应该相信您是……正如这些信所说的那样。

贝阿特莉琪　若是您还有什么疑心的话，喏，这里有勃里盖拉先生；他同我相识，可以向您证明我的身份。

勃里盖拉　毫无疑问，介绍人先生，我可以证明他。

潘达洛奈　事情要是这样的话，就是说除了来信之外，还有我的老弟勃里盖拉向我作证，那么亲爱的菲德里戈先生，我见到您很高兴，并且请您原谅，要是我多心了的话。

克拉丽奇　父亲大人，那么此人便是菲德里戈·拉斯波尼先生了？

潘达洛奈　可他就是他呀。

克拉丽奇　（对西尔维奥低语）不幸的我啊，咱们可怎么办呀？

西尔维奥　（对克拉丽奇低语）别担忧，我告诉您：您是我的，我将会保护您。

潘达洛奈　（对博士低语）您怎么说，博士，他来得是时候吗？

博士　常言道：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

贝阿特莉琪　（手指克拉丽奇）潘达洛奈先生，那位女士是谁？

潘达洛奈　她是克拉丽奇，我的女儿。

贝阿特莉琪　就是许配给我的那个女儿？

潘达洛奈　是的，先生，正是她。（旁白）这下我可是进退两难了。

贝阿特莉琪　（对克拉丽奇）女士，请允许我荣幸地向您致敬。

克拉丽奇　（抑制地）随您的便。

贝阿特莉琪　（对潘达洛奈）她对我很冷淡。

潘达洛奈　您要她怎么样呢？她天生就是这么腼腆。

贝阿特莉琪　（对潘达洛奈，同时手指西尔维奥）那位先生是您的什么亲戚吧？

潘达洛奈　对，先生；他是我的一个侄儿。

西尔维奥　（对贝阿特莉琪）不对，先生，我根本不是他的侄儿，我是克拉丽奇女士的未婚夫。

博士　（对西尔维奥低语）好样儿的！别泄气。你要据理力争，但切莫草率行事。

贝阿特莉琪　怎么！您是克拉丽奇女士的未婚夫？难道她没许配给我吗？

潘达洛奈　行啦，行啦。我把一切都和盘托出吧。亲爱的菲德里戈先生，人们原以为您不幸遇难是真的呢，结果我女儿就又许给了西尔维奥先生；不过这在世上也不算一件坏事。现在您总算及时赶到了。克拉丽奇是属于您的，如果您还愿意的话，要知本人一向是信守诺言的。西尔维奥先生，我不知说什么才好；事情的真相您都亲眼看到了。您已经晓得我说了些什么，那么您就不必对我见怪啦。

西尔维奥　可是，一位已经跟别人订了婚的新娘，菲德里戈先生也许并不愿意娶她为妻。

贝阿特莉琪　不过我倒并不怎么在乎。我非要娶她不可。（旁白）我还要再开一会儿心呢。

博士　（旁白）多么好的模范丈夫啊！我并不感到遗憾。

贝阿特莉琪　我希望克拉丽奇女士不会跟我退婚。

西尔维奥　算了吧，先生，您已经来晚了。克拉丽奇女士应该是属于我的，别梦想我会把她让给您。若是潘达洛奈先生对我无理，我将会以牙还牙；哪个人想要克拉丽奇，那他必须用这把剑来争夺她。（下）

博士　（旁白）好样儿的，嗨！

贝阿特莉琪　（旁白）那可不成，我才不想为此而死呢。

博士　我的先生，您是有点儿来晚了。克拉丽奇女士就要与我儿子结婚。法律讲得很清楚：时间在前者，权利则优先。（下）

贝阿特莉琪　（对克拉丽奇）那么您呢，待嫁的女士，难道无话可说吗？

克拉丽奇　我要说的是：您是为了折磨我而来。（下）

第　四　场

〔潘达洛奈，贝阿特莉琪和勃里盖拉；潘达洛奈的仆人后上。

潘达洛奈　（意欲追赶女儿）你贫什么嘴？你说些啥呀？

贝阿特莉琪　请停步，潘达洛奈先生；我谅解她。不必硬要拦住她。我希望过了一些时间，我能够获得她的好感。现在咱们来核对一下帐目，正如您所明白的，我前来威尼斯的两个原因之一，便是为了这件事。

潘达洛奈　要说咱们的帐目嘛，那完全是井井有条的。我将让您看一下往来帐户，现钱也有一些，当您愿意的时候，咱们

可以把差额结清。

贝阿特莉琪　等合适的时候我再来拜见您；现在，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将和勃里盖拉去办理一些杂事，这是别人托我办的。他对威尼斯很熟悉，将能有助于我抓紧办完。

潘达洛奈　那就请您自便吧；不过您如果需要什么，尽管吩咐好了。

贝阿特莉琪　如果您能给我一些钱，那我将会欣然接受；我不愿意随身带着钱，以免在钱上吃亏。

潘达洛奈　非常乐意，我将尽力而为。不过现在出纳员不在。很快他就会回来，我派他把钱送上家门。您不就是住在我的老弟勃里盖拉那里吗？

贝阿特莉琪　当然啦，我到他那里去，随后我就打发我的仆人来，他很靠得住，您可以把任何一件事情托付给他办。

潘达洛奈　好极啦，我将按照您的吩咐去做，另外您若愿意留在我这儿随便吃点儿，那您就请便吧。

贝阿特莉琪　今天我就向您表示谢意了。改日我再来麻烦您吧。

潘达洛奈　那么我等着您。

仆人　（对潘达洛奈）先生，有人找您。

潘达洛奈　是谁找我？

仆人　在那里呢……我不清楚……（对潘达洛奈低语）有些麻烦事儿。（下）

潘达洛奈　我马上就来。那我就告辞了。请您原谅，我不能陪您了。勃里盖拉，您就是主人，请照料一下菲德里戈先生。

贝阿特莉琪　你们不必为我费心了。

潘达洛奈　我该走了。向您致敬。（旁白）希望别发生什么倒霉

的事儿。(下)

第五场

〔贝阿特莉琪和勃里盖拉。

勃里盖拉　贝阿特莉琪女士，我能不能知道……

贝阿特莉琪　轻声点儿，看在上帝的面上，别把我暴露了。我那可怜的哥哥死了，他是被杀的，不是出于弗洛林多·阿雷杜西下的手，便是由于他的缘故让别人干的。您晓得，弗洛林多很爱我，而我的哥哥却不愿让我理睬他。我不知他俩是怎么闹起来的：结果菲德里戈死了，而弗洛林多呢，由于害怕吃官司，他就逃走了，没能向我告别一下。我可怜的哥哥死了，我痛苦万分，因此哭了多少回啊，这是有天为证的；然而事到如今已无可挽回了，我却要忍受失去弗洛林多的痛苦。我知道，他是直奔威尼斯来的，于是我就决定来追寻他。我穿上哥哥的衣服，拿上哥哥的证明信，怀着重新找到心上人的希望，来到了这里。多亏了那些信件，更多亏了您的作证，潘达洛奈先生已经相信我是菲德里戈了。我们将把帐目结清，待我领到钱后，还可以帮助一下弗洛林多，要是他需要的话。您瞧，爱情能把人引到什么地方！您就容了我吧，亲爱的勃里盖拉，帮助帮助我；您将会得到重谢的。

勃里盖拉　这一切都好办，只是我不想因我的缘故，潘达洛奈先生在善意的担保下，不仅得破费，而且还受到捉弄。

贝阿特莉琪　怎么会受到捉弄呢？我哥哥死了，难道我不是继承人？

勃里盖拉　说得有理。可为何您不愿意暴露身份呢？

贝阿特莉琪　如果我暴露了，那就什么也干不成了。首先是潘达洛奈将要做我的监护人，这样我的一切都要受到限制，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叫我如何是好呢？我要我的自由。不过玩笑很快就会开完，只是需要一点儿耐心。随时都会发生什么事儿的。

勃里盖拉　的确如此，小姐，您表现出的才智总是跟一般人不同的。您就托付给我吧，请相信我的诚意。我会帮助您的。

贝阿特莉琪　咱们去您的旅店吧。

勃里盖拉　您的仆人到哪儿去了？

贝阿特莉琪　他说在街上等着我。

勃里盖拉　那个怪人是从什么地方雇来的？他笨得连话都不会说。

贝阿特莉琪　我是在旅途中雇用他的。有时他显得笨头笨脑，其实不是这样；对于他的忠诚，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勃里盖拉　哦，忠诚，这倒是一种美德。我们走吧，您该用饭了；您瞧，爱情能使人做出什么事情来。

贝阿特莉琪　这算不了什么。爱情能使人做出比这更糟糕的事情来。（下）

勃里盖拉　嘿，我们一开始就很顺利。但事情发展下去，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下）

第　六　场

〔矗立着勃里盖拉的旅店的街道。

〔小特鲁法多一人。

小特鲁法多　真叫我等得厌烦，再也没法忍受了。跟我的这个

主人在一起，总是缺吃少喝，而且那一丁点儿吃的还要让我眼巴巴的等个不停。城里中午的钟声都敲过半个钟头了，可我的肚子还得过两小时才能吃上中午饭。至少也得让人知道，该到哪里去住呀。别人刚一进到城里，头一件事就是下馆子。而他呢，却跟大伙儿不同，是把旅行箱放在邮车上，然后就去访亲问友，根本不把可怜的仆人放在心上。有时候人们说，应该满腔热情地为主人们服务！那么也应该对主人们说，需要对仆人们发些善心。这里倒是有一家旅店，也许我去瞧一瞧，能搞到点儿东西塞塞牙缝；可是主人若来找我呢？这要怪他，因为他考虑问题不周到。那就去吧；不过现在我才想起来，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困难呢，我都忘掉了：我一个子儿都没有呀。唉，可怜的小特鲁法多啊！真倒霉，与其给人当仆人，不如让我来做……我能做什么呢？多亏上帝保佑，我什么也不会做。

第 七 场

〔风尘仆仆的弗洛林多，一名肩扛旅行箱的搬运夫以及前场人。

搬运夫　我跟您说我再也扛不动了，这箱子沉得都要压死人。

弗洛林多　瞧这里，有一家酒店还是旅店的招牌。难道你连这两步路都走不动了？

搬运夫　帮一下忙吧，箱子就要掉到地上啦。

弗洛林多　我刚才就说你干不了这份差事，要知你的身体太单薄了，没有力气。（扶住搬运夫肩上的箱子）

小特鲁法多　（注视着搬运夫）或许我能挣到几个钱。（对弗洛

林多)先生，您没什么事要吩咐我吗？我能为您效劳吗？

弗洛林多　亲爱的好心人，请您帮着把这只箱子搬进那家旅店吧。

小特鲁法多　这就搬，让我来干吧。您瞧这活儿怎么干。让开！(将肩膀凑到箱子底下，接过来扛在自己肩上，然后用身体一撞，把搬运夫撞倒在地)

弗洛林多　真有两下子。

小特鲁法多　简直没有一点儿分量！(扛着箱子走进旅店)

弗洛林多　(对搬运夫)你看见该怎样干了吧？

搬运夫　我再也干不了。我是运气不好才当搬运夫的，我可是清白人家的子弟呀。

弗洛林多　你爹是干什么的？

搬运夫　我爹？他是为城里剥羊羔皮的。

弗洛林多　(旁白)这家伙是一个糊涂虫，他是不会需要什么的。(意欲走进旅店)

搬运夫　尊贵的先生，请您付钱。

弗洛林多　为什么？

搬运夫　付搬运费呀。

弗洛林多　我得付你这十步路多少钱？你瞧，马车就在那儿。(同时手指台内)

搬运夫　我不计算步数，您付给我钱吧。(把手伸出)

弗洛林多　给你吧，五生丁。(将一枚硬币放在搬运夫手中)

搬运夫　您付给我钱吧。(保持伸手姿态)

弗洛林多　嘿，真有耐心！那就再给你五生丁吧。(做同上的动作)

搬运夫　您付给我钱吧。(同上)

弗洛林多　真叫我讨厌。（踢搬运夫一脚）

搬运夫　这下我可是赚着啦。（下）

第　八　场

〔弗洛林多；小特鲁法多后上。

弗洛林多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呀！他非要等我对他不客气才罢休。哦，让咱们来瞧一瞧，这家旅店怎么样……

小特鲁法多　先生，为您服务完毕喽。

弗洛林多　这里住宿条件怎么样？

小特鲁法多　这是一家上等旅店，先生。有舒适的床铺，漂亮的镜子，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餐厅，那里面香得很呐。我已经跟侍役讲过了。您将会象国王那样，有人来服侍。

弗洛林多　您是干哪一行的？

小特鲁法多　给人当仆人。

弗洛林多　您是威尼斯人吗？

小特鲁法多　我不是威尼斯人，不过我在这儿干活。我是贝加莫人，愿为您服务。

弗洛林多　现在您有主人吗？

小特鲁法多　现在……我还没有，真的。

弗洛林多　您是没主人的吗？

小特鲁法多　哦，我就在这里；您清楚，我没有主人。（旁白）这里确实没有我的主人，我可不是在说谎话。

弗洛林多　您想为我服务吗？

小特鲁法多　为您服务？怎么不想呢？（旁白）要是条件更好一些，那我就要换换制服啦。

弗洛林多　起码是我在威尼斯的这段时间内。

小特鲁法多　好极啦。您愿给我多少报酬？

弗洛林多　您想要多少？

小特鲁法多　我来告诉您：另外一个主人，哦，现在我不再为他干了，每月付给我一枚腓力浦银币，还得管吃管住。

弗洛林多　好吧，我也给您这么多。

小特鲁法多　不过还得给我再加点儿什么。

弗洛林多　您还想要什么？

小特鲁法多　每天一个小小的生丁，用来抽烟。

弗洛林多　行，没说的；我将如数给您。

小特鲁法多　若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跟您了。

弗洛林多　但是有关您的情况，我得稍稍了解一下。

小特鲁法多　您想了解我的情况，那么只要到贝加莫去便能办到，因为人人都会告诉您我是谁。

弗洛林多　您在威尼斯就连一个熟人都没有吗？

小特鲁法多　我是今天早上才到的，先生。

弗洛林多　算了吧；我看您还象是一个老实人。我来试试您。

小特鲁法多　试就试呗，您瞧着吧。

弗洛林多　在干别的任何事情之前，我急于要看一看邮局有没有我的信件。哎，给您半个盾；您去一下都灵邮局，问一问有无弗洛林多·阿雷杜西的信；如果有，您就将信取上，马上给我带回来，我等着您。

小特鲁法多　在这个时间内，您就让人准备午餐吧。

弗洛林多　行，好样儿的，我就让人准备。（旁白）他挺滑稽的，我并不反感。待我以后再逐步考验他吧。（走进旅店）

第 九 场

〔小特鲁法多；女扮男装的贝阿特莉琪和勃里盖拉后上。

小特鲁法多　一天多挣一个生丁，一个月便是三十个生丁；说实话吧，那个傲慢的人并不是付我一枚腓力浦银币，而是十个铜子儿。或许十个铜子儿就等于一枚银币，反正我也不大清楚。再说那位都灵先生也不见了。他是一个古怪的人。他是一个小伙子，可是既不长胡子，又没有主见。咱们还是甭提他啦；我得上邮局去，为这位先生……（正欲离去，碰上贝阿特莉琪）

贝阿特莉琪　真有你的。原来你就这样等着我？

小特鲁法多　我就在这里，先生。我一直在等着您呢。

贝阿特莉琪　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等我，而不在我给你指定的那条街上？我重新找到你，完全是偶然的。

小特鲁法多　我只是散了一小会儿步，免得肚子饿。

贝阿特莉琪　算了吧，现在你去邮车那儿，领出我的旅行箱，然后带回勃里盖拉先生的旅店……

勃里盖拉　您瞧，我的旅店就在那儿；可别走错啊。

贝阿特莉琪　那么好啦，快去吧，我等着你。

小特鲁法多　（旁白）真见鬼！也在那家旅店！

贝阿特莉琪　记住，你顺便再去一趟都灵邮局，问一问是否有我的信件。也就是说，问一问有没有菲德里戈·拉斯波尼和贝阿特莉琪·拉斯波尼的信。我妹妹本来也要与我一起走，可是身体不舒服，便留在别墅里了；可能某个女友会给她写信；你看看有信没有，或是给她的，或是给我的。

小特鲁法多　(旁白)我都不知该怎么办了。我是这个世上最为难的人。

勃里盖拉　(对贝阿特莉琪低语)如果您是秘密出来的，怎么会收到既有真名又有假名的信呢?

贝阿特莉琪　(对勃里盖拉低语)我已经留下吩咐，让我的一个忠实的仆人给我写信，他现在料理我家的事情；我不晓得他会用哪一个名字给我写信。咱们走吧，等方便的时候，我再对您一一讲清楚。(对小特鲁法多)快点儿吧，先上邮局，再去邮车那儿。拿上信后，让人把箱子搬到旅店来，我等着你。(走进旅店)

小特鲁法多　(对勃里盖拉)您就是旅店老板?

勃里盖拉　完全正确，我就是。您快去吧，另外请您放心，我会让您好好吃上一顿的。(走进旅店)

第　十　场

〔小特鲁法多；西尔维奥后上。

小特鲁法多　嘿，真绝啦！有许多人都去寻找一个主人，而我一个人就找到两个。这可叫我怎么办呀?我无法同时伺候两个主人。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呢?我伺候他们两个人，挣两份工钱，吃双份饭，难道不是一件好事情?是一件好事儿，如果不露马脚的话。但若是露了马脚，如何是好?毫无关系。如果一个主人打发我走，那我就跟着另一个干。堂堂男子汉，应该去试一试。哪怕只是干一天，我也要试一试。反正到了最后，我将会做出一件有趣的事情。大胆去干吧，现在我该上邮局为两人取信了。(行走)

西尔维奥　（旁白）这个人是菲德里戈·拉斯波尼的仆人。（对小特鲁法多）喂，老实人。

小特鲁法多　哦，先生。

西尔维奥　您的主人在哪里？

小特鲁法多　我的主人？他在那家旅店里呢。

西尔维奥　快到您的主人那里去，告诉他我要跟他谈一谈；如果他是一个君子的话，就到下面来，我等着他呢。

小特鲁法多　可亲爱的先生……

西尔维奥　（大声）快去！

小特鲁法多　可您要知道，我的主人……

西尔维奥　少啰嗦，听我的。

小特鲁法多　可让哪一个来呀？……

西尔维奥　快点儿，要不我就揍你。

小特鲁法多　（旁白）我可搞不清楚，先找着谁就叫他来吧。（走进旅店）

第十一场

〔西尔维奥；弗洛林多和小特鲁法多后上。

西尔维奥　不，让我忍受一个情敌出现在我眼前的痛苦，这永远不能成为事实。如果说菲德里戈逃脱了一次死亡，那么同样的命运他绝对不会再重演的。或是他放弃对克拉丽奇的任何念头，或是他将与我一决雌雄……从旅店出来另外一个人。我可不愿让别人来打扰。（退至舞台另一侧）

小特鲁法多　（对弗洛林多，手指西尔维奥）您瞧，就是那位先生，为此还大发脾气呢。

弗洛林多　（对小特鲁法多）我不认识他。他找我要干什么？

小特鲁法多　我一点儿也不清楚。我取信去了；请您多多原谅。（旁白）这可不干我的事。（下）

西尔维奥　（旁白）菲德里戈没有来。

弗洛林多　（旁白）我要把真相弄明白。（对西尔维奥）先生，是您要求见我吗？

西尔维奥　我？不幸的是我连认都不认识您。

弗洛林多　可是那个仆人，就是刚离开这里的那个，他对我说，您怒气冲冲地想对我挑衅。

西尔维奥　那家伙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说，我要跟他的主人谈一谈。

弗洛林多　那好吧，我就是他的主人。

西尔维奥　您，是他的主人？

弗洛林多　当然啦。他正在为我服务。

西尔维奥　那么请原谅，或许您的仆人与我今早见到的那个人长得很相像，或许他还为另外一个什么人服务着。

弗洛林多　他只为我服务，不必多疑。

西尔维奥　事情果真如此的话，那我再次向您请求原谅。

弗洛林多　无所谓。误会经常会发生的。

西尔维奥　先生，您是外地人吧？

弗洛林多　我是都灵人，请您多指教。

西尔维奥　我原想跟他发火的那个人，也正是都灵人。

弗洛林多　他若是我的同乡，很可能我会认识他，另外他要是招惹了您，我愿意挺身相助，为您伸张正义。

西尔维奥　您认识一个叫菲德里戈·拉斯波尼的人吗？

弗洛林多　啊！十分不幸，我认识他。

西尔维奥　他企图从我这里夺走一位女子，单凭女方父亲的一句许诺，而今天早上那女子已经对我发了山盟海誓。

弗洛林多　不必顾虑，朋友，菲德里戈·拉斯波尼是不可能抢走您的新娘的。他死掉了。

西尔维奥　是的，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谁知今早他活生生地来到了威尼斯，给我带来了不幸，使我感到了绝望。

弗洛林多　先生，您使我感到十分惊愕。

西尔维奥　可不是吗？对此我也感到十分惊愕。

弗洛林多　我向您保证菲德里戈·拉斯波尼死掉了。

西尔维奥　我向您保证菲德里戈·拉斯波尼还活着。

弗洛林多　您可要当心上当受骗呀。

西尔维奥　潘达洛奈·比索尼奥西先生，也就是姑娘的父亲，为了证实一下而用了一切可能的办法，最后非常肯定地证明就是他本人。

弗洛林多　（旁白）那么并不是象大家认定的那样，他在争斗中没被杀死了！

西尔维奥　反正不是他，便是我，得有一个人放弃对克拉丽奇的爱情，否则便得花生命的代价。

弗洛林多　（旁白）菲德里戈真在这里？我逃避了吃官司，却又与仇人狭路相逢！

西尔维奥　您没看见他是有点儿太过分了。他应该就住在这家旅店内。

弗洛林多　我确实没看见他；他们对我说，这里一个外地旅客都没有。

西尔维奥　也许他改变了主意。先生，请原谅我打扰了您。如果您能见到他的话，就告诉他最好是放弃掉结这种婚的念

头。西尔维奥·隆巴尔迪便是我的名字；我将荣幸地向您致敬。

弗洛林多　我很高兴接受您的友谊。(旁白)真把我搞得糊里糊涂。

西尔维奥　那么您的名字，请问，我可以知道吗？

弗洛林多　(旁白)我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对西尔维奥)我叫奥拉齐欧·阿尔旦蒂，听候吩咐。

西尔维奥　奥拉齐欧先生，我愿为您效劳。(下)

第十二场

〔弗洛林多一人。

弗洛林多　我捅了他一刀，把腰都刺穿了，竟然没要了他的命，这怎么可能呢？再说，又是我当场看着他倒在地上，浸在自己的血泊中。后来我听人们说，他被人干掉了。不过也可能他没有死。大概刀子没扎在他身上的要害部位。慌乱使人出了差错。只怪我在出事之后，立刻就逃离了都灵，结果我因争吵而受到指控，连澄清事实的余地都没有留下。那么，既然他没有死，最好我还是回都灵去，应该去安慰一下我那可爱的贝阿特莉琪，或许她正在忍受着煎熬，为我的离别而落泪伤心。

第十三场

〔小特鲁法多，另一名拿着贝阿特莉琪的箱子的搬运夫，以及前场人。

〔小特鲁法多随同搬运夫往前走几步，之后发现弗洛林多，担心自己被看见，赶紧让搬运夫往回退。

小特鲁法多　跟我走……唉，真见鬼！这个傲慢的主人在这里呢。往回退，伙计，在那个墙角等着我。（搬运夫退下）

弗洛林多　（旁白）对，当然这样。我得重新回到都灵去。

小特鲁法多　我在这儿呢，先生……

弗洛林多　小特鲁法多，你愿意跟我上都灵吗？

小特鲁法多　什么时候？

弗洛林多　现在；马上就去。

小特鲁法多　不吃饭啦？

弗洛林多　吃；先吃午饭，然后咱们就上路。

小特鲁法多　好极了；我边吃边考虑吧。

弗洛林多　你去过邮局了？

小特鲁法多　是的，先生。

弗洛林多　你找到我的信了？

小特鲁法多　找到了。

弗洛林多　在哪儿呢？

小特鲁法多　我这就把信拿出来。（从口袋里掏出三封信，然后旁白）哎呀，真糟糕！我把一个主人的信和另一个主人的信给搞混啦。这可叫我怎么找出他的信来呀？我不会认字。

弗洛林多　利索点儿，把我的信递过来。

小特鲁法多　这就来，先生。（旁白）我都晕头转向了。（对弗洛林多）您听我说，先生。这三封信并不全是寄给您的。刚才我碰上一个仆人，他认识我，因为我们曾在贝加莫一起干过活儿；我告诉他说我去邮局，他便请求我为他的主人也看看有没有什么。我觉得有一封信象是他主人的，可是再也认不

出来了，不知该是哪一封。

弗洛林多　让我来看看吧；我把我的信拿走，别人的就交还给你。

小特鲁法多　拿去吧。我不能不为朋友帮帮忙。

弗洛林多　（旁白）我这是看见什么啦？写给贝阿特莉琪·拉斯波尼的一封信？那么贝阿特莉琪·拉斯波尼在威尼斯！

小特鲁法多　您找到我的伙伴的那封信了吗？

弗洛林多　托你办此事的这个伙伴是谁？

小特鲁法多　他是一个仆人……名叫帕斯夸勒。

弗洛林多　这个人为谁服务？

小特鲁法多　我也不大清楚，先生。

弗洛林多　可是如果他叫你去取他主人的信件，必然会告诉你名字的。

小特鲁法多　那是当然的啦。（旁白）这一下更麻烦了。

弗洛林多　那好吧，他告诉你的是什么名字？

小特鲁法多　我记不得了。

弗洛林多　怎么！……

小特鲁法多　他给我把名字写在一张纸头上。

弗洛林多　纸头在哪儿呢？

小特鲁法多　我把它留在邮局里了。

弗洛林多　（旁白）真是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啦。

小特鲁法多　（旁白）看来我就要蒙混过关了。

弗洛林多　这个帕斯夸勒的家在什么地方？

小特鲁法多　我确实不知道。

弗洛林多　那你怎能把信转交给他呢？

小特鲁法多　他告诉我说，我们在广场上见面。

弗洛林多　（旁白）这可叫我够为难的。

小特鲁法多　（旁白）若是我把信原封不动地拿回来，那才是一个奇迹呢。（对弗洛林多）您把那封信还给我吧，我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弗洛林多　不，这封信我要拆开。

小特鲁法多　哎哟，您可别干这种事儿。您是知道的，私拆信件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弗洛林多　顾不得那许多啦，我对这封信非常感兴趣。它要寄给的那个人，从某种名义上讲是属于我的。我可以毫无顾虑地将它拆开来。（拆信）

小特鲁法多　（旁白）真是一个鲁莽的汉子，说干就干。

弗洛林多　（读信）"最尊敬的女主人：您的出走引起了满城风雨；而且人人都明白，您之所以如此决断，是为了追寻弗洛林多先生。法院已经识破您是女扮男装逃走的，所以正在想方设法寻找您，要拘捕您。我不是从都灵邮局将此信寄往威尼斯的，意在不暴露您信任地告诉我您想去的地方；相反，我是把信寄给热那亚的一位朋友，然后让他从那里再转寄威尼斯。如果我再获悉有关的新情况，将仍以相同的方式及时向您报告，同时恭敬地听候吩咐。最顺从和最忠实的仆人托尼诺·多伊拉。"

小特鲁法多　（旁白）这种做法真妙啊！偷看别人的隐私。

弗洛林多　（旁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看到了什么？贝阿特莉琪离开了她的家？女扮男装？为了来寻找我？看来她是真心实意地爱着我。但愿我在威尼斯能与她重逢！（对小特鲁法多）去吧，亲爱的小特鲁法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帕斯夸勒；从他那儿尽量搞清楚，谁是他的主人，是个男人还

是个女人。再打听一下他住在什么地方，要是能够的话，你将他领到我这儿来，到那时，无论对你还是对他，我都会付出一笔相当丰厚的报酬。

小特鲁法多　请把信给我；我将设法找到他。

弗洛林多　喏，这是信，我就托付给你了。这件事跟我的关系非常大。

小特鲁法多　可是拆开的信叫我怎么给人呢？

弗洛林多　你就告诉他，这是一场误会，一件意外的事。你别给我找麻烦。

小特鲁法多　那么现在还去都灵吗？

弗洛林多　不去了，现在不再去了。你别磨磨蹭蹭的啦，动身去找帕斯夸勒吧。（旁白）贝阿特莉琪在威尼斯，菲德里戈也在威尼斯。若是她哥哥找到她，那她真是不幸啊；我要千方百计找着她才行。（下）

第十四场

〔小特鲁法多一人；扛着旅行箱的搬运夫后上。

小特鲁法多　正好中我的意，因为用不着走了。我很想瞧一瞧，我如何来应付这两份差事。我要试一试我的才能。这封信，得交给我那位高贵的主人，但遗憾的是它敞着口儿被送去。我来学学怎样叠信吧。（胡乱叠了几下）现在该来粘它了。要是知道怎样粘多好！不过我倒是见过，我奶奶有几次是用嚼碎的面包粘信的。我也来试试。（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面包）这一丁点儿面包用了很可惜，但是无可奈何呀。（咀嚼一会儿面包，正欲封信，却不由自主地咽进肚里）唉，

真见鬼！往下面去了。需要再咬一口。(重嚼一遍，又咽下)毫无办法，天性就是这么讨厌。让我再来试一遍吧。(象以前那样咀嚼。刚想咽下面包，但又自我抑制，十分吃力地从口中吐出面包)嘿，它出来了。我来粘信吧。(用面包将信封住)我看粘得很好。在干这种事情方面，我真够伟大的！哦，我都快把搬运夫给忘掉了。(朝幕内)伙计，过来吧，把箱子卸下来。

搬运夫　(肩扛箱子)我来啦，咱们得把箱子搬到哪儿？

小特鲁法多　搬到那家旅店，我这就来。

搬运夫　那谁付钱呀？

第 十 五 场

〔从旅店出来的贝阿特莉琪以及前场人。

贝阿特莉琪　(对小特鲁法多)这就是我的箱子吧？

小特鲁法多　是的，先生。

贝阿特莉琪　(对搬运夫)把它搬到我的房间里去。

搬运夫　您的房间是哪一间？

贝阿特莉琪　您去问招待员吧。

搬运夫　我们谈好的是三十个生丁。

贝阿特莉琪　去吧，我会付给您的。

搬运夫　您马上就付吧。

贝阿特莉琪　您可别叫我受不了啊。

搬运夫　刚才我真该把箱子扔在马路中间。(走进旅店)

小特鲁法多　这些搬运夫真是神气十足！

贝阿特莉琪　你去过邮局了吗？

小特鲁法多　去过了，先生。

贝阿特莉琪　那里有我的信吗？

小特鲁法多　有您妹妹的一封信。

贝阿特莉琪　很好，在哪儿呢？

小特鲁法多　喏，在这儿呢。（把信交给她）

贝阿特莉琪　这封信被人拆过。

小特鲁法多　被人拆过？啊！这是不可能的。

贝阿特莉琪　是被拆过，而且现在是用面包粘上的。

小特鲁法多　我压根儿不晓得这是怎么回事儿。

贝阿特莉琪　难道你不知道，嗯？无赖，可耻的家伙；是谁拆开这封信的？我要弄清楚。

小特鲁法多　我跟您说，先生，我把实话都向您交代了吧。人人都可能出差错的。刚才邮局也有我的一封信，可我不大识字，结果搞错了，拆我的信时反倒拆了您的信。我向您请求宽恕。

贝阿特莉琪　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还不算坏。

小特鲁法多　千真万确是这样的。

贝阿特莉琪　这封信你看了吗？你知道信的内容吗？

小特鲁法多　根本不知道。我连一个字都不认识。

贝阿特莉琪　谁也没看过？

小特鲁法多　（吃惊状）噢！

贝阿特莉琪　你可要当心，瞧着吧！

小特鲁法多　（同上）呸！

贝阿特莉琪　（旁白）我可不愿让这家伙欺骗我。（慢慢看信）

小特鲁法多　（旁白）这件事也算蒙混过关了。

贝阿特莉琪　（旁白）托尼诺是一个忠实的仆人。我得报答他才

行。（对小特鲁法多）那好吧，我有一件事要办，出去一会儿。你到旅店里去，打开旅行箱，喏，给你钥匙，把我的衣服晾一晾。等我回来以后，就吃饭。（旁白）潘达洛奈先生还不露面，而我却急需钱用呢。（下）

第十六场

〔小特鲁法多；潘达洛奈后上。

小特鲁法多　事情很顺当，不可能比这再好了。我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按理说我该多挣一百个盾，而不是瞧不起我的那一丁点儿。

潘达洛奈　请问，朋友，您的主人在家吗？

小特鲁法多　不在，先生，他不在。

潘达洛奈　您知道他在哪里吗？

小特鲁法多　也不知道。

潘达洛奈　他回家来吃午饭吗？

小特鲁法多　我认为会的。

潘达洛奈　那这样吧，等他回家以后，您把这个钱袋交给他，里面有一百枚杜卡托金币。我不能在这里等待很久，因为我还有事要办。向您致意。（下）

第十七场

〔小特鲁法多；弗洛林多后上。

小特鲁法多　您说一说，哎，您听着。路上走好哇。他连告诉都不告诉我一下，我该把钱袋交给我的哪一个主人。

弗洛林多　好哇，你找到帕斯夸勒了吗？

小特鲁法多　没有，先生，还没找着帕斯夸勒呢，不过我找到了一个人，他交给我一个钱袋，里面有一百枚杜卡托金币。

弗洛林多　一百枚金币？要让干什么？

小特鲁法多　说真的，主人先生，您就不从什么地方等钱用吗？

弗洛林多　等着呢，我把一封信交给了一位商人。

小特鲁法多　那么这些钱就是您的啦。

弗洛林多　给你钱的人说什么了？

小特鲁法多　他对我说，把钱交给我的主人。

弗洛林多　那么这些钱无疑是我的了。难道我不是你的主人？这会有什么疑问？

小特鲁法多　（旁白）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高贵的主人呢。

弗洛林多　你不晓得是谁给你的钱吗？

小特鲁法多　不晓得；我觉得那张面孔好象在哪一次见过，但是记不清了。

弗洛林多　大概是一个商人，我就是引荐给他的。

小特鲁法多　就是他，没问题。

弗洛林多　你记着帕斯夸勒的事啊。

小特鲁法多　午饭后我就去找他。

弗洛林多　那么咱们去催促一下午饭吧。（走进旅店）

小特鲁法多　咱们走吧。这倒不坏，这一次我没出差错。我把钱袋给了收钱人。（走进旅店）

第十八场

〔潘达洛奈家中的房间。

〔潘达洛奈和克拉丽奇；小斯梅娜达后上。

潘达洛奈　说得够多的了，菲德里戈先生应该做你的丈夫。我曾经答应过，我又不是一个毛孩子。

克拉丽奇　您是我的主人，父亲大人；可是这，请饶恕我吧，却是一种专横行为呀。

潘达洛奈　当菲德里戈先生托人向你求婚的时候，我跟你都讲过了；你没有回答我说不愿意嫁给他。当时你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克拉丽奇　是顺从和尊敬使我没能开口。

潘达洛奈　那现在你也同样表现出顺从和尊敬吧。

克拉丽奇　我不能，父亲大人。

潘达洛奈　不能？是由于什么原因？

克拉丽奇　我肯定不会嫁给菲德里戈的。

潘达洛奈　你很不喜欢他？

克拉丽奇　我看他很不顺眼。

潘达洛奈　那我可以教给你对他产生好感的方法吗？

克拉丽奇　这怎么可能呢，父亲？

潘达洛奈　你忘掉西尔维奥先生，那你瞧着吧，你将会喜欢他的。

克拉丽奇　西尔维奥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而您的同意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好感。

潘达洛奈　（旁白）从某一方面来说我很同情她。（对克拉丽奇）

但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忍痛割爱。

克拉丽奇　我的心受不了这么大的一种打击。

潘达洛奈　坚强些，应该这么去做……

小斯梅娜达　老爷，菲德里戈先生来了，他要见您。

潘达洛奈　让他进来吧，他会成为主人的。

克拉丽奇　唉呀！多么痛苦！（哭泣）

小斯梅娜达　您怎么啦，女主人？您哭了？其实您错了。难道您没看见菲德里戈先生长得多漂亮？假如我能碰上这种福气，我才不愿意哭呢，不哭；我会笑得嘴都合不上的。（下）

潘达洛奈　行啦，我的孩子，别让人看见你在哭。

克拉丽奇　可我会感到心碎的

第十九场

〔女扮男装的贝阿特莉琪以及前场人。

贝阿特莉琪　向潘达洛奈先生致敬。

潘达洛奈　向您致敬。您收到内有一百枚杜卡托金币的钱袋了吗？

贝阿特莉琪　我没收到。

潘达洛奈　刚才我把它交给了您的仆人。您曾对我说过，他是一个信得过的人。

贝阿特莉琪　是的，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我还没有见到他；等我回到家的时候，他会如数交给我的。（对潘达洛奈低语）克拉丽奇女士为什么哭泣啊？

潘达洛奈　（对贝阿特莉琪低语）亲爱的菲德里戈先生，应该谅解她。有关您的噩耗是她难过的原因。但愿过了一阵子

后，她能转变过来。

贝阿特莉琪　（对潘达洛奈低语）请您做一件事情，潘达洛奈先生，那就是让我和她单独呆一会儿吧，看一看我能不能安慰她一下。

潘达洛奈　行，先生；我走了，就来。（旁白）我要都试一试。（对克拉丽奇）我的孩子，等着我，我马上就回来。你陪着你的未婚夫坐一会儿吧。（对克拉丽奇低语）行啦，你可要明智点儿啊。（下）

第 二 十 场

〔贝阿特莉琪和克拉丽奇。

贝阿特莉琪　嗯，克拉丽奇女士……

克拉丽奇　离远点儿，甭想来纠缠我。

贝阿特莉琪　您对自己命里注定的配偶就这么严厉？

克拉丽奇　假使人家硬把我拉到您的婚礼上，那您从我这里得到的只是手，而不是心。

贝阿特莉琪　您跟我生气，不过我倒想消消您的气。

克拉丽奇　我将永远憎恨您。

贝阿特莉琪　如果您了解我，那您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克拉丽奇　我对您相当了解：一个打扰我的安宁的人。

贝阿特莉琪　但是我有安慰您的办法。

克拉丽奇　您在蒙骗人；除了西尔维奥以外，谁都无法安慰我。

贝阿特莉琪　当然啦，您的西尔维奥所能给您的那种安慰，我是无法给您的，然而我却可以为您的幸福助一臂之力。

克拉丽奇　在我看来，先生，尽管我正用世界上最生硬的一种方

式跟您谈话，您还是想要折磨我。

贝阿特莉琪　（旁白）这位可怜的女子叫我同情；我不忍心看着她遭受痛苦。

克拉丽奇　（旁白）强烈的爱情使我变得冒失，轻率，无礼。

贝阿特莉琪　克拉丽奇女士，我要向您吐露一个秘密。

克拉丽奇　我不会为您保密的。别对我吐露秘密吧。

贝阿特莉琪　您的冷淡正从我这里夺走能使您幸福的机会。

克拉丽奇　您只能使我遭受不幸。

贝阿特莉琪　那您就错了；为了让您信服，我将对您和盘托出。若是您不愿听我的，那我就不知该怎样对待您了。如果您已经同别人订了婚，那我也早已与别人心心相印。

克拉丽奇　现在您开始使我高兴了。

贝阿特莉琪　这不就是说，我有办法安慰您吗？

克拉丽奇　哦，我还担心希望落空呢。

贝阿特莉琪　不会的，女士，我不骗人。我跟您打开窗子说亮话吧；若是您答应保守那个刚才您拒绝保守的秘密，那我就将向您吐露真情，肯定会使您心平气和的。

克拉丽奇　我发誓一定守口如瓶。

贝阿特莉琪　我并不是菲德里戈·拉斯波尼，而是他的妹妹贝阿特莉琪。

克拉丽奇　啊！您在对我说什么呀！您是女人？

贝阿特莉琪　对，我是女人。您想一想吧，是不是我一心要与您成婚。

克拉丽奇　那关于您的哥哥，您能告诉我一些什么吗？

贝阿特莉琪　十分不幸，他中了一剑就死掉了。人家认为杀死他的凶手是我的一个情人，正是为了来寻找情人，我才打扮

成这副模样的。出于友谊和爱情的一切神圣法则，我恳求您不要出卖我。我知道，我把这样一件隐私告诉您是不谨慎的，但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多种缘故；首先，因为我不忍心看着您遭受折磨；其次，因为通过了解以后，我觉得您是一位可以信赖的姑娘；最后，因为您的西尔维奥对我发出了威胁，而我却不愿意让他在您的怂恿下，叫我处在某种危险的境地。

克拉丽奇　您允许我对西尔维奥讲一下吗？

贝阿特莉琪　不，相反的是我绝对禁止您这样做。

克拉丽奇　那好吧，我不讲。

贝阿特莉琪　您要明白：我是信赖您的。

克拉丽奇　我对您再发一次誓：我不讲。

贝阿特莉琪　现在您不要再敌视我了。

克拉丽奇　相反地，我将是您的朋友；并且，如果我能有助于您的话，您就指使我吧。

贝阿特莉琪　我也对您发誓：我的友谊是永恒的。把您的手给我。

克拉丽奇　嗯，我不愿……

贝阿特莉琪　您害怕我不是女人吗？那我就给您亮出来真凭实据。

克拉丽奇　请相信我，我仍然觉得这是一场梦。

贝阿特莉琪　事实上，这件事并不寻常。

克拉丽奇　稀奇极了。

贝阿特莉琪　好啦，我该走了。咱们来握握手吧，作为友谊和忠诚的象征。

克拉丽奇　这是我的手；我丝毫也不怀疑您在欺骗我。

第二十一场

〔潘达洛奈以及前场人。

潘达洛奈　真行啊！这叫我高兴极了。（对克拉丽奇）我的孩子，他很快就劝好你了。

贝阿特莉琪　我不是说过嘛，潘达洛奈先生，我会使她平静下来的。

潘达洛奈　真行！您在几分钟里做到的事，我在几年内都做不到。

克拉丽奇　（旁白）现在我掉在一个迷魂阵里。

潘达洛奈　（对克拉丽奇）那么咱们快把这桩婚事定下来吧。

克拉丽奇　您别太着急，父亲大人。

潘达洛奈　怎么能不急呀！如果在背地里都手拉手了，那我能不感到急迫？不，不，我不愿碰上倒霉的事儿。明天就把一切全办完。

贝阿特莉琪　潘达洛奈先生，咱们先把咱们的帐目结清，看看咱们的帐务情况，这是很有必要的。

潘达洛奈　咱们都会做的。这些事情用两个钟头就能干完。明天咱们先成亲。

克拉丽奇　咳，父亲大人……

潘达洛奈　女儿呀，到了这一步，我该去跟西尔维奥先生谈谈了。

克拉丽奇　您别刺激他，看在天主的面上。

潘达洛奈　什么？让我给他留情面？

克拉丽奇　我不是说的这个。而是……

潘达洛奈　什么而是不而是的，事情到此为止。请原谅，先生。（欲走）

贝阿特莉琪　（对潘达洛奈）您听着……

潘达洛奈　你们就要做夫妻啦。（离去）

克拉丽奇　（对潘达洛奈）最好是……

潘达洛奈　今晚咱们再谈吧。（下）

第二十二场

〔贝阿特莉琪和克拉丽奇。

克拉丽奇　唉，贝阿特莉琪女士，我刚解了忧，又来了愁。

贝阿特莉琪　要有耐心。什么事都可能发生，除了我要娶您之外。

克拉丽奇　那要是西尔维奥认为我不忠实呢？

贝阿特莉琪　骗局的时间是长不了的。

克拉丽奇　倘若我能向他吐露真情……

贝阿特莉琪　我还没向您解除誓约呢。

克拉丽奇　那么我该做什么呢？

贝阿特莉琪　再忍受一会儿吧。

克拉丽奇　我担心这样一种忍受过于痛苦。

贝阿特莉琪　别担心，因为在恐惧之后，在忧虑之后，爱情的喜悦将会变得更加惬意。（下）

克拉丽奇　我不可能满意地感受喜悦之情，直到我还看着自己遭受痛苦。唉，十分不幸，人们说得很有道理：人生在世，不是受罪，便是希望，而享受却不多见。（下）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潘达洛奈家中的院子。

〔西尔维奥和博士。

西尔维奥　父亲大人，我请求您别干涉我。

博士　站住，你回答我一下。

西尔维奥　我现在愤怒极了。

博士　出于何故，你来到潘达洛奈先生的院子里？

西尔维奥　因为我要让他或是对我信守诺言，或是对我解释清楚这种奇耻大辱。

博士　可这是一件不便在潘达洛奈家干的事情呀。你发疯了，生气得失去了自制力。

西尔维奥　谁跟咱们作对，谁就不值得受到任何尊敬。

博士　对是对，但是不能因此而草率行事。让我来做吧，我的西尔维奥，让我去跟他谈一谈；或许我能开导他，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你先躲到什么地方去，等着我；你离开这个院子，咱们不要争执啦。我来等着潘达洛奈先生。

西尔维奥　可是我，父亲大人……

博士　可是我，宝贝儿子，我要你听话。

西尔维奥　好吧，我听您的话。那我就走了。您跟他谈吧。我

在杂货铺等着您。如果潘达洛奈先生横着一条心，那他就得跟我来较量了。（下）

第　二　场

〔博士；潘达洛奈居上。

博士　可怜的孩子，我同情他。潘达洛奈先生在未肯定都灵人死亡以前，根本不应该用这样的表示来取悦他。不过我愿意看到他镇静下来，而不愿意让他火气太盛，鲁莽行事。

潘达洛奈　（旁白）博士来我家有何贵干？

博士　哦，是潘达洛奈先生，向您致敬。

潘达洛奈　恭候恭候，博士先生。正巧我现在要去找您以及您的儿子呢。

博士　是吗？太好了；我想，您来寻找我们，一定是为了向我们保证，克拉丽奇女士将会做西尔维奥的妻子。

潘达洛奈　（显露出难言的样子）相反，我来是为了告诉您……

博士　算了，没必要再作辩解了。我很同情您的处境。一切都会过去的，多亏了咱们的友谊。

潘达洛奈　（依然迟疑地）确实，考虑到曾对菲德里戈先生许下的婚约……

博士　他的出现使您感到突然，因而没来得及考虑考虑；您没有想到我们家所受的侮辱。

潘达洛奈　这谈不到侮辱，当时就有那个婚约呀……

博士　我知道您想说的是什么。乍一看，和都灵人的婚约似乎不可解除，因为是通过契约方式订立的。然而那是一个在您与菲德里戈之间达成的协议，而我们的婚约却是由姑娘

确认的。

潘达洛奈　的确如此；但是……

博士　您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婚姻方面有一句拉丁谚语说：是同意而不是同居择偶。

潘达洛奈　我对拉丁文一窍不通，不过我要对您说……

博士　姑娘们不能用来做牺牲品。

潘达洛奈　您还有别的要说吗？

博士　该说的我都说了。

潘达洛奈　您说完了？

博士　说完了。

潘达洛奈　我可以讲讲吗？

博士　您讲吧。

潘达洛奈　亲爱的博士先生，按照您的一切道理来说……

博士　关于嫁妆咱们好商量。多一点儿，少一点儿，我都无所谓。

潘达洛奈　咱们又得从头开始。您想让我讲话吗？

博士　您讲呗。

潘达洛奈　我告诉您吧，您的理论讲得头头是道，但在这种情况下却没有说服力。

博士　那您执意要办成这么一桩婚事啦？

潘达洛奈　对我来说有着义务，这是我无法摆脱的。再说我女儿也很乐意，那我还能有什么困难呢？我特意来找您或者西尔维奥先生，就是为了告诉您这件事。我深深表示遗憾，可是毫无办法。

博士　我并不责怪您的女儿，而责怪的是您竟然这样无礼地对待我。如果您还不能肯定菲德里戈先生死了没有，那您就

不应该同我儿子订立婚约；如果您已经同他订了婚，那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恪守诺言。就连死而复活的菲德里戈本人，也完全认为您的新的决定是正当的，他既不能责备您，又没有理由要求任何赔礼道歉。今天早上，克拉丽奇女士与我儿子是当着证婚人的面缔结姻缘的，这种关系不能因您跟他人随便说了一句话便被解除。凭着我儿子的理由，我有勇气使任何新的婚约无效，并且迫使您的女儿嫁给他；然而在我家里出现一个名声如此不好的儿媳妇，出现一个象您这样不讲信义者的女儿，我会感到羞耻的。潘达洛奈先生，请您记住您对我的所作所为，您对隆巴尔迪家族的所作所为；您向我还帐的时候会到来的；真的，时候会到来的。常言道：时间一到，一切都报。（下）

第 三 场

〔潘达洛奈；西尔维奥后上。

潘达洛奈　走吧，我送您走。这与我毫不相干，我才不怕您呢。我看得起一户姓拉斯波尼的，也看不起一百户姓隆巴尔迪的。这种富贵人家的一个独生子，要想找到可真难呐。这是理所当然的嘛。

西尔维奥　（旁白）我父亲说得倒是很好听。谁能忍受得了，就让他忍受去吧。

潘达洛奈　（看见西尔维奥，旁白）现在，换上第二个了。

西尔维奥　（生硬地）您的奴仆，先生。

潘达洛奈　十分荣幸。（旁白）他真够冲的。

西尔维奥　我从我父亲那里听到了一些，可不大清楚；那么我们

可以相信是真的吗？

潘达洛奈　您父亲告诉您的事情，不会有错的。

西尔维奥　那么说，克拉丽奇女士与菲德里戈先生的婚事已经确定下来了？

潘达洛奈　是这样的，先生，已经确定并办完了。

西尔维奥　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您竟如此轻率地跟我谈这件事。您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潘达洛奈　先生，您怎么说的？您能这样对待一个象我这种地位的老人吗？

西尔维奥　我不知道谁能拦得住我，不让我把您一剑刺穿。

潘达洛奈　我可不是一只青蛙，先生。在我家里，您怎么能这样无理取闹呢？

西尔维奥　那您就到外面去吧。

潘达洛奈　我对您感到不可思议，先生。

西尔维奥　出去，如果您是一个有种的人。

潘达洛奈　对我这种地位的人，应当表示尊敬才是。

西尔维奥　您是一个卑鄙的人，一个懦夫，一个小人。

潘达洛奈　您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暴徒。

西尔维奥　（用手按剑）哼，我对天发誓……

潘达洛奈　（用手抓枪）救命啊！

第　四　场

〔手里拿着剑的贝阿特莉琪以及前场人。

贝阿特莉琪　（对潘达洛奈）我来了，让我来保护您。（同时将剑对准西尔维奥）

潘达洛奈　（对贝阿特莉琪）女婿先生，全靠您了。

西尔维奥　（对贝阿特莉琪）来得正好，我早就想跟你决斗一场呢。

贝阿特莉琪　（旁白）我得承担义务了。

西尔维奥　（对贝阿特莉琪）你那把剑朝我刺过来吧。

潘达洛奈　（惊恐不安地）啊，女婿先生……

贝阿特莉琪　我经受考验并不是第一次。我在这儿呢，对您一点也不怕。（对西尔维奥出剑）

潘达洛奈　救命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朝街上跑去，下）

〔贝阿特莉琪和西尔维奥决斗。西尔维奥倒下，其剑失落在地，贝阿特莉琪将剑尖顶在他的胸上。

第　五　场

〔克拉丽奇以及前场人。

克拉丽奇　（对贝阿特莉琪）哎呀！住手。

贝阿特莉琪　可爱的克拉丽奇，多亏了您，我就饶了西尔维奥的这条命；而您呢，请记住誓言，来回报我的怜悯心。（下）

第　六　场

〔西尔维奥和克拉丽奇。

克拉丽奇　啊，我的亲爱的，您平安无事吧？

西尔维奥　哼，无耻的骗子！对西尔维奥称呼亲爱的？对一个受到嘲弄的情人，对一个遭到背叛的丈夫，称呼亲爱的？

克拉丽奇　不，西尔维奥，我不该受到您的指责。我爱您，我敬

佩您，我是忠于您的。

西尔维奥　哼，说谎的家伙！你忠于我，啊？难道忠实就叫作对另外一个情人发山盟海誓吗？

克拉丽奇　我没有这样做，也将永远不会这样做。我宁肯去死，也不抛弃您。

西尔维奥　我听人说，他用一种誓言来约束您。

克拉丽奇　誓言并不要我承担嫁给他的义务。

西尔维奥　那您发的誓是什么？

克拉丽奇　亲爱的西尔维奥，请您谅解我，我不能把它说出来。

西尔维奥　这是什么缘故？

克拉丽奇　因为我发誓要守口如瓶。

西尔维奥　那么这就表明您是有罪的。

克拉丽奇　不，我是清白无辜的。

西尔维奥　清白无辜的人并不守口如瓶。

克拉丽奇　不过这一回我一开口，那就是有罪的了。

西尔维奥　这种沉默是向谁发的誓呢？

克拉丽奇　向菲德里戈。

西尔维奥　您就这么诚心诚意地遵守誓言？

克拉丽奇　我遵守它，是为了不成为一个违背誓言的人。

西尔维奥　那您说您不爱他吗？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会相信您。我已经不信您了，狠心的人，骗子！快从我眼前走开吧。

克拉丽奇　我要是不爱您的话，那我就不会着急地跑来保护您的生命了。

西尔维奥　我连生命也都憎恨，如果我需要让一个负心的女人来拯救它的话。

克拉丽奇　我是全心全意爱着您的。

西尔维奥　而我却恨透了您。

克拉丽奇　您如果不平静下来，我就去死。

西尔维奥　我宁愿看到您的鲜血，也不愿看到您不忠心。

克拉丽奇　我将会满足您的。（拾起地上的剑）

西尔维奥　是的，那把剑可以为我报仇雪耻。

克拉丽奇　对您的克拉丽奇就这么狠心？

西尔维奥　是您教给我的冷酷无情。

克拉丽奇　那么您渴望我去死？

西尔维奥　我不知道说我渴望什么。

克拉丽奇　但我懂得讨您的喜欢。（把剑尖对准自己的胸膛）

第　七　场

〔小斯梅娜达以及前场人。

小斯梅娜达　（夺走克拉丽奇的剑）住手；您在搞什么名堂？（对西尔维奥）而您，该死的负心人，就让她去死吗？您的心肠是老虎的，狮子的，还是魔鬼的？瞧瞧这个好东西吧，女人们竟能为他掏出心肝来！唉，您太善良了，我的女主人。难道不会是他不再喜欢您啦？对您变了心的人，就不值得您再去爱。让这个凶手下地狱去吧，那么您跟我走，这种男人可不缺少；我担保，到天黑之前，我给您找一打来。（将剑扔在地上，西尔维奥拾起）

克拉丽奇　（哭诉）负心的人啊！我的死竟不能换来您的一声叹息？是的，痛苦将会夺去我的生命；我将去死，您会高兴的。然而总有一天您会晓得我是清白无辜的，到那时，您会后悔没有相信我，为我的不幸和您的冷酷无情痛哭流涕，但时间

已晚了。（下）

第 八 场

〔西尔维奥和小斯梅娜达。

小斯梅娜达 这种事情叫我实在想不透。看见一位姑娘想要自杀，却站在那儿瞧热闹，好象是在看一场喜剧。

西尔维奥 你真是个傻瓜！你以为她真的想自杀吗？

小斯梅娜达 别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如果来迟了，可怜的人儿就没救了。

西尔维奥 可当时剑还离着胸口老远呢。

小斯梅娜达 您听多么会说谎！当时眼看着就要进去啦。

西尔维奥 你们这些女人都会弄虚作假。

小斯梅娜达 是呀，我们就象你们一样。我要说的是，正象俗话说的：女人们耍嘴皮子，男人们耍心眼儿。女人们有的是不忠的名声，而男人们却使着性子干不忠的事儿。人们对女人说长道短，而对男人却什么也不提。我们总要被人家说坏话，而你们这些人总是太太平平。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法律是男人们制定的；法律要是女人们定出来的话，那么一切都会倒过来。如果让我来下命令，我就要让所有不忠的男人手里拿上一根树枝儿，这样一来，我知道，所有的城市都会变成树林了。（下）

第 九 场

〔西尔维奥一人。

西尔维奥　是的，克拉丽奇是不忠实的，她还以什么誓言为借口，企图隐瞒真情。她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女人，而且为了欺骗我，又别出心裁地佯装自杀，想让我同情她。尽管命运让我倒在了我的情敌面前，可我却永远不会放弃复仇的念头。那个卑劣的家伙将会完蛋，并且在他的血泊之中，变心的克拉丽奇将会看到她爱情结出的苦果。（下）

第　十　场

〔旅店的大厅，正面有两扇门，两侧各开一道门。

〔小特鲁法多；弗洛林多后上。

小特鲁法多　我真倒霉！这两个主人，连一个都不回来吃午饭。中午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可一个人影儿也看不见。有可能两人一块儿回来呢，到时我可就抓瞎啦；我不可能同时伺候两个人，弄不好事情就会露馅儿。嘘，嘘，来了一个。还算不错。

弗洛林多　那么，你找到那个帕斯夸勒了吗？

小特鲁法多　咱们不是说好，先生，等吃过午饭以后我再去找他吗？

弗洛林多　我可等不及啦。

小特鲁法多　那您就应该早一点儿回来吃午饭呀。

弗洛林多　（旁白）还是没法肯定贝阿特莉琪是不是呆在这里。

小特鲁法多　您刚才告诉过我，让我去叫人备午餐，可后来您又出门去了。饭菜可能都走味了。

弗洛林多　这阵子我还不想吃饭。（旁白）我要到邮局去。需要我亲自去一趟；也许我能得到什么情况。

小特鲁法多　您要晓得，先生，在这种地方需要吃东西，谁不吃，谁就得病。

弗洛林多　我因有一件急事必须出去。如果回来吃午饭，那就好；回不来，那就今晚再吃啦。你呢，要是愿意的话，就自个儿去吃吧。

小特鲁法多　哎，没必要单独吃。事情既然如此，那您就请便吧，要知您是主人。

弗洛林多　这些钱带在我身上太重了；你拿着，把它们放在我的箱子里。喏，这是钥匙。（把钱袋和钥匙交给小特鲁法多）

小特鲁法多　我去为您办吧，办完了，我把钥匙给您拿回来。

弗洛林多　不必啦，不必啦，以后再给我吧。我不想拖延了。我要是不回来吃午饭，你就到广场上来；我急急等着你找到帕斯夸勒呢。（下）

第 十 一 场

〔小特鲁法多；手里拿着一张纸的贝阿特莉琪后上。

小特鲁法多　还算不错，他让我自个儿去吃；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合得来。要是他不乐意吃饭，那就由他去吧。反正我的肚子是耐不得饿的。我要先把这袋钱放好，然后马上就去……

贝阿特莉琪　喂，小特鲁法多吗？

小特鲁法多　（旁白）啊，真见鬼！

贝阿特莉琪　潘达洛奈·比索尼奥西先生给过你一个里面有一百枚金币的钱袋吗？

小特鲁法多　是的，先生，他给过我。

贝阿特莉琪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交给我？

小特鲁法多　可它是要给您的吗？

贝阿特莉琪　不是给我的？那他在给你钱袋的时候，对你说什么了？

小特鲁法多　他对我说，把钱袋交给我的主人。

贝阿特莉琪　那好，你的主人是谁？

小特鲁法多　是阁下您呀。

贝阿特莉琪　那你为什么还要问，钱袋是不是我的？

小特鲁法多　总归还是您的嘛。

贝阿特莉琪　钱袋在什么地方？

小特鲁法多　在这儿呢。（把钱袋递给她）

贝阿特莉琪　数目对吗？

小特鲁法多　我没动过，先生。

贝阿特莉琪　（旁白）等会儿我再点一点。

小特鲁法多　（旁白）差点儿为这袋钱出了差错；不过我还是补救了。可另一位主人会说什么？钱若不是他的，他什么也不能说。

贝阿特莉琪　店老板在吗？

小特鲁法多　是的，先生，他在。

贝阿特莉琪　你告诉他，我有一位朋友要和我一起吃午饭；让他现在就赶快准备餐具吧。

小特鲁法多　您想怎么吃？点几个菜？

贝阿特莉琪　潘达洛奈·比索尼奥西先生并不是很讲究的人。你告诉他，上五个或者六个菜吧；要一些精致的东西。

小特鲁法多　您是不是交给我来办？

贝阿特莉琪　是的，你点菜吧，象点儿样子。我去接朋友，他离这儿不太远；等我回来的时候，得准备好才行。（欲离开）

小特鲁法多　您瞧着吧，您将会受到怎样的招待。

贝阿特莉琪　你拿着这张纸，把它放进箱子里。喂，你可要留心呀，这是一张四千盾的支票。

小特鲁法多　您别担心，我立刻就把它放好。

贝阿特莉琪　做去吧，一切都得办妥了。（旁白）可怜的潘达洛奈先生啊，刚才受到那么大的惊吓。他需要散散心。（下）

第十二场

〔小特鲁法多；勃里盖拉后上。

小特鲁法多　现在该瞧瞧我来出头露面啦。我的这个主人可是第一次让我来点菜呀，我要叫他瞧一瞧，我的口味好不好。我先把这张纸放好，然后……不，还是以后再放吧，我可不想耽误时间。（朝台内喊）喂，那儿连个人都没有吗？把勃里盖拉先生给我叫来，告诉他说，我要跟他谈谈。（独白）一顿美餐根本不在于上多少道菜，而是在于会点菜；一次出色的安排，比起一大桌子菜肴来，要有用得多。

勃里盖拉　小特鲁法多先生，是什么事儿？对我有何吩咐？

小特鲁法多　我的主人有一位朋友要同他吃顿饭，他想吃得丰盛些，不过要快，马上就吃。您厨房里需要的东西都有吗？

勃里盖拉　我这里呀，什么东西都不缺少。只消半个钟头，我就可以备好任何一桌饭菜。

小特鲁法多　那很好。请告诉我，您给上些什么吧。

勃里盖拉　给两个人嘛，咱们上两道菜，每道四盘，这样行吗？

小特鲁法多　（旁白）主人说点五六个菜，现在是七八个，这没有什么不好。（对勃里盖拉）完全行。那么它们是一些啥样

儿的菜？

勃里盖拉　在头一道菜里，咱们上汤、炸肉、炖肉以及一份福拉康多。

小特鲁法多　前三个菜我都晓得，这第四个嘛，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

勃里盖拉　这是一份法式菜，一种味道相当好的调味汁。

小特鲁法多　好极啦，第一道菜可以；该第二道了。

勃里盖拉　第二道里有烤肉，凉拌生菜，一块肉饼，还有一份布丁。

小特鲁法多　这里也有一个菜我不认识；补钉是什么菜呀？

勃里盖拉　我说的是布丁，一份英式菜，一种好吃的东西。

小特鲁法多　好吧，我表示满意；可是咱们怎样在桌上摆这些菜呢？

勃里盖拉　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侍役自会去干的。

小特鲁法多　不，朋友，我关心的是怎么样布置筵席；一切都在于会不会往桌上上菜。

勃里盖拉　（用手比划着位置）摆的时候，比方说，这儿是汤，那儿是炸肉，这儿是炖肉，那儿是福拉康多。

小特鲁法多　不好，我不喜欢这样；那正中间儿什么都不放吗？

勃里盖拉　必须上五个菜才行。

小特鲁法多　好吧，那就上五个。

勃里盖拉　中间咱们放上一份酱汁，用来蘸着吃炖肉。

小特鲁法多　不行；您一窍不通，亲爱的朋友；酱汁放中间不合适，中间应该放汤。

勃里盖拉　那咱们就把炖肉放在这一边，酱汁放在那一边……

小特鲁法多　哎呀，咱们啥也干不成。你们这些店主只会做菜，

而不会上菜。我来教教您吧。假设这就是餐桌。(用一条腿跪着，同时手指地板)请注意怎样配置这五盘菜；举例说：中间这里是汤。(从支票上撕下一块纸，装作把一份菜放在中间）炖肉放这头。(从支票上又撕下一块纸，将其放在一侧)炸肉放那头。(把又撕下来的一块纸放在另一侧）这儿是酱汁，这儿是我不认识的那个菜。(用其余两块纸摆完五个菜的位置，对勃里盖拉)您有什么看法？这样行吗？

勃里盖拉　行是行，不过酱汁离炖肉太远了。

小特鲁法多　那现在咱们再来瞧一瞧，怎样能使它靠得更近一些。

第十三场

〔贝阿特莉琪，潘达洛奈，以及前场人。

贝阿特莉琪　(对小特鲁法多)你跪着干什么？

小特鲁法多　正在这里布置筵席呢。(站起来)

贝阿特莉琪　那是什么纸？

小特鲁法多　(旁白)哎呀！是他给我的支票！

贝阿特莉琪　那是我的汇票呀。

小特鲁法多　请您饶恕……咱们把它粘起来……

贝阿特莉琪　坏家伙！你就这样看待我的东西？用这副模样看待这样重要的东西？你真该挨我的一顿揍。潘达洛奈先生，您怎么说？还能见到一种比这更大的愚蠢行为吗？

潘达洛奈　这实在是叫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倘若无法补救的话，那才糟糕哩；不过有我在，可以再开一张，事情也就了结啦。

贝阿特莉琪　如果汇票是从外地来的，后果不堪设想。大笨蛋！

小特鲁法多　事情全坏在勃里盖拉身上，因为他不会往桌上上菜。

勃里盖拉　是他把什么都搞得那么复杂。

小特鲁法多　我这个人会……

贝阿特莉琪　（对小特鲁法多）你滚开吧。

小特鲁法多　最重要的是会点菜……

贝阿特莉琪　快走吧，我对你说。

小特鲁法多　在布置筵席方面，我对世界上的第一把手都不会作出让步的。（下）

勃里盖拉　这个人真叫我摸不着头脑：某些时候他显得很精明，某些时候又显得很愚蠢。

贝阿特莉琪　（对勃里盖拉）他是糊涂虫，捣蛋鬼。那好吧，您给我们备好餐了？

勃里盖拉　如果您想一道上五个菜的话，那还需要一点儿时间。

潘达洛奈　干吗上几道菜？干吗一道上五个？随便点儿，随便点儿吧。来几份米饭，每份配些菜，这就可以了。我不是一个爱讲究的人。

贝阿特莉琪　（对勃里盖拉）听到了吗？您就看着去办吧。

勃里盖拉　好极了；但是人各有口味，他如果喜欢吃什么，尽可告诉我。

潘达洛奈　若是为我准备一些肉丸子，那我会很高兴地去品尝，因为我正在牙疼。

贝阿特莉琪　（对勃里盖拉）听到了吗？一些肉丸子。

勃里盖拉　听从您的吩咐。请先到那个房间坐着吧，我这就去

张罗备餐。

贝阿特莉琪　您告诉小特鲁法多，让他来服侍。

勃里盖拉　我会告诉他的，先生。（下）

第 十 四 场

〔贝阿特莉琪，潘达洛奈；侍役们和小特鲁法多后上。

贝阿特莉琪　潘达洛奈先生，您会对这顿便餐感到满意的。

潘达洛奈　我很荣幸，亲爱的先生；不过也给您添了很大的麻烦。事情本来应该是由我来请您，结果倒是由您来请我了。但是您也看得很清楚，我家里有那个死丫头；不到把一切都办妥了的时候，我就没法跟您同席共饮。我接受您的好意是为了散一散心，要知我仍然心有余悸呢。当时若是没有您，我的孩子啊，那个坏小子就会把我给抹了。

贝阿特莉琪　我及时赶到，感到十分高兴。

〔侍役们端着酒杯、葡萄酒、面包等一切必需品，走进勃里盖拉指定的房间开始准备餐桌。

潘达洛奈　在这家旅店里，人手都很勤快。

贝阿特莉琪　勃里盖拉是一位殷勤的人。他在都灵时曾为一个有名的骑士服务过，可是直到现在对那人仍旧忠心耿耿。

潘达洛奈　此地还有一家旅店，位于大运河边上，正对着高拱桥，在那里吃得非常好。我曾跟一些绅士们，即那些有身份的人，去过好多次，并且吃得那样好，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仍然难以忘怀。在吃过的东西中，我记得有一种葡萄酒，名叫保尔高酿，那味道简直是没得说啦。

贝阿特莉琪　在这世界上，除了与朋友们的聚会之外，恐怕就没

有更大的欢乐了。

潘达洛奈　嘿，您要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聚会啊！您要知道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啊！多么诚挚坦率！多么无拘无束！在祖埃卡岛上的交谈也有多么惬意啊！我们真有福气。要知七八个绅士，竟会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好伙伴。

〔侍役们退出房间，走回厨房去。

贝阿特莉琪　那么说，您跟他们享受了许多欢乐？

潘达洛奈　是这样的，我希望还能享受。

小特鲁法多　（手里端着一盘汤或是一盘汤面。对贝阿特莉琪）您进屋用餐吧，我开始上菜了。

贝阿特莉琪　你先走，好把汤放下。

小特鲁法多　（彬彬有礼地）哎，您是用餐的。

潘达洛奈　您的这个仆人真古怪。我们走吧。（走进房间）

贝阿特莉琪　（对小特鲁法多）我要你少打趣，多尽心。（入内）

小特鲁法多　瞧瞧招待得有多好吧！一次上一份菜！他花了自己的钱，却吃都吃不痛快。再说谁晓得这汤有啥味道呢；我要尝一尝。（拿出装在口袋里的一把勺子，尝了尝汤）我的腰袋里总是要啥有啥。嘿！味道不错，可能是山珍海味吧。（走进房间）

第十五场

〔一位端着一盘菜的侍役；小特鲁法多，弗洛林多，贝阿特莉琪以及其他侍役相继上。

侍役　要等多久这家伙才来端菜呀？

小特鲁法多　（从房间出来）我在这儿呢，伙计。你要我干啥？

侍役　这是清炖肉。我去端另一盘菜。（下）

小特鲁法多　是羊羔肉呢，还是牛犊肉？我看象是羊羔肉。咱们来尝上一小口。（品尝一点儿）既非羊羔肉，又非牛犊肉：而是地地道道的老羊肉。（朝贝阿特莉琪的房间走去）

弗洛林多　（遇见他）你上哪儿去？

小特鲁法多　（旁白）哎呀，我可真倒霉！

弗洛林多　你端着那盘菜去哪儿呀？

小特鲁法多　往桌上送，先生。

弗洛林多　给谁呢？

小特鲁法多　给阁下您呀。

弗洛林多　为什么没等我到家你就上菜？

小特鲁法多　我从窗户里看见您回来了。（旁白）必须找到出路。

弗洛林多　那你怎么先从炖肉开始上，而不是从汤呢？

小特鲁法多　我告诉您吧，先生，在威尼斯，汤是最后一道才吃的。

弗洛林多　我这个人不一样。我要先喝汤。把那份菜送回厨房去。

小特鲁法多　是，先生，听您的吩咐。

弗洛林多　快一点儿，饭后我要休息。

小特鲁法多　这就去。（装作返回厨房的模样）

弗洛林多　（旁白）我就永远找不到贝阿特莉琪了吗？（走进正对面的另一个房间）

〔弗洛林多一进房间，小特鲁法多就端着那盘菜快步回来，给贝阿特莉琪送去。

侍役　（端着一盘菜）老是需要等着他。（喊）小特鲁法多！

小特鲁法多　（从贝阿特莉琪的房间出来）我在这儿呢。快，去

给另外那个房间备餐，因为另一个外地人回来了，马上就把汤给端来吧。

侍役　这就去。（下）

小特鲁法多　这份菜是啥玩意儿？该是那个叫什么福拉坎斯托尔的菜了。（品尝）好吃，好吃，咱可不会撒谎。（把菜送进贝阿特莉琪的房间）

〔侍役们过来，把餐具送进弗洛林多的房间。

小特鲁法多　（朝着侍役们）好样儿的，真利落。手脚快得象猫一样。（旁白）唉，我不知能不能同时伺候两个主人吃饭；不过这倒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

〔侍役们从弗洛林多的房间出来，朝厨房走去。

小特鲁法多　快点儿，小伙子们，上汤。

侍役　您还是想着您那一桌吧，这一桌我们会想到的。（下）

小特鲁法多　我想两桌都管呢，要是我能够的话。

〔侍役为弗洛林多端来汤。

小特鲁法多　到这儿就给我吧，我来给他送去；你快去准备另一个房间的东西。（夺过侍役手里的汤，送进弗洛林多的房间）

侍役　这人可真怪。他两头儿都想插手。我就让他干去吧；反正我的小费该给多少就是多少。

〔小特鲁法多走出弗洛林多的房间。

贝阿特莉琪　（从房间内喊）小特鲁法多！

侍役　（对小特鲁法多）喂！伺候您的主人去吧。

小特鲁法多　我来啦。（走进贝阿特莉琪的房间）

〔侍役们端来弗洛林多的炖肉。

侍役　给我这儿。（接过菜；侍役们下）

〔小特鲁法多走出贝阿特莉琪的房间，拿着一些脏盘子。

弗洛林多　（从房间内大声喊）小特鲁法多！

小特鲁法多　拿过来。（欲从侍役手里接过那盘炖肉）

侍役　这份我去送吧。

小特鲁法多　难道你没听见他是在叫我吗？（夺过炖肉，给弗洛林多送去）

侍役　这太好啦。他什么都想干。

〔侍役们端来一盘肉丸子，交给台上的侍役，然后下。

侍役　我倒是可以把菜送进屋的，但是我不愿跟这家伙白费口舌。

〔小特鲁法多走出弗洛林多的房间，拿着一些脏盘子。

侍役　拿着吧，爱管闲事的先生；把这些肉丸子给您的主人送去。

小特鲁法多　肉丸子？（把菜盘子接到手里）

侍役　对，是他点的肉丸子。（下）

小特鲁法多　嘿，真棒！可我应该给谁送去呢？这两个主人中，是哪一个鬼东西点的这个菜？如果我去厨房问的话，说不定他们会戏弄我；如果搞错了，即没把菜送给点菜的人，那么另一个人便会提问，骗局将会被揭穿的。我还是这么办……嗨，我真伟大！就这么办啦：我把肉丸子分成两盘，给每个人都送去一半，这样的话，至少点菜的人将会看见它。（取来放在大厅里的另一个盘子，将肉丸子分成两份）四个对四个。但是多出一个来了。该把它给谁呢？我可不愿意对谁偏心眼儿；还是由我来吃掉它吧。（吃肉丸子）现在可以了。咱们先把肉丸子给这位送去。（把另一盘搁在地上，端一盘给贝阿特莉琪送去）

侍役　（拿一份英式布丁，喊）小特鲁法多！

小特鲁法多　来喽。（从贝阿特莉琪的房间出来）

侍役　把这份布丁送给……

小特鲁法多　等一下我就来。（端起另一盘肉丸子，给弗洛林多送去）

侍役　错啦，肉丸子是往那边去的。

小特鲁法多　是的，先生，我知道，我已经往那边送过了；可我的主人打发我，让把这四个肉丸子送给这位外地人。（入内）

侍役　那么说，他们彼此认识，又是朋友。他们本来是可以在一起吃饭的呀。

小特鲁法多　（从弗洛林多的房间出来；对侍役）哎，这玩意儿是什么吃的？

侍役　这是一份英式布丁。

小特鲁法多　给谁上的？

侍役　给您的主人呗。（下）

小特鲁法多　这布丁是什么怪物？味儿倒是很不一般，看上去象是玉米粥。啊，要是玉米粥的话，那才是一种好东西呢！（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叉子）我要尝一尝。（吃）不是玉米粥，不过也差不多。（吃）它比玉米粥好吃多啦。

贝阿特莉琪　（从房间内喊）小特鲁法多！

小特鲁法多　（嘴里含着食物答）来喽。

弗洛林多　（从他的房间内喊）小特鲁法多！

小特鲁法多　（同上面一样嘴里含着食物答）我在这儿呢。（接着又吃）嘿，多么可口！再吃一小口，我就去。

贝阿特莉琪　（从房间出来，看见小特鲁法多吃东西，便上前踢了他一脚）快来服务呀。（返回她的房间）

〔小特鲁法多把布丁搁在地上，走进贝阿特莉琪的房间。

弗洛林多　（从他的房间出来，喊）小特鲁法多！（自语）咦，这个鬼东西上哪儿去了？

小特鲁法多　（从贝阿特莉琪的房间出来，看见弗洛林多）您在这里呀。

弗洛林多　你在哪里？你钻到什么地方去啦？

小特鲁法多　去送盘子了，先生。

弗洛林多　还有要吃的菜吗？

小特鲁法多　我去瞧瞧。

弗洛林多　快一些，我告诉你，我需要休息一下。（返回他的房间）

小特鲁法多　（喊）快上菜。做招待的，还有别的吗？（旁白）这份布丁嘛，我还是为我留下吧。（藏起菜盘子）

侍役　（端来一盘烤肉）喏，这是烤肉。

小特鲁法多　（接过烤肉）快，上水果。

侍役　真是发疯了！这就去。（下）

小特鲁法多　我把烤肉给这位送去。（走进弗洛林多的房间）

侍役　（端来一盘水果）水果来喽，您在哪儿呀？

小特鲁法多　（从弗洛林多的房间出来）我在这儿呢。

侍役　接着。（把水果给他）您还要别的吗？

小特鲁法多　等一等。（给贝阿特莉琪送去水果）

侍役　这家伙忙完这边忙那边，真是一个机灵鬼。

小特鲁法多　别的不需要啦。谁都不想再要了。

侍役　非常荣幸。

小特鲁法多　那就为我备餐吧。

侍役　这就去。（下）

小特鲁法多　该拿出我的布丁啦；谢天谢地，我总算蒙混过了关，真是大家都满意，他们吃够了，受到了招待。我伺候了两个主人吃饭，而他们谁都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呢。既然我为两个人出了力，那现在我要去吃四份饭了。（下）

第十六场

〔可见旅店外景的街道。

〔小斯梅娜达；旅店侍役后上。

小斯梅娜达　唉，你们瞧瞧我的女主人有多么安分守己吧！她竟然让我这样一个年轻姑娘，往一家旅店送一张条子！伺候一个谈恋爱的女人，真是一件倒霉透顶的事情。我的这位女主人呀，行为实在是反常；我弄不明白的是，她正热恋着西尔维奥先生，看样子甘愿为爱情而掏出心肝来，可是又给另外一个男人递纸条子。她无非是想跟一个去度夏，跟另一个去过冬。得了……干脆我不进旅店去了。我来喊一喊吧；总会有什么人出来的。喂，房子里的人！喂，旅店里的人！

侍役　您要干什么，那位姑娘？

小斯梅娜达　（旁白）真是的，真叫我难为情。（对侍役）请告诉我……有一位叫菲德里戈·拉斯波尼的先生，是住在这家旅店吗？

侍役　是的，当然啦。他用完午餐才不久。

小斯梅娜达　我要交给他一件东西。

侍役　是什么信件吧？您可以进来。

小斯梅娜达　哎，您以为我是谁呀？我是他的未婚妻的侍女。

侍役　好吧，请进吧。

小斯梅娜达　哦，我不到那里面去了。

侍役　您是想要我把他叫到街上来吧？我看这事不大好办；更别说他正和潘达洛奈·比索尼奥西先生交谈呢。

小斯梅娜达　我家主人？更糟糕！哦，我不进去了。

侍役　那我打发他的仆人来，您如果愿意的话。

小斯梅娜达　就是那个小黑脸儿？

侍役　正是他。

小斯梅娜达　行，您打发他来吧。

侍役　（旁白）我可是明白了。她喜欢那个小黑脸儿。她不好意思到里面来，但在马路中间亮相儿却不感到害羞。（入内）

第十七场

〔小斯梅娜达；小特鲁法多后上。

小斯梅娜达　如果主人看见我，那我对他说什么呀？我就说是来找他的吧；这么说倒是挺巧妙、挺合适的。嘿，我并不缺少小聪明嘛。

小特鲁法多　（手里拿着一瓶酒、一只酒杯和一块餐巾）是谁在找我呀？

小斯梅娜达　是我，先生。我很抱歉打扰了您。

小特鲁法多　没什么，我来这儿是接受您的吩咐的。

小斯梅娜达　在我看来，您象是正在吃饭呢。

小特鲁法多　是正在吃饭，不过等会儿回去再吃也行。

小斯梅娜达　对这个，我实在感到抱歉。

小特鲁法多　而我倒是颇有兴味的。实话告诉您说吧，我的肚子

已经填饱了，那些漂亮的眼睛正好还对消化有帮助哩。

小斯梅娜达　（旁白）他真是一个活宝！

小特鲁法多　我放下酒瓶再到您这儿来，亲爱的。

小斯梅娜达　（旁白）他称呼我亲爱的。（对小特鲁法多）我的女主人让把这张条子交给非德里戈·拉斯波尼先生；我不愿意走进旅店里去，因此我想到了来打扰您一下，因为您是他的仆人。

小特鲁法多　非常乐意，我来给他送去吧；不过首先您要知道，我也要向您转达一个口信。

小斯梅娜达　为谁转达？

小特鲁法多　为一个正派的人转达。请告诉我，您认识一个叫小特鲁法多·巴托吉奥的人吗？

小斯梅娜达　好象我有一次听说过这个名字，可是记不得了。（旁白）有可能他就是这个人呢。

小特鲁法多　他是一个有趣的人：矮个子，胖墩儿，滑稽鬼，能说会道。懂规矩，讲礼貌……

小斯梅娜达　我根本不认识他。

小特鲁法多　不过他倒认识您，并且还爱上了您呢。

小斯梅娜达　啊！您是在拿我寻开心。

小特鲁法多　如果他能盼到一丝儿回音，那他便会主动露面的。

小斯梅娜达　我会说的，先生；要是我能见见他，而他又能讨我喜欢的话，那我给他一个回话还是很容易的。

小特鲁法多　那么您愿意让我引见一下他啦？

小斯梅娜达　我非常乐意见见他。

小特鲁法多　现在我就去。（走进旅店）

小斯梅娜达　那么说不是他。

〔小特鲁法多走出旅店，向小斯梅娜达行屈膝礼，并从她身边绕过；之后他叹息着，走进旅店。

小斯梅娜达　这种名堂我可弄不明白。

小特鲁法多　（又从旅店出来）您见着了吧？

小斯梅娜达　谁呀？

小特鲁法多　那个爱上您的美貌的人。

小斯梅娜达　除了您之外，我谁都没见着。

小特鲁法多　（叹气）唉！

小斯梅娜达　也许您就是那个口口声声说喜欢我的人吧？

小特鲁法多　（叹气）是我啊。

小斯梅娜达　为什么您不从一开始就告诉我？

小特鲁法多　因为我的脸皮有点儿薄。

小斯梅娜达　（旁白）他能让石头也产生爱。

小特鲁法多　那么，您要对我说什么呢？

小斯梅娜达　我要说的是……

小特鲁法多　快，快说呀。

小斯梅娜达　咳，我也是一个薄脸皮的人。

小特鲁法多　如果咱们能配成对儿的话，那就是两个羞羞答答的人缔结了姻缘。

小斯梅娜达　说真的，您很讨我的喜欢。

小特鲁法多　您还是姑娘吧？

小斯梅娜达　哎，您连问都别问。

小特鲁法多　那么意思是说，不一定。

小斯梅娜达　意思恰恰说的是，一点儿也不假。

小特鲁法多　我也是童男子呢。

小斯梅娜达　我要不早就出嫁过五十次啦，可是我从来还没有

找到一个中意的男人呢。

小特鲁法多　我可以指望中您的意吗？

小斯梅娜达　说真的，有必要让我这么说，您有一点我是不清楚的……算了吧，我不再说什么了。

小特鲁法多　如果有一个人想要您，他该怎样做去呢？

小斯梅娜达　我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需要告诉我的主人，或是我家小姐。

小特鲁法多　好极了，如果我跟他们说，他们会说什么呢？

小斯梅娜达　他们会说，如果我乐意的话……

小特鲁法多　那您会怎么说呢？

小斯梅娜达　我会说……如果他们乐意的话……

小特鲁法多　别的不必再说啦。大家都会乐意的。把信给我吧，等我给您送来回信以后，咱们再谈。

小斯梅娜达　这是信。

小特鲁法多　您晓得这信里说些什么吗？

小斯梅娜达　不晓得，您若知道是什么新奇有趣的事儿，我也很想知道呢！

小特鲁法多　但愿这不是一封惹人生气的信，我可不想挨嘴巴子。

小斯梅娜达　谁晓得呢？它不会是一封情书的。

小特鲁法多　我不愿承担义务。如果我不知道信里说的什么，那我就不给他送去。

小斯梅娜达　或许可以拆开它来……不过我要您看完后再封上。

小特鲁法多　嗨，您就让我来干吧；在封信方面，我算得上专家，人们连一点儿也都看不出来。

小斯梅娜达　那么咱们就拆开它吧。

小特鲁法多　您会念吗？

小斯梅娜达　会一点儿。但是您会念得更好。

小特鲁法多　我也是略会一点儿。

小斯梅娜达　那咱们就瞧瞧吧。

小特鲁法多　拆要拆得干净才行。（撕开一头）

小斯梅娜达　哎哟！您是怎么拆的？

小特鲁法多　没关系。我自有办法弄好它。喏，在这儿呢，已经打开了。

小斯梅娜达　行，您念吧。

小特鲁法多　还是您念吧。因为是您的女主人的字体，您会比我更容易看懂。

小斯梅娜达　看着信）实话告诉您吧，我什么也看不懂。

小特鲁法多　（同样看着信）我连一个字也不认识。

小斯梅娜达　那么拆开它有什么用？

小特鲁法多　等一等，咱们加把劲儿吧；有些东西我能懂。（把信拿过来）

小斯梅娜达　我也认出几个字来。

小特鲁法多　咱们一点儿一点儿的试试吧。这不就是一个“M”吗？

小斯梅娜达　得了吧，这是一个“R”。

小特鲁法多　反正“R”和“M”之间也差不了多少。

小斯梅娜达　“R”加“I”和“A”，念“RIA”。不对，不对，您先别说，我看还应该是一个“M”，加上“I”和“A”念“MIA”，意思是“我的”。

小特鲁法多　不能说成阴性的，要说阳性的。

小斯梅娜达　不，词尾就是阴性的。

小特鲁法多　应该是这个阳性的对："MIO"。

第十八场

〔从旅店出来的贝阿特莉琪和潘达洛奈，以及前场人。

潘达洛奈　（对小斯梅娜达）你在这里干什么？

小斯梅娜达　（胆怯地）什么也没干，先生，我是来找您的。

潘达洛奈　（对小斯梅娜达）找我有什么事？

小斯梅娜达　（同上）小姐要见您。

贝阿特莉琪　（对小特鲁法多）那是什么纸？

小特鲁法多　（胆怯地）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张……

贝阿特莉琪　（对小特鲁法多）让我来看一看。

小特鲁法多　是，先生。（颤抖着把纸条递过去）

贝阿特莉琪　怎么！这是给我送来的一张条子。可耻的家伙！我的信怎么老是被拆呀？

小特鲁法多　我什么也不知道，先生……

贝阿特莉琪　您瞧瞧，潘达洛奈先生，这是克拉丽奇女士写的一张条子，她告诫我要当心西尔维奥疯狂的妒意；而这个调皮鬼却把信给我拆了。

潘达洛奈　（对小斯梅娜达）那你呢，是不是充当了第三者？

小斯梅娜达　我什么也不知道，先生。

贝阿特莉琪　那么这张条子是谁打开的？

小特鲁法多　不是我。

小斯梅娜达　也不是我。

潘达洛奈　但是谁给送来的？

小斯梅娜达　是小特鲁法多要给他的主人送去。

小特鲁法多　是小斯梅娜达交给小特鲁法多的。

小斯梅娜达　（对小特鲁法多低语）贫嘴贫舌的家伙，我再也不喜欢你啦。

潘达洛奈　你，该死的饶舌女人，是你干出的这种好事？我不知道谁能阻拦得住我，不让我在你这张脸上扇一巴掌。

小斯梅娜达　还没有任何人在我脸上动过手呢，我对您感到吃惊。

潘达洛奈　你竟敢对我说这样的话？（朝她逼近）

小斯梅娜达　哎，您是抓不住我的。您行动有点儿不便，所以跑不动啦。（急下）

潘达洛奈　该死的，我倒要让你看一看，我跑得动跑不动；我会把你逮住的。（追着小斯梅娜达下）

第十九场

〔贝阿特莉琪，小特鲁法多；在旅店窗口的弗洛林多后上。

小特鲁法多　（旁白）我得想方设法脱身才行。

贝阿特莉琪　（看着信自言自语）可怜的克拉丽奇啊，她因西尔维奥的妒意而感到绝望；最好让我暴露出自己的身份，使她能得到安慰。

小特鲁法多　（旁白）看来他对我并不在意。那我就要溜之大吉啦。（欲悄悄走开）

贝阿特莉琪　你到哪里去？

小特鲁法多　（止步）我就在这儿呢。

贝阿特莉琪　你为什么要拆开这封信？

小特鲁法多　是小斯梅娜达拆的。先生，我对这个一点也不知道。

贝阿特莉琪　什么小斯梅娜达？就是你干的，捣蛋鬼。有一便有二。一天当中你就拆了我的两封信。你到这边来。

小特鲁法多　行行好吧，先生。（恐惧地走近）

贝阿特莉琪　我说，你快过来呀。

小特鲁法多　（颤抖着靠近）发发慈悲吧。

〔贝阿特莉琪背对着旅店，从小特鲁法多腰间抽出手杖，狠狠地抽打着他。

弗洛林多　（在旅店的窗口）怎么！在打我的仆人？（从窗口下）

小特鲁法多　再也不啦，行行好吧。

贝阿特莉琪　记着点儿，捣蛋鬼。拆信是要受到教训的。（把手杖扔在地上，然后下）

第二十场

〔小特鲁法多；弗洛林多后从旅店上。

小特鲁法多　（贝阿特莉琪离开以后）我的鲜血！我的肉体！他就这样对待我这般命运的人？抽打一个象我这样的人？当仆人们没用了的时候，可以把他们打发走，但不能用棍棒打他们呀。

弗洛林多　（从旅店出来，未被小特鲁法多看见）你在说什么？

小特鲁法多　（发现弗洛林多）啊！（朝着贝阿特莉琪离去的方向）哼，不许用这种方式来敲打别人的仆人。这是我主人受到的一种侮辱。

弗洛林多　是的，是我受到的一种侮辱。打你的那个家伙是谁？

小特鲁法多　我也不知道，先生，我不认识他。

弗洛林多　那他为什么要揍你？

小特鲁法多　因为……因为我把痰吐到了他的一只鞋上。

弗洛林多　那你就让他这么揍你？而且你也不跑，甚至都不反抗一下？你甘心让你的主人受到一种侮辱，白白丢人？你真是蠢驴，孬种！（拾起地上的棍子）如果你喜欢挨揍的话，那我就满足你的口味，同样也揍你一顿吧。（抽打小特鲁法多，然后走进旅店）

小特鲁法多　现在我可以说，我是两个主人的仆人了。要知我从他俩那里，都领取了报酬呐。（走进旅店）

第三幕

第一场

〔旅店的大厅，开有多扇门。

〔小特鲁法多一人；两名侍役后上。

小特鲁法多　我活动一下身子，挨打的疼痛就全消失啦；重要的是我吃得很好，午餐很丰盛，晚餐将会更好，而且只要有可能，我就要同时伺候两个主人，要知至少我能拿到双份工钱。不过现在我有什么事可做呢？第一个主人出去了，第二个主人在睡觉。这阵子正是晾衣服的好时候，再说把箱子收拾一下，还可以看看他们需要不需要什么。正好我还有钥匙。这个大厅也正合适。那我就把箱子搬出来吧，说干就干。需要让人帮我一下。（喊）做招待的！

侍役　（领着一个勤杂工上）您要干什么？

小特鲁法多　我想请您搭一把手，帮我把几只箱子从那些房间搬出来，以便把衣服都晾一晾。

侍役　（对勤杂工）您去吧，帮一帮他。

小特鲁法多　咱们走，我会给您一份好吃的东西的，那是我的主人们送我的慰劳品。（同勤杂工走进一个房间）

侍役　这个人倒象是一个好仆人。他利索，机灵，非常细心；不过某些缺点他也会有的。我也当过仆人，知道事情是怎么

回事儿。光是为了爱护他，什么也不会去干的。所干的一切不是为了从主人身上拔几根毛，便是为了取得主人的信任。

小特鲁法多 （同勤杂工从上述房间出来，抬着一只旅行箱）慢点儿，把它放在这里吧。（将箱子搁置在大厅中央）咱们再去拿另一只。不过手脚要轻一点儿，因为主人在那间屋子里，正在睡觉。（同勤杂工走进弗洛林多的房间）

侍役 这个人不是一个热心人，便是一个大滑头：用这种方式伺候两个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呢。真的，我得留点儿心才行；我可不愿看到迟早有那么一天，他在伺候两个主人的借口下，把两个人的东西统统都偷光了。

小特鲁法多 （同勤杂工从上述房间出来，抬着另外一只旅行箱）这个咱们把它放在这儿吧。（将箱子搁置在另一只的不远处；对勤杂工）现在，如果您想走，那就走吧，因为我不需要别的了。

侍役 （对正在离去的勤杂工）去吧，到厨房去。（对小特鲁法多）您什么都不需要啦？

小特鲁法多 完全没事啦。该我干的让我自己来干吧。

侍役 嗬，行呀，真是一个男子汉；您如果干得成，我就佩服您。（下）

小特鲁法多 现在我来干细活儿吧，安安静静的，没有任何人打扰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是哪一把？这两只箱子它该开哪一只？我来试试。（开一只箱子）我一下就猜着了。世界上数我能行。那么另一把钥匙定是开另一只箱子了。（从口袋里又掏出一把钥匙，去开另一只箱子）嗨，两只箱子全打开啦。咱们把东西都拿出来吧。（取出两只

箱子里的衣物，放在茶几上，引人注目的是每只箱内均有一套黑呢制服、一些书信和其它杂物）我要瞧一瞧，这腰包里有什么玩意儿。人们常会往里塞上一些瓜子，一些糖果。（翻弄贝阿特莉琪的黑呢制服的口袋，发现一张照片）嘿，真漂亮！照得多好！这小伙子长得多帅！这张照片是谁呢？一眼看去，我好象认识他，但记不清了。他倒是有点儿象我的另一位主人；不过不对，他既不是穿着这身衣服，也不是戴着这个发套。

第二场

〔在房间内的弗洛林多以及前场人。

弗洛林多　（从房间内喊）小特鲁法多！

小特鲁法多　啊，该死的！他醒来啦。一当他跑出来，看见这另一只箱子，就将会晓得……快，快，得把它关上；到时我就说，不知道是谁的。（去放东西）

弗洛林多　（同上）小特鲁法多！

小特鲁法多　（大声回答）听候吩咐。（独白）需要快把东西放进去。哎！我可记不得这件衣服该往哪儿放啦。还有这些纸，我也记不得它们是放在什么地方的啦。

弗洛林多　（同上）是你来呢，还是我拿根棍子去接你？

小特鲁法多　（大声回答）我马上就来。（独白）快，要赶在他来之前。等他离开家以后，我再从头整理吧。（把东西胡乱塞进两只箱子里，然后关上）

弗洛林多　（身穿睡衣从房间里出来；对小特鲁法多）你在搞什么鬼名堂？

小特鲁法多　亲爱的先生，您不是叫我晾一晾衣物吗？我在这里正在尽我的义务呢。

弗洛林多　另外那只箱子是谁的？

小特鲁法多　我也不清楚，或许是另外一个外地人的吧。

弗洛林多　给我拿来那件黑外套。

小特鲁法多　听您的吩咐。（打开弗洛林多的箱子，拿黑外套给他。弗洛林多脱掉睡衣，穿上外套，然后把手伸进口袋，发现那张照片）

弗洛林多　（对照片表示吃惊）这是什么？

小特鲁法多　（旁白）哎呀，真见鬼！我搞错了。没把它放进那个主人的衣兜里，反倒放在了这个主人的衣兜里。是颜色使我出了错。

弗洛林多　（旁白）啊，天哪！我绝对不会弄错的。这是我的照片呀，我的这张照片是我亲手献给我那亲爱的贝阿特莉琪的。（对小特鲁法多）告诉我，你，这张本来没有的照片，是怎么跑进我的衣兜里的？

小特鲁法多　（旁白）现在我真不知该怎样来掩饰。干脆胡说一通吧。

弗洛林多　快呀，我在说呢；你讲一讲，回答一下。这张照片，怎么会在我的口袋里？

小特鲁法多　亲爱的主人先生，请同情一下我所诉说的心里话吧。那张照片是我的东西；为了不让它丢失，我就把它藏在那里面了。看在天主的面上，您就饶恕我吧。

弗洛林多　你在什么地方得到的这张照片？

小特鲁法多　从我的主人那里继承的。

弗洛林多　继承的？

小特鲁法多　是的，先生，我为一个主人当过仆人，他死了，给我留下一些零碎的东西，我把它们都卖了，只剩下了这张照片。

弗洛林多　哎呀！你的这位主人是什么时候死的？

小特鲁法多　有一个礼拜了。（旁白）我这叫信口开河。

弗洛林多　你这位主人叫什么名字？

小特鲁法多　不知道，先生；他是隐姓埋名地生活着。

弗洛林多　隐姓埋名？你服侍了他多久？

小特鲁法多　没多久，十来天吧。

弗洛林多　（旁白）啊，天哪！我越来越害怕，但愿这不是贝阿特莉琪！她是女扮男装出走的……隐姓埋名地生活着……啊，不幸的我啊，倘若这是真的！

小特鲁法多　（旁白）他全信了，那我就再给他添油加醋。

弗洛林多　（焦灼不安地）告诉我，你的主人年轻吗？

小特鲁法多　是的，先生，年轻。

弗洛林多　没胡子吧？

小特鲁法多　没胡子。

弗洛林多　（叹息；旁白）毫无疑问就是她了。

小特鲁法多　（旁白）希望别再挨一顿棍打啦。

弗洛林多　那你起码知道你那死去的主人的籍贯吧？

小特鲁法多　籍贯嘛，我是知道的，不过就是记不起来了。

弗洛林多　也许是都灵人吧？

小特鲁法多　对，先生，是都灵人。

弗洛林多　（旁白）这家伙的一字一句，都使我感到心如刀割。（对小特鲁法多）不过你再告诉我：这个都灵青年确实死了吗？

小特鲁法多　他肯定死了。

弗洛林多　什么病死的？

小特鲁法多　他遇上了一次意外事故，结果就离开世界了。（旁白）总算可以解脱了。

弗洛林多　那他埋在哪里？

小特鲁法多　（旁白）还得再扯一个谎。（对弗洛林多）他还没被埋掉呢，先生；因为另一个仆人，是他的同乡，受人委托把他装进一口棺材里，送回他的家乡了。

弗洛林多　今天早晨让你从邮局取出那封信的人，或许就是这个仆人吧？

小特鲁法多　对，先生，正是帕斯夸勒。

弗洛林多　（旁白）再也没有希望了。贝阿特莉琪死了。可怜的贝阿特莉琪啊！是旅途的劳顿，心灵的折磨，将她夺走的。唉！我没法忍受这极度的痛苦啊。（走进他的房间）

第　三　场

〔小特鲁法多；贝阿特莉琪和潘达洛奈后上。

小特鲁法多　这个谎怎么啦？他感到伤心，他哭了，他绝望了。我不存心用这篇谎言来叫他难受呀。我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逃避吃顿棍棒，为了不暴露两只箱子的骗局。那张照片竟会引起他的伤感。要不就是他认识他。算啦，最好还是把这些箱子搬回房间去吧，这样我就可以摆脱另外一场类似的麻烦了。瞧，另一个主人回来啦。这一回若是再出岔子，那我可是有好受的。（示意挨打）

贝阿特莉琪　请您相信我，潘达洛奈先生，有关镜子和蜡烛的最

后一批货是双倍的。

潘达洛奈　有可能是新手们搞错了。咱们另找一个机会，和记帐员再过一遍帐；咱们能对得上的，事情将会水落石出。

贝阿特莉琪　我也从我们的记帐簿上，列出一份有关各批货的对帐单。现在咱们便可核对一下。也许它能作出证明，或是为您，或是为我。是小特鲁法多？

小特鲁法多　先生！

贝阿特莉琪　你拿着我箱子的钥匙吧？

小特鲁法多　是的，先生；喏，在这儿呢。

贝阿特莉琪　为什么你把我的箱子搬到大厅里？

小特鲁法多　为了晾一晾衣服呀。

贝阿特莉琪　晾过了吗？

小特鲁法多　晾过了。

贝阿特莉琪　你打开，给我拿……咦，另外那只箱子是谁的？

小特鲁法多　是另一个外地人的，他刚到。

贝阿特莉琪　给我一本记事册，你在箱子里找一找。

小特鲁法多　是，先生。（旁白）愿天主保佑我。（开箱寻找记事册）

潘达洛奈　很有可能，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是他们搞错了。在这种情况下，错误并不需要偿还。

贝阿特莉琪　也有可能这样是对的；咱们将会核对一下帐目的。

小特鲁法多　是这个吗？（向贝阿特莉琪呈上一个笔记本）

贝阿特莉琪　就是这个。（不大在意地接过来，然后把本子翻开）不，不是这个……这个本子是谁的？

小特鲁法多　（旁白）这事儿又是我干的。

贝阿特莉琪　（旁白）这两封信是我给弗洛林多写的。哎呀！这

些笔记，这些帐目，都是属于他的。我在出汗，我在颤抖，我不知道我呆在哪个世界。

潘达洛奈　菲德里戈先生，这是怎么啦？您有什么心事？

贝阿特莉琪　没什么。（对小特鲁法多低语）小特鲁法多，这个本子不是我的，可怎么会放在我的箱子里？

小特鲁法多　我也不晓得……

贝阿特莉琪　快，你别装糊涂，把实话告诉我。

小特鲁法多　请您原谅我冒昧地把那个本子放进了您的箱子里。那是我的东西，但为了避免遗失，我就把它放在那里了。（旁白）跟另一个主人很顺利，大概跟这一个也行得通。

贝阿特莉琪　这个本子是你的，而你却不认识它，并且不是把我的而是把你的交给我？

小特鲁法多　（旁白）嗬，这个主人心要细得多。（对贝阿特莉琪）我跟您说：它属于我的才不久，结果我一下没把它认出来。

贝阿特莉琪　那么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本子的？

小特鲁法多　我在威尼斯为一个主人干过事儿，他死了，我就继承了这个本子。

贝阿特莉琪　这事有多久了？

小特鲁法多　我哪能记得清呀？有十来天了吧。

贝阿特莉琪　这怎么可能呢，如果我是在维罗纳找到你的话？

小特鲁法多　当时正因为我的主人死了，我才从威尼斯到那里的。

贝阿特莉琪　（旁白）不幸的我啊！（对小特鲁法多）你的这位主人名叫弗洛林多吧？

小特鲁法多　是的，先生，叫弗洛林多。

贝阿特莉琪　是阿雷杜西家族的？

小特鲁法多　对，阿雷杜西。

贝阿特莉琪　他确实死啦？

小特鲁法多　千真万确。

贝阿特莉琪　他是得什么病死的？他被埋在什么地方？

小特鲁法多　他掉进运河里，结果淹死了，人们再也没看见他。

贝阿特莉琪　啊，我多么不幸！死去的是弗洛林多，死去的是我的爱，死去的是我唯一的希望。如果死去的是我只为他才生存着的那个人，那么这种无用的生命现在对我有什么用？唉，幻想破灭了！唉，努力白费了！这爱情的计谋失败了！我离开故土，告别亲人，穿上男子的服装，冒着各种危险，甚至拿生命作为赌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弗洛林多，而我的弗洛林多却死了。倒霉的贝阿特莉琪啊！难道失去哥哥还不够，还非要让你再失去心上人？在菲德里戈死去以后，上苍又让弗洛林多离去了。但如果我是他们死亡的起因，如果我是罪魁祸首，那苍天为什么不惩罚我呢？现在哭泣没有用，哀叹也徒劳无益，弗洛林多已经死了。啊！痛苦使我感到窒息。我眼前已是漆黑一片。我的心上人，亲爱的未婚夫，我绝望地跟你去了。（狂热地离去，走进她的房间）

潘达洛奈　（对贝阿特莉琪的倾诉和绝望感到惊愕）小特鲁法多！

小特鲁法多　潘达洛奈先生！

潘达洛奈　是女人！

小特鲁法多　是姑娘！

潘达洛奈　啊，真是怪事！

小特鲁法多　啊，真是奇迹！

潘达洛奈　我都懵啦。

小特鲁法多　我都呆啦。

潘达洛奈　我去把这件事告诉我女儿。（下）

小特鲁法多　那么我伺候的不再是两个爷儿们，而是一个男主人，一个女主人。（下）

第　四　场

〔旅店外的街道。

〔博士；潘达洛奈从旅店内后上。

博士　跟潘达洛奈这个老家伙，我不甘罢休。这事我越是寻思，心里越是来火儿。

潘达洛奈　（兴冲冲地）亲爱的博士，向您致敬。

博士　我感到惊奇的是，您竟然还有这么大的胆量和我打招呼。

潘达洛奈　我有一个喜讯要告诉您。您知道……

博士　也许您要告诉我的，是您已经办完喜事了吧？这与我毫无关系。

潘达洛奈　一点儿都不对。您得让我讲完呀，您可真差劲儿。

博士　您讲呗，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潘达洛奈　（旁白）我真想马上就用拳头开导他一下。（对博士）我的女儿嘛，您若有意，将会嫁给您的儿子的。

博士　太感谢了，您甭费神了吧。我儿子可没有这么好的胃口。还是把她送给都灵先生吧。

潘达洛奈　一旦您知道那个都灵人是谁，您就不会这么说了。

博士　他愿是谁就是谁吧。反正您的女儿跟他已经是生米做成熟饭啦。

潘达洛奈　这不会是真的，他是……

博士　我不想再听别的啦。

潘达洛奈　您要是不听我的，那就自认倒霉吧。

博士　咱们走着瞧，看究竟是谁倒霉。

潘达洛奈　我女儿是一个纯洁的姑娘，而那个女……

博士　见鬼去吧。

潘达洛奈　那也得拉上您去。

博士　真是言而无信、名声扫地的老东西。（下）

第　五　场

〔潘达洛奈；西尔维奥后上。

潘达洛奈　这家伙该受诅咒。他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畜生。我何尝不想告诉他那是一个女人呢？可是，那先生不，他不想让我讲话。哎呀，他那个炮筒子儿子来这儿啦；我看看他还要怎么耍无赖吧。

西尔维奥　（旁白）潘达洛奈就在这里。我恨不得一剑刺穿他的胸膛。

潘达洛奈　西尔维奥先生，失迎啦，如果您肯让我开口，而不是象您父亲大人那样，总是喋喋不休地缠着我，我早就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了。

西尔维奥　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讲吧。

潘达洛奈　您要知道，我女儿和菲德里戈先生的婚事告吹啦。

西尔维奥　真的吗？不会是骗我吧？

潘达洛奈　我说的是实话，如果您不改变原来的主意，我的女儿立刻就会把手伸给您。

西尔维奥　啊，天哪！您使我从死亡又回到生活。

潘达洛奈　（旁白）不错，不错，跟他父亲相比，他可没有那么粗野。

西尔维奥　可是，唉，上苍啊！她已经和另一个情人促膝谈心了，我怎能将她再抱进自己的怀抱呢？

潘达洛奈　打开窗子说亮话吧。菲德里戈·拉斯波尼已经变成贝阿特莉琪，也就是他的妹妹。

西尔维奥　什么！我没法明白。

潘达洛奈　您真是一块木头疙瘩。那个原以为是菲德里戈的人，被人发现是贝阿特莉琪。

西尔维奥　她是女扮男装？

潘达洛奈　是女扮男装。

西尔维奥　现在我算明白了。

潘达洛奈　谢天谢地。

西尔维奥　这是怎么回事？给我讲一讲吧。

潘达洛奈　咱们回家去。我女儿还蒙在鼓里呢。我只消叙述一遍，就会满足你们两个人。

西尔维奥　我跟您去，并且我谦恭地向您请求宽恕，倘若我一时冲动……

潘达洛奈　过去的事啦，我很同情您。我知道什么是爱情。走吧，我的孩子，跟上我。（下）

西尔维奥　谁会比我更幸运？哪个人的心情能比我的更快活？（随潘达洛奈下）

第　六　场

〔开有多扇门的旅店大厅。

〔从各自房间出来的贝阿特莉琪和弗洛林多，每人手持一把匕首，意欲自杀：前者被勃里盖拉拦着，后者被旅店侍役拦着；两个情人相互间未看见。

勃里盖拉　（抓着贝阿特莉琪的手）您快住手。

贝阿特莉琪　（挣扎着欲摆脱勃里盖拉）求您放开我吧。

侍役　（阻挡着弗洛林多）这是一条绝路呀。

弗洛林多　（推开侍役）滚开！

贝阿特莉琪　您是拦不住我的。（挣脱了勃里盖拉，两个人都往前面走，正欲自刎时，彼此瞧见，认出，不禁愕然）

弗洛林多　我看到了什么！

贝阿特莉琪　弗洛林多！

弗洛林多　贝阿特莉琪！

贝阿特莉琪　您活着？

弗洛林多　您也在世？

贝阿特莉琪　啊，命运！

弗洛林多　啊，我的心肝！（两人扔掉匕首，上前拥抱）

勃里盖拉　（对侍役戏谑地）别管那种流血的事儿啦，不会有什么坏处的。（下）

侍役　（独白）至少我要留下这些刀子，不再给他们了。（从地上拾起匕首，然后下）

第七场

〔贝阿特莉琪和弗洛林多；勃里盖拉后上。

弗洛林多　是什么缘故使您这样绝望？

贝阿特莉琪　一个有关您死去的谣传。

弗洛林多　是谁使您相信我死了？

贝阿特莉琪　我的仆人。

弗洛林多　而我的仆人同样也使我相信您去世了，并且我在同样痛苦的驱使下，也想了结我的生命。

贝阿特莉琪　这个笔记本是我对他产生信任的原因。

弗洛林多　这个笔记本是放在我箱子里的，怎么会跑到您手里呢？噢，对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同样在我衣服的口袋里，我又找到了我的照片；瞧，我的照片，它是我在都灵送给您的。

贝阿特莉琪　咱们的仆人都是一些恶棍，天晓得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情来。他们是造成咱们痛苦和咱们绝望的缘由。

弗洛林多　我的那位给我讲了您的无数奇闻。

贝阿特莉琪　而我也同样从我的仆人那里，听到了许多有关您的奇谈。

弗洛林多　这些家伙到哪儿去了？

贝阿特莉琪　再也看不见了。

弗洛林多　咱们把他们找来，对证一下事实。（喊）谁在那里？没一个人吗？

勃里盖拉　听候您的吩咐。

弗洛林多　我们的仆人到哪儿去了？

勃里盖拉　不知道，先生。我可以去找一找。

弗洛林多　您设法找到他们，然后把他们带到我们这儿来。

勃里盖拉　他们中我只认识一个，另一个并不认识；我去告诉招待员们，他们或许两个都认识。我祝贺你们经历了一次这么美妙的死亡；如果你们想要埋葬的话，那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吧，这里可不大合适。愿为诸位效劳。（下）

第八场

〔弗洛林多和贝阿特莉琪。

弗洛林多　那么您也是住在这家旅店啦？

贝阿特莉琪　我是今天早上才到的。

弗洛林多　我也是今天早上。那咱们先前没碰上面？

贝阿特莉琪　命运女神想多折磨咱们一会儿。

弗洛林多　请您告诉我：菲德里戈，您的哥哥，他死了吗？

贝阿特莉琪　对这个难道您还有疑问？他当下就断了气。

弗洛林多　但据说他还活着，并且呆在威尼斯，我一直相信是真的呢。

贝阿特莉琪　对那些到目前为止把我当成菲德里戈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骗局。我离开都灵时，穿的是这身衣服，用的是这个名字，只是为了追寻……

弗洛林多　我知道，是为了追寻我，啊，亲爱的；是一封信，由您那位都灵的仆人写给您的，向我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

贝阿特莉琪　信怎么会到您的手里？

弗洛林多　有一个仆人，我认为是您的，他托我的仆人上邮局取信。我看见了信，并且发现是寄给您的，于是我不能不把它拆开来。

贝阿特莉琪　这是一个情人极其正当的好奇心。

弗洛林多　关于您的出走，都灵方面会有什么议论？

贝阿特莉琪　如果我作为您的妻子回去，一切议论都会停息。

弗洛林多　如果您哥哥的死要由我来承担责任的话，我怎么能幻想早日再回老家呢？

贝阿特莉琪　有了我从威尼斯带回去的钱财，您就不致在外面东荡西逛了。

弗洛林多　怎么搞的，这些仆人还不见来。

贝阿特莉琪　究竟是什么诱使他们给我们造成这么大的痛苦？

弗洛林多　要想知道一切，最好不要跟他们发脾气。跟他们来软的才行。

贝阿特莉琪　我要尽量克制自己。

弗洛林多　（看见小特鲁法多上）瞧，来了一个。

贝阿特莉琪　看他的模样就是一个大坏蛋。

弗洛林多　我认为您并没有说错。

第　九　场

〔由勃里盖拉和侍役强行带上的小特鲁法多，以及前场人。

弗洛林多　过来，过来吧，别害怕。

贝阿特莉琪　我们对你没有任何恶意。

小特鲁法多　（旁白）唉！挨打的事儿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呢。

勃里盖拉　这一个我们找着啦；如果再找着另一个，我们会把他带来的。

弗洛林多　行，有必要让他们两个人一块儿都在场。

勃里盖拉　（对侍役低语）您认识另一个吗？

侍役　（对勃里盖拉）我不认识。

勃里盖拉　（对侍役）咱们到厨房去问问。会有人认识他的。（下）

侍役　（旁白）如果有的话，我还想结识一下他呢。（下）

弗洛林多　那好吧，你给我们来讲一讲，照片和笔记本换地方是

怎么回事，为什么你要和另一个坏蛋勾结起来让我们走向绝路。

小特鲁法多 （将食指按在唇上，示意两人莫作声）嘘。（把弗洛林多从贝阿特莉琪身边引开）请您过来，有句话要单独讲。（又转向贝阿特莉琪，让她避开些，示意要对弗洛林多说什么）我马上就把一切都告诉您。（对弗洛林多）您要知道，先生，所有这些鬼名堂都与我毫不相干，而捣鬼的是帕斯夸勒，就是呆在那边的那位女士的仆人。（用手悄悄指一指贝阿特莉琪）是他把东西给放错了，本来应该往这只箱子里放，他却往那只里放，而我也没有怎么留意。那个可怜的人恳求我为他保密，好让他的主人不把他赶走，再说我又是个好心肠的人，对朋友一向十分忠心，所以我就想出那些花言巧语，为了能看到您心平气和。可是我压根儿都不会想到，那张照片会是您的，您竟会为那个照片的主人的死而难过得要死。您瞧，作为那种诚实的人，作为那种对您忠心耿耿的仆人，我一五一十都讲了。

贝阿特莉琪 （旁白）他在对他发表长篇大论呢。我也好奇地想知道其中的奥秘。

弗洛林多 （对小特鲁法多低语）那么说，让你去邮局帮他取信的那个人，便是贝阿特莉琪女士的仆人啦？

小特鲁法多 （对弗洛林多低语）是的，先生，他就是帕斯夸勒。

弗洛林多 （对小特鲁法多低语）可为什么你要对我隐瞒一件事，而这件事又是我当时非常急切地追问过你的呢？

小特鲁法多 （对弗洛林多低语）他恳求过我，让我别说出去。

弗洛林多 （同上）谁？

小特鲁法多 （同上）帕斯夸勒呀。

弗洛林多　(同上)为何你不服从你的主人?

小特鲁法多　(同上)看在和帕斯夸勒的交情上。

弗洛林多　(同上)我非要连你和帕斯夸勒一起揍一顿不可。

小特鲁法多　(旁白)要是果真那样,我挨完我的,还得挨帕斯夸勒的。

贝阿特莉琪　这场持久的审问还有完吗?

弗洛林多　这家伙跟我说……

小特鲁法多　(对弗洛林多低语)看在天主的面上,主人先生,别把帕斯夸勒给兜出来。您干脆就说是我干的吧,要揍也来揍我,可千万别把帕斯夸勒给毁了。

弗洛林多　(对小特鲁法多低语)你对你的帕斯夸勒这样有情义?

小特鲁法多　(同上)我待他很好,就象待我的亲兄弟一样。现在我要到那位女士那里,我要告诉她是我干的,是我的过失;我情愿让她骂我,让她打我,但帕斯夸勒得救了。(离开弗洛林多)

弗洛林多　(旁白)此人多么具有人情味儿啊。

小特鲁法多　(靠近贝阿特莉琪身边)我来您这儿啦。

贝阿特莉琪　(对小特鲁法多低语)你对弗洛林多先生发表了什么长篇演说?

小特鲁法多　(仍对贝阿特莉琪低语)您要知道,那位先生有一个仆人,名叫帕斯夸勒;他是世界上的头号大傻瓜;就是他把那些东西搞混了的,由于可怜的人害怕他的主人赶走他,我就找了关于笔记本的那个借口,说主人已经死了,是淹死的,还有其他等等的话。刚才我也对弗洛林多先生说了,一切都该责怪我。

贝阿特莉琪　(同上)那你干吗把责任推到自己头上呢?

小特鲁法多　（同上）为了帕斯夸勒的友情呗。

弗洛林多　（旁白）事情没完没了啦。

小特鲁法多　（对贝阿特莉琪低语）亲爱的您，我求求您，您可别把他给兜出来。

贝阿特莉琪　（同上）谁？

小特鲁法多　（同上）帕斯夸勒呀。

贝阿特莉琪　（同上）你和帕斯夸勒是两个坏蛋。

小特鲁法多　（旁白）唉，只是我一个。

弗洛林多　咱们别再追究了，贝阿特莉琪女士，咱们的仆人所作所为并不是出于恶意；他们倒是好样的，干得没有错，不过咱们总算得到了安慰，他们的过失是可以饶恕的。

贝阿特莉琪　对是对，可是您的仆人……

小特鲁法多　（对贝阿特莉琪低语）看在天主的面上，您还是别提帕斯夸勒吧。

贝阿特莉琪　（对弗洛林多）算了吧，我还得上潘达洛奈·比索尼奥西先生那里去；您愿意跟我走吗？

弗洛林多　非常愿意，但是我得在家等候一位银行家。如果您着急，我稍晚一会儿就到。

贝阿特莉琪　好吧，我要马上就走。我在潘达洛奈先生那里等着您；您若不来，我就不离开那儿。

弗洛林多　可我不知他家在什么地方。

小特鲁法多　我知道，先生，到时我陪您去。

贝阿特莉琪　很好，我先去房间换一换衣服。

小特鲁法多　（对贝阿特莉琪低语）您去吧，我随即就来伺候您。

贝阿特莉琪　亲爱的弗洛林多，我为您经受了多大的折磨啊！（走进房间）

第 十 场

〔弗洛林多和小特鲁法多。

弗洛林多 （对着贝阿特莉琪的背影）我经受的折磨也不小啊。

小特鲁法多 您听我说，主人先生，帕斯夸勒不在；贝阿特莉琪女士没人帮她穿衣服；您是否乐意让我代替帕斯夸勒去为她效一下力？

弗洛林多 行，你就去吧；要仔细照料她，我将会感到高兴的。

小特鲁法多 （旁白）凭这份机智，这类反应，这种骗术，我敢去对付头号大法官！（走进贝阿特莉琪的房间）

第 十 一 场

〔弗洛林多；贝阿特莉琪和小特鲁法多后上。

弗洛林多 今天发生的事件多么重大！痛苦，悲伤，绝望，到最后竟是欣慰和欢乐。破涕为笑倒是一种美妙的转变，它能使人忘掉忧愁，而当从高兴转变为伤心的时候，感觉是多么明显啊。

贝阿特莉琪 瞧我多利索。

弗洛林多 您到什么时候才换掉那身衣服呀？

贝阿特莉琪 我这么打扮不好吗？

弗洛林多 只是我没有机会瞧瞧您穿着裙子和紧身上衣时的样子。您的美貌绝对不应该被掩盖住。

贝阿特莉琪 得了，我在潘达洛奈先生那儿等着您，让小特鲁法多陪着您去。

弗洛林多　我还得等一会儿，如果银行家不来，他下次会来的。

贝阿特莉琪　请您以您的实际行动，来显示您对我的爱吧。（动身离去）

小特鲁法多　（对贝阿特莉琪低语，同时手指弗洛林多）您吩咐让我留下伺候这位先生？

贝阿特莉琪　（对小特鲁法多）对，你陪他来潘达洛奈先生家。

小特鲁法多　（同上）那我就为他领路了，因为帕斯夸勒还没回来呢。

贝阿特莉琪　伺候他去吧，你将做出一件叫我愉快的事。（旁白）要知道，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下）

第十二场

〔弗洛林多和小特鲁法多。

小特鲁法多　真差劲，连影子都不见。主人要穿衣服，要出家门，但就是不出现。

弗洛林多　你在说谁呀？

小特鲁法多　说帕斯夸勒。我待他很好，他是我的朋友，可他是一个懒汉。我倒是一个能伺候两个主人的仆人哩。

弗洛林多　你来帮我穿衣服吧。银行家马上就要来了。

小特鲁法多　主人先生，我晓得，您是要到潘达洛奈先生家里去。

弗洛林多　不错，可你想要说什么？

小特鲁法多　我想请求您开一次恩。

弗洛林多　好吧，你的表现不错，你确实可以提出要求。

小特鲁法多　如果真的出了事儿，您知道那都是帕斯夸勒干的。

弗洛林多　可这个该死的帕斯夸勒究竟在哪儿呀？就不能见一见他吗？

小特鲁法多　这个无赖会来的。那么，主人先生，我要向您请求这个恩赐了。

弗洛林多　你要请求什么？

小特鲁法多　就连我，一个可怜的人，也恋爱上了。

弗洛林多　你恋爱上了？

小特鲁法多　是的，先生；我的恋人是潘达洛奈先生的女仆，不过我想请主人……

弗洛林多　这怎么会与我有关系？

小特鲁法多　哦，我不是说您跟她有关系，而是因为我是您的仆人，您可以帮我向潘达洛奈先生说句话。

弗洛林多　需要看姑娘是不是对你有意。

小特鲁法多　姑娘对我是有意的。只要对潘达洛奈先生说句话就行，我恳求您就行行好吧。

弗洛林多　好吧，我帮你说说；但是你怎么去养活老婆呢？

小特鲁法多　我要尽最大的努力。我还可以依靠帕斯夸勒嘛。

弗洛林多　你还是多依靠一点儿脑袋瓜子吧。（走进房间）

小特鲁法多　如果这一次我都不用脑袋瓜子，那我就永远也不再用啦。（跟在弗洛林多后面，走进房间）

第十三场

〔潘达洛奈家中的房间。

〔潘达洛奈，博士，克拉丽奇，西尔维奥，小斯梅娜达。

潘达洛奈　行啦，克拉丽奇，别这么倔强了。你已经看见，西尔

维奥先生已很悔恨，并且向你请求宽恕；如果他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那也是为了爱情才做出来的。连我都谅解了他的失常举动，你也应该给以谅解。

西尔维奥　您就从您的痛苦中来衡量一下我的吧，克拉丽奇女士，同时您要相信，我真心实意爱您的程度有多深，我因担心失去您而发的火就有多大。天主愿让咱们幸福，请您别辜负天主的善意。这是咱们生活中最美好的一天，可别因报复的念头而叫人扫兴。

博士　在我儿子的恳求之后，我再加上我的恳求。克拉丽奇女士，我可爱的儿媳妇，您就怜悯一下他这个可怜的人吧；他几乎就要变成疯子了。

小斯梅娜达　行啦，女主人，您还要怎么样呢？男人们呀，或多或少，对咱们女人都是无情的。他们要求一种地地道道的忠贞，稍微有一点儿怀疑，他们就会责怪我们，就会虐待我们，恨不得让我们去死。反正您不是嫁给这一个，便是嫁给那一个；我要说的是，就拿病人来打比方吧，既然您必须得吃药，那您就吃呗。

潘达洛奈　好了，你听见了吧？小斯梅娜达告诉你，婚姻就等于药物。所以苦不苦，你不用挂在心上。（对博士低语）需要想法子让她高兴一下。

博士　不，既非药物，也不苦口。婚姻乃是一种甜食，一种糖浆，一种蜜饯。

西尔维奥　可是，我亲爱的克拉丽奇，难道您能够这样一声不吭？我知道我应该受到您的惩罚，但发发慈悲吧，请用您的话来惩罚我，而不要用您的沉默。（跪下）瞧吧，我跪在您的脚下了，您就动动对我的怜悯心吧。

克拉丽奇　（朝西尔维奥叹口气）冷酷无情的人！

潘达洛奈　（对博士低语）您听到那声轻微的叹息了吧？好迹象。

博士　（对西尔维奥低语）快接上话题。

小斯梅娜达　（旁白）叹息好比闪电：这说明快要下雨。

西尔维奥　我相信，如果您想用我的鲜血来报复我所想象的冷酷无情，我会心甘情愿地将它奉献给您的。（挥泪哭诉）啊，上帝！作为我血管里的鲜血，您就接受从我眼睛里流出来的它吧。

潘达洛奈　（旁白）真出色！

克拉丽奇　（同上，但语气柔和地）冷酷无情的人！

博士　（对潘达洛奈低语）她动心啦。

潘达洛奈　（对西尔维奥，同时将他扶起，拉住他的手）勇敢些，起来吧。您到这儿来。（又拉住克拉丽奇的手）女儿，您也到这儿来吧。（把两人的手拉在一起）勇敢些，你们重新握手言和吧，别再伤心啦，要感到高兴，事情到此为止了；愿天主祝福你们。

博士　行，事情成了。

小斯梅娜达　成啦，成啦。

西尔维奥　（拉着克拉丽奇的手）得，克拉丽奇女士，发善心吧。

克拉丽奇　负心人！

西尔维奥　亲爱的。

克拉丽奇　不通人性！

西尔维奥　您是我的灵魂。

克拉丽奇　该死的！

西尔维奥　我的心上人。

克拉丽奇　（叹息）唉！

潘达洛奈　（旁白）那劲儿过去啦。

西尔维奥　看在天主的面上，您就宽恕我吧。

克拉丽奇　（叹息）唉！我宽恕您了。

潘达洛奈　（旁白）完事大吉。

博士　行啦，西尔维奥，她宽恕了你。

小斯梅娜达　病人回心转意了，该给药吃啦。

第十四场

〔勃里盖拉以及前场人。

勃里盖拉　（上）请问，我可以进来吗？

潘达洛奈　快进来吧，勃里盖拉先生。那个让我相信了这些无稽之谈的人，那个向我担保非德里戈先生是她的人，不就是您吗？

勃里盖拉　亲爱的先生，谁有不出错的时候呢？那兄妹俩长得很象，好比一个苹果被分成两半儿。她穿上那身衣服，我可以拿脑袋来担保她就是他。

潘达洛奈　算啦，事情已经过去。您有何贵干？

勃里盖拉　贝阿特莉琪女士来了，她要求见您。

潘达洛奈　让她进来吧，就象在家里一样。

克拉丽奇　可怜的贝阿特莉琪啊，她的安然无恙使我感到欣慰。

西尔维奥　您还同情她？

克拉丽奇　对，非常同情。

西尔维奥　那对我呢？

克拉丽奇　哼，狠心的人！

潘达洛奈　（对博士）您听到他们的甜言蜜语了吗？

博士　（对潘达洛奈）我儿子有他的一套呢。

潘达洛奈　（对博士）我女儿嘛，可怜的孩子，就是心眼儿好。

小斯梅娜达　（旁白）嘿，他们俩都很会扮演自己的角色哩。

第十五场

〔贝阿特莉琪以及前场人。

贝阿特莉琪　先生们，我来这儿是为了向你们致歉，请求你们原谅，如果由于我而使你们受到打扰的话……

克拉丽奇　没什么，朋友，您上这儿来。（上前拥抱她）

西尔维奥　嗯？（对拥抱表示不满）

贝阿特莉琪　（朝西尔维奥）怎么！连一个女人都不行？

西尔维奥　（旁白）那身衣服还是使我感到别扭。

潘达洛奈　事情都过去了，贝阿特莉琪女士，不过无论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作为一个小伙子，您都具有一种非凡的勇气。

博士　（对贝阿特莉琪）玩笑开得太大了，我的小主人。

贝阿特莉琪　爱情能使人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

潘达洛奈　您与您的情人也碰上了，这是真的吗？我也感到高兴。

贝阿特莉琪　是的，这是天主给我的安慰。

博士　（对贝阿特莉琪）真是好名声！

贝阿特莉琪　（对博士）先生，您别干涉我的事情。

西尔维奥　亲爱的父亲大人，让大家都各干各的事吧；您别给人找麻烦啦。此时此刻，我非常高兴，我要让全世界都同享这

种欢乐。还有别的婚姻要缔结的吗？那就缔结吧。

小斯梅娜达　（对西尔维奥）喂，先生，还有我的呢。

西尔维奥　跟谁？

小斯梅娜达　跟头一个来这儿的人。

西尔维奥　你就找他吧，这里有我呢。

克拉丽奇　（对西尔维奥）您？要干什么？

西尔维奥　给一点儿嫁妆呀。

克拉丽奇　这并不需要您。

小斯梅娜达　（旁白）她害怕捞走他的东西。在这上面，她倒尝到甜头啦。

第十六场

〔小特鲁法多以及前场人。

小特鲁法多　向诸位先生致敬。

贝阿特莉琪　（对小特鲁法多）弗洛林多先生在哪儿呢？

小特鲁法多　在外面，他想先得到同意，然后再进来。

贝阿特莉琪　潘达洛奈先生，您同意弗洛林多先生进来吗？

潘达洛奈　（对贝阿特莉琪）他是刚提到的那位朋友吗？

贝阿特莉琪　对，我的未婚夫。

潘达洛奈　欢迎驾临。

贝阿特莉琪　（对小特鲁法多）让他进来吧。

小特鲁法多　（对小斯梅娜达低语）大姑娘，向您致意。

小斯梅娜达　（对小特鲁法多低语）再会，黑小伙子。

小特鲁法多　（同上）咱们还得谈谈呢。

小斯梅娜达　（同上）谈什么？

小特鲁法多　（同上，同时做给她戴戒指的动作）您要是有意的话。

小斯梅娜达　（同上）怎么会无意呢？

小特鲁法多　（同上）咱们再谈吧。（下）

小斯梅娜达　（对克拉丽奇）女主人，在这些先生们的允许下，我想求您行一个好。

克拉丽奇　（退到一旁，以便听她讲）你想求什么？

小斯梅娜达　（对克拉丽奇低语）我是一个穷姑娘，可我也想为自己寻找一个主儿：贝阿特莉琪女士的仆人看中了我；如果您能对他的女主人说句话，让她同意他来娶我，那我就算是盼来了好运气。

克拉丽奇　（对小斯梅娜达低语）好吧，亲爱的小斯梅娜达，我愿意帮忙；我马上就可以跟贝阿特莉琪随便谈谈，我一定会做到的。（走回原处）

潘达洛奈　（对克拉丽奇）是什么重要的秘密？

克拉丽奇　没什么，父亲。她告诉我一件事儿。

西尔维奥　（对克拉丽奇低语）我可以知道它吗？

克拉丽奇　（旁白）好奇心可真够大的！随后他们就会议论我们别的女人的。

最后一场

〔弗洛林多，小特鲁法多，以及前场人。

弗洛林多　诸位先生最谦卑的奴仆。（众人向他行礼；对潘达洛奈）您是这家的主人吧？

潘达洛奈　愿为您效劳。

弗洛林多　请允许我荣幸地将我的忠贞奉献给您，贝阿特莉琪女士如同我一样也有这个意思；对您来说，发生过的事情大概都已经清楚了。

潘达洛奈　我很高兴认识您，并向您问候，您能如愿以偿，使我十分欣慰。

弗洛林多　贝阿特莉琪女士将要做我的妻子，倘若您能看得起我们，您就来做我们的证婚人吧。

潘达洛奈　该要干的事，就应该马上干。那您把手伸给她吧。

弗洛林多　我准备好了，贝阿特莉琪女士。

贝阿特莉琪　我的手在这里，弗洛林多先生。

小斯梅娜达　（旁白）嘿，他们倒是用不着让人去求的。

潘达洛奈　等会儿咱们来把咱们的帐目结清吧。您先算对您的那部分，然后咱们再来核对一下。

克拉丽奇　（对贝阿特莉琪）朋友，我对这个感到高兴。

贝阿特莉琪　（对克拉丽奇）我也真心祝愿您。

西尔维奥　（对弗洛林多）先生，您还能认出我来吗？

弗洛林多　是的，认出来啦；您就是那个曾经想决斗一场的人。

西尔维奥　不幸的是，我已决斗过了。（手指贝阿特莉琪）喏，就是她缴了我的械，差点儿要了我的命。

贝阿特莉琪　（对西尔维奥）您不妨说，是谁送给您生命的。

西尔维奥　是的，确实如此。

克拉丽奇　（对西尔维奥）不过这多亏了我。

西尔维奥　真是这样。

潘达洛奈　一切都过去了，皆大欢喜。

小特鲁法多　还差更好的事儿哩，先生们。

潘达洛奈　差什么事儿？

小特鲁法多　(对弗洛林多，同时将他拉到一旁)请您开恩，只说一句话。

弗洛林多　(对小特鲁法多低语)你想说什么？

小特鲁法多　(对弗洛林多低语)您还记得您答应我的事儿吗？

弗洛林多　(对小特鲁法多低语)什么事儿？我记不得了。

小特鲁法多　(同上)不就是请求潘达洛奈先生把小斯梅娜达嫁给我的事儿吗？

弗洛林多　(同上)噢，现在我想起来了。我马上就办。

小特鲁法多　(旁白)就连我，一个可怜的人，也要沾沾世上这好事儿的边呢。

弗洛林多　潘达洛奈先生，虽说本人只是首次有幸认识您，但我想冒昧地求您行一个好。

潘达洛奈　您尽管吩咐吧。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会为您效劳的。

弗洛林多　我的仆人想娶您的女佣为妻，您同意此事感到为难吗？

小斯梅娜达　(旁白)啊，好事情！又有一个男人看上了我。这个鬼东西是谁呢？起码我得认识一下他呀。

潘达洛奈　对我来说，我表示同意。(对小斯梅娜达)您对这个想说什么，自由人？

小斯梅娜达　如果我认为中意的话……

潘达洛奈　(对弗洛林多)您的这位仆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弗洛林多　从我跟他接触的这点儿时间来看，他当然是忠实可靠的，而且我觉得他很能干。

克拉丽奇　弗洛林多先生，您抢先做了一件本该由我来做的事。应该是我把我女仆的婚事，向贝阿特莉琪女士的仆人提

出。既然您已为您的仆人问过她，就不必再问了。

弗洛林多　不，不，当您有这种心愿的时候，我就真心让步，愿把自由完全让给您。

克拉丽奇　这哪里成呀，我不能允许我的需要占您的先。再说，说实话吧，我也没有承担一定的义务。您就按您的去办吧。

弗洛林多　您这么做是由于客气。潘达洛奈先生，我说过的那些话，就当是没说过。我再也不替我的仆人说话啦，干脆我绝不让他结婚了。

克拉丽奇　要是您的仆人不跟我的侍女结婚，那另一个也甭想娶走她。事情至少也得公平合理。

小特鲁法多　（旁白）唉，这种好事儿！他们在那里讲客气，我倒把老婆给丢掉啦。

小斯梅娜达　（旁白）看来这两个中，我一个也得不着。

潘达洛奈　哎，行啦，应该协商一下嘛；这个可怜的丫头还是想出嫁的，咱们要么把她给这一个，要么把她给那一个。

弗洛林多　给我的可不成。我当然不愿让克拉丽奇女士受到委屈。

克拉丽奇　我也永远不允许弗洛林多先生受这个委屈。

小特鲁法多　先生们，这件事还是让我来解决吧。弗洛林多先生，您不是为您的仆人向小斯梅娜达求婚的吗？

弗洛林多　对呀，难道连你也没听见？

小特鲁法多　那么您，克拉丽奇女士，是不是把小斯梅娜达许给了贝阿特莉琪女士的仆人？

克拉丽奇　我肯定是这么说的。

小特鲁法多　那好吧，事情既然如此，小斯梅娜达，把手给我。

潘达洛奈　（对小特鲁法多）可由于什么缘故，你要她把手给你

呢？

小特鲁法多　因为我嘛，我是弗洛林多先生和贝阿特莉琪女士的仆人。

弗洛林多　什么？

贝阿特莉琪　你说啥？

小特鲁法多　稍微冷静一点儿。弗洛林多先生，是谁请求您通过潘达洛奈先生向小斯梅娜达求婚的？

弗洛林多　是你向我请求的。

小特鲁法多　那您呢，克拉丽奇女士，小斯梅娜达想嫁给谁呢？

克拉丽奇　嫁给你呀。

小特鲁法多　所以小斯梅娜达是我的。

弗洛林多　贝阿特莉琪女士，您的仆人在哪儿呢？

贝阿特莉琪　喏，他在这儿。难道不是小特鲁法多？

弗洛林多　小特鲁法多？他是我的仆人。

贝阿特莉琪　您的不是帕斯夸勒吗？

弗洛林多　帕斯夸勒？他应该是您的。

贝阿特莉琪　（对小特鲁法多）这是怎么回事？（小特鲁法多用滑稽的缄默请求原谅）

弗洛林多　哦，捣蛋鬼！

贝阿特莉琪　哦，小骗子！

弗洛林多　那么说你这是一仆二主了？

小特鲁法多　是的，先生，我做出了这种了不起的事儿。我是无意中干上这份差事的，上手后就不妨来试一试。说实话，我没干多久，但至少我感到很光荣，因为，如果不是为了那位姑娘的爱情而暴露自己的身份，到现在为止谁也没有识破我。我出了一次风头，但也干了不少蠢事，不过我希望诸位

先生能原谅我的古怪的行为。

剧　终

女 店 主

万子美 译

人 物 表

利帕弗拉塔——骑士

福尔里波波里——侯爵

阿尔巴费奥利塔——伯爵

米兰多莉娜——女店主

奥尔滕西亚——喜剧女演员

德嘉妮拉——喜剧女演员

法布里乔——客店伙计

骑士的侍从

伯爵的侍从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客店大厅。

〔福尔里波波里侯爵和阿尔巴费奥利塔伯爵。

侯爵　您和我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伯爵　对于这个客店来说，您的钱和我的钱可没有什么不同。

侯爵　可是，女店主对我要比对您敬重得多，因为我比您更中她的意。

伯爵　那是为什么呢？

侯爵　因为我是福尔里波波里侯爵呀。

伯爵　我不也是阿尔巴费奥利塔伯爵吗。

侯爵　是呀，好一位伯爵！您只不过花钱买了一块伯爵领地罢了。

伯爵　我确实是拿钱买了伯爵领地。您呢？当时却在出卖自己的领地哩！

侯爵　好啦，别说啦！反正我是名正言顺的侯爵，人们理所当然地应当尊敬我。

伯爵　谁又失去了别人的尊敬呢？您的话未免太狂妄自大啦……

侯爵　我之所以住在这家客店里，是因为我爱上了这里的女店

主，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一个我所喜欢的年轻女子，也必然会受到所有人的尊敬。

伯爵　啊，这可太巧啦！难道您想阻止我去爱米兰多莉娜吗？您知道我是为什么到佛罗伦萨来的呀？又为什么要住进这家客店里呢？

侯爵　好吧好吧，不过您什么也不会成功的。

伯爵　我不会成功？难道您就能够成功啰？

侯爵　不错，我一定能够成功，而您却办不到。我是一位名正言顺的侯爵，米兰多莉娜需要我的保护。

伯爵　米兰多莉娜要的是钱，而不是保护。

侯爵　钱？……她可并不缺少钱呐。

伯爵　我每天都要花费一个金大公①哩，侯爵先生，而且还经常给她送礼。

侯爵　我可不愿意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全都挂在嘴上。

伯爵　您根本就用不着说，反正大家全都明白。

侯爵　不一定了解得那么全面吧？

伯爵　得了，亲爱的侯爵大人。所有的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连客店里的伙计也都在议论哩。您每天只花得起三个银保罗②。

侯爵　谈到客店里的伙计，有个名叫法布里乔的，我可不大喜欢。我觉得女店主在看他的时候，目光未免有点太温柔了。

伯爵　她大概是想嫁给他。这件事倒也不坏。她的父亲去世已有六个月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年轻女子照管一家客店，总

---

① 金大公系十六世纪威尼斯大公国所铸金币名称。后来其它价值相等的金币亦沿用此名称。

② 银保罗系教皇保罗三世时铸造的银币，流行于教皇国内，相当于十个铜币。

会碰到很多困难。我已经答应她，如果她结婚的话，我一定要送给她三百个金盾牌[1]的。

侯爵　如果她结婚的话，我将成为她的保护人。还将为她……反正我自己知道应当为她做些什么。

伯爵　来吧，让咱们做她的好朋友，每个人送给她三百个金盾牌吧！

侯爵　应该做的事，我会悄悄地去做的。我不想吹牛，我是一位名正言顺的侯爵。（高声喊叫）喂！有人吗？

伯爵　（旁白）这个破落户！穷光蛋！摆什么臭架子！

第　二　场

〔法布里乔及前场人物。

法布里乔　（对侯爵）听候您的吩咐，先生。

侯爵　什么先生？是谁教给你这一套礼节的？

法布里乔　请您原谅。

伯爵　（对法布里乔）告诉我，你那位可爱的女主人好吗？

法布里乔　她好极了，老爷。

侯爵　她起床了吗？

法布里乔　起来了，老爷。

侯爵　蠢驴。

法布里乔　怎么啦，尊贵的老爷？

侯爵　这个尊贵的老爷到底是什么意思？

法布里乔　我对那位骑士也是这么称呼的呀！

---

① 金盾牌系意大利统一之前一部分城邦国家铸造的金币，上面刻有发行国家的纹徽。因纹徽呈盾牌形，故而得名。

侯爵　他和我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伯爵　（对法布里乔）你听明白了吗？

法布里乔　（对伯爵，小声地）他说得倒是真话，他们的确不能相提并论。这一点，我从他们的帐单上早就看出来了。

侯爵　告诉你的主人，请她到我那里去一趟，我有话要对她说。

法布里乔　好的，阁下。这个称呼您总该满意了吧？

侯爵　行啦。已经三个月了，这个称呼你早就应当学会的，可是你却还是这样粗鲁。

法布里乔　听候您发落，阁下。

伯爵　（对法布里乔）你想见识一下我和侯爵阁下之间的差别吗？

侯爵　您这是什么意思？

伯爵　（对法布里乔）拿去吧。这是我赏给你的一个金大公。让他也赏给你一个吧。

法布里乔　（对伯爵）谢谢您，尊贵的老爷。（对侯爵）阁下……

侯爵　我可不会象疯子似地乱扔自己的钱，你走吧。

法布里乔　尊贵的老爷，愿上天保佑您。（对伯爵）阁下……（旁白）这个穷光蛋！出了自己的领地，还想凭爵位摆臭架子。可你也得有钱呀。（下）

第　三　场

〔侯爵和伯爵。

侯爵　您以为凭借小恩小惠就能够压倒我吗？您是绝对办不到的。我的爵位比您所有的金钱还要有价值得多。

伯爵　我从来就不把所谓的价值放在眼里。我看重的只是那些

能够花得出去的东西。

侯爵　您就是一掷千金，挥金如土，米兰多莉娜也绝不会敬重您。

伯爵　您以为凭您那空洞的高贵爵位就能够赢得她的敬重吗？人们看重的只是金钱而已。

侯爵　什么金钱？她需要的是保护。只有及时能为她效力的人，才能得到她的敬重。

伯爵　您说得很对。只有及时能借给她两百个金大公的人，才能得到她的敬重。

侯爵　每个人都想得到别人的尊敬。

伯爵　只要不缺钱花，就不会有人不尊敬。

侯爵　您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

伯爵　我比您明白得多。

第　四　场

〔利帕弗拉塔骑士（从房间里走出）及前场人物。

骑士　朋友们，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为什么争吵不休呀？

伯爵　我们正在讨论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

侯爵　（讽刺地）伯爵正在和我辩论有关爵位的价值问题。

伯爵　我并不否认爵位的价值，但是我认为，要想随心所欲，就必须有钱。

骑士　这倒是实话，我的侯爵……

侯爵　好啦，我们还是谈些别的事情吧。

骑士　你们怎么会争吵起来呢？

伯爵　为了一个世界上最可笑的原因。

侯爵　不错，真是妙不可言！在伯爵眼里，什么事都是可笑的。

伯爵　侯爵先生爱上了我们的女店主，可是我比他爱得还要深。他希望从她那里得到与自己爵位相当的报答。我也希望她对我的关心给以报偿。在您看来，这个问题不是很可笑吗？

侯爵　您得知道，为了保护她，我花费了多少精力啊。

伯爵　（对骑士）他在保护她，而我却在为她花钱。

骑士　说实话，无论如何也不应当为这样的事情争吵，这太没有意义了。一个女人就把你们弄成这副样子？难道你们都鬼迷心窍了吗？只是为了一个女人！这象什么话呀！竟会为了一个女人去伤和气！我就不会为一个女人去和别人吵架。我从不爱女人，也从不尊重女人。我一向认为，对于男人来说，女人只不过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灾难。

侯爵　单就这一点而论，那米兰多莉娜倒的确与众不同。

伯爵　侯爵先生这句话倒还有点道理。我们的女店主的确相当可爱。

侯爵　当我爱上一个女人时，你们尽管相信，她身上可能存在某些伟大的东西。

骑士　说实话，你们让我感到可笑。她能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看同别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

侯爵　她仪态端庄，令人陶醉。

伯爵　她容貌美丽，谈吐文雅，衣着整洁，情趣高尚。

骑士　你们所说的这一切，在我看来简直分文不值，我住进这家客店已经三天了，并没有看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伯爵　只要您留意观察，一定能够发现她的许多美德。

骑士　简直是鬼迷心窍！我早就仔仔细细地观察过了，发现她

和别的女人一般无二。

侯爵　她和别的女人就是不同，她身上有许多别的女人所没有的东西。我经常和上流社会的女士打交道，还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女人能够象她那样把温情和礼貌巧妙地融为一体。

伯爵　真是太巧啦！我也是经常和女士们交往，非常熟悉她们的缺点和弱点。但是她却不然，尽管我不停地向她大献殷勤，为她挥金如土，却不能够碰她一个手指头。

骑士　手腕，真是一套绝妙的手腕。你们这些可怜的傻瓜，当真相信她？嗯？这样的事情绝不会落到我的头上。女人吗？让她们统统从我身边滚开好啦。

伯爵　您从来没有恋爱过吗？

骑士　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绝对不会恋爱。有人捣鬼曾打算给我找一个妻子，但是我宁死也不答应。

侯爵　您可是家里的独生子啊，难道就没有考虑过后嗣的问题吗？

骑士　这个问题倒是考虑过。但是，每当我想到为了得到儿女就必须以忍受一个女人为代价时，我的欲望便一下子化为乌有了。

伯爵　那么您将来打算如何处理自己的财产呢？

骑士　我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同我的朋友们共同分享。

侯爵　好样儿的，骑士！真是好样儿的。就让咱们来共同分享吧。

伯爵　您难道连一点点东西也不愿送给女人吗？

骑士　什么都不给。无论什么样的女人都别想从我这里捞到好处。

伯爵　啊，咱们的女店主来啦。您瞧，她多么妩媚可爱啊！

骑士　哼，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我眼里，就是一条稍好一点儿的猎狗也要比她强十倍。

侯爵　您可以不尊重她，我却办不到。

骑士　我可不愿同她呆在一起，哪怕她长得比维纳斯还要漂亮。

第　五　场

〔米兰多莉娜及前场人物。

米兰多莉娜　向列位绅士请安啦。请问，你们哪位先生找我呀？

侯爵　是我请您来的，但不是在这个地方。

米兰多莉娜　您需要我到哪里去呢？阁下。

侯爵　请到我的房间里去。

米兰多莉娜　到您的房间里去？假如您需要什么东西，我会让仆人来侍候您的。

侯爵　（对骑士）她多么谨慎呀，您不这样认为吗？

骑士　（对侯爵）被您称之为谨慎的东西，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冒失和任性。

伯爵　亲爱的米兰多莉娜，我不打算请您到我的房间里去，使您感到为难。我只想当着大家的面和您谈一谈。您瞧这副耳环，您喜欢吗？

米兰多莉娜　的确非常好看。

伯爵　这是钻石的，您知道吗？

米兰多莉娜　啊，我已经看出来啦。对于钻石，我也稍稍懂得一点。

伯爵　这是送给您的。

骑士　（对伯爵，小声地）亲爱的朋友，您这不是把钱白白地往水里扔吗？

米兰多莉娜　您为什么要把这副耳环送给我呢？

侯爵　凭心而论，这的确是一件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她原来的耳环却至少要比这副好看一倍。

伯爵　这是最新款式的耳环，看在我一片痴情的份上，请您收下吧。

骑士　（旁白）哎呀，真是一个疯子！

米兰多莉娜　不，先生，我真的不能……

伯爵　如果您不接受，我会多么难堪呀！

米兰多莉娜　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凡是到我店里来的客人，都是我的朋友。为了不使您扫兴，伯爵先生，我把它收下啦。

骑士　（旁白）哼！真会装蒜！

伯爵　（对骑士）她多么爽快，您不这样认为吗？

骑士　（对伯爵）好一个爽快，她把您的耳环弄到了手，却没有对您说一声谢谢。

侯爵　说真的，伯爵先生，您干得不错呀！为了炫耀自己，便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把礼物送给一个女人。米兰多莉娜，我需要单独和您谈一谈，我是一位骑士。

米兰多莉娜　（旁白：真是痴心妄想！可是谁也不会上他的当）假如绅士们没有别的吩咐，我就告退了。

骑士　喂，老板！你们给我送去的床单，我很不满意。（轻视地）假如你们再没有更好一些的床单，我只好自己去想办法啦。

米兰多莉娜　先生，我们给您换更好一些的就是了。马上就给您送过去。可是，我看您还是把话说得稍微客气一点儿吧。

骑士　在我花钱的地方，我用不着同别人客气。

伯爵　（对米兰多莉娜）原谅他吧，他是女人的死对头。

骑士　喂！我可不需要她的原谅。

米兰多莉娜　可怜的女人！她们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得罪了您呀？为什么您要对我们这样无情呢，骑士先生？

骑士　够啦，不要再说啦，从我这里您别想得到任何信任。赶快给我去拿床单吧，待会儿我就派我的仆人去取。朋友们，随时听候你们的差遣。（下）

第　六　场

〔侯爵，伯爵和米兰多莉娜。

米兰多莉娜　多么粗野的一个男人呀？我可从来没有见到过象他这样的绅士。

伯爵　亲爱的米兰多莉娜，并不是所有男人都赏识您呀。

米兰多莉娜　说真的，他的行为实在太糟糕。刚才我真想快一点把他打发走。

侯爵　对呀，的确应当这么办。假如他不愿意走开，您就告诉我，我会让他马上离开这里的，您尽管使用我对您的保护好啦。

伯爵　您为此而遭到的损失，我会替您弥补的，全部费用都由我付。（对米兰多莉娜）您听我说，请您把侯爵也一起打发走吧，损失多少，都由我付清。

米兰多莉娜　谢谢，我的先生们，谢谢你们。为了对一个客人说我这里不需要他，这一点儿勇气我还是有的。至于谈到店里的生意，我的客店还从来没有空过一个房间吧。

第七场

〔法布里乔及前场人物。

法布里乔 （对伯爵）老爷，有一个人想要见您。

伯爵 你知道他是谁吗？

法布里乔 我想他大概是一个镶宝石的首饰匠。（对米兰多莉娜，小声地）米兰多莉娜，您应该小心一点，呆在这里对您不太合适。（下）

伯爵 啊，对了，他有一条镶宝石的项链要拿来给我看。米兰多莉娜，我想，这条项链可能正好同您那副耳环相配哩。

米兰多莉娜 啊，不要这样，伯爵先生……

伯爵 没有关系，也只有您才配戴这样的项链。再说，我也不在乎花钱。现在我就去看看这条项链。再见，米兰多莉娜。向您告辞啦，侯爵先生。（下）

第八场

〔侯爵和米兰多莉娜。

侯爵 （旁白）该死的伯爵，他的这些臭钱简直让我讨厌透了。

米兰多莉娜 说真的，伯爵先生也的确太招人麻烦了。

侯爵 他这种人哪怕只有两个小钱，也会为了自我炫耀和图一时的虚荣而花得一干二净。我了解这种人，了解如今的社会风尚。

米兰多莉娜 啊，如今的社会风尚我也是很了解的。

侯爵 他们以为，象您这样的女士也能够用礼物征服。

米兰多莉娜　可是，礼物再多也不会让人感到肚子疼呀。

侯爵　我认为，如果有人想用馈赠来约束您，那将是对您的莫大侮辱。

米兰多莉娜　啊，当然哪。侯爵先生就从来没有侮辱过我。

侯爵　我永远也不会侮辱您。

米兰多莉娜　我对此深信不疑。

侯爵　但是，只要是我力所能及，我随时都愿意听候您的吩咐。

米兰多莉娜　我很想知道一下，阁下，您到底能在哪些方面给我以帮助？

侯爵　各方面。您可以考验我。

米兰多莉娜　可是具体地说，哪一方面呢？

侯爵　哎呀，您的魅力实在太惊人了！

米兰多莉娜　我太感谢您啦，阁下。

侯爵　唉，我真想说出一些丢人的话，恨不得诅咒我的爵位。

米兰多莉娜　为什么要这样呢？先生。

侯爵　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只是一位伯爵。

米兰多莉娜　也许因为伯爵很有钱吧？

侯爵　哎呀！怎么会是因为钱呢？我视金钱如同粪土。如果我是一个象他那样可笑的伯爵的话……

米兰多莉娜　那您会怎么样呢？

侯爵　真见鬼……那我就会娶您。（下）

第九场

〔米兰多莉娜（独白）

哈，瞧他说了些什么呀！这位不名一文的侯爵先生阁

下竟然会想到要娶我？可是话得说回来，即使他当真要娶我，也并不那么容易，因为我不愿意。我这个人天生就喜欢实在的东西，那些虚幻空洞的名声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假如谁对我说一声他需要我，我就嫁给他，天哪！那我该有多少个丈夫了呀！每一个到我店里来的客人都说爱我，对我大献殷勤，找上门来向我求婚的人也比比皆是。而那位骑士先生，土里土气，长得象头狗熊，为什么会对我如此粗野呢？住在我店里的客人中，他可是第一个不愿意和我来往的人。我并不想让所有的人都对我一见钟情，但是他竟敢如此小看我，真叫我无法忍受。他真的恨女人？不愿意搭理女人？真是一个可怜的狂人！他大概还没有碰到过一个足以摆布他的女人。可是他会碰到的，一定会碰到的。谁知道他以前是不是当真没有碰到过？单凭这一点，我就应当向他挑战。那些象尾巴一样追在我身后的人，早就令我厌烦透了。爵位对我毫无意义，我重视财富，但也不是金钱的奴隶。我的全部快乐就是看到别人奉承我，追求我，崇拜我。这是我的弱点，也是所有女人的弱点。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嫁给谁，我什么人也不需要，只希望清清白白地生活，享受我的自由。我同所有的客人都来往，但是从来也没有爱上过谁。那些疯狂地追求我的痴情汉们一举一动都是那么傻里傻气，我老是喜欢拿这个寻开心。我一定要使用一切手腕，去征服、打击和摧毁那些敢于同我们女人为敌的冷酷无情的心，因为我们是大自然这位美丽的母亲为人间创造的最美妙的事物。

第 十 场

〔法布里乔和米兰多莉娜。

法布里乔　喂！是主人在那边吗？

米兰多莉娜　有什么事情呀？

法布里乔　住在中间那个房间里的客人正在为床单的事情发火哩！他嫌床单太一般了，说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要。

米兰多莉娜　好了，我知道啦。他也已经告诉过我了。我这就去为他准备。

法布里乔　好极了。请您把床单拿出来，我可以给他送去。

米兰多莉娜　您走吧，忙您的事情去吧。回头我亲自给他送去。

法布里乔　您要亲自给他送去吗？

米兰多莉娜　对，我亲自送去。

法布里乔　您对那位客人也太关心了。

米兰多莉娜　我对每一个客人都很关心，这不关您的事。

法布里乔　（旁白）我早就知道，我和她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她只不过是在耍弄我，我们不会有好结果的。

米兰多莉娜　（旁白）可怜的傻瓜，他对我一片痴心，我可不能叫他失望，因为他是那样忠心地为我效劳。

法布里乔　按照店里的习惯，客人一向都是由我侍候的。

米兰多莉娜　您对待客人似乎稍稍粗鲁一点。

法布里乔　您对待客人也太热情了。

米兰多莉娜　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用不着别人来指点我。

法布里乔　好吧，好吧。请您重找一个伙计吧。

米兰多莉娜　为什么呀？法布里乔先生。您讨厌我了吗？

法布里乔　您还记得您父亲去世之前对咱们两个人所说的话吗？

米兰多莉娜　当然记得。等到我决定结婚的时候，我一定会想到父亲对我的嘱咐的。

法布里乔　可是，我是一个感情十分脆弱的人，有些事情我实在忍受不了。

米兰多莉娜　您把我看成了什么人呀？难道我是一个举止轻浮、卖弄风骚的女人吗？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吗？您真叫人莫名其妙。我为什么要特别关照那些来来往往的客人呀？我之所以对他们好，还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为了保护客店的信誉？我不需要什么礼物。为了爱情，我只要得到一件礼物就够了。更何况这件礼物，我并不是不能得到。我知道只有谁的礼物才真正值得我接受，我也知道只有谁才能同我相配。等到我决定结婚的时候……我会想到我的父亲的。我决不会让那个真正为我尽心效力的人怨恨我。我是一个知道感恩报德的女人。知道别人的好坏功过……而别人却不了解我。够啦，法布里乔，希望您能够理解我，如果您办得到的话。（下）

法布里乔　要想能够理解她，除非有天大的本领才行。她一会儿好象需要我，一会儿又好象不需要。她说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人，可是干起事来却又爱为所欲为。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反正走着瞧吧。我对她一片痴情，希望她万事如意，也希望能把自己的利益终生同她联系在一起。唉！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有些事情也不能太认真，听天由命吧！说到底，客人终究要走的，只有我会永远留在这里。得天独厚的始终只有我一个人。（下）

第十一场

〔骑士和他的侍从。

侍从 老爷，他们给您送来了一封信。

骑士 你去给我弄一杯巧克力来。（侍从下）（骑士拆开信，念）“锡耶纳市，一七五三年一月一日。”（旁白：这是谁写的呢？啊，对了，是奥拉齐·塔卡尼的来信。）

“我最亲爱的朋友，由于您我之间的亲密友谊，我不得不万分焦急地通知您，必须赶快回到您的故乡来。曼纳伯爵不幸去世了……（旁白：可怜的绅士！真是太不幸了。）身后留下了他的独生女儿。她已经到了待嫁之年，继承了十五万金盾牌的遗产。为了使这笔巨款不至落入他人之手，您的朋友们现在正在为您四处奔走……”他们根本没有必要为我操心，对这件事情我实在什么也不想知道。他们谁都清楚，我不愿意自己身边有一个女人。我的这位亲爱的朋友比所有的人更了解我，居然也会来麻烦我，岂不更加令人讨厌！（把信撕得粉碎）这十五万金盾牌对我来说到底算得了什么？只要能够让我过单身汉的生活，就是再少一点钱我也不愁。要是硬塞给我一个妻子，再多的钱也是不够花的。给我一个妻子？还不如让我得一场四日热① 哩！

第十二场

〔侯爵和骑士。

① 四日热：一种热病，病人每隔四天发烧一次。

侯爵　朋友，您愿意我来陪您坐一会儿吗？

骑士　深感荣幸。

侯爵　您我之间倒还能够推心置腹地相处。那个笨驴似的伯爵根本不配同咱们谈话。

骑士　亲爱的侯爵，请您原谅，如果您想受人尊敬，您自己也得尊敬别人。

侯爵　您了解我的性格，我尊敬所有的人。但是那个家伙实在令我难以忍受。

骑士　您觉得他难以忍受，只是因为他是您的情敌。这是一件多么丢人的事情啊！象您这样一位有身份的绅士，竟然会爱上一个女店主！象您这样聪明豁达的人，居然也会追求女人！

侯爵　我的骑士，我可是被她迷住了呀！

骑士　哎呀！这是疯狂，这是软弱！她能有什么迷人的法术？为什么女人都迷不住我呢？她们的妖术只不过是一些矫揉造作、甜言蜜语之类的把戏。只要象我这样远远地躲开她们，就不会受她们的诱惑。

侯爵　请您不要再说了。有时候我也这么想过，有时候又无法这样去想。现在令我感到烦恼和不安的，倒是我那个在乡下的管家。

骑士　他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吗？

侯爵　他太失信了。

第十三场

〔侍从（端来一杯巧克力）及前场人物。

骑士　啊，对不起……（对侍从）你赶快再去要一杯。

侍从　碰巧客店里的巧克力今天已经卖完了，老爷。

骑士　（对侯爵）巧克力需要提前准备。请赏光用这一杯……

侯爵　（接过巧克力，毫不客气地喝了起来。边喝边说）我的那位管家，正如我对您说的……（喝巧克力）

骑士　（旁白）我可是什么喝的也没有了。

侯爵　他太失信了。没有按时把二十个金大公……（喝）给我寄来……（喝）

骑士　（旁白）现在，他就要发动第二次进攻了。

侯爵　（喝）他没有给我寄钱……

骑士　下次他会寄来的。

侯爵　问题是……问题是……（喝完最后一口）给您（把杯子递给侍从）。问题是我许下了一个诺言，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骑士　反正迟早也不过七八天时间……

侯爵　您是一位骑士，您知道信守诺言有多么重要。我许下了诺言，可是……老天爷！我却无力实现。

骑士　看到您不高兴，我感到非常不安。（旁白：但愿我能不丢面子地把他赶出去。）

侯爵　要是请您帮帮我的忙，让我度过这八天难关，我想不会使您感到为难吧？

骑士　亲爱的侯爵，只要我能够办到，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帮助您。如果我有钱，肯定马上就会给您。可是碰巧我现在手头也没有钱，我也是在等着要用钱哩。

侯爵　您也会没有钱？这怎么能叫我相信呢？

骑士　您瞧，这就是我的全部财富了，还不足两个金大公哩。

（掏出一个金大公和几枚铜钱）

侯爵　那可是一个金大公呀！

骑士　是呀，这是我的最后一个金币，再多也没有了。

侯爵　请把它借给我吧，其余的我再去另想办法……

骑士　那样的话，我可就……

侯爵　您害怕什么呢？我会还给您的呀。

骑士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您先拿去用吧。（把那个金大公递给他）

侯爵　我还有点急事……朋友，现在不得不暂时离开您了，咱们吃午饭的时候再见面吧。（接过金大公，下）

第十四场

〔骑士（独白）

好极啦！侯爵先生本来打算从我手里敲诈二十个金大公的。我只给了他一个，他便心满意足地走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金大公而已，就是真的白扔了，也并不可惜。假如他不打算还给我，反而更好。这样，他就不好意思再来找我借钱了。可惜的是他喝了我的那杯巧克力，真不害臊！亏他还好意思说：我是个有地位的人呀！我是一位绅士呀！嘀哈！好一位有教养的绅士！

第十五场

〔米兰多莉娜（手里托着床单）和骑士。

米兰多莉娜　（略显局促地走进房间）可以进来吗，阁下？

骑士　（粗鲁地）您有什么事?

米兰多莉娜　（走近一些）这是一条比较好一点的床单。

骑士　（用头向桌子示意）好吧，放在那儿好了。

米兰多莉娜　劳神请您至少看一看，这条床单是否合您的意。

骑士　什么料子的?

米兰多莉娜　（再走近一些）这是用雪白的细亚麻布缝制的床单。

骑士　细亚麻布的?

米兰多莉娜　是的，先生。十个银保罗才能买一码哩，您仔细瞧瞧吧。

骑士　我并不想要这么华贵的床单，只要比原来的那条稍好一点就行了。

米兰多莉娜　这条床单是专门给那些有地位而又识货的客人使用的。说实话，阁下，正因为是您这样的客人，我才把它拿出来，我从来没有给别人用过。

骑士　（旁白）"正因为是您这样的客人!"瞧瞧，这套巴结人的话说得多熟练呀!

米兰多莉娜　请您再看看这些桌布和餐巾吧。

骑士　唉呀!这种弗兰德①亚麻布，下一次水就会洗坏的呀!可不要为我把它们弄脏了。

米兰多莉娜　对于一位名副其实的骑士来说，我可不在乎这一点点小东西。这种餐巾我还有一些，我特意把它们留起来，专门给您阁下这样的先生使用。

骑士　（旁白）不能不承认，她并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女人。

---

① 弗兰德：法国和比利时的北海沿海平原，十二世纪后成为西欧工商业发达地区。当地产的亚麻布素享盛名。

米兰多莉娜　（旁白）看他那副满脸凶气，可能真的不喜欢女人。

骑士　请把这些东西交给我的仆人，或者放在什么地方，我不想为此给您增添麻烦。

米兰多莉娜　啊，哪里的话。能够侍候象您这样真正品德高尚的骑士，我永远也不会感到麻烦的。

骑士　好吧，好吧，我不再需要什么别的东西了。（旁白）她想勾引我！女人，全都如此。

米兰多莉娜　我把它们放在壁橱里好吗？

骑士　（冷淡地）可以，随便您放在什么地方都行。

米兰多莉娜　（走过去放桌布、餐巾）（旁白）哎呀！他的确是一个很厉害的家伙，恐怕我的计划要落空了。

骑士　（旁白）那些傻瓜听到这样的漂亮话，便信以为真，所以才会上当。

米兰多莉娜　（放好桌布和餐巾，走回骑士身边）今天的午饭您想吃点什么呀？

骑士　您有什么我就吃什么。

米兰多莉娜　我很希望能够知道您的口味，如果您有什么特别的爱好，请告诉我好了，不必客气。

骑士　如果我想吃什么，我会告诉仆人的。

米兰多莉娜　但是男人们在这方面往往比较粗心，而我们女人就要细心得多。如果您喜欢什么调味品或什么配菜，也请劳神告诉我，好吗？

骑士　谢谢您。但是您要明白，您能够用这套甜言蜜语征服伯爵和侯爵，要想用来摆布我，可没有那么容易。

米兰多莉娜　您为什么要提起那两位骑士的毛病呢？他们到我的店里来住宿，竟异想天开地对我大献殷勤。我有许多别

的事情要做，哪里有工夫去理会他们的那些笑话呢？但是为了客店的利益，又不得不用一些好话去应酬他们。这也是为了挽留他们在我的店里多住几天。当我看到他们那副神魂颠倒的模样时，简直乐得连肚子都快要笑破了。

骑士　好极了。我非常喜欢您这种真诚的态度。

米兰多莉娜　啊！我这个人没有别的优点，就是真诚。

骑士　不过对那些追求您的人，您也挺会装模作样。

米兰多莉娜　我会装模作样吗？这真是天大的冤枉！苍天可以作证。不信您可以去问问那两位迷上了我的先生，看我什么时候向他们流露过哪怕一丁点儿爱情的形迹，或者和他们开过这类的玩笑，使得他们对我产生幻想。我之所以不去苛责他们，那是因为我的利益不允许我那样做。有时候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聋作哑罢了。这些没有男子气的男人，我连看都不想看到他们，那些成天追在男人身后的女人，也同样令我讨厌。您明白了吧？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姑娘了。尽管我长得并不漂亮，但也曾碰到过不少好机会，可是我不想结婚，因为我非常珍惜自己的自由。

骑士　对极了，自由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米兰多莉娜　可是也有许多傻瓜轻易地把它丢掉了。

骑士　我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知道得非常清楚，请不要再说了。

米兰多莉娜　阁下有妻室吗？

骑士　感谢上帝给了我自由！我不喜欢女人。

米兰多莉娜　真是太好了。但愿您永远如此。女人呀，先生……得了，最好别从我嘴里说出女人的坏话来。

骑士　您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这样讲话的女人。

米兰多莉娜　我要告诉您，象我们这些客店的女老板，看的事多，听的事也多。说实话，我非常可怜那些害怕我们女性的男人。

骑士　(旁白)这个女人真是非同寻常！

米兰多莉娜　请允许我告退，阁下。(假装要走)

骑士　您这就要走吗？

米兰多莉娜　我不想打扰您。

骑士　哪里，您使我很高兴，很开心。

米兰多莉娜　是吗，先生？我对别的客人也是这样的，常常和他们在一起呆上一会儿。我是一个很快活的女人，喜欢说些笑话，让客人们开心。可是忽然间他们就以为……以为我是对他们有意思，于是就拼命地追求我。

骑士　那是因为您太可爱了。

米兰多莉娜　(请了一个安)您的心真好，阁下。

骑士　那么他们都陷入情网了吗？

米兰多莉娜　您瞧，他们多么软弱呀！忽然之间就爱上了一个女人。

骑士　这种事情我永远也不会明白。

米兰多莉娜　您多么坚强呀！真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子汉！

骑士　太软弱了！真是些可怜的家伙！

米兰多莉娜　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就应当这样考虑问题。骑士先生，请把您的手伸给我。

骑士　为什么您要我把手伸给您呀？

米兰多莉娜　劳您驾，多承关照。您瞧，我的手是很干净的。

骑士　好吧，这是我的手。

米兰多莉娜　这是我第一次有幸握住一位真正象男子汉那样考

虑问题的男人的手。（把手收回）

骑士　行了，到此为止吧。

米兰多莉娜　好吧。不过，假如我同那两个土里土气的绅士中的一个人握一握手，他肯定会高兴得发昏，以为我爱上了他。说真的，哪怕把全世界所有的黄金都送给我，我也不会给他们这种最起码的自由。他们不会生活。谈到自由，那该是一种多么神圣的事情啊！没有争斗，没有恶意，没有愚蠢可笑的行为。阁下，请原谅我的不周，什么时候需要我来侍候您，尽管吩咐好了。我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没有象对您这么关心过。

骑士　为什么您对我如此偏爱呢？

米兰多莉娜　您的身份，您的人品。除此以外，在和您相处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放心，轻松自在，至少用不着担心您会不怀好意地误解我的关心，或者把我当作一个奴婢使唤，更不会用那种滑稽可笑的痴情和装腔作势的讨好来麻烦我。

骑士　（旁白）活见鬼，她怎么会这样超尘拔俗呀！真叫人弄不明白！

米兰多莉娜　（旁白）这位萨堤罗斯[1]开始变得驯服了。

骑士　好吧。如果您有事需要照料的话，请不要为我耽搁了。

米兰多莉娜　好吧，先生。我还要去料理一下家务事。这些都是我的嗜好，也是我的消遣。如果您有什么事情需要吩咐，我派仆人到您这里来好了。

骑士　好吧，嗯……假如您有时间亲自来的话，我将非常高兴见到您。

---

① 萨堤罗斯：希腊神话中一位半人半羊的神，是酒神巴克斯的随从，喜欢美酒和女色。文学作品中常用此名比喻好色之徒。

米兰多莉娜　说真的，我从来不进客人的房间。但是您这里和别人不一样，有时间我会亲自来的。

骑士　我这里不一样……为什么呢？

米兰多莉娜　这是因为，先生阁下，我非常非常喜欢您。

骑士　您喜欢我？

米兰多莉娜　我喜欢您，因为您没有女人气，因为您不是那种见了女人就爱的男人。（旁白）我敢打赌，不到明天他就会爱上我，不然我宁可割下自己的鼻子。（下）

第十六场

〔骑士（独白）

哼！我自己知道我应该干什么。跟女人打交道？去她的吧！不过这个女人倒好象的确与众不同，不知为什么我也觉得她非常可爱。她是那样真诚，又是那样落落大方，真是难能可贵。她身上的确有一些我也说不出来的非凡之处。当然我绝不会因为这些而让自己坠入她的情网。如果只是为了玩一玩，开开心，我倒希望能够和她呆在一起，而不要任何别的女人。为此而坠入情网吗？为此而失去自由？那可不值得，对我还不存在这样的危险。只有疯子才会去爱上一个女人！（下）

第十七场

〔客店里的另一个房间。

〔奥尔滕西亚，德嘉妮拉和法布里乔。

法布里乔　这里肯定能让你们满意，最尊贵的夫人。请看看这套房间，那边是卧室，这边可以做餐厅，也可以做会客厅，还可以按照你们的吩咐随意使用。

奥尔滕西亚　好吧好吧，您是店主还是伙计？

法布里乔　我是伙计。听候你们的差遣，最尊贵的夫人。

德嘉妮拉　（笑着悄声地对奥尔滕西亚，旁白）他称咱们为最尊贵的夫人。

奥尔滕西亚　（对德嘉妮拉，旁白）必须顺水推舟。（大声地）伙计！

法布里乔　最尊贵的夫人！

奥尔滕西亚　请店主人到这里来一下，我要和他谈谈费用问题。

法布里乔　女主人马上就到，我这就去请她。（旁白）这两位没有绅士相陪的太太到底有什么鬼来头呀？从她们的举止和打扮看，倒象是两位命妇。（下）

第十八场

〔德嘉妮拉和奥尔滕西亚。

德嘉妮拉　他称咱们为最尊贵的夫人，他把咱们当成贵妇人了。

奥尔滕西亚　好哇，这样他就会好好地侍候咱们。

德嘉妮拉　可是他也会让咱们多付钱的呀！

奥尔滕西亚　嗯，让他来和我算账好啦，我已经在江湖上闯了好多年，知道怎样应付。

德嘉妮拉　我可不想为这个头衔去承担什么义务。

奥尔滕西亚　亲爱的朋友，您的胆子太小了。咱们两个人都是老喜剧演员了，什么伯爵夫人呀，侯爵夫人呀，公主呀，咱们

在台上都能够表演得维妙维肖，难道在一个小小的客店里扮演起来还会有什么困难吗？

德嘉妮拉　咱们剧团的同事们很快就要来了，到时候他们会卸咱们的装的。

奥尔滕西亚　他们今天还到不了佛罗伦萨。从比萨坐小船到这里来至少需要三天。

德嘉妮拉　您瞧他们多可怜！要坐这么久的小船！

奥尔滕西亚　没有钱嘛。咱们两个人能够坐马车，已算是铺张奢糜了。

德嘉妮拉　这一回大概是咱们所扮演的最有意思的角色了。

奥尔滕西亚　不错。不过没有我把门，恐怕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第十九场

〔法布里乔及前场人物。

法布里乔　女主人马上就来，听候你们吩咐。

奥尔滕西亚　很好。

法布里乔　假如有什么事情要办，请先吩咐我好了。我曾经侍候过其他一些贵妇人。如果能够尽心为两位最尊贵的夫人效劳，我将感到十分荣幸。

奥尔滕西亚　需要的时候我会叫您的。

德嘉妮拉　（旁白）奥尔滕西亚把这个角色演得出色极了。

法布里乔　（拿出一瓶墨水和一个小本子）能不能请你们帮帮忙，最尊贵的夫人，劳神把你们的尊姓大名告诉我。反正也是例行公事。

德嘉妮拉　(旁白)这下可要露马脚了。

奥尔滕西亚　为什么要写姓名呀?

法布里乔　例行公事,最尊贵的夫人,所有的客店都一样,有义务把客人的姓名、家族、国籍、地位登记下来,交给当局。不然的话,我们要受罚的。

德嘉妮拉　(悄声对奥尔滕西亚,旁白)亲爱的朋友,这个头衔再也用不成啰。

奥尔滕西亚　有好些客人还用假名字呢。

法布里乔　这个嘛,客人说什么我们就登记什么,别的我们不想管。

奥尔滕西亚　那么请登记吧:奥尔滕西亚·德尔波吉奥男爵夫人,祖籍巴勒莫。

法布里乔　(一边登记,一边旁白)是一个西西里女人,那她的性子一定很急。(对德嘉妮拉)您呢,最尊贵的夫人?

德嘉妮拉　嗯……我……(旁白)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呐!

奥尔滕西亚　得了,德嘉妮拉伯爵夫人,快把您的名字告诉他吧。

法布里乔　(对德嘉妮拉)劳您驾,最尊贵的夫人。

德嘉妮拉　(对法布里乔)您没有听清楚吗?

法布里乔　(一边写一边念)最尊贵的德嘉妮拉伯爵夫人……请问尊姓?

德嘉妮拉　(对法布里乔)连姓也要登记吗?

奥尔滕西亚　(对法布里乔)快写吧,姓达尔索莱,祖籍罗马。

法布里乔　这就够了。请原谅打扰你们了。女主人马上就到。(旁白)我早就说过这是两位命妇。但愿能做好这笔生意。小费是不会少给的。(下)

德嘉妮拉　男爵夫人，奴婢听您吩咐。

奥尔滕西亚　（互相开玩笑）伯爵夫人，向您请安了。

德嘉妮拉　是什么幸运之神赐我以如此良机，得能向您表达我深深的敬意？

奥尔滕西亚　从您那心灵之源涌出来的，只能是宽厚仁慈的甘泉。

第二十场

〔米兰多莉娜及前场人物。

德嘉妮拉　（矫揉造作地对奥尔滕西亚）男爵夫人，您对我过誉了。

奥尔滕西亚　（扭怩作态地对德嘉妮拉）伯爵夫人，您的美德远非微言所能表述。

米兰多莉娜　（站在一边，旁白）哎呀，多么彬彬有礼的贵妇人呀！

德嘉妮拉　（悄声地对奥尔滕西亚）天哪，我都要笑出声来了！

奥尔滕西亚　（悄声地对德嘉妮拉）嘘！女店主来了。

米兰多莉娜　给两位最尊贵的夫人请安。

奥尔滕西亚　早安，年轻的姑娘。

德嘉妮拉　向您致敬，老板娘。

奥尔滕西亚　（用手势阻止德嘉妮拉）嘿！

米兰多莉娜　（对奥尔滕西亚）请允许我吻您的手。

奥尔滕西亚　（把手伸给她）您太周到了。

德嘉妮拉　（偷偷地笑）

米兰多莉娜　（对德嘉妮拉）请您允许，尊贵的夫人。

德嘉妮拉　哎，别麻烦了。

奥尔滕西亚　得了，您应当满足这位姑娘周到细心的要求，快把手给她吧！

米兰多莉娜　劳您驾……

德嘉妮拉　好吧。（把手伸给米兰多莉娜，扭过头去，笑出声）

米兰多莉娜　您笑了，尊贵的夫人。笑什么呀？

奥尔滕西亚　怎么啦，亲爱的伯爵夫人？您还在笑话我吗？我说了一句傻话，她一直笑到现在。

米兰多莉娜　（旁白）我敢打赌，她们准不是什么贵妇人。贵妇人是不会没有人陪伴的。

奥尔滕西亚　（对米兰多莉娜）关于我们的住宿费用，是不是要商量一下？

米兰多莉娜　怎么？你们没有陪同吗？我是说没有绅士，没有仆人，也没有什么别的人吗？

奥尔滕西亚　我的丈夫，男爵……

德嘉妮拉　（哈哈大笑）

米兰多莉娜　（对德嘉妮拉）夫人为什么笑呀？

奥尔滕西亚　得了，您怎么还在笑呀？

德嘉妮拉　我是在笑您的丈夫，那位男爵。

奥尔滕西亚　可不，他的确是一位可笑的绅士，老是爱开玩笑。回头他就会和伯爵夫人的丈夫奥拉乔伯爵一起到这里来。

德嘉妮拉　（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

米兰多莉娜　（对德嘉妮拉）伯爵先生也让您觉得好笑吗？

奥尔滕西亚　行啦，亲爱的伯爵夫人，请您稍微收敛一些吧。

米兰多莉娜　亲爱的夫人，请随便好了。反正这里只有咱们几个女人，不会有人偷听的。您的那位伯爵，还有那位男爵，

也许根本没有……

奥尔滕西亚　您说什么呀？您是在怀疑我们的贵族身份吗？

米兰多莉娜　请原谅，最尊贵的夫人，请您别生气，不然伯爵夫人又要笑话您的。

德嘉妮拉　得了，这头衔有什么用呀？

奥尔滕西亚　（警告她）伯爵夫人，伯爵夫人！

米兰多莉娜　（对德嘉妮拉）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最尊贵的夫人。

德嘉妮拉　您要是猜对了，我将十分佩服您。

米兰多莉娜　您是想说，如果你们只是两位普通的平民，假扮成贵妇人又有什么用呢？怎么样？我猜对了吗？

德嘉妮拉　（对米兰多莉娜）可不是，您认识我们吗？

奥尔滕西亚　好一位女演员！您根本不会演戏。

德嘉妮拉　一离开舞台我就演不了戏。

米兰多莉娜　您真了不起，男爵夫人。我也很钦佩您的气魄，伯爵夫人，赞赏您的坦率。

奥尔滕西亚　有时候我倒喜欢稍稍开些玩笑。

米兰多莉娜　我非常敬重那些有气魄的人。请在我的小店里随便住好了，就象在你们家里一样。但是，万一一些有地位的客人来，到时候恐怕还得麻烦你们腾出这个套间，我会给你们安排很舒适的小房间的。

德嘉妮拉　当然，完全可以。

奥尔滕西亚　我可不愿意。既然花了钱，我就希望象对待贵妇人那样地侍候我。这个套间我已经住上了，决不腾给别人。

米兰多莉娜　行了，男爵夫人。您是一位好心的夫人……啊！那位绅士来了。他就住在我这个小店里。只要看到女人，他就要拼命地追求。

奥尔滕西亚　他有钱吗?

米兰多莉娜　我不太了解他的事。

第二十一场

〔侯爵和前场人物。

侯爵　对不起,可以进来吗?

奥尔滕西亚　进来吧,您请便。

侯爵　愿为你们效劳,女士们。

奥尔滕西亚　向您请安了,大人。

侯爵　(对米兰多莉娜)她们是从外地来的吗?

米兰多莉娜　是的,阁下。她们的到来使小店蓬荜生辉。

奥尔滕西亚　(旁白)哎呀!他原来是一位阁下!

德嘉妮拉　(旁白)奥尔滕西亚已经看上他了。

侯爵　(对米兰多莉娜)这两位夫人是谁呀?

米兰多莉娜　这一位是奥尔滕西亚·德尔波吉奥男爵夫人。这一位是德嘉妮拉·达尔索莱伯爵夫人。

侯爵　啊,原来是两位名声显赫的贵夫人。

奥尔滕西亚　请问您呢,大人。您是谁呀?

侯爵　我是福尔里波波里侯爵。

德嘉妮拉　(旁白)这位女店主看来是想把这出喜剧演到底。

奥尔滕西亚　认识您这样大名鼎鼎的绅士,真是荣幸之至。

侯爵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地方,尽管吩咐好了。您能够下榻到这家客店,我也感到非常荣幸。您很快就会知道,这位女店主对待客人是十分殷勤周到的。

米兰多莉娜　侯爵先生是一位非常热情的绅士,我有幸能够经

常得到他的保护。

侯爵　当然，当然。我可以保护她，也可以保护每一位住在她店里的客人。你们有什么要求，都可以随时吩咐我。

奥尔滕西亚　在需要的时候，我一定接受您的厚意。

侯爵　您也一样，伯爵夫人，请随时吩咐好啦。

德嘉妮拉　如果我有幸能够成为您最卑微的女仆，将会倍感荣幸。

米兰多莉娜　（对奥尔滕西亚，旁白）她说了一句地道的喜剧台词。

奥尔滕西亚　（对米兰多莉娜，旁白）是伯爵夫人的头衔使她想起来的。

〔侯爵从衣袋里掏出一块漂亮的丝手帕，慢慢地打开，装出要擦额头的样子。

米兰多莉娜　好漂亮的手帕呀，侯爵先生！

侯爵　（对米兰多莉娜）啊！您觉得怎么样？是很漂亮吗？我的趣味不俗吧？

米兰多莉娜　当然啦，您的趣味一向高雅嘛。

侯爵　（对奥尔滕西亚）您以前见过这么漂亮的手帕吗？

奥尔滕西亚　真是美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手帕。（旁白）如果他送给我，我想我是会接受的。

侯爵　（对德嘉妮拉）这是我从伦敦买来的。

德嘉妮拉　的确漂亮。我非常喜欢。

侯爵　我的趣味不俗吧？

德嘉妮拉　（旁白）现在他怎么不说听候您的吩咐呀？

侯爵　说实话，伯爵是一个很不会花钱的人。他一掷千金，可是从来没有买过一件稍微高雅一点的东西。

米兰多莉娜　侯爵先生在花钱方面的确是精打细算的。他善于观察，善于思索，善于比较，非常识货。

侯爵　（小心地折好手帕）丝绸手帕折的时候应该非常小心，不然就会弄坏。使用这种东西必须精心地保护。（给米兰多莉娜）请您把它收好。

米兰多莉娜　您是让我送到您的房间里去吗？

侯爵　不。请拿到您的房间里去。

米兰多莉娜　为什么要拿到我的房间里去呀？

侯爵　因为……我已经把它送给您了。

米兰多莉娜　哎呀，阁下，请原谅……

侯爵　一点小意思，我送给您了。

米兰多莉娜　可是，我是不能接受的呀。

侯爵　您如果不接受，我可要生气了。

米兰多莉娜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侯爵先生，您知道，我是不想冒犯任何客人的。为了不致使您生气，我只好收下了。

德嘉妮拉　（对奥尔滕西亚）嘻嘻！她也很会演戏！

奥尔滕西亚　（对德嘉妮拉）可是，人们却往往对我们这些演员说三道四。

侯爵　（对奥尔滕西亚）噢！您对我送给女店主这么好的一块手帕，有什么看法？

奥尔滕西亚　您是一位非常慷慨的绅士。

侯爵　我生性如此。

米兰多莉娜　（旁白）这可是他第一次给我送礼，天晓得这块手帕他是从哪里弄来的。

德嘉妮拉　侯爵先生，这种手帕在佛罗伦萨买得到吗？我也想买一块哩。

侯爵　这样好的手帕恐怕很难买到，不过咱们可以想办法找找看。

米兰多莉娜　（旁白）伯爵夫人问得恰到好处。

奥尔滕西亚　侯爵先生，您对佛罗伦萨的情况比较熟悉。麻烦您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鞋匠好吗？因为我想定做一双鞋。

侯爵　好。回头我把我的鞋匠给您派来。

米兰多莉娜　（旁白）真是击中要害。可是他连一件事情也不会办的。

奥尔滕西亚　亲爱的侯爵先生，您能赏光再陪我们一会儿吗？

德嘉妮拉　您能赏光陪我们一起吃饭吗？

侯爵　当然啦，非常高兴。（对米兰多莉娜，旁白）喂，米兰多莉娜，您可不要嫉妒，我是属于您的，这一点您应当很清楚。

米兰多莉娜　（对侯爵）请随意好啦，只要能够使您感到愉快，我也会非常高兴的。

奥尔滕西亚　同您在一起，我们一定会谈得非常投机。

德嘉妮拉　这儿除了您以外，我们谁也不认识。

侯爵　啊，亲爱的夫人们！我甘愿为你们效劳！

第二十二场

〔伯爵及前场人物。

伯爵　米兰多莉娜，我正在找您哩。

米兰多莉娜　我正在这里侍候两位尊贵的夫人哩。

伯爵　尊贵的夫人？请接受我卑微的问候。

奥尔滕西亚　愿做您忠实的奴婢。（小声地对德嘉妮拉）这位贵族大人的腰包好象比那一位还要鼓。

德嘉妮拉　（小声地对奥尔滕西亚）我可不会敲竹杠呀。

侯爵　（小声地对米兰多莉娜）喂，快把那块手帕给伯爵看一看。

米兰多莉娜　（拿出手帕给伯爵看）您瞧呀，伯爵先生，您看侯爵先生送给我一件多么好的礼物呀！

伯爵　啊，我真为您高兴。侯爵先生，您干得不错呀！

侯爵　哪里，哪里。一点小意思，不值一提。行啦，快收起来吧，希望您以后不要再提它了。我所做的事情还是不要让别人知道的好。

米兰多莉娜　（旁白）还说不要让别人知道哩，不是他自己让我拿给伯爵看的吗？真是打肿脸孔充胖子。

伯爵　（对米兰多莉娜）要是这两位夫人不见怪的话，我有几句话想和您单独谈一谈。

奥尔滕西亚　请随便好了。

侯爵　（对米兰多莉娜）那条手帕放在衣袋里会弄坏的。

米兰多莉娜　我会把它用棉花垫好的，这样就不会弄脏，您放心好了。

伯爵　（对米兰多莉娜）您瞧，这条钻石项链怎么样？

米兰多莉娜　漂亮极了。

伯爵　和我送给您的那副耳环正好相配。

〔奥尔滕西亚和德嘉妮拉争相观看，交头接耳地议论。

米兰多莉娜　当然啦，同那副耳环正好相配，甚至比耳环还要漂亮。

侯爵　（旁白）这个该死的伯爵，让他的钻石，他的钱，他的一切全都见鬼去吧！

伯爵　（对米兰多莉娜）您已经有了那副耳环，现在我把这条项链也送给您。

米兰多莉娜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

伯爵　那您对我可就太客气了。

米兰多莉娜　哎呀！我可从来不敢对客人不客气呀。为了不致冒犯您，看来我只好收下了。

〔奥尔滕西亚和德嘉妮拉看到伯爵如此大方，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米兰多莉娜　噢！您觉得怎么样？侯爵先生，这条项链是不是太豪华了呀？

侯爵　对您来说，恐怕还是手帕更为高雅一些。

伯爵　是呀，礼物不一样，价钱自然也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嘛。

侯爵　您办的事情多漂亮呀！竟然当着大家的面摆阔气。

伯爵　是呀，是呀。您送给人家的东西实在拿不出手，当然要偷偷摸摸啰。

米兰多莉娜　（旁白）这真是应了那句古人的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

侯爵　那么好吧，亲爱的夫人们，请允许我陪你们一起吃饭去吧。

奥尔滕西亚　（对伯爵）这位先生，您是谁呀？

伯爵　我是阿尔巴费奥利塔伯爵，愿意为您效劳。

德嘉妮拉　哎呀，这可是一个极有声望的名门贵族呀，久仰了。（也走到伯爵身边）

伯爵　（对德嘉妮拉）随时听候您的差遣。

奥尔滕西亚　（对伯爵）您也在这家客店里下榻吗？

伯爵　是的，夫人。

德嘉妮拉　（对伯爵）还会住很久吗？

伯爵　我想是的。

侯爵　亲爱的夫人们，站了这么久，你们一定很累了吧？我可以陪你们回房间里去吗？

奥尔滕西亚　（冷淡地）非常感谢。（对伯爵）伯爵先生，您是什么地方的人呀？

伯爵　我是那不勒斯人。

奥尔滕西亚　哎呀！咱们可算得上是半个同乡呀，我是巴勒莫人。

德嘉妮拉　我是罗马人，但是我曾经在那不勒斯住过很久，因此非常希望能够同一位那不勒斯的绅士谈谈。

伯爵　随时听候你们的吩咐，夫人们。你们是自己来的吗？没有绅士们相陪吗？

侯爵　有我哩，先生，她们并不需要您。

奥尔滕西亚　我们是自己来的，伯爵先生。以后我们会把原因告诉您的。

伯爵　米兰多莉娜！

米兰多莉娜　先生有什么事？

伯爵　请在我的房间里准备三个人的饭。（对奥尔滕西亚和德嘉妮拉）夫人们能够赏光惠顾吗？

奥尔滕西亚　我们接受您的美意。

侯爵　这两位夫人已经邀请过我了。

伯爵　她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但是我的餐桌实在太小了，超过三个人就很不方便。

侯爵　我要去看一看……

奥尔滕西亚　请吧，伯爵先生，咱们走吧。侯爵先生，请下次赏光好啦。（下）

德嘉妮拉　侯爵先生，如果能够买到那种手帕，我可拜托您了。（下）

侯爵　伯爵呀，伯爵，我迟早要同您算账的。

伯爵　您有什么可抱怨的呀？

侯爵　我有我的身份，谁也不能这样对待我。（旁白）去她的吧……她还想得到一块手帕？一块那么漂亮的手帕？我永远也不会给她。（对米兰多莉娜）米兰多莉娜，请您把它收藏好。这种手帕是再也买不到的。钻石到处都有，但是这种手帕您却无论如何也买不到。（下）

米兰多莉娜　（旁白）哎呀，他可真是一个宝贝。

伯爵　亲爱的米兰多莉娜，我照顾照顾这两位夫人您不会不高兴吧？

米兰多莉娜　绝对不会的，先生。

伯爵　我这样做都是为了您，为了吸引客人，增加您客店的收入。再说，我已经是属于您的了，我的心也已经属于您了，我的财产也就是您的财产，我的一切您都可以随意支配，您就是我的主人。（下）

第二十三场

〔米兰多莉娜（独白）

就是用他的全部财产，他的一切馈赠，都不能买走我的爱情，更不用说侯爵先生那可笑的保护了。如果一定要我从他们两个人中间选择一个，我当然会挑选那个花钱最多的人。但是他们两个人谁也不能够强迫我。我一定要让利帕弗拉塔骑士爱上我，就是再送一颗比这颗大一倍的钻石，

我也决不放弃这个可以开心的机会。我一定要试一试，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两位能干的女演员那样的手腕，但是我一定要试一试。伯爵和侯爵现在正在忙着同两位女士纠缠，反正我也无事可干，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对付那位骑士。要是他不那么听话怎么办？不会的，只要有时间让一个女人施展她的手段，哪一个男人还不乖乖地束手就范？如果他见了女人就远远地躲开，那倒还有可能逃脱被征服的危险。只要他不走，愿意谈话，愿意打交道，那么他迟早一定会拜倒在她的脚下。（下）

（幕落）

第二幕

第一场

〔骑士的房间。

〔一张餐桌，一把椅子。

〔骑士、骑士的侍从和法布里乔。

〔骑士手里拿着一本书，在房间里踱步，法布里乔把汤端上餐桌。

法布里乔 （对骑士的侍从）请告诉您的主人，是否还要我在这里侍候，汤已经准备好了。

侍从 （对法布里乔）您自己对他讲好啦。

法布里乔 他的脾气太古怪了，我什么也不想跟他说。

侍从 实际上他的为人并不坏，只是不愿意见到女人，同男人打交道时还是非常和气的。

法布里乔 （旁白）不愿意见到女人？真是个可怜的傻瓜！看来他是一个好坏不分的家伙。（下）

侍从 老爷，午饭已经准备好了。

〔骑士放下书，走到餐桌旁坐下。

骑士 （边吃边对侍从说）我觉得今天的午饭好象比平时要早一些。

〔侍从手中端着托盘，站在骑士的椅子后面。

侍从　您的房间是最早开饭的。阿尔巴费奥里塔伯爵正在为此生气哩。因为他想第一个用餐，而女店主却让人先侍候您，尊贵的老爷。

骑士　我非常感谢她对我的关照。

侍从　她是一个殷勤而又懂礼貌的女人，老爷。我到过那么多的地方，还从没有见到过一个象她这样好的店主人哩。

骑士　你很喜欢她，嗯？（稍微向后转了转身）

侍从　要不是为了不惹我的主人您生气，我真想留下来给她当伙计哩。

骑士　你真是个可怜的傻瓜！你想她能让你干什么呀？（把盘子递给侍从，侍从为他换盘子）

侍从　对于这样一个女人，我真愿象一条小狗似地侍候她。（下去端菜）

骑士　真怪呀，他们怎么全被她迷住了呀？要是她能够把我也迷住，那才滑稽哩。好吧，明天我就走，回利沃尔诺市去。今天她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随她的便。反正她会明白，我可不是那种软弱的男人。要想让我改变初衷，不讨厌女人，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第　二　场

〔骑士的侍从（端着一盘熟肉和一个盘子）和骑士。

侍从　女店主说，要是您不喜欢吃鸡，她可以给您送一盘鸽子来。

骑士　我什么都喜欢吃。你端的是什么呀？

侍从　女店主让我回头告诉她，尊贵的老爷是不是喜欢这种配

菜，这是她亲手为您做的哩。

骑士　她真是步步紧逼呀。（尝了尝配菜）哎呀，真香呀。你去告诉她，就说我很喜欢，非常感谢她。

侍从　回头我就告诉她，老爷。

骑士　你现在就去。

侍从　现在就去？（旁白）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居然会要我去替他恭维一个女人！（下）

骑士　这配菜多香呀！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一边吃，一边说）当然啰，要是米兰多莉娜这样干，她的客店一定会宾客盈门的。饭香菜美，加上高级的床单和桌布，不能不佩服她用心良苦。不过令我更为佩服的还是她的坦率。那种坦率多么了不起呀！为什么我不愿意见到女人呢？就是因为她们虚伪，爱骗人，喜欢献媚巴结，可是她却那样地坦率，了不起呀……

第　三　场

〔骑士的侍从和骑士。

侍从　女店主感谢您尊贵的老爷的美意，她说承蒙您夸奖，使她受宠若惊。

骑士　好极了，你简直成了一位礼宾官了，真不错呀。

侍从　现在她正在亲手为您做另外一道菜，不过我可叫不出菜名来。

骑士　是她亲手在做吗？

侍从　是的，老爷。

骑士　给我拿点喝的来。

侍从　为您效劳，老爷。（走过去取酒）

骑士　哎呀，看来我对她还应该稍微随和一点。她的服务实在太周到了，应该多付给她一倍的费用，以德报德，以礼相待。但是我必须赶快离开这儿。（侍从给他送上酒）伯爵在用饭吗？（喝酒）

侍从　是的，老爷。现在刚刚开始用饭。今天他请客，有两位贵妇人和他一起吃饭。

骑士　两位贵妇人？都是谁呀？

侍从　她们刚到这个客店不久，我也不知道她们是什么人。

骑士　伯爵认识她们吗？

侍从　好象不认识。伯爵先生刚见到她们，就马上邀请她们同自己一起吃饭。

骑士　多么糟糕的毛病呀！刚刚见到两个女人，就马上发动进攻，而她们倒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不知道她们是些什么人？管它哩，反正是女人，这就够伯爵先生倒霉的了。告诉我，侯爵先生用饭了吗？

侍从　他出去了，我没有见到他。

骑士　看着桌子。（示意给他换盘）

侍从　为您效劳，老爷。

骑士　居然同两位贵妇人同桌吃饭！多开心的伴儿呀！看着她们那副矫揉造作的模样，不让人恶心才怪哩。

第　四　场

〔米兰多莉娜（手端一盘菜），骑士的侍从和骑士。

米兰多莉娜　可以进来吗？

骑士 啊，是谁来了呀？

侍从 请进！

骑士 快把那个盘子从她手中接过来。

米兰多莉娜 对不起，请赏光让我亲手把它放在桌子上。（把菜放在桌子上。）

骑士 这可不是您应当做的事情。

米兰多莉娜 哎呀，先生，我是什么大人物呀？难道是一位贵妇人吗？对于所有赏光惠顾敝店的客人来说，我都是他们的奴婢。

骑士 （旁白）她多么谦恭和气呀！

米兰多莉娜 说实话，就是把所有客人的饭菜全都亲手侍候到桌子上，对我来说也并不困难。只是由于某些原因，我不愿意这样做。我不知道您是否了解我的意思。可是您这里却不一样，我可以随随便便地到您这儿来，什么也用不着担心。

骑士 非常感谢您。这是一道什么菜呀？

米兰多莉娜 这是我亲手为您做的酱汁肉。

骑士 味道一定不错。只要是您亲手做的，就肯定非常好吃。

米兰多莉娜 哦！您的心真好，先生。其实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不过我非常希望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使一位象您这样有教养的绅士满意。

骑士 （旁白：明天我一定要回到利沃尔诺市去。）如果您还有事情要忙的话，请不要为我耽搁了。

米兰多莉娜 哪儿的话呀，先生。敝店虽小，厨师、仆役倒都是配得很整齐的。我只是想亲自看一看，这道菜是不是合您大人的意。

骑士　非常高兴，我马上就告诉您。（尝了尝菜）哎呀，真香呀！太好吃了！味道多美呀！可是您能告诉我，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吗？

米兰多莉娜　喔，先生。我懂得不少秘诀，这两只手倒也能做出几道好菜来。

骑士　（略有一点激动，对侍从）再给我一点酒。

米兰多莉娜　先生，吃完这道菜以后，应当喝一杯好酒。

骑士　（对侍从）给我倒一杯布尔戈涅① 葡萄酒。

米兰多莉娜　好极了。布尔戈涅可是名酒呀。我想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恰当的佐餐酒了。（侍从将一瓶酒和一只酒杯放在餐桌上）

骑士　您在各方面的趣味都是很高雅的。

米兰多莉娜　说实话，我很少有错的时候。

骑士　这一次您也没有错。

米兰多莉娜　您这是指什么而言呀，先生？

骑士　您相信我是一个值得您尊敬的人。

米兰多莉娜　（叹了一口气）哎，骑士先生……

骑士　（着急地）怎么啦？您为什么叹气呀？

米兰多莉娜　老实告诉您吧，我对所有的客人都是一片好心。但是细想起来也很难过，因为没有一个人是知道感恩报德的。

骑士　（温柔地）我可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人。

米兰多莉娜　我并不想从您这儿得到什么报答，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

① 布尔戈涅：法国东部的一条运河，起自荣纳河上的拉罗什，到索恩河上的圣让德洛丝纳。一七七五年始建，一八三四年完成。当地盛产葡萄酒。

骑士　哪里，哪里，我非常明白……我并不是一个十分粗心的人，请您相信我好了。我不会让您难过的。（往酒杯里倒酒）

米兰多莉娜　可是……先生……我不明白，您……

骑士　祝您健康。（饮酒）

米兰多莉娜　万分感谢，我深感荣幸。

骑士　这酒的确不错。

米兰多莉娜　布尔戈涅也是我非常爱喝的。

骑士　如不冒犯的话，您就是这瓶酒的主人。（把一瓶酒送给她）

米兰多莉娜　哎呀！真是太感激了，先生。

骑士　您吃过饭了吗？

米兰多莉娜　吃过了，大人。

骑士　可以喝一小杯吗？

米兰多莉娜　我不配接受您如此的厚意。

骑士　我可是真心实意地请您。

米兰多莉娜　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接受您的盛意。

骑士　（对侍从）快拿一个酒杯来。

米兰多莉娜　不用了，不用了。如果您愿意，我就喝这一杯吧。（端起骑士的酒杯。）

骑士　嗳呀！这杯酒我已经喝过了呀！

米兰多莉娜　（满脸堆笑地）我要为您的美人干杯。

〔侍从用托盘送上另一只酒杯。

骑士　（旁白）嘿，真是个笨蛋！（斟酒）

米兰多莉娜　我早就吃过饭了。真担心喝醉了。

骑士　没有关系。

米兰多莉娜　能赐给我一小片面包吗？

骑士　当然啦。（给她一片面包）请吧。

〔米兰多莉娜一手拿着面包，一手拿着酒杯。她无法把面包片放进酒杯里，显出不好办的神色。

骑士　您这样很不方便。还是请坐下吃吧！

米兰多莉娜　哎呀，我可不配这样过分地打扰您呀，先生。

骑士　行啦，行啦，反正这里也没有别人。（对侍从）快搬一把椅子来。

侍从　（旁白）我的主人简直要死了。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对待过女人呀。（去搬椅子）

米兰多莉娜　要是让伯爵或者侯爵先生知道这件事，我可要倒霉了。

骑士　为什么呀？

米兰多莉娜　他们邀请我同他们一起喝酒吃饭，至少有一百次了。我一直没有答应过。

骑士　不用管他们。请坐吧。

米兰多莉娜　恭敬不如从命，我坐下啦。（坐下，把面包片掰碎蘸酒）

骑士　（小声地对侍从）你听着，不能把女店主陪我在餐桌上吃饭的事告诉任何人。

侍从　您放心好啦。（旁白）这也真是一件新鲜事儿。说实话，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主人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米兰多莉娜　祝骑士先生一切称心如意。请干杯。

骑士　谢谢您，女主人。您太客气了。

米兰多莉娜　不过，我这祝酒辞里自然不包括女人。

骑士　不包括女人？为什么呀？

米兰多莉娜　因为我知道，您不愿意见到女人。

骑士　的确如此，我永远也不想见到任何女人。

米兰多莉娜　但愿您永远保持这样的性格。

骑士　我不想……（看了看侍从）

米兰多莉娜　您说什么呀，先生？

骑士　您听我说，（对着她的耳朵，小声地）我不想……因为您而使我改变性格。

米兰多莉娜　因为我吗，先生？怎么可能呢？

骑士　（对侍从）你去吧。

侍从　您还要什么吗？

骑士　让他们给我做两个鸡蛋，你就等在那里，做好之后给我端来。

侍从　您喜欢哪种做法呀？

骑士　随你的便好啦，快去吧！

侍从　（旁白）我明白了。我的主人已经很不平静了。（下）

骑士　米兰多莉娜，您是一位非常有礼貌的姑娘。

米兰多莉娜　啊，先生。您别取笑我呀！

骑士　您听我说，我要告诉您一件事情，这是千真万确的。它只会增添您的光荣。

米兰多莉娜　我洗耳恭听，先生。

骑士　在这个世界上，您还是第一个使我有耐心乐于交往的女人。

米兰多莉娜　我想告诉您，骑士先生。我不配得到您如此夸奖。但是有时候，有的人一见面就能够互相理解。这种感情，这种心领神会的情意，甚至在一些并不相识的人们之间也会产生。对于您，我就感到有一种对任何别的男人都不曾有

过的感情。

骑士　我担心您是有意识要破坏我的平静。

米兰多莉娜　哎呀，骑士先生。如果您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那就用您的智慧去指挥自己的行动吧。千万不要受那些男人的弱点的影响。要是我发现您也染上了那种毛病的话，我再也不会到您这儿来了。我自己也感觉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但是我不想为了男人而使自己发狂，尤其不想为一个仇恨女人的男人。因为说不定，说不定他是在试探我，拿一些好听的话哄我，让我上当，以便以后好去嘲笑我。骑士先生，费心请再给我一小杯布尔戈涅吧。

骑士　唉！请您不要再说了……（往酒杯里斟酒）

米兰多莉娜　（旁白）他已经快要投降了。

骑士　（把酒杯递给她）请。

米兰多莉娜　非常感谢。可是您怎么不喝酒呀？

骑士　对，我喝，我喝。（旁白）我看最好还是喝他个一醉方休，以毒攻毒，以魔驱魔。（把酒斟入自己的酒杯）

米兰多莉娜　（含情脉脉地）骑士先生！

骑士　您有什么事？

米兰多莉娜　请碰杯。（用自己的酒杯碰骑士的酒杯）为知心的朋友干杯！

骑士　（软绵绵地）为知心的朋友干杯！

米兰多莉娜　为那些……相好的人干杯……正正经经地碰杯。

骑士　干杯！

第 五 场

〔侯爵及前场人物。

侯爵　可别忘了我呀！你们在为什么干杯呀？

骑士　（愠怒地）出了什么事吗，侯爵先生？

侯爵　请原谅，朋友，是我在喊。没有别人。

米兰多莉娜　请允许我告退……（站起身欲走）

骑士　（对米兰多莉娜）请留步。（对侯爵）我对您可从来没有这样随便过。

侯爵　请您原谅。咱们已经是老朋友了，我以为只有您一个人在这里。看到您和我们可爱的受人尊敬的女店主在一起，我很高兴。喂！您以为如何？她难道不是一个人间尤物吗？

米兰多莉娜　先生，我是到这里来侍候骑士先生的。因为突然感到有一点儿头晕，他给了我一小杯布尔戈涅酒，让我镇静一下。

侯爵　（对骑士）那是布尔戈涅酒吗？

骑士　是的，是布尔戈涅酒。

侯爵　货真价实的吗？

骑士　至少我是按真牌子付的钱。

侯爵　品酒我是行家。让我尝一尝，马上就可以告诉您，是真货还是假货。

骑士　（喊侍从）喂！

第 六 场

〔侍从（端着鸡蛋）及前场人物。

骑士 （对侍从）给侯爵先生拿一个小酒杯。

侯爵 酒杯不能太小，布尔戈涅酒并不是烈酒，要想品尝出真正的滋味，就得喝个够。

侍从 鸡蛋做好了。（准备把鸡蛋放到桌子上）

骑士 我什么也不想吃了。

侯爵 那是什么菜？

骑士 鸡蛋。

侯爵 我不喜欢吃鸡蛋。

〔侍从把鸡蛋端走。

米兰多莉娜 侯爵先生，如果骑士先生允许的话，请尝尝我亲手做的这道酱汁肉吧。

侯爵 啊？好哇。喂！给我搬一把椅子来。（侍从给他搬来椅子，并用托盘送上一只酒杯）叉子，快拿一把叉子来。

骑士 （对侍从）去吧，给他拿一份餐具来。（侍从去取餐具）

米兰多莉娜 骑士先生，现在我已经好多了。请允许我告辞。（站起来）

侯爵 看在我的面上，请您再多呆一会儿吧。

米兰多莉娜 可是，先生，我还得去照料照料我的生意呢！再说，骑士先生……

侯爵 （对骑士）您希望她再呆一会儿吗？

骑士 您留她有什么事呀？

侯爵 我想请您尝一小杯塞浦路斯葡萄酒，我敢肯定，您有生以

来还从没有喝过这种酒呢。我将十分高兴米兰多莉娜也能尝一尝，并谈谈她的看法。

骑士　（对米兰多莉娜）那么，为了让侯爵先生称心，您就再多留一会儿吧。

米兰多莉娜　侯爵先生，我以后再承您的情吧。

侯爵　您不想尝一尝吗？

米兰多莉娜　下一次吧，阁下。

骑士　得了，您就再留一会儿吧。

米兰多莉娜　（对骑士）您一定要我留下吗？

骑士　我想您最好还是留一会儿。

米兰多莉娜　（坐下）好吧，我听从您的吩咐。

骑士　（旁白）她越来越听我的话了。

侯爵　（吃菜）哎呀！多好吃的菜呀！哈，这酱汁肉味道太好啦！真是色香味美呀！

骑士　（小声地对米兰多莉娜）您这样亲近我，侯爵先生会吃醋的。

米兰多莉娜　（小声地对骑士）他吃醋不吃醋我才不在乎哩。

骑士　（小声地对米兰多莉娜）您是一个憎恨男人的女人吗？

米兰多莉娜　（小声地对骑士）就同您憎恨女人一样。

骑士　（小声地对米兰多莉娜）女人现在已经开始向我报复了。

米兰多莉娜　（小声地对骑士）怎么报复呀，先生？

骑士　（小声地对米兰多莉娜）唉，您真是一个狡猾的女人！您自己非常清楚……

侯爵　朋友，祝您健康！（举起一杯布尔戈涅酒一饮而尽）

骑士　怎么样？您觉得如何？

侯爵　同您的厚意相比，它简直一文不值。您还是尝尝我的塞

浦路斯葡萄酒吧。

骑士　可是，这塞浦路斯葡萄酒到底在哪儿呀？

侯爵　就在这儿哩，我已经把它带来了。让咱们来共同分享吧！您瞧，这就是。（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很小很小的瓶子）

米兰多莉娜　看得出来，侯爵先生，您不想用您的酒把我们灌醉。

侯爵　是这样吗？这种酒只能一滴一滴地品尝，就象喝香水薄荷精一样。喂！快拿小酒杯来。（打开瓶塞）

〔侍从拿来几只专门喝塞浦路斯葡萄酒的小酒杯。

侯爵　嘿！这酒杯实在太大了。你们没有再小一点儿的酒杯吗？（赶紧用手盖住酒瓶）

骑士　（对侍从）去把那几只喝玫瑰露的酒杯拿来。

米兰多莉娜　我想这酒闻一闻就得醉。

侯爵　（用鼻子闻酒）哈！妙极了！这香味的确能够醉人。

〔侍从用托盘端上三只小酒杯。

侯爵　（小心翼翼地斟满三杯酒，给骑士和米兰多莉娜每人一杯，自己留下一杯，赶紧盖住瓶塞）啊呀！真是赛过内塔雷①！（喝一口）哈！连安布罗西亚②也比不上！简直是用吗哪③酿出来的！

骑士　（小声地对米兰多莉娜）这种肮脏的东西，您觉得怎么样？

米兰多莉娜　（小声地对骑士）简直象刷瓶子的脏水。

---

① 内塔雷：希腊神话故事中奥林匹斯山上众神的饮料。

② 安布罗西亚：希腊神话故事中奥林匹斯山上众神的食品，吃了长生不老。

③ 吗哪：《圣经》故事中的天赐食物。源出于希伯来文Măn hu，意为"这是什么？"摩西率领犹太人出埃及时，在旷野中绝粮，得天降食物，形如芫荽菜子，犹太人不识，彼此相问"吗哪？"因而得名。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

侯爵　（对骑士）喂，您觉得怎么样？

骑士　很好，非常名贵。

侯爵　喂！米兰多莉娜，您喜欢吗？

米兰多莉娜　您是问我吗，先生？我可不能说假话，这酒我不喜欢。我觉得它不好，因此也不能说它好。我很佩服那些会说假话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在一件事情上说了假话，那么他在别的事情上也同样会说假话的。

骑士　（旁白）她是在指桑骂槐地责备我哩。可是，我不明白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她。

侯爵　米兰多莉娜，您只喝了那么一小口，当然尝不出它的滋味，我不怪您。您很喜欢我送给您的那块丝手帕，因为您在那方面是行家。但是您却不欣赏我的塞浦路斯葡萄酒。请别见怪，这是因为您不会喝酒。（把酒喝完）

米兰多莉娜　（小声地对骑士）您听见没有？他真会吹牛。

骑士　（小声地对米兰多莉娜）我可不是他那样的人。

米兰多莉娜　（小声地对骑士）您的吹牛只是在看不起女人方面。

骑士　（小声地对米兰多莉娜）您的吹牛是要征服所有的男人。

米兰多莉娜　（小声地对骑士，故意含情脉脉地）所有的男人吗？那倒不见得。

骑士　（小声地对米兰多莉娜，显得有些激动）是的，就是所有的男人。

侯爵　喂！再拿三个干净的酒杯来。

〔侍从用托盘端上三个酒杯。

米兰多莉娜　我不想再喝了。

侯爵　不行，不行。您别害怕。是我让您喝的。（斟满三小杯塞

浦路斯葡萄酒）管家先生，如果您主人允许，请到阿尔巴费奥利塔伯爵那里去一趟，就说我请他。声音要大一些，最好让所有的人都能听见。您告诉他，说我请他来尝一尝我的塞浦路斯葡萄酒。

侍从　听候您的吩咐。（旁白）伯爵先生肯定喝不醉的。（下）

骑士　侯爵先生，您真是太慷慨了。

侯爵　我吗？您问问米兰多莉娜吧。

米兰多莉娜　啊，当然，当然。

侯爵　（对米兰多莉娜）骑士先生看到过那块丝手帕吗？

米兰多莉娜　他还没有见到。

侯爵　（对骑士）回头您应当看一看。（把还有一点点剩酒的酒瓶收起来）这一点甘露我还要留到今素晚上享用。

米兰多莉娜　您可得当心，侯爵先生，可不要喝醉了。

侯爵　（对米兰多莉娜）哈哈，您知道什么东西能让我醉吗？

米兰多莉娜　什么呀？

侯爵　您那双漂亮的眼睛。

米兰多莉娜　真的吗？

侯爵　亲爱的骑士先生，我已经死心塌地地爱上她了。

骑士　我对此深表遗憾。

侯爵　因为您从来没有爱过女人。假如您有这方面的经验，您肯定会同情我的。

骑士　是的，我很同情您。

侯爵　我吃起醋来就象一头野兽。我之所以能够容忍她同您亲近，是因为我了解您的为人。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就是给我十万个双金币①，我也绝对不能忍受。

骑士　（旁白）这家伙真叫我讨厌。

第 七 场

〔侍从（用托盘端着一个酒瓶）及前场人物。

侍从 （对侯爵）伯爵先生让我转达他对阁下的谢意，并让我给您带来一瓶加纳利② 葡萄酒。

侯爵 哈，哈！他是想拿他的加纳利和我的塞浦路斯一比高低呀？那就试试看吧。这个可怜的疯子！一闻味道我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酒。（站起来，一把把酒瓶抓在手里）

骑士 （对侯爵）您还是先尝一尝吧。

侯爵 根本不用尝。这是伯爵对我的侮辱，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他什么都想超过我，高我一头，想方设法刺激我，逼我发疯。但是，我可以指天发誓，我一定要进行一次反击，胜过他一百回。米兰多莉娜，您要是不把他赶走，肯定会引起一场严重的纠葛。他是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我是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绅士，绝对不能容忍他这样地侮辱我。（拿着那瓶酒，下）

第 八 场

〔骑士、米兰多莉娜和侍从。

骑士 可怜的侯爵简直气疯了。

米兰多莉娜 他是不会气病的。您没瞧见他带走了那瓶酒吗？

---

① 双金币：十五世纪后半期意大利各城邦国家发行的金币。价值相当于两个金大公。

② 加纳利：大西洋中的群岛，盛产葡萄酒，属西班牙。

那就足以使他恢复常态。

骑士　他真的发疯了。我告诉您，是您让他发疯的。

米兰多莉娜　我是那种让男人发疯的女人吗？

骑士　（焦躁不安地）是的，您是……

米兰多莉娜　（站起来）骑士先生，我向您告辞了。

骑士　请您等一下。

米兰多莉娜　（边走边说）请您原谅，我不想再让别的人发疯。

骑士　您听我说。（站起来，但未离开桌子）

米兰多莉娜　对不起。

骑士　（暴躁地）您站住。我告诉您不要走。

米兰多莉娜　（生气地转过身）您要我干什么呀！

骑士　（垂头丧气地）没有什么事，咱们再喝一杯布尔戈涅酒吧。

米兰多莉娜　好吧，先生，不过要快一点，尽量快一点，我该走了。

骑士　请坐下吧。

米兰多莉娜　不用，我就在这儿喝，站着喝。

骑士　（温柔地把酒杯递给她）请吧。

米兰多莉娜　我喝完这杯敬酒，马上就离开您。我为您唱一首祝酒歌，那是我的祖母教给我的。

酒神啊，永生！
爱情啊，长存！
酒给我们欢乐，
爱给我们温存。
一个通过喉咙，
一个通过眼睛，
痴的是情，

醉的是心。
双双把盏对饮，
四目脉脉含情……
两心相印。
（下）

第 九 场

〔骑士和侍从。

骑士 真是个精明强干的女人！您过来，听我说。啊！这个小妖精，她已经溜了吗？她逃走了，却给我留下了无限的惆怅和情思，真是活见鬼。

侍从 （对骑士）可以给您上水果吗？

骑士 见你的鬼去吧！（侍从下）“双双把盏对饮，四目脉脉含情……两心相印。”多么奇妙的祝酒歌呀！哈，该死的女人，我算认识您了。您是想征服我，任意宰割我。可是不得不承认，她干得多么漂亮呀！多么会巴结人，勾引人呀……小妖精呀小妖精！您还想我再见到您吗？不，我要回到利沃尔诺市去，再也不想见到您了，再也不到这个鬼地方来了。该死的女人呀！我发誓，以后凡是有女人的地方，我就躲得远远的。（下）

第 十 场

〔伯爵的房间。

〔阿尔巴费奥利塔伯爵，奥尔滕西亚和德嘉妮拉。

伯爵　福尔里波波里侯爵是一个性格非常古怪的家伙。他出身高贵，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他和他的父亲骄奢淫逸，把家产挥霍一空，现在已落到穷愁潦倒、一贫如洗的境地，却又不甘心放下臭架子，老想摆一点阔气。

奥尔滕西亚　看得出来，他是在打肿脸孔充胖子。

德嘉妮拉　哪怕送给别人一丁点儿东西，他也会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

伯爵　真是你们一出喜剧中一个相当典型的角色。

奥尔滕西亚　等剧团来了以后，请您去看我们演戏。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出一出他的洋相。

德嘉妮拉　我们有一些非常出色的演员，他们能够把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古怪人物模仿得维妙维肖。

伯爵　要是真想拿他开开心的话，你们还得继续在他面前装成贵夫人。

奥尔滕西亚　我一定会装得很象。只是德嘉妮拉恐怕会露马脚。

德嘉妮拉　当观众真的把我当成一位贵夫人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想笑。

伯爵　幸亏你们把底细告诉了我，这样我就可以尽量多为你们做一些有利的事。

奥尔滕西亚　但愿伯爵先生能够成为我们的保护人。

德嘉妮拉　我们两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如果能够一起仰承您的厚意，将会倍觉荣幸。

伯爵　请听我说，我把实话告诉你们。凡是我能够办到的，我都愿为你们效劳。但是，最近有一件事情对我有所约束，使我不能经常趋府看望你们。

奥尔滕西亚　伯爵先生是不是有了什么艳遇呀？

伯爵　是的，我把心里话都告诉你们吧。我爱上了这家客店的女主人。

奥尔滕西亚　哎呀呀，她可真是一位高贵的小姐呀！说实话，伯爵先生，您真让我奇怪，您怎么会对一个开店的女人那样痴情呢？

德嘉妮拉　这是一个小小的毛病，伯爵先生。您应当对我们这些女演员更加体贴一些才对。

伯爵　说实话，我不大喜欢同你们这些女演员谈情说爱，因为你们今日东，明日西，老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奥尔滕西亚　这样不是更好吗？伯爵先生。正因为如此，感情也就不会长久了，你们这些绅士也不会为此而弄得身败名裂。

伯爵　不管怎么说吧，我已经身不由己了。我实在太爱她了，不愿惹她生气。

德嘉妮拉　她到底有什么可爱的呀？

伯爵　啊！她的优点可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完的。

奥尔滕西亚　喂，德嘉妮拉。她很漂亮，脸色红润得很哩！（作搽胭脂状）

伯爵　她的灵魂高尚。

德嘉妮拉　谈到灵魂，您能把她同我们作一个比较吗？

伯爵　我看就谈到这儿吧。反正不管米兰多莉娜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都喜欢她。假如你们希望得到我的友情，最好还是多说一点她的好话。不然的话，就算咱们彼此素不相识好啦。

奥尔滕西亚　啊，伯爵先生。在我看来，米兰多莉娜比爱神维纳斯还要漂亮。

德嘉妮拉　不错，不错，的确是这样。她灵魂高尚，嘴巴又甜。

伯爵　这话听起来倒还入耳。

奥尔滕西亚　如果您只想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当然乐于从命。

伯爵　（向幕后张望）喂，你们看见往大厅里去的那个人吗？

奥尔滕西亚　我看见了。

伯爵　那也是一个典型的喜剧角色。

奥尔滕西亚　哪一类的角色呀？

伯爵　他是一个讨厌女人的男人。

德嘉妮拉　哎呀呀！他真是一个疯子！

奥尔滕西亚　也许他曾经同哪个女人有过什么痛苦的纠葛吧？

伯爵　哪里！他从来没有爱过一个女人，天生不愿同女人打交道。他看不起所有的女人，连米兰多莉娜也看不起。

奥尔滕西亚　可怜的小傻瓜！不过我敢打赌，要是我能够接近他，保险能够让他改弦易辙。

德嘉妮拉　这件事情的确值得一干，我真想冒险试一试。

伯爵　请听我说，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可以打赌，权且是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假如你们果真能够让骑士先生陷入情网，我将送给你们一份丰厚的酬礼。

奥尔滕西亚　我并不想为此得到您的犒赏。我之所以想要试一试，也不过是为了解解闷儿。

德嘉妮拉　如果伯爵先生是想对我们表示一下您的美意，那也用不着通过这样的办法。反正剧团还没有来，咱们可以在一起开开心。

伯爵　恐怕你们不会有什么结果。

奥尔滕西亚　伯爵先生，您太小看我们了。

德嘉妮拉　尽管我们不象米兰多莉娜那样迷人，但终究也多少

了解一点男女之间的秘密。

伯爵　你们希望我派人去把他请来吗？

奥尔滕西亚　请随意好啦。

伯爵　喂，有人吗？

第十一场

〔伯爵的侍从及前场人物。

伯爵　（对侍从）你去告诉利帕弗拉塔骑士，请他劳驾到我这里来一下，就说我急于同他谈谈。

侍从　我知道他现在不在房间里。

伯爵　我看见他到厨房里去了，快到那里去找他。

侍从　我这就去。（下）

伯爵　（旁白）他到厨房里去干什么呀？我敢打赌，他是去找米兰多莉娜的麻烦的，可能他对她做的饭菜不满意。

奥尔滕西亚　伯爵先生，我曾请侯爵先生把他的鞋匠给我派来，但是恐怕没有什么希望了。

伯爵　您不用担心，我会为您效劳的。

德嘉妮拉　侯爵先生也答应要给我一块丝手帕，真希望他现在就给我带来！

伯爵　那种手帕我们完全可以找得到。

德嘉妮拉　我倒是的确需要一块手帕。

伯爵　（把自己的丝手帕送给她）假如您喜欢这一块的话，您就是它的主人。它是很干净的。

德嘉妮拉　非常感谢您的美意。

伯爵　啊，骑士先生来了。最好你们还是继续装成贵夫人。出于

礼貌，他就不得不和你们交谈了。现在请你们稍稍靠后一点，免得他看见你们，不然他是会逃走的。

奥尔滕西亚　他叫什么名字呀？

伯爵　利帕弗拉塔骑士，托斯卡纳人。

德嘉妮拉　他有妻室吗？

伯爵　他讨厌女人。

奥尔滕西亚　他有钱吗？（退到后面）

伯爵　有。他是一个大财主。

德嘉妮拉　他慷慨吗？（退到后面）

伯爵　相当慷慨。

德嘉妮拉　来吧，快来吧。（再往后退）

奥尔滕西亚　只要有时间，保险没问题。（再往后退）

第十二场

〔骑士及前场人物。

骑士　伯爵，是您找我有事吗？

伯爵　是的，打搅您啦。

骑士　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吗？

伯爵　（用手指了指两个女人，她们立即走上前）这两位最尊贵的夫人想要见一见您。

骑士　很抱歉，我没有时间为她们效劳。

奥尔滕西亚　骑士先生，我并不想给您添什么麻烦。

德嘉妮拉　只有一句话麻烦您，骑士先生。

骑士　请你们原谅，亲爱的夫人们。我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马上去办。

奥尔滕西亚　一共只有两句话。我们讲快一点就是了。

德嘉妮拉　短短的两句话，说完就没事了，先生。

骑士　（旁白）这个该死的伯爵！

伯爵　亲爱的朋友，两位最尊贵的夫人一再恳求，请您出于礼貌听听她们要说的话吧！

骑士　（严肃地对两个女人）请原谅，我能在哪方面为你们效劳呢？

奥尔滕西亚　您不是托斯卡纳人吗，先生？

骑士　是的，夫人。我是托斯卡纳人。

德嘉妮拉　您在佛罗伦萨有什么朋友吗？

骑士　我有不少朋友，还有一些亲戚。

德嘉妮拉　您知道吗？先生……（对奥尔滕西亚）亲爱的，还是您先讲吧。

奥尔滕西亚　好吧，我这就说。骑士先生……您知道，在有些场合……

骑士　行啦，夫人们，求你们行行好。我还有一件紧急的事情。

伯爵　（起身要走。）啊，我明白了。也许因为我在这里，有些事情夫人们有点不好意思开口。你们尽管相信骑士先生好啦。我最好还是回避一下。

骑士　您别走呀，我的朋友，请您留下……听我说……

伯爵　我知道我应当这样做，请为夫人们效劳吧。（下）

第十三场

〔奥尔滕西亚、德嘉妮拉和骑士。

奥尔滕西亚　请坐，骑士先生。

骑士　对不起，我不想坐。

德嘉妮拉　您对待女士怎么这样粗鲁呀？

骑士　请你们快一点，到底有什么事情呀？

奥尔滕西亚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您的保护，还有您的仁慈。

骑士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呀？

德嘉妮拉　我们的丈夫把我们抛弃了。

骑士　（陡然变色）你们被抛弃了？怎么回事？两个被人抛弃的贵夫人？你们的丈夫是谁呀？

德嘉妮拉　（对奥尔滕西亚，小声地）亲爱的，我真不知道再往下该怎么说了。

奥尔滕西亚　（对德嘉妮拉，小声地）这个人实在太可怕，连我也没有主张了。

骑士　（要走）夫人们，我向你们告辞了。

奥尔滕西亚　怎么啦？您就这样对待我们吗？

德嘉妮拉　一位骑士的举止怎么能够这样粗鲁呢？

骑士　请你们原谅，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安静的人。我刚才知道，你们是两位被自己丈夫抛弃了的贵夫人，这里面肯定有不少麻烦。我不善于处理这样的事情，从来只管自己的事。最尊贵的夫人们，从我这里，你们既得不到什么办法，也得不到什么帮助。

奥尔滕西亚　啊，还是算了吧，不要再为难我们这位可爱的骑士了。

德嘉妮拉　好吧，对他说实话吧。

骑士　这是什么意思呀？怎么突然换了一副腔调呀？

奥尔滕西亚　我们不是贵夫人。

骑士　怎么不是呀？

德嘉妮拉　伯爵先生想同您开一个玩笑。

骑士　那么，玩笑开够了吧？我向你们告辞了。（欲走）

奥尔滕西亚　请您再稍稍待一下。

德嘉妮拉　请赏光让我们再听一听您那令人愉快的谈吐。

骑士　我还有事情要办，不能再在这里耽搁了。

奥尔滕西亚　我们不想吃您什么东西。

德嘉妮拉　我们也不会玷污您的名誉。

奥尔滕西亚　我们知道您讨厌女人。

骑士　如果你们知道这一点，那我非常高兴。向你们告辞了。（欲走）

奥尔滕西亚　可是，我们并不是那种惹您讨厌的女人。

骑士　你们是什么人呀？

奥尔滕西亚　您告诉他，德嘉妮拉。

德嘉妮拉　您自己也可以告诉他嘛。

骑士　得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呀？

奥尔滕西亚　我们是两位喜剧演员。

骑士　两位喜剧演员？说下去，说下去。我不再害怕你们了，因为我早就领教过你们的那些手腕了。

奥尔滕西亚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骑士　我知道，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你们都非常会演戏。正因为我有这种充分的警惕，因此不怕你们。

德嘉妮拉　先生，离开了舞台我就不会演戏。

骑士　（对德嘉妮拉）您叫什么名字呀？是叫诚实夫人吗？

德嘉妮拉　我叫……

骑士　（对奥尔滕西亚）您呢？叫明月夫人①吗？

奥尔滕西亚　亲爱的骑士先生……

骑士 (对奥尔滕西亚)拔毛② 怎么玩呀?

奥尔滕西亚 我不是那种……

骑士 (对德嘉妮拉)您同情人们怎样周旋呀,亲爱的夫人?

德嘉妮拉 我不是那种女人……

骑士 我也会说你们的行话。

奥尔滕西亚 (想挽他的胳膊)哎呀,亲爱的骑士先生!

骑士 (打她的手)放下您的蜡烛③。

奥尔滕西亚 这个魔鬼! 与其说他是一个骑士, 倒不如说是一个尅星。

骑士 尅星是乡里话,但是我也能懂。听我说,你们是两个不要脸的女人。

德嘉妮拉 您这是骂我吗?

奥尔滕西亚 您竟敢骂我这样的女人!

骑士 (对奥尔滕西亚)这副得胜脸④多么漂亮呀!

奥尔滕西亚 蠢驴! (下)

骑士 (对德嘉妮拉)这头假发多么漂亮呀!

德嘉妮拉 遭天罚的! (下)

第十四场

〔骑士及其侍从。

骑士 我终于找到了赶走她们的最好办法。她们是怎么想的

---

① 明月夫人:古代西方人认为看月亮会给自己带来不幸,使人精神失常。骑士以此骂奥尔滕西亚是不祥之物。
② 拔毛:艺人行话,敲竹杠的意思。
③ 蜡烛:艺人行话,手的意思。
④ 得胜脸:艺人行话,意为化装的脸。

呀？打算勾引我陷入情网吗？真是些可怜的傻瓜！让她们去找伯爵吧，去把这场戏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吧！如果她们果真是两位贵妇人，那我出于礼貌，就只好找借口躲开她们了。不过，只要有机可乘，我就要折磨她们，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耍弄女人更为开心的事了。但是我却不能够折磨米兰多莉娜。她是那样温文有礼，完全把我征服了。我觉得自己好象已经不能不爱她。可是，她毕竟也是女人，我不愿相信她，要赶紧离开这里，明天就走。我真担心自己是不是能够等到明天？如果今天晚上我还回到房间里去睡觉，谁能够担保米兰多莉娜最终不会把我毁了呢？（作沉思状）对了，我必须快刀斩乱麻，象个男子汉那样行动。

侍从　先生！

骑士　有什么事？

侍从　侯爵先生在您的房间里。他正在等您，说有事情要和您商量。

骑士　那个疯子到底要什么呀？反正他再也别想从我手里弄到钱。让他等着好啦，等累了他就会走的。你现在赶快到客店的伙计那里去，让他马上把我的账单送来。

侍从　（欲走状）听从您的吩咐。

骑士　你听着，赶快抓紧时间，在两个小时之内把行李收拾好。

侍从　您是要离开这儿吗？

骑士　是的。把我的宝剑和帽子拿到这里来。不要让侯爵先生发现了。

侍从　要是他看到我收拾行李呢？

骑士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明白吗？

侍从　（旁白）唉，就要离开米兰多莉娜了。多么让人难受呀！

（下）

骑士　说实话，现在真要离开这儿了，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大好受，以前我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可是，要是我继续留下来，那我肯定会倒霉的。我必须赶快走，越快越好。哼！女人！我要永远诅咒你们。是的，女人永远是男人的祸害，哪怕她们真想为男人办一点好事的时候，也是这样。

第十五场

〔法布里乔和骑士。

法布里乔　真的吗，先生？是您要结帐吗？

骑士　是的。账单带来了吗？

法布里乔　女主人现在正在结算。

骑士　是她亲自在算账吗？

法布里乔　哦，所有的帐都由她亲自算，哪怕她父亲在世时也是这样。她能写会算，比商店里的一些小伙子都行！

骑士　（旁白）这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

法布里乔　您这么快就要走吗？

骑士　是的，我的事情很急。

法布里乔　请您别忘了我这个伙计。

骑士　快把帐单给我拿来吧。我自己知道应该记住谁。

法布里乔　您是让把账单送到这儿来吗？

骑士　我要在这里算账，现在我不想离开这个房间。

法布里乔　好吧。那位讨厌的侯爵先生还在您的房间里呢。好家伙，他一相情愿，居然爱上了我们的女主人，还自鸣得意。

可是米兰多莉娜只能成为我的妻子。

骑士　(愤怒地)快去拿帐单!

法布里乔　先生,我这就去。(下)

第十六场

〔骑士(独白)

瞧呀!所有的人都被米兰多莉娜迷住了。可见我的心燃烧起来也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我一定要走,一定要战胜这种莫明其妙的力量……那是谁呀?哎呀!是米兰多莉娜。她来干什么呀?她手里拿着一张纸,一定是给我送账单来的。我怎么办呀?看来还得忍受她这最后的一次进攻。反正再过两个小时我就离开这儿。

第十七场

〔米兰多莉娜(手里拿着账单)和骑士。

米兰多莉娜　(面带愁容)先生!

骑士　您有事吗,米兰多莉娜?

米兰多莉娜　(退到一边)请您原谅!

骑士　请到前面来吧!

米兰多莉娜　(难过的样子)这是您要的账单,我给您送来了。

骑士　放在这儿吧。

米兰多莉娜　给您。(递过账单,用围裙擦眼睛)

骑士　您怎么啦?您哭了?

米兰多莉娜　没什么,先生。是烟迷了我的眼睛。

骑士　烟迷了眼睛？得了吧……好吧。我的账一共有多少？（看账单）四天工夫才二十个银保罗吗？

米兰多莉娜　请看您的账单吧。

骑士　今天早上您亲手给我额外做的那两道好菜呢？账单上怎么没有呀？

米兰多莉娜　请您原谅。那是我送给您的，当然不会记在账上。

骑士　是您送给我的吗？

米兰多莉娜　请原谅我的冒昧，权当我的一点心意……（作掩面而泣状）

骑士　您到底怎么啦？

米兰多莉娜　不知道是烟迷了，还是眼睛里在流什么东西。

骑士　我真不好意思，让您受累为我做了那么好吃的两道菜。

米兰多莉娜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更加难过了……我心甘情愿……（装出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的样子）

骑士　（旁白：哼，我一定得赶快走！）好了。这是两个双金币，请您收下，感谢您对我的一片厚意……原谅我吧……（手忙脚乱，语无伦次地）

米兰多莉娜　（没有说话，假装昏倒在椅子上）

骑士　米兰多莉娜！天哪，米兰多莉娜！她昏倒了呀！她真的爱上我了呀！怎么会这么快呢？这有什么奇怪呀？我不是也同样爱上了她吗？亲爱的米兰多莉娜……我……亲爱的？我怎么也对女人说起亲爱的来了呀？可是她是为我昏倒的哟！啊，您多美呀！要是我有什么东西能让她苏醒过来就好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同女人打过交道，没有准备薄荷精，也没有带别的药水。喂！那是谁呀？没有人吗？快点来人呀……还是我自己去吧。可怜的姑娘，愿上帝保佑

您。(下，后又折回)

米兰多莉娜　现在他终于投降了。我们女人有许多用以制服男人的武器。在他们顽强抵抗的时候，最有效的最后一着就是昏倒，保险百战百胜，绝无失误。啊，他回来了，他回来了。(又装出昏倒时的姿势)

骑士　(捧着一碗清水上)我来了，米兰多莉娜，我来了。她还没有苏醒哩。哎呀！她的确是真心爱我的呀！我往她脸上洒一点凉水，也许就会苏醒吧？(洒水。米兰多莉娜假装微微动一动身子)勇敢些！勇敢些！亲爱的，有我在这儿哩。我再也不离开您了。

第十八场

〔侍从(手拿宝剑和帽子)及前场人物。

侍从　(对骑士)这是您的宝剑和帽子。

骑士　(对侍从)你给我滚开！

侍从　行李已经……

骑士　滚开，你这个该死的东西！

侍从　米兰多莉娜？

骑士　快滚开！不然我打碎你的脑袋。(举起水碗相威胁。侍从下)她怎么还不苏醒呀？头上在出汗哩。乖乖，亲爱的米兰多莉娜，勇敢一些，睁开眼睛吧！好好和我谈一谈吧。

第十九场

〔侯爵，伯爵及前场人物。

侯爵　骑士先生？

伯爵　我的朋友？

骑士　（旁白）哎呀，这些该死的东西！（癫狂状）

侯爵　米兰多莉娜？

米兰多莉娜　（坐起来）天哪！

侯爵　是我使她苏醒的。

伯爵　我向您道喜了，骑士先生。

侯爵　好一个讨厌女人的绅士。

骑士　您怎么这样无耻？

伯爵　您投降了吗？

骑士　见你们的鬼去吧！统统给我滚！（把水碗摔在伯爵和侯爵的脚边，怒冲冲地下）

伯爵　骑士先生疯了。（下）

侯爵　我要就这次侮辱同他算账。（下）

米兰多莉娜　我已经大功告成了。他的心已经在冒火了，燃烧起来了，快要烧成灰了。我之所以多躺了一会儿，就是为了善始善终，让大家都看到我的胜利。让那些狂妄的男人去丢脸吧，光荣属于我们女人。（下）

（幕落）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米兰多莉娜的房间，一张小桌，桌上放着要熨的衣物。

〔米兰多莉娜及法布里乔。

米兰多莉娜　好啦，休息的时间已经结束了，该照料照料我的生意啰。现在我得乘这些东西还没有完全干透，赶紧熨出来。喂，法布里乔！

法布里乔　主人！

米兰多莉娜　劳驾请把烧好的熨斗给我拿来。

法布里乔　（庄重地，欲走状）好吧，主人。

米兰多莉娜　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

法布里乔　没什么，主人。反正我吃的是您的面包，当然应该为您效劳呀。（欲走状）

米兰多莉娜　您等一下，听我说。您并没有义务为我干这类的差事。但是我知道您是愿意帮助我的。因此，我就……算了吧，我不想再说什么了。

法布里乔　为了您，就是用耳朵去盛水我也愿意。可是我现在明白了，这一切都是白费力气。

米兰多莉娜　怎么是白费力气呀？难道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女人吗？

法布里乔　您根本不把穷人放在眼里，只有那些贵族老爷您才看得起。

米兰多莉娜　哎呀，您这个可怜的小疯子！我真想把什么都告诉您！得了，去吧，去吧，快去给我把熨斗拿来。

法布里乔　我什么都看在眼里……

米兰多莉娜　去吧，去吧，别说废话了。快把熨斗给我拿来。

法布里乔　（走台）好吧，我这就去。听从您的吩咐。但是好心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好报。

米兰多莉娜　（自言自语，其实是说给对方听）唉！这些男人呀！别人越是对他真心好，他就越糟糕。

法布里乔　（走回来，情意绵绵地）您刚才说什么来着？

米兰多莉娜　得了，您到底去不去给我拿熨斗呀？

法布里乔　去，我这就去拿。（旁白）我真不明白，她一会儿哄我，一会儿又气我。真不知道她到底安的什么心。（下）

第　二　场

〔米兰多莉娜及骑士的侍从。

米兰多莉娜　这个可怜的傻瓜！我就是故意地气他，他也会心甘情愿地侍候我。哈，看到男人们一个个都顺着我的意思办事，实在叫我好笑。那位亲爱的骑士先生原先专门同女人为敌。现在呢？只要我愿意，无论让他干什么样的蠢事，他也绝不会说一个不字。

侍从　米兰多莉娜小姐？

米兰多莉娜　有什么事吗，朋友？

侍从　我的主人让我来问候您，看您好了没有。

米兰多莉娜　您告诉他，我非常好。

侍从　（给她递上一个纯金的小瓶）他说，请您喝一点这种香水薄荷精，您就会好的。

米兰多莉娜　这个小瓶子是金的吗？

侍从　是的，小姐。是纯金的。我知道得很清楚。

米兰多莉娜　为什么在我那可怕的昏厥发作的时候，他不给我香水薄荷精呢？

侍从　当时他还没有这个小瓶。

米兰多莉娜　现在他怎么又有了呢？

侍从　您听着，让我说几句知心话。他派我去叫来了一个金匠，付给他十二个金大公，买下了这个小瓶子。然后又派我到药店去买来这种香水薄荷精。

米兰多莉娜　哈！哈！哈！

侍从　您为什么笑呀？

米兰多莉娜　我笑他等我的病好了，才把药送来。

侍从　留着下次会有用的。

米兰多莉娜　好吧，我喝一点，防止下次再发病。（喝一滴药）给您。（把小瓶还给侍从）替我感谢他。

侍从　哎呀！这瓶子是您的呀！

米兰多莉娜　怎么会是我的呢？

侍从　当然是您的呀。这是主人特意为您买的呀！

米兰多莉娜　为我买的？

侍从　是的，是为您买的。可是请您不要告诉别人。

米兰多莉娜　您把瓶子给他带回去吧，就说我谢谢他。

侍从　那怎么行呀？

米兰多莉娜　我告诉您把它带回去，我不要。

侍从　您是想用这种办法侮辱他吗？

米兰多莉娜　别说废话了，干您份内的事情去吧！快拿着。

侍从　用不着再对我说什么了。我给他送回去就是了。（旁白）哎呀！这个女人实在了不起！连十二个金大公的东西她都不放在眼里！这样的女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哩，实在难得。（下）

第　三　场

〔米兰多莉娜和法布里乔。

米兰多莉娜　哈！他已经煮熟了，烧烂了，烤焦了！他并不知道，我对他所做的这一切，根本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利益，而是要他承认我们女人的力量。这样他就不能指责我们女人是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了。

法布里乔　（手中拿着熨斗，持重地）熨斗准备好了，小姐。

米兰多莉娜　烧热了吗？

法布里乔　是的，小姐，烧热了。就象我一样，快要着火了。

米兰多莉娜　您又怎么啦？

法布里乔　那位骑士先生派使臣到您这里来过吧？他是给您送礼来的。他的侍从已经告诉我了。

米兰多莉娜　是的，先生。他送给我一个纯金的小瓶，我给他退回了。

法布里乔　您给他退回了吗？

米兰多莉娜　是呀。就是让那个侍从带回去的。

法布里乔　您为什么要退给他呢？

米兰多莉娜　因为……哎，法布里乔，别说了……咱们不要再谈

这件事了。

法布里乔　亲爱的米兰多莉娜，请您原谅。

米兰多莉娜　得了，您走吧！让我安安静静地熨衣服吧。

法布里乔　我并没有阻止您熨衣服呀……

米兰多莉娜　您走吧，再去给我烧一个熨斗，烧好了就给我拿来。

法布里乔　是，小姐。我这就去。请您相信，如果我说的……

米兰多莉娜　请您不要再说了，不然我真的生气了。

法布里乔　好吧，我不说了。（旁白）她真是一个又固执又古怪的女人。可是我还是喜欢她。（下）

米兰多莉娜　看来，我退回骑士的那个小金瓶是做对了。瞧法布里乔有多么高兴呀！可见我还是很能干的。起码懂得生活，会办事，知道利用各方面的条件，心肠并不坏，手腕也不低，遇到各种场面还能镇定自若。当然啰，我并不敢夸口说自己比所有的女人都聪明。（继续熨衣服）

第　四　场

〔骑士和米兰多莉娜。

骑士　（走近之后，又退了回去）（旁白）啊，原来她在这里，可是我根本不是到这儿来的呀，真是鬼迷心窍，我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米兰多莉娜　啊，他来了，是他来了。（用眼角扫了他一下，继续熨衣服）

骑士　米兰多莉娜？

米兰多莉娜　啊，骑士先生！愿意谦卑地为您效劳！（照旧熨衣

服）

骑士 您觉得怎么样？

米兰多莉娜 （不看他，继续熨衣服）非常好，还能够为您效劳。

骑士 您使我非常痛苦。

米兰多莉娜 （看他片刻）为什么呀？先生。

骑士 您为什么要把我送给您的那个小金瓶退给我呢？

米兰多莉娜 （熨衣服）难道您还要我喝那种薄荷精吗？

骑士 您可以放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嘛。

米兰多莉娜 谢天谢地，我没有昏厥的毛病。（继续熨衣服）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昏倒过。

骑士 亲爱的米兰多莉娜……我希望今天这次意外的不幸，不是因为我而引起的。

米兰多莉娜 （接着熨衣服）遗憾得很，恐怕正是因为您的缘故。

骑士 （激动地）我？真的是因为我吗？

米兰多莉娜 （怒气冲冲地熨衣服）您让我喝那种布尔戈涅酒，把我喝病了。

骑士 （垂头丧气地）真的吗？怎么可能呢？

米兰多莉娜 （继续熨衣服）毫无疑问，就是这么回事。以后我再也不到您的房间里去了。

骑士 （温柔地）我明白了。您真的不再到我的房间里去了吗？好吧，我理解其中的道理。是的，我理解了。不过，您还是去一下吧，亲爱的，去一下您就会高兴的。

米兰多莉娜 啊，这个熨斗已不大热了。（大声地朝幕后喊）喂，法布里乔！那个熨斗烧热了没有呀？快点给我拿来。

骑士　请您赏个脸，收下这个小瓶子吧！

米兰多莉娜　（继续熨衣服。轻蔑地）说实话，骑士先生，我从来不接受别人的礼物。

骑士　您不是收过阿尔巴费奥利塔伯爵的礼物吗？

米兰多莉娜　（继续熨衣服）那是不得已。为了不让伯爵生气。

骑士　那么您就愿意让我受委屈，让我生气吗？

米兰多莉娜　对您有什么关系呀？一个女人怎么能让您生气呀？您不是讨厌女人吗？

骑士　唉，米兰多莉娜！现在我已经不能说这种大话了。

米兰多莉娜　骑士先生，今晚的月亮应该几点钟升起来呀？①

骑士　我的变化并不是月亮引起的，这是您的美貌和厚意创造的奇迹。

米兰多莉娜　（大笑，继续熨衣服）哈！哈！哈！

骑士　您为什么笑呀？

米兰多莉娜　您不愿意我笑吗？骑士先生，您在和我开玩笑哩，还不让我笑吗？

骑士　唉，您真是个小滑头！我怎么是在开玩笑呀？行啦，还是把这个小瓶子收起来吧。

米兰多莉娜　（继续熨衣服）谢谢您，谢谢。

骑士　您快点收起来，难道真要惹我生气吗？

米兰多莉娜　（矫揉造作地高喊）法布里乔，熨斗！

骑士　（变脸）您到底收不收？

---

① 西方古代人认为看月亮能改变人的个性，甚至使人精神错乱。米兰多莉娜用这句话挖苦骑士的变化，意思是说月亮还没有升起来，您怎么就变了呀。

米兰多莉娜　发火吧，发火吧。(接过小瓶，轻蔑地把它扔进衣物筐里)

骑士　您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把它一扔吗？

米兰多莉娜　(矫揉造作地高喊)法布里乔！

第　五　场

〔法布里乔(手里拿着熨斗)及前场人物。

法布里乔　来啦，来啦。(看到骑士，心里涌起一阵妒火)

米兰多莉娜　(接过熨斗)烧热了吗？

法布里乔　(持重地)烧热了，小姐。

米兰多莉娜　(对法布里乔，温柔地)您怎么啦？是怪我给您添麻烦了吗？

法布里乔　没什么，主人，没什么。

米兰多莉娜　(柔情地)您不舒服吗？

法布里乔　请把那个熨斗给我吧，如果您还需要，我再去替您烧热。

米兰多莉娜　(柔情地)说实话，我真担心您生病了。

骑士　得了，快把熨斗给他，让他走吧。

米兰多莉娜　(对骑士)我很喜欢他，您知道吗？他是我的一个非常可靠的伙计。

骑士　(气得要发狂)(旁白)我实在忍受不了啦。

米兰多莉娜　(把熨斗递给法布里乔)快拿去吧，亲爱的，再给我烧一下。

法布里乔　(温柔地)小姐，我的主人……

米兰多莉娜　(赶他走)去吧，快去吧！

法布里乔　（旁白）这日子怎么过呀！我实在受不了啦！（下）

第　六　场

〔骑士和米兰多莉娜。

骑士　小姐，您对您的仆人真是体贴入微呀！

米兰多莉娜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骑士　看得出来，您爱上他了。

米兰多莉娜　（熨着衣服）您是说我爱上了一个伙计吗？您真会恭维我呀，先生。谢天谢地，我还不是那样一个趣味低下的人。就是我真想恋爱，也绝对不会这样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时间。

骑士　您应当得到一位国王的爱。

米兰多莉娜　（继续熨衣服）国王？那么是宝剑国王，还是金杯国王呀？①

骑士　请您严肃一点好不好？米兰多莉娜，咱们别再开玩笑了。

米兰多莉娜　（继续熨衣服）那么您说吧，我在听着哩。

骑士　您就不能稍微停一下，回头再熨衣服吗？

米兰多莉娜　啊，请您原谅，我必须赶紧把这些衣服熨好，明天等着要用哩！

骑士　那么在您看来，这些衣服比我还重要啰？

米兰多莉娜　（继续熨衣服）当然啦。

骑士　您居然公开承认了？

米兰多莉娜　（继续熨衣服）当然啦。因为这些衣服我明天非用

---

① 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一种扑克牌中的两种花色。该扑克中的四种花色与一般扑克不同，分别为金币、宝剑、树根和金杯。

不可。而您呢？我却不能抱任何指望。

骑士　恰恰相反，您完全可以随意地支配我。

米兰多莉娜　喂，别忘了，您可是一个讨厌女人的绅士呀！

骑士　请不要再折磨我了。您报复得还不够厉害吗？我尊敬您，尊敬所有象您这样的女人，只要她们能够真正象您一样。我敬重您，我爱您，请您可怜可怜我吧！

米兰多莉娜　好吧，先生，咱们回头再谈吧。（急匆匆地熨着，把一只手筒碰掉到地板上）

骑士　请您相信我……（从地上拾起手筒递给她）

米兰多莉娜　不用麻烦您。

骑士　理应为您效劳。

米兰多莉娜　（大笑）哈！哈！哈！

骑士　您又为什么笑呀？

米兰多莉娜　我笑您又在同我开玩笑。

骑士　米兰多莉娜，我实在忍受不了啦。

米兰多莉娜　您头疼吗？

骑士　是的，我几乎快要昏倒了。

米兰多莉娜　（轻蔑地把小金瓶扔给他）那就赶快喝一点您的香水薄荷精吧！

骑士　请不要对我这样刻薄。相信我吧，我真心实意地爱您，可以向您发誓。（打算拉住她的手，她用熨斗烫了他一下）哎哟！

米兰多莉娜　请原谅，我不是有意的。

骑士　放心吧！这没有什么。您已经烫过我一次了，那个伤口比这大得多。

米兰多莉娜　哪儿呀？先生。

骑士　在我心里。

米兰多莉娜　（一边笑，一边大喊）法布里乔！

骑士　行行好，请您不要喊他了。

米兰多莉娜　可是，我需要那个熨斗呀！

骑士　您等等……（旁白：哎呀，不行……）叫我的侍从来吧。

米兰多莉娜　（继续喊叫法布里乔）喂！法布里乔……

骑士　我对天发誓，那个家伙要是进来，我就敲碎他的脑袋。

米兰多莉娜　哈，真是妙极了！我难道不能使唤自己的仆人吗？

骑士　您可以叫别的仆人来，那个家伙我不想见到他。

米兰多莉娜　我觉得您管的事情是不是太多了一点呀，骑士先生？（手里拿着熨斗，离开了小桌）

骑士　请您原谅……我已经失去理智了。

米兰多莉娜　我要到厨房里去了，这样您可能会清醒一点。

骑士　别这样，亲爱的，请您别走。

米兰多莉娜　（来回走动）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骑士　（跟在她的后面）请您原谅我。

米兰多莉娜　（来回走动）难道我不能叫我自己愿意叫的人吗？

骑士　（跟在她身后）我承认，我的确在嫉妒他。

米兰多莉娜　（来回走动）（旁白）他活象一条小狗似地跟着我。

骑士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爱情的滋味。

米兰多莉娜　（继续来回走）还从来没有人敢指挥我哩。

骑士　（紧跟着她）我并没有指挥您，我是在求您。

米兰多莉娜　（生气地转身对着他）您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呀？

骑士　爱情、同情和怜悯。

米兰多莉娜　一个今天早上还在讨厌女人的人，难道当真会向一个女人要求得到爱情和怜悯吗？我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绝对不会相信。（旁白）发脾气吧，吼叫吧，就得让他好好学一学到底该不该轻视女人！（下）

第　七　场

〔骑士（独白）

天哪！我真该诅咒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个时刻！现在，我已经陷入她的情网，无法自拔了。

第　八　场

〔侯爵和骑士。

侯爵　骑士先生，您今天侮辱了我。

骑士　请您原谅。那是一个不幸的意外。

侯爵　您的行为简直令我感到吃惊。

骑士　反正那个瓷碗又没有砸伤您。

侯爵　一滴水把我的衣服弄脏了。

骑士　再次请您原谅。

侯爵　您实在太无礼了。

骑士　我不是故意的。第三次请求您原谅。

侯爵　我要同您算账。

骑士　假如您真的不想原谅我，而要同我算账，那就请吧！我在这儿等着哩，我并不怕您。

侯爵　（口气软了下来）我担心衣服上的这个水印子洗不干净，这就是让我生气的原因。

骑士　（愤怒地）当一位骑士请求您原谅的时候，您还想得到什么呢？

侯爵　既然您当时并没有什么恶意，那就言归于好吧。

骑士　我告诉您，要是您想同我算账，我随时都可以奉陪。

侯爵　得了，咱们不谈这件事了。

骑士　您要明白，骑士是不好惹的！

侯爵　哈，这真是妙极了！我的气刚消，您的气又上来了。

骑士　您正好赶上我脾气好的时候。

侯爵　请您原谅，我知道您今天为什么脾气这么坏。

骑士　您的事情我从来也不打听。

侯爵　同女人为敌的先生，您投降了。嗯？

骑士　我投降了？真是天大的笑话！

侯爵　本来嘛！您爱上了……

骑士　我是一个魔鬼，缠住您就不会放手，您给我小心一点。

侯爵　掩盖又有什么用呢？

骑士　跟您有什么相干？我对天发誓，我会让您后悔的。（下）

第　九　场

〔侯爵（独白）

“他自己陷入了情网，又觉得丢人，生怕让别人知道。不过，也许他是因为怕我，不敢公开宣布自己是我的情敌，这

才不想把事情张扬出去吧？这个衣服上的印子实在叫我扫兴，不知道能不能把它洗掉？女人们也许会有什么除去污点的香粉吧？（在小桌子上和衣物筐里寻找）啊，这个小瓶子真漂亮！好象是金的，不对，也许是人造金的。① 嘿，肯定是人造金，要是金的，怎么会随随便便地扔在这儿呢？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要是王后葡萄② 水那才好哩！这样我就可以用它洗去这块污迹了。（打开瓶盖，闻一闻，还尝了尝）啊！原来是香水薄荷精。还有不少哩，大概这种东西去污也能有效吧？我想试一试。

第十场

〔德嘉妮拉和侯爵。

德嘉妮拉　侯爵先生，您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呀？您怎么一直不光顾我们呢？

侯爵　啊，伯爵夫人！我正是特意来拜访您的哩。

德嘉妮拉　您刚才在干什么呀？

侯爵　告诉您，我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我想把衣服上这块小小的水印洗掉。

德嘉妮拉　您用什么在洗呀，侯爵先生？

侯爵　用这种香水薄荷精。

德嘉妮拉　啊，对不起。香水薄荷精是不管用的，只能把污迹越洗越大。

侯爵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

---

① 人造金即铜锌合金，呈金黄色，为英国人平齐贝克所发明。

② 王后葡萄：意大利一种粒大皮薄的白葡萄。

德嘉妮拉　我有一些专门除去污印的秘方。

侯爵　劳驾您教给我好吗？

德嘉妮拉　当然啦，非常愿意。不过，只要您付给我一个金盾牌，我就可以替您洗掉这块污印，甚至让您连原先弄脏的地方也找不出来。

侯爵　要付一个金盾牌吗？

德嘉妮拉　是的，先生。您觉得太贵了吗？

侯爵　最好还是先用香水薄荷精试一试。

德嘉妮拉　请便好了。这薄荷精味道好吗？

侯爵　好极了，不信您尝一尝。（把小瓶子递给她）

德嘉妮拉　（尝薄荷精）啊，做的还要好些喽。

侯爵　您会做薄荷精？

德嘉妮拉　当然啦，先生。我会做很多东西。

侯爵　您真能干。亲爱的夫人，真了不起。我很喜欢您。

德嘉妮拉　这个小瓶子是金的吗？

侯爵　您还看不出来吗？当然是金的呀。（旁白）她根本分不清是纯金还是人造金。

德嘉妮拉　这瓶子是您的吗，侯爵先生？

侯爵　是我的。如果您喜欢的话，就送给您。

德嘉妮拉　感谢您的美意。（把瓶子装进自己的衣袋）

侯爵　哈！我知道您是在开玩笑。

德嘉妮拉　怎么啦？您不是送给我了吗？

侯爵　这种东西送给您很不合适，因为它是假的。如果您愿意的话，下次我送给您一件更好的礼物。

德嘉妮拉　哎呀，那一定会令我大吃一惊的！不过，这件礼物就已经让我十分过意不去了。谢谢您，侯爵先生。

侯爵　您听我说，实话告诉您吧。它不是金的，而只是人造金的。

德嘉妮拉　那样更好。同纯金的相比，我倒更喜欢人造金一些。再说，只要是您送的东西，肯定都是非常珍贵的。

侯爵　好吧，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就请收下好啦。（旁白）真没有办法！我还得去找米兰多莉娜，把钱付给她。鬼才知道到底值多少钱！也许得花一个银菲力浦①哩！

德嘉妮拉　侯爵先生真是一位慷慨的绅士。

侯爵　送给您这样一个不值钱的小东西，我深感惭愧。真希望那小瓶子是金的。

德嘉妮拉　说实话，看起来和纯金的一模一样。（又从衣袋里掏出来，仔细欣赏）谁也看不出它是假的。

侯爵　的确是这样。任何一个对金子不在行的人，都会信以为真。但是，我一眼就能够把它分辨出来。

德嘉妮拉　从分量上看也很象金子。

侯爵　反正它不是真金的。

德嘉妮拉　我想拿去给我的同伴看一看。

侯爵　您听我说，伯爵夫人。请您不要让米兰多莉娜看见了，否则又会引起一大堆闲话，不知道您是否明白我的意思。

德嘉妮拉　我非常理解您的意思，我只想让奥尔滕西亚看一看。

侯爵　是男爵夫人吗？

德嘉妮拉　是的，是的，是男爵夫人。（大笑，下）

---

① 银菲力浦：米兰使用的银币，为西班牙菲力浦二世时所铸。

第 十 一 场

〔侯爵和骑士的侍从。

侯爵　她当然高兴呀！因为她用那身讨人喜欢的线条活活抢走了我的小瓶。幸亏它不是金的，因此也无所谓，反正花不了几个钱。如果米兰多莉娜要她的小瓶，我付钱给她就是了。不过自然得等到我有钱的时候。

侍从　（在桌子上寻找）那个小瓶子到底弄到什么鬼地方去了呀？

侯爵　您在找什么呀，管家先生？

侍从　我在找一个装香水薄荷精的小瓶子。米兰多莉娜小姐让我到这里来拿，她说就放在这儿的，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了。

侯爵　是一个人造金的小瓶子吗？

侍从　不是的，先生。那是真金的。

侯爵　真金的？

侍从　（继续寻找）当然是真金的。我亲眼看到那是整整花了十二个金大公买来的。

侯爵　（旁白：天哪，我怎么这样倒霉呀！）可是她怎么能把一个纯金的瓶子到处乱扔呢？

侍从　她把它忘在这儿了。可是怎么会找不到呢？

侯爵　我还是觉得它不可能是真金的。

侍从　我告诉您是金的。您看到过吗，阁下？

侯爵　我……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过。

侍从　得了。我去告诉她没有找到。这回她可破财了。本来就

应该装在自己的衣袋里嘛。(下)

第十二场

〔侯爵和伯爵。

侯爵　唉，可怜的福尔里波波里侯爵呀！我居然会把一个价值十二个金大公的小金瓶当成人造金的东西白白送给别人！我应当如何应付这个严重的局面呀？去找伯爵夫人要回来吗？那她一定会笑话我的。要是米兰多莉娜到这里来，知道是我拿走了她的小金瓶，那可就名誉扫地了。我是一位绅士，我一定要按价赔偿。可是我却没有钱。

伯爵　(上)侯爵先生，您知道出了一桩十分可笑的新闻吗？

侯爵　什么新闻呀？

伯爵　那个愣头愣脑的骑士，就是那个声称讨厌女人的家伙，居然爱上了米兰多莉娜。

侯爵　那叫我太高兴了。连他那样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的价值，您瞧见没有？凡是我爱上的女人全是盖世无双的。就让他去痛苦，去难过，去暴跳如雷吧！他早就应该为自己的傲慢无礼受到惩罚了。

伯爵　可是，假如米兰多莉娜用爱情回报他怎么办？

侯爵　那是不可能的。她绝对不会让我丢脸。她知道我是什么人，也知道我为她做了多少事。

伯爵　我为她做的事比您多得多。但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米兰多莉娜用各种手腕勾引利帕弗拉塔骑士，对他的那份殷勤劲儿从来就没有给过我，也没有给过您。您瞧见没有？女人都是如此，您对她做的事情越多，她就越不把您放在眼

里。她们专拿那些崇拜她们的人开心，却去巴结那些看不起她们的男人。

侯爵　要是您说的这些都是真的……不会，不可能。

伯爵　为什么不可能呢？

侯爵　您是想拿骑士来同我比较吗？

伯爵　您不是亲眼看见她陪着他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吗？她对我们什么时候这样亲近过呀？他用的是最好的床单和桌布，他的饭开得比谁都早，他的菜是她亲手做的。仆人们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他们早就在议论纷纷。法布里乔也早已为此而醋劲大发了。还有那次昏倒，姑且不去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爱情表示吗？

侯爵　您说什么？她给我吃那种咬不动的牛肉和稀溜溜的大米汤，却亲手给他做美味可口的酱汁肉？是呀！这是真的。简直是对我身份和地位的侮辱。

伯爵　那么我呢？我还为她花了那么多的钱哩！

侯爵　我不也是一样吗？我一再给她送礼，还请她喝我那名贵的塞浦路斯葡萄酒。比起我们所做的一切，骑士的所作所为又算得了什么？

伯爵　这您就不知道了。他也在拚命地给她送礼哩！

侯爵　真的吗？他送过什么呀？

伯爵　他送了一个装香水薄荷精的纯金小瓶。

侯爵　（旁白：我的天，这可怎么办？）您怎么知道的呢？

伯爵　是他的侍从告诉我的侍从的。

侯爵　（旁白）事情越来越糟糕，连我也被卷进这场同骑士的纠葛中去了。

伯爵　我已经看出来了，她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女人，我要跟她一

刀两断，马上离开这个不名誉的客店。

侯爵　对，您做得很对，走吧。

伯爵　您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绅士，理当同我一起走。

侯爵　可是……我到哪里去呢？

伯爵　我可以给您找一个下榻的地方。包在我身上好啦。

侯爵　这个下榻的地方……是……比方说……

伯爵　咱们一起到我的一个同乡家里去，一文钱也不用花。

侯爵　不用说了。您是我最好的朋友，对您的安排我当然不会反对。

伯爵　咱们走吧，好好报复一下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

侯爵　好吧，咱们走。（旁白）哎呀，那个小瓶子怎么办？我可是一位绅士呀，不能做出那样不名誉的事情来。

伯爵　您别犹豫了，侯爵先生。咱们一起离开这里，请您赏光满足我这个要求。以后凡是要我效劳的地方，我都义不容辞。

侯爵　跟您说句知心话吧，不过请您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的管家已经多次推迟给我寄费用了……

伯爵　您是不是还欠着什么债呀？

侯爵　是呀，十二个金大公哩。

伯爵　十二个金大公？那您可有好几个月没有付房钱了。

侯爵　这是真的。我还欠她十二个金大公。哪能不清帐就走呢？如果您能帮我这个忙的话……

伯爵　愿意为您效劳。我给您十二个金大公就是了。（掏出钱包）

侯爵　您等等。我想起来了，应该是十三个金大公。（旁白）我应该把借骑士的那一个金大公也还给他。

伯爵　十二个也好，十三个也好，对我来说都一样。请您收好。

侯爵　我会尽快还给您的。

伯爵　您愿意用多久就用多久吧。钱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只要能够报复她，就是花一千个双金币我也不在乎。

侯爵　是的，她的确太忘恩负义了，我为她花了那么多钱，她竟然这样对待我。

伯爵　我一定要把她的这个客店搞得个落花流水。我已经让那两个演喜剧的女演员走了。

侯爵　哪儿有什么女演员呀？

伯爵　刚才就住在这里呀。一个叫奥尔滕西亚，一个叫德嘉妮拉。

侯爵　怎么回事？她们不是贵妇人吗？

伯爵　根本不是，只不过是两个女演员。她们的剧团已经来了，玩笑也就开不成了。

侯爵　（旁白：我的金瓶子哟！）她们住在什么地方？

伯爵　住在剧场旁边的那家旅馆里。

侯爵　（旁白）我得马上到那里去一趟，把我的小金瓶子要回来。（下）

伯爵　我就要用这样的办法对她报复。至于那个骑士，他用一副假面孔欺骗了我，我将用另一种方式同他算帐。（下）

第十三场

〔一间有三个门的房间。

〔米兰多莉娜（独白）

老天爷，可怜可怜我吧。我真是走投无路了呀。假如那位骑士先生再来找麻烦，可就倒霉啦。他已经气得发疯

了，但愿魔鬼不要把他引到这里来。我得把这扇门关上。(把她走进来的那扇门锁好)现在我真后悔，真不该去干那样的蠢事。可是话说回来，能够把他那样一个狂妄自大、公然声称讨厌女人的家伙弄得神魂颠倒，疯狂地追求我，也真叫我开心。现在怎么办呢？这个萨堤罗斯已经发疯了，我知道我的名誉、甚至生命正面临着极大的危险。我必须快刀斩乱麻地解决这个最棘手的问题。天哪，我孤零零的一个女子，又没有一个人会真心实意地保护我，叫我怎么办呢？除了那个一老一实的法布里乔以外，我再也不能指望任何别的人了。我想，到了一定的时候，他还是能够为我挺身而出的。我可以答应嫁给他……可是……答应来，答应去，已经好几回了，他已经听腻了，不再相信我了……也许最好我还是真的嫁给他。这样的婚姻，到头来就有希望保住我的利益和我的名誉，而不致损害我的自由。

第十四场

〔骑士(在门外)，米兰多莉娜和法布里乔。

骑士 (在房间外面敲门)

米兰多莉娜 啊！有人在敲那扇门。会是谁呢？(走到门边)

骑士 (在门外)米兰多莉娜！

米兰多莉娜 (旁白)啊！天哪！是那位朋友来了。

骑士 (在门外)米兰多莉娜，给我开门。

米兰多莉娜 (旁白：给您开门？我可没有那么傻。)您有什么吩咐呀，骑士先生？

骑士 (在门外)快开门。

米兰多莉娜　请您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吧，就在那里等着我，回头我就来找您。

骑士　（在门外）您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呀？

米兰多莉娜　有几位客人刚刚从外地来。请帮帮我这个忙，快点回去吧，回头我就来找您。

骑士　（在门外）我这就走。但要是您不来，可别怪我不客气。（下）

米兰多莉娜　"要是您不来，可别怪我不客气。"哈，要是我去了，那才该我倒霉哩。事情越来越糟糕了。必须赶快想办法挽救。他真的走了吗？（从钥匙孔里往外看）是的，谢天谢地，他真的走了。可是，他是在房间里等着我呀，而我又不敢到他那里去。这怎么办呢？喂！法布里乔！（对另外一扇门喊）要是现在法布里乔也来报复我，那可就热闹了。他也许会不愿意同我……嘿！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我有风度，有魅力，还会撒一点娇，他就是一块石头，我也要让他就范。（继续对另一扇门喊）法布里乔！

法布里乔　是您叫我吗？

米兰多莉娜　过来吧，我要同您说几句知心话。

法布里乔　我在听着哩。

米兰多莉娜　您知道，利帕弗拉塔骑士已经公开表示他爱上我了。

法布里乔　哼！我早就看出来了！

米兰多莉娜　是吗？您已经看出来了吗？说实话，我自己还一直蒙在鼓里呐。

法布里乔　真是幼稚得可怜！您居然会没有看出来！您在熨衣服的时候，难道没有看到他那副挤眉弄眼的模样吗？难道

不知道他是在吃我的醋吗？

米兰多莉娜　我只知道正正经经地干活，对别的事情一向漠不关心。您别说了，法布里乔，说真的，刚才他讲的那些难听的话，想起来都叫我脸红哩。

法布里乔　瞧见了吧！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因为您是一个单身的姑娘，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别的什么人。假如您结了婚的话，情况就不会象现在这个样子了。

米兰多莉娜　是呀，我知道，您的这些话是有道理的。我已经在认真考虑结婚的问题了。

法布里乔　您应当记住您父亲的话。

米兰多莉娜　是的，我记得。

第十五场

〔骑士（在门外）及前场人物。

骑士　（在刚才敲过的那扇门外敲门）

米兰多莉娜　（对法布里乔）有人在敲门。

法布里乔　（朝那扇门，大声地）是谁呀？

骑士　（在门外）给我开门。

米兰多莉娜　（对法布里乔）是骑士！

法布里乔　（走到那扇门边，准备开门）您有什么事？

米兰多莉娜　等一等，让我走了您再开门。

法布里乔　您害怕什么呀？

米兰多莉娜　亲爱的法布里乔，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担心我的名节。（下）

法布里乔　您不用担心，我会保护您的。

骑上　（在门外）快开门！我对天发誓……

法布里乔　您有什么吩咐呀，先生？为什么这样大吵大闹呀？在一个很有名气的客店里，是不应当这样吵吵嚷嚷的。

骑士　（在门外，声嘶力竭地）快给我把这扇门打开。（可以听到撞门的声音）

法布里乔　见您的鬼去吧！我根本不想见您。来人呀！谁在那儿？没有人吗？

第十六场

〔侯爵、伯爵（从中间的一扇门进来）及前场人物。

伯爵　（站在门边）发生了什么事？

侯爵　（站在门边）为什么这样乱糟糟的呀？

法布里乔　（小声地，不让骑士听见）先生们，我求求你们。利帕弗拉塔骑士在砸那扇门哩。

骑士　（在门外）快开门，不然我可要把门踢倒啦。

侯爵　（对伯爵）他也许发疯了？咱们还是快走吧。

伯爵　（对法布里乔）您把门给他打开。我正想找他谈谈哩。

法布里乔　我这就开。不过，我求求你们……

伯爵　没有关系，有我们在这儿呐。

法布里乔　（旁白）一旦情况有点不妙，我就赶快溜。

〔法布里乔打开门，骑士冲进来。

骑士　我对天发誓，她在什么地方？

法布里乔　您找谁呀？先生。

骑士　米兰多莉娜在哪里？

法布里乔　我不知道。

侯爵　（旁白）啊，原来他是和米兰多莉娜过不去。没有关系。

骑士　这个贱货，我一定要把她找出来。

〔走台。发现伯爵和侯爵。

伯爵　（对骑士）您这是在跟谁生气呀？

侯爵　骑士先生，咱们可是好朋友呀！

骑士　（旁白）老天爷！他们怎么在这里呀？就是用全世界的黄金作代价，我也不能把这件丢人的事情让他们知道呀！

法布里乔　您找我的女主人有什么事呀，先生？

骑士　这件事情我没有必要告诉你。凡是我吩咐下去的事情，就得好好替我办。我为此付了钱。我可以对天发誓，她必须好好地侍候我。

法布里乔　您老爷付了钱，是为了得到正当的和合理的服务。但是，您绝不能对一个正派的女人，请您原谅，动坏念头……

骑士　你说什么？你知道什么？你凭什么要干涉我的事情？只有我才知道她答应要为我办什么事。

法布里乔　您要她到您的房间里去。

骑士　你给我滚开，无赖！小心我敲碎你的脑袋！

法布里乔　您的行为令人奇怪……

侯爵　（对法布里乔）您就别说啦。

伯爵　（对法布里乔）您走吧。

骑士　（对法布里乔）马上给我滚开！

法布里乔　（激动地）我告诉您，先生……

侯爵　走吧！

骑士　滚！（把法布里乔赶走）

法布里乔　（旁白）哈哈！我正巴不得赶快离开这儿哩。（下）

第十七场

〔骑士，侯爵和伯爵。

骑士　（旁白）这个贱货！居然让我在房间里等她！

侯爵　（小声地对伯爵）他究竟为了什么鬼事呀？

伯爵　（小声地对侯爵）您没有看见吗？他爱上米兰多莉娜了。

骑士　（旁白）而她却和法布里乔呆在一起，商谈结婚的事。

伯爵　（旁白：现在该是我报仇的时候了。）骑士先生，如果一个人有一颗象您那样脆弱的心，他就不应该嘲笑别人的软弱。

骑士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伯爵　我知道您为什么这样大发雷霆。

骑士　（气呼呼地对侯爵）您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侯爵　朋友，我什么也不知道。

伯爵　我说的正是您，先生。您谎称自己讨厌女人，却偷偷摸摸地企图抢走米兰多莉娜那颗早已属于我的心。

骑士　（气呼呼地冲着侯爵）我偷偷摸摸？

侯爵　我可没有这样说。

伯爵　请您看着我，回答我。也许您自己也为这样卑鄙的行为感到羞耻了吧？

骑士　如果我继续听任您在这里撒谎而不戳穿您，那才会感到羞耻哩。

伯爵　您是说我在撒谎吗？

侯爵　（旁白）事情越来越糟糕了。

骑士　您有什么根据可以那样说？……（怒冲冲地对侯爵）伯爵

先生自己也知道他是在胡说八道。

侯爵　我可不想卷入你们这场纠纷里去。

伯爵　您是一个骗子。

侯爵　我可要走了。（欲走状）

骑士　（用力拉住他）您不能走。

伯爵　您得为此付出代价。

骑士　很好，我这就付给您……（对侯爵）请把您的剑给我。

侯爵　哎呀，算了，算了。你们两个人都冷静冷静吧。亲爱的伯爵先生，骑士先生爱上了米兰多莉娜与您有什么关系呀？

骑士　我爱上了她？真是笑话！谁说这种话，谁就是造谣。

侯爵　造谣？怎么不造我的谣呀？再说，这话又不是我说出来的。

骑士　那么是谁说的？

伯爵　我说的。而且现在还要说，我不怕您。

骑士　（对侯爵）把剑给我。

侯爵　不行！我说不行。

骑士　您也想成为我的敌人吗？

侯爵　我是一切人的朋友。

伯爵　多么卑鄙的行为呀！

骑士　我对天发誓！（拔侯爵的剑，连剑带鞘一起从侯爵身上扯了下来）

侯爵　（对骑士）您不能这样不尊重我。

骑士　如果您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我同样愿意奉陪。

侯爵　去您的吧，您这个人脾气太暴躁了。（自己同自己生闷气）太遗憾了……

伯爵　我愿意奉陪到底。(拉开防守的架势)

骑士　那就请吧！(拔剑，但是抽不出来)

侯爵　这把剑您不会用……

骑士　(用力拔剑)啊！真该死！

侯爵　骑士先生，您这是白费力气……

伯爵　我可等得不耐烦啦。

骑士　好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剑拔出了鞘，却是一把断剑)这是什么鬼东西呀？

侯爵　您把我的剑弄断了。

骑士　那一半在哪儿呀？剑鞘里根本没有呀。

侯爵　啊，对了，是没有。我在最近的那一场决斗中把剑弄断了。刚才没有想起来。

骑士　(对伯爵)请等一等，我去取一把剑。

伯爵　我对天发誓，您逃不出我的手。

骑士　什么叫逃呀？就凭这半把剑，我也能够同您决一雌雄。

侯爵　这是西班牙宝剑，您别害怕。

伯爵　先不要夸口，牛皮匠先生。

骑士　好吧，我就用这半把剑！(向伯爵扑去)

伯爵　(拉开防守的架势)退回去！

第十八场

〔米兰多莉娜，法布里乔及前场人物。

法布里乔　住手！快住手！绅士们！

米兰多莉娜　住手！亲爱的先生们，快住手！

伯爵　(看着米兰多莉娜，旁白)哼！该死的女人！

米兰多莉娜　我真倒霉！为什么要动武呀？

侯爵　看见了吧？都是因为您。

米兰多莉娜　因为我？这是从何说起呀？

伯爵　就是这位骑士先生，看见了吗？他爱上您了。

骑士　我爱上了她？没有的事，造谣。

米兰多莉娜　骑士先生爱上了我？哎呀，这可是没有的事。伯爵先生，您弄错了。我可以向您担保，肯定是您弄错了。

伯爵　哼！你们居然串通一气……

侯爵　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骑士　（对侯爵，怒气冲冲地）什么叫清清楚楚？什么叫一目了然？

侯爵　我是说，如果确有其事，那就清清楚楚。如果并无此事，那也一目了然。

米兰多莉娜　骑士先生爱上我了吗？你们听见了，他当众否认，而且是当着我的面否认的。他想用这种办法打击我，让我丢脸，要我承认他的坚强，承认我的软弱。我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假如我能够成功地让他爱上我，那我就办成了一件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大事。因为想要让一个讨厌女人、轻视女人、对女人怀有最坏成见的男人爱上我，岂不是白日做梦吗？亲爱的先生们，我是一个坦白的、诚实的女人。在我应该说话的时候，谁也不能够阻止我，我不会隐瞒事实的真相。我的确曾经努力想让骑士先生爱上我，但是我没有如愿。（对骑士）是这样吗？骑士先生。我努力了，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没有如愿。

骑士　（旁白）嘿！我真是有苦难言。

伯爵　（对米兰多莉娜）您看见了吗？他窘住了。

侯爵　(对米兰多莉娜)他没有胆量否认。

骑士　(对侯爵,气呼呼地)您在胡说八道什么?

侯爵　(对骑士,屈辱地)您怎么老是同我过不去呀?

米兰多莉娜　啊,骑士先生没有爱我。他了解女人的手腕,懂得女人的诡计,不相信女人说的话,也不相信女人的眼泪。看到女人昏倒了,他甚至还会哈哈大笑。

骑士　这么说,女人的眼泪都是假的,连昏倒也是装出来的吗?

米兰多莉娜　怎么啦?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呀?

骑士　我对天起誓!对于采取这种欺骗手段的家伙,真应该把她的心剜出来。

米兰多莉娜　骑士先生,您别发火呀。不然的话,这些先生又要说您真的爱上我了。

伯爵　本来嘛就是这么回事,想隐瞒是隐瞒不了的。

侯爵　从他的眼睛就能看出来!

骑士　(对侯爵,气冲冲地)您胡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侯爵　您老是冲着我来!

米兰多莉娜　不对。先生们,他没有爱我。你们听我说,现在我还没有死心,还想再试一试。

骑士　(旁白:我可是受不了了。)伯爵,下一次您会见到我是带着剑的。(把侯爵的那把半截剑扔在地上。欲走)

侯爵　(从地上拾起剑)嘿!剑柄不也是花钱买的吗?

米兰多莉娜　请等一等,骑士先生。现在正是事关您的名誉的时候,这些先生认为您爱上了我,有必要向他们说明一下事实真相。

骑士　没有这种必要。

米兰多莉娜　啊,太有必要了,先生。请您稍微再留一会儿吧!

骑士 （旁白）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呀？

米兰多莉娜 先生们，爱情的最明显的标志是嫉妒。不爱的人是不会嫉妒的。如果骑士先生真的爱上了我，他绝对不能容忍我属于别人。可是他对此却无动于衷，不信你们可以瞧……

骑士 您到底打算嫁给谁？

米兰多莉娜 我要嫁给那个由我父亲指定的人。

法布里乔 （对米兰多莉娜）也许您说的是我吧？

米兰多莉娜 是的。亲爱的法布里乔，当着这么多绅士的面，我愿意把新娘的手交给您。

骑士 （旁白，癫狂地）天哪，怎么会是那个家伙呀？我实在无法忍受了。

伯爵 （旁白：如果她同法布里乔结婚，那就证明她真的不爱骑士。）好吧，你们结婚吧。我保证送给你们三百个金盾牌。

侯爵 米兰多莉娜，今天的一个鸡蛋胜过明天的一只鸡。现在你们就结婚吧。我马上送给您十二个金大公。

米兰多莉娜 多谢了，先生们。我并不需要什么嫁妆。我是一个穷姑娘，没有风度，也没有什么高雅的趣味，更没有本事让高贵的绅士爱我。但是，法布里乔真心实意地对我好，现在我就当诸位绅士的面嫁给他。

骑士 好吧，该死的女人。你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吧。我知道你欺骗了我，你心里正在为侮辱了我而暗自得意。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在有意折磨我。我真恨不得朝你的胸口刺一刀，掏出你的心，给那些招蜂引蝶、欺哄诈骗的女人瞧一瞧，作为对你欺骗我的代价，方解心头之恨。可是，那样做只能让我加倍地丢脸。我不愿看到你的眼睛；我诅咒你

的魅力，你的眼泪，你的诡计。你让我认识到女人征服我们男人的那种可恶的力量，还让我懂得了——我做了这方面的牺牲品——要战胜这种力量，仅仅看不起它是不够的，还必须远远地躲开它。（下）

第十九场

〔米兰多莉娜，伯爵，侯爵和法布里乔。

伯爵　您现在就应该申明您不爱她！

侯爵　他要再敢骂我一声撒谎，我就要以绅士的名义向他挑战。

米兰多莉娜　别说啦，先生们，请不要再说了，反正他已经走了。如果他不再回来，事情就这样过去，那么可以说，我的运气也就算不错了。遗憾的是，那个可怜的家伙，我玩了一些花招使他陷入情网，结果我成功了，可是所担的风险也实在太大了。我再也不想知道他的任何事情了。法布里乔，您过来。亲爱的，把您的手给我吧。

法布里乔　把我的手给您？等一等，小姐。您用这种办法勾引别人，让别人爱上了您，从中找到乐趣，还指望我会同您结婚吗？

米兰多莉娜　哎呀，行啦，您这个疯子！那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一种好奇，一点儿任性罢了。我还是一个小姑娘嘛，又没有人来管教我。等我嫁给您以后，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法布里乔　您打算怎么做呢？

最后一场

〔骑士的侍从及前场人物。

侍从　店主小姐，我来向您辞行。我们就要走了。

米兰多莉娜　现在就走吗？

侍从　是的。我的主人已经到驿站租马车去了。他在那里等我，行李运去以后我们就出发，到利沃尔诺市去。

米兰多莉娜　请您原谅，如果我对你们做了什么……

侍从　我没有时间再耽搁了。非常感谢您。向您告辞了。（下）

米兰多莉娜　谢天谢地，他真的走了。唉，现在我倒真觉得有些内疚。他是怀着羞愧而忿懑的心情离开这儿的，以后我再也不开这样的玩笑了。

伯爵　米兰多莉娜，无论您是一位姑娘也罢，结了婚也罢，我都会一如既往，忠心耿耿地为您效劳。

侯爵　您尽管可以利用我的保护。

米兰多莉娜　亲爱的先生们，现在我就结婚，我不需要保护人，不需要情人，也不需要礼物。在此以前，我只喜欢玩，喜欢乐，办过不少错事，也遇到过不少危险。以后我再也不会这样了。这就是我的丈夫。

法布里乔　可是，等一等，小姐……

米兰多莉娜　等一等？等什么呀？有什么为难的吗？咱们走吧。请把你的手给我。

法布里乔　我想咱们是不是需要先签订一个君子协定？

米兰多莉娜　什么君子协定！这就是协定：要么把您的手给我，要么就给我卷行李回老家去。

法布里乔　我可以把手给您……但是，今后……

米兰多莉娜　但是，今后。得了吧，亲爱的。今后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了。不要再怀疑我了，我会永远爱你的，你就是我的灵魂。

法布里乔　（把手给她）给您吧，亲爱的，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米兰多莉娜　（旁白）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伯爵　米兰多莉娜，您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您能够随心所欲地驾驭男人，让他们俯首帖耳地听您的话。

侯爵　真是这样！您那高雅的风度就是永恒的命令。

米兰多莉娜　假如我果真能够仰承列位绅士的恩惠，那么现在我就提出一个最后的要求。

伯爵　那就说吧。

侯爵　您尽管讲好啦。

法布里乔　（旁白）这种时候她还有什么要求呀？

米兰多莉娜　我请求你们，开开恩，是不是能够另外换一家旅店？

法布里乔　（旁白）太好啦！现在我看出来了，她的确是爱我的。

伯爵　好吧。我理解您。我是赞赏您的，现在我就离开这里。但是，不管我走到什么地方，请相信好了，我都会永远尊重您。

侯爵　请告诉我，您丢失了一个小金瓶吗？

米兰多莉娜　是的，先生。

侯爵　它在这儿哩。是我拾到的，现在我把它还给您。为了使您高兴，我也要离开这里，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您尽管可以指望我对您的保护。

米兰多莉娜　如果你们的这些话都是出于礼貌，是真心的，那么我将非常珍惜。现在我的情况和原来已经不同了，生活方式也应该随着改变。诸位先生，我希望你们通过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使你们的心灵得到安宁，受到裨益。当你们怀疑自己快要屈服，快要堕落的时候，希望你们想一想从这个捉弄人的把戏中得到的启示，想一想我这个女店主吧！

（幕落）

（全剧终）

老 顽 固

万子美 译

人物表

康奇亚诺——市民

菲莉琪叶——康奇亚诺之妻

利卡尔多——伯爵

卢纳尔多——商人

玛尔嘉莉塔——卢纳尔多之续弦

露琪艾塔——卢纳尔多前妻之女

西蒙——商人

马丽娜——西蒙之妻

毛利奇奥——马丽娜之姐夫

费里佩托——毛利奇奥之子

第一幕

第一场

〔卢纳尔多家中的一个房间。

〔露琪艾塔和玛尔嘉莉塔坐在椅子上，前者在织袜子，后者在纺线。

露琪艾塔　亲爱的母亲！

玛尔嘉莉塔　我的女儿！

露琪艾塔　狂欢节就要结束了。

玛尔嘉莉塔　你说什么呀！咱们不是玩得很开心吗？

露琪艾塔　看在狄安娜① 的份上，我可连一场喜剧都没有看过呐。

玛尔嘉莉塔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我不是也什么都没有看吗？我结婚已经快十六个月了，可你的父亲还不是哪儿都不带我去吗？

露琪艾塔　是呀。您也知道，他根本就不应该再结一次婚。每当我独自一个儿在家的时候，我总对自己说，我的父亲太可怜了。可是他却从不带我出门，也从不给我带什么东西回来。他和您结婚之后，我也只能整天和您——我的后母呆在一起。他依然故我，既不带我出门，也不带您出去。

玛尔嘉莉塔　他简直是一头野熊，我的女儿。他只管自己玩得

开心，根本不管我们是不是生活得愉快。你是知道的，当初我嫁给他的时候，的确非常高兴。我是一个有教养的姑娘，而我的母亲却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女人，一不高兴就会大喊大叫，甚至动手打人。但是她却愿意带我出去玩儿。你瞧瞧，每年秋天，她都要带我进两三次戏院，每年的狂欢节至少要出五六次门。只要有好戏，她就要带我去看，也不管是歌剧还是喜剧。为了看戏，她真舍得花钱。只要演的戏好，不管路有多远，都要去看，并且每次都要带着孩子。我们和她一起去看戏，一起去玩儿。有时甚至跑到了圣摩伊塞的利多托赌场，就连圣马可广场上的里斯通化装舞会，小广场上的猜谜游戏，木偶戏等，也都光顾过。还看过两回马戏哩！你瞧瞧！回到家里，我们就尽情畅谈各人所见，真是快活极了！亲戚、朋友，甚至一些小伙子也都到我们家里来作客，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你瞧瞧！

露琪艾塔　你瞧瞧，你瞧瞧！（一连重复说了五六次）

玛尔嘉莉塔　我并不是说自己对她的一切都很满意，她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女人，我的父亲对她百依百顺。当然有时候我也很喜欢她。

露琪艾塔　而我呢，却是一个可怜的姑娘。难道我就永远不能迈出大门一步吗？父亲连阳台上都不愿让我去，那一天，我只不过偷偷地朝窗外看了一眼，他就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我还以为他要拿棍子揍我一顿哩。

玛尔嘉莉塔　他还问过我好几回，你为什么要朝窗户外面看？

露琪艾塔　凭狄安娜起誓！我到底干了什么呀？

---

① 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

玛尔嘉莉塔　你瞧瞧，我的女儿，你总是要出嫁的呀。而我却没有任何办法，都只能守在这个家里，一直到死。

露琪艾塔　请告诉我，亲爱的母亲，我会出嫁吗？

玛尔嘉莉塔　我相信你是会出嫁的。

露琪艾塔　请告诉我，亲爱的母亲，我什么时候出嫁呀？

玛尔嘉莉塔　放心吧！只要上帝愿意，你就会出嫁的。

露琪艾塔　既然上帝要我出嫁，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玛尔嘉莉塔　真是傻话！到时候自然会告诉你的。

露琪艾塔　可是谁也没有告诉我呀。

玛尔嘉莉塔　如果他不告诉你，我也会告诉你的。

露琪艾塔　那么说，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吗？

玛尔嘉莉塔　定了，也可以说还没有定。我的丈夫什么也不让我告诉你。

露琪艾塔　亲爱的母亲，你就告诉我吧！

玛尔嘉莉塔　真的不行，我的女儿。

露琪艾塔　亲爱的母亲，哪怕就告诉我一点点……

玛尔嘉莉塔　如果我告诉你，他肯定会象蛇怪一样朝我瞪眼睛的。

露琪艾塔　请告诉我吧，我不会让父亲知道的。

玛尔嘉莉塔　哎呀，你瞧瞧，我不能告诉你。

露琪艾塔　真的别这样，你瞧瞧，我不会讲出去的。

玛尔嘉莉塔　你这个"你瞧瞧"是什么意思？

露琪艾塔　我自己也不清楚，只不过是个口头语，有时候顺口说出来，连自己也不知道。（嘲弄地）

玛尔嘉莉塔　（旁白）她好象在挖苦我，把我当成了一个轻浮的女人。

露琪艾塔　告诉我吧，亲爱的母亲！

玛尔嘉莉塔　算了。干活吧！你那只袜子织完了吗？

露琪艾塔　快要织完了。

玛尔嘉莉塔　等你父亲回来，你的袜子如果还没有织好，他肯定会说你是到阳台上玩耍去了。你又不想耍我……你瞧瞧！（旁白：唉，这个坏习惯真该死。）

露琪艾塔　您瞧，我不是一直在忙着吗？还是求您给我讲一点那个未婚夫的情况吧。

玛尔嘉莉塔　哪个未婚夫呀？

露琪艾塔　您不是说我要出嫁吗？

玛尔嘉莉塔　这是有可能的。

露琪艾塔　亲爱的母亲，您是知道的……

玛尔嘉莉塔　我什么也不知道。（愠怒）

露琪艾塔　得了，还是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好吧！好吧！

玛尔嘉莉塔　我可真是烦透了！

露琪艾塔　（生气地）您也不是一个好人！

玛尔嘉莉塔　你为什么这样凶呀？

露琪艾塔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疼我。

玛尔嘉莉塔　傻丫头，我非常希望你能够幸福。

露琪艾塔　（压低声音）大可怀疑。

玛尔嘉莉塔　你说什么？

露琪艾塔　什么也没有说。

玛尔嘉莉塔　你听我说，不要这样对我发火，我知道快了，快了……（也生了气）在这个家里我真是受够了，打过门以后，每天受自己丈夫的气还不够，真是的，还要受前房女儿的气。

露琪艾塔　得了，亲爱的母亲，近来您也太爱发火了。

玛尔嘉莉塔　（旁白）她的话似乎也是对的，我简直失去了理智，以前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真是没有办法。本来嘛，和狼生活在一起的人，自然也就学会了狼嚎。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卢纳尔多上。

卢纳尔多　（迈着四方步，默默地走进屋子）

玛尔嘉莉塔　（旁白）狄安娜呀，他来了。（赶紧站起来）

露琪艾塔　（旁白）他走路的样子多象猫一样鬼头鬼脑呀。（也赶紧站起来）亲爱的父亲，您好！

玛尔嘉莉塔　（对卢纳尔多）早上好！我的主人，我们还要请安吗？

卢纳尔多　干活吧！干活吧！要是为了向我表示敬意，还有什么比干活更好的呢？

露琪艾塔　我一直忙到现在，袜子都快要织好了。

玛尔嘉莉塔　你瞧瞧，我们今天的活是不是都干完了。

卢纳尔多　你总是这样回答我。

露琪艾塔　得了，得了，我亲爱的父亲，您就别再嚷嚷了吧。至少在这狂欢节的最后几天。冷静点吧，起码让我们安静一些。我们可是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

玛尔嘉莉塔　唉！他就没有一天不嚷嚷的。

卢纳尔多　你听着！我会把你撕成碎片的。你想干什么？想进地狱？想当畜生？你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难道我就不喜欢和睦相处吗？

露琪艾塔　那好呀！就请您让我们去参加一次化装舞会吧。

卢纳尔多　化装舞会？化装舞会？

玛尔嘉莉塔　（旁白）他又要发火了！

卢纳尔多　你居然还有脸要我让你去参加化装舞会？你什么时候见过我，我不是说过吗？见过我往脸上戴过那种面具？面具是什么玩意儿？为什么要戴面具？以后再也不准对我讲这样的话了。女孩子是不应当到化装舞会上去的。

玛尔嘉莉塔　那么结了婚的呢？

卢纳尔多　结了婚的也不能去。太太，不能去，结了婚也不能去。

玛尔嘉莉塔　那为什么别的女人，你瞧瞧，别的女人就能够去呢？

卢纳尔多　（讽刺她的口头语）你瞧瞧，你瞧瞧。我只管我自己家里的事，别人的事我管不着。

玛尔嘉莉塔　（以牙还牙，嘲笑他的口头语）因为，我不是说过吗？因为你是一只老熊。

卢纳尔多　玛尔嘉莉塔太太，你这样只会惹我生气。

玛尔嘉莉塔　卢纳尔多先生，你这样只能让我感到讨厌。

露琪艾塔　行了，行了。真不知道安的什么心！本性难改。其实去不去化装舞会，我根本不在乎。还是呆在家里吧，只是，请让我安静一点儿。

卢纳尔多　你听见没有？我不是说过吗……你听见没有？是她自己老是说……

玛尔嘉莉塔　（忍不住笑了起来）

卢纳尔多　（对玛尔嘉莉塔）你笑什么呀，太太？

玛尔嘉莉塔　我笑你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卢纳尔多　得了，得了，你们两个人都给我过来。其实我是常常为你们考虑的，尽管今天我的心里不太痛快，但还是愿意让你们高兴高兴。别人家都在过狂欢节，咱们全家今天也在一起过一个团圆节吧。

露琪艾塔　哎呀，真是感谢上帝！

玛尔嘉莉塔　得了，别打岔，听他说吧。

卢纳尔多　你们听着，今天我想咱们全家一起吃午饭。

露琪艾塔　（高兴地）在什么地方？亲爱的父亲，在什么地方呀？

卢纳尔多　在家里。

露琪艾塔　在家里？

卢纳尔多　是的，小姐，在家里。你想上哪儿去？去酒店吗？

露琪艾塔　父亲，你是不会带我们去酒店的。

卢纳尔多　就在家里，别的什么地方也不去。我不是说过吗，不能到任何别的地方去吃饭，不能去。

玛尔嘉莉塔　行了，行了，别跟她说了。还是告诉我吧，你瞧瞧，你打算邀请什么人吗？

卢纳尔多　是的，太太。我想邀请一些客人，请他们到家里来，一起玩一玩。我们会过得很愉快的。

玛尔嘉莉塔　你邀请了哪些人呀？

卢纳尔多　自然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他们是两位懂规矩守本分的海员，他们的夫人也一起来。

露琪艾塔　（旁白，高兴地）太好啦！太好啦！我终于达到了目的。（对卢纳尔多）亲爱的父亲，他们都是谁呀？

卢纳尔多　真是个好奇的丫头！

玛尔嘉莉塔　行了，亲爱的老头子，难道你不愿意让我们知道是

谁要到咱们家里来吗？

卢纳尔多　谁说不让你们知道呀？告诉你们吧，客人是康奇亚诺·塔尔图福拉先生，毛利奇奥·达拉斯特罗佩先生和西蒙·马罗埃莱先生。

玛尔嘉莉塔　狄安娜呀！这三个家伙和他都是一路货色，可真是臭味相投呀！

卢纳尔多　你想说什么？难道他们不是正经八百的男子汉吗？

玛尔嘉莉塔　是的，先生，他们三个人和你一样粗野。

卢纳尔多　嘿！太太，在今天这样的好日子里，你竟敢责骂一个男子汉，骂他粗野，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你象那些水性杨花的女人一样，不喜欢正经八百的男子汉。你喜欢的是玩，是吃，是梳妆打扮，嬉笑打闹。你把自己的家当成监狱。你为自己的衣服不昂贵、不漂亮、不能出入社交场合而成天灰溜溜的，也不考虑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女儿也不懂事，就愿意打听谁家谁家又发了财。但是，对于人们谈论的那些由于堕落而破败的家庭，你们却充耳不闻。假如依了你们，随随便便，岂不让人说闲话？甚至会让人笑掉大牙。可是，谁要是把家治理得严一些，认真、庄重、注意名声，就会遭到一些人讨厌，我不是说过吗？就要骂你是老顽固，粗野，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说我讲的对不对？

玛尔嘉莉塔　我不想和你争辩，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那么，是不是菲莉琪叶太太和马丽娜太太今天也要来和咱们一起吃午饭？

卢纳尔多　是的，太太，是这样的。你明白了吧？我也是很喜欢交际的呀。他们都是为了她的婚事来的。把房子打扫一下，我不是说过吗？再把……（朝露琪艾塔）你在这儿听什

么呀？现在我没有和你说话。

露琪艾塔　（对卢纳尔多）有什么话不能让我知道呀？

卢纳尔多　（悄声对玛尔嘉莉塔）我觉得时间还来得及。

玛尔嘉莉塔　（悄声对卢纳尔多）那个商人怎么样？

卢纳尔多　（悄声对玛尔嘉莉塔）我会告诉你的。（对露琪艾塔）你给我离开这里。

露琪艾塔　狄安娜呀！他憋了一肚子坏水。

卢纳尔多　滚开！小心我扇你一记耳光。

露琪艾塔　这回您可听见了吧，我亲爱的母亲。

玛尔嘉莉塔　去吧，既然他让你走开，你就听话吧。

露琪艾塔　（旁白）天哪！如果我那善良的母亲在世就好了！有什么办法呢？要是他们给我带来一把扫帚，我也只好嫁给它。（下）

第　三　场

〔玛尔嘉莉塔和卢纳尔多。

玛尔嘉莉塔　亲爱的卢纳尔多先生，你的脸色真叫人害怕。你对这个姑娘实在太冷酷了。

卢纳尔多　瞧见了吧，你什么也不懂。我非常疼爱她，但是必须让她怕我。

玛尔嘉莉塔　你从来也没有让她好好地玩一玩……

卢纳尔多　女孩子必须呆在家里，绝对不能让她们出去，不然是会走邪道的。

玛尔嘉莉塔　但是至少应该让她去看一场喜剧吧？

卢纳尔多　绝对不行，太太。只有这样，在结婚的时候，她就能

理直气壮地对自己的丈夫说：怎么样？先生，我嫁给您了，我不是说过吗？我从没戴过面具，也从没进过剧院。

玛尔嘉莉塔　这样，她的丈夫就满意了吗？

卢纳尔多　你没有对那个丫头讲过什么吧？

玛尔嘉莉塔　我吗？我什么也没有说过。

卢纳尔多　你瞧着吧，一切都会顺利的。

玛尔嘉莉塔　我告诉你，实际上也许不是这样。

卢纳尔多　我相信，你瞧吧，我相信她会满意这门婚事的。

玛尔嘉莉塔　到底嫁给谁呀？能让我知道吗？

卢纳尔多　别说话，隔墙有耳。（看了看四周）嫁给毛利奇奥先生的儿子。

玛尔嘉莉塔　是费里佩托先生吗？

卢纳尔多　是的。少废话，别说了。

玛尔嘉莉塔　少废话，少废话。狄安娜啊！这有什么可保密的呀？

卢纳尔多　我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事情。

玛尔嘉莉塔　婚礼很快就要举行吗？

卢纳尔多　很快。

玛尔嘉莉塔　你不打算征求她的意见吗？

卢纳尔多　用不着考虑那么多，我已经答应了这门婚事。

玛尔嘉莉塔　你已经答应了吗？

卢纳尔多　是的，太太，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呀？

玛尔嘉莉塔　什么也不告诉她吗？

卢纳尔多　我是这个家里的主人。

玛尔嘉莉塔　打算给她准备些什么嫁妆啊？

卢纳尔多　我想给什么就给什么。

玛尔嘉莉塔　难道我只是一个木头人吗？你什么都不和我商量。啊？我到底算什么人呀？你瞧瞧……

卢纳尔多　老是你瞧瞧，你瞧瞧，我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

玛尔嘉莉塔　好吧，先生，什么时候让女儿知道呢？

卢纳尔多　到她出嫁的时候，自然就会知道了。

玛尔嘉莉塔　难道不能让他们先见见面吗？

卢纳尔多　没有必要，太太。

玛尔嘉莉塔　你能肯定她会喜欢他吗？

卢纳尔多　我是这个家里的主人。

玛尔嘉莉塔　好吧，好吧。反正是你自己的女儿。我也不想多管闲事，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卢纳尔多　我的女儿绝对不能让别人看见，除非那个人成了她的丈夫。

玛尔嘉莉塔　如果看见她的那个人不喜欢她呢？

卢纳尔多　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玛尔嘉莉塔　哦，这算什么美满姻缘呀！

卢纳尔多　你想怎么办？难道还能让他们先在一起睡上一觉吗？

玛尔嘉莉塔　有人敲门，有客人来了。我去看看是什么人。

卢纳尔多　女仆不在家吗？

玛尔嘉莉塔　她在铺床，我去看看吧。

卢纳尔多　不行，太太，你不能到阳台上去。

玛尔嘉莉塔　瞧瞧，这算什么规矩呀！

卢纳尔多　你不能去，要去我自己去。我是主人，我不是说过吗？我是主人。（下）

第 四 场

〔玛尔嘉莉塔和卢纳尔多。

玛尔嘉莉塔　哎，老天爷！您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呀！天底下再也找不到象他这样的丈夫了。成天都是那句“我不是说过吗”，真让人烦透了。你瞧瞧，我可再也受不了啦。

卢纳尔多　（上）你知道是谁来了吗？

玛尔嘉莉塔　谁呀？

卢纳尔多　毛利奇奥先生。

玛尔嘉莉塔　一定是为婚事来的吧？

卢纳尔多　那还用说？他是专程而来。

玛尔嘉莉塔　是来签订婚约的吗？

卢纳尔多　你还是快点离开这儿吧。

玛尔嘉莉塔　你要赶我走吗？

卢纳尔多　对了，太太。请你离开这儿。

玛尔嘉莉塔　你想避开我吗？

卢纳尔多　是的，太太。

玛尔嘉莉塔　瞧呀！瞧呀！在这个家里我到底算什么人呀？

卢纳尔多　反正当家的是我。

玛尔嘉莉塔　难道我不是你的妻子吗？

卢纳尔多　告诉你，马上离开这儿！

玛尔嘉莉塔　天哪！他真是一头野熊！

卢纳尔多　快一点！

玛尔嘉莉塔　（慢吞吞地走）一个怪物！

卢纳尔多　(粗暴地)你还有完没有？

玛尔嘉莉塔　一个没有人性的家伙！(下)

第 五 场

〔卢纳尔多和毛利奇奥。

卢纳尔多　谢天谢天，她到底走了。看来心肠软是办不成事情的。必要的时候就得吼，就得叫。我希望她们好，希望她们一切顺心。但是在家里，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毛利奇奥　您好大人，卢纳尔多先生。

卢纳尔多　您早大人，毛利奇奥先生。

毛利奇奥　我已经同我的儿子谈过了。

卢纳尔多　您问过他愿不愿意结婚吗？

毛利奇奥　问过了。

卢纳尔多　他怎么说？

毛利奇奥　他说他非常愿意，只是想先和姑娘见见面。

卢纳尔多　(粗暴地)这可不行，先生。咱们事先可是说妥了的。

毛利奇奥　得了，得了。您别发火呀！他的事情一切由我作主。

卢纳尔多　随您怎么办好了。我不是说过吗？嫁妆是相当可观的。我答应过要给六千个金大公，就一定会拿出六千来。说吧，您是要金币？银币？还是银行支票？悉听尊便好了。

毛利奇奥　我不想要现金。也许您能转给我一份价值六千金币的股票？能用这股票作为我的投资吗？是不是这样更好一些？

卢纳尔多　当然可以，我将满足您的一切要求。

毛利奇奥　不过，我可不想用这些钱去买衣服。

卢纳尔多　我打算让她就象现在这个样子过门。

毛利奇奥　您有丝绸之类的东西吗？

卢纳尔多　只有一些零星物品。

毛利奇奥　在我家里，绝不允许穿丝绸衣服。只要我活着，就只准穿羊毛长裙，谁也不能披披风，戴头巾，或者穿鲸骨裙，更不准戴头套，卷额发。

卢纳尔多　好极了，您真了不起！我也喜欢这样。那么首饰呢？您准备打首饰吗？

毛利奇奥　举行婚礼的时候，我打算送给新娘子一只纯金的手镯和一对嵌珠的耳环，都是我妻子在世的时候用过的。

卢纳尔多　很好，很好。不过我可不干这样的蠢事，去送那些赶时髦的玩意儿。

毛利奇奥　您以为我发疯了吗？什么叫赶时髦呀？首饰总是时髦的。您喜欢什么样的首饰？钻石的还是开金的？您打算送给她吗？

卢纳尔多　就目前这个时代来说，我不是说过吗？送这种东西只会白白地扔掉许多钱。

毛利奇奥　此话不假，如果十年就送一件首饰，那到了一百年怎么办？岂不还要加倍地送？

卢纳尔多　可惜，很少有人象我们这样考虑问题。

毛利奇奥　那是因为很少有人象我们这样有钱。

卢纳尔多　可他们还说我们不会享受哩。

毛利奇奥　真是一些可怜虫！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是怎么打算的呀？请相信我好了，他们只不过是一些井底之蛙而已。喂，老伙计，您太对我的脾气了。您可以无愧地对自己说：我毫

无所求，什么也不缺，只要所用得当，随手就能够掏出成百成百的金币来！

卢纳尔多　可不是吗？先生。我们吃得很好，有上等的熏鱼，烤鸡，还有火腿。

毛利奇奥　全是上等品，因为我们可以付高出数倍的价钱。

卢纳尔多　对于一个有声望的家庭来说，绝不能让别人背后议论，说三道四。

毛利奇奥　不能让别人来管我们的闲事。

卢纳尔多　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事情。

毛利奇奥　只有我们这些当家人才能知道。

卢纳尔多　妻子的话是不能听的。

毛利奇奥　儿子就是儿子。

卢纳尔多　我的女儿就是这样教育出来的。

毛利奇奥　我的儿子也是一颗明珠，他绝不会随随便便地扔掉半个铜钱。

卢纳尔多　我的女儿什么都会干。在家里我什么都让她干，甚至连盘子都让她洗。

毛利奇奥　我的儿子更是这样。因为我不让他干仆人的事情，他就象发了疯一样，偷偷地学着补袜子，补裤子。

卢纳尔多　（高兴地笑了）真是个好小伙子。

毛利奇奥　（高兴地笑了）真是个好姑娘。

卢纳尔多　（一面笑一面搓手）好啦，咱们这就算谈妥了，赶快订婚吧。

毛利奇奥　（也一面笑一面搓手）听您吩咐，老伙计。

卢纳尔多　我们等您来一起吃午饭。您是知道的，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我准备了四块牛里脊，我不是说过吗，早就做好了。

毛利奇奥　我一定赴宴。

卢纳尔多　我们一起享受。

毛利奇奥　我们会过得很愉快的。

卢纳尔多　她们还说我们粗野哩。

毛利奇奥　真是笑话。

卢纳尔多　真是傻瓜。

第　六　场

〔西蒙家里的一间房间。

〔马丽娜和费里佩托。

马丽娜　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的外甥？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

费里佩托　我是从学校里来的，想在回家之前先来看看您。

马丽娜　你真好，费里佩托。快坐下吧，想吃一点点心吗？

费里佩托　谢谢您，亲爱的姨母。我想我该回家了，如果我的父亲到时候见我没有回去，那我可要倒霉了。

马丽娜　你不会告诉他你在马丽娜姨母家里吗？他还能说什么呢？

费里佩托　他知道可就麻烦了！知道后他又要大喊大叫，连片刻自由都不愿给我。

马丽娜　这种行为简直象强盗。不过，姨母家里他还是会让你来的。

费里佩托　我曾经对他说过，可他就是不愿我来。

马丽娜　嘿！真是一个怪物，是个和我丈夫一样的宝贝。

费里佩托　我亲爱的西蒙姨父在家里吗？

马丽娜　他不在家，不过马上就要回来。

费里佩托　姨父如果见到我在这里，他也同样会对我叫嚷一番的。

马丽娜　让他叫嚷好啦，他知道了更好。你是我的外甥，我姐姐的儿子。我那可怜的姐姐已经离开了人世，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我已经没有别的亲人了。

费里佩托　我不愿因为我的缘故而让姨父对您大喊大叫。

马丽娜　哎呀，我的孩子，你不必为我担心。他要是对我嚷一句，我就对他嚷个没完。如果我连这一点都办不到，那岂不是太可怜了吗？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会嚷嚷的，我不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丈夫更粗野的人。

费里佩托　难道比我父亲还要粗野吗？

马丽娜　我不知道，也许这两个人是半斤八两。

费里佩托　哪里哪里，自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的父亲就没有给过我哪怕一丁点儿温存。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就知道让我干活，连过节也不让我休息，干完了活立刻就得回家。今天早晨，我要到这里来，他一定要派一个仆人陪着我，给我带路。我连朱得卡岛都没有去过，更不要说卡斯泰罗区了。就连圣马可广场我也不知道到底路过了几回。凡是仆人干的活，他都要我去干。晚上还得温习两小时功课，才让我吃晚饭，睡觉。第二天一清早又得早早地去给他请安。

马丽娜　可怜的孩子，我真为你难过。不错，年轻人需要管教，可他做得也太过分了，实在太过分了。

费里佩托　我实在受够了，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老是这样。

马丽娜　你已经到了自立的年龄了，他理应给你自由行动的机会。

费里佩托　您什么消息都不知道吗，亲爱的姨母？
马丽娜　什么事情呀？
费里佩托　我的父亲什么也没有对您说过吗？
马丽娜　哎呀，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了。
费里佩托　那么，您真的什么都没有听说？
马丽娜　确实没有，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费里佩托　如果我告诉您，您会不会告诉我的父亲呀？
马丽娜　不会的，绝对不会。
费里佩托　我相信您，尊敬您。
马丽娜　我绝不会告诉他，我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
费里佩托　您听我说，他要我马上结婚。
马丽娜　真的吗？
费里佩托　他亲口对我说的。
马丽娜　新娘子找到了吗？
费里佩托　找到了，姨母。
马丽娜　她是谁呀？
费里佩托　我告诉您，不过，亲爱的姨母，您可不能告诉别人。
马丽娜　行了行了。我真的要生气了，您把我当成了什么人呀！
费里佩托　是卢纳尔多·克罗佐拉先生的女儿。
马丽娜　对了对了，我认识她。哦，不对，我不认识她，我认识的是她的后母玛尔嘉莉塔·萨丽科拉太太，她嫁给了卢纳尔多先生。他也是我丈夫的朋友，和他一样粗野。唉，你瞧瞧，这位新郎的父亲和那位新娘的父亲真是一对臭味相投的宝贝。你见过那位姑娘吗？
费里佩托　没有，姨母。

马丽娜　在签订婚约之前，我想他们是会让你们见见面的。

费里佩托　我倒担心他们不让。

马丽娜　嘿，怎么会呢？要是你不喜欢她怎么办？

费里佩托　凭狄安娜起誓，要是我不喜欢她，我碰也不会碰她一下。

马丽娜　最好你先同她见见面。

费里佩托　那怎么能办得到呢？

马丽娜　你可以直接向你父亲提出这个要求。

费里佩托　我已经对他讲过了，可他却对我大吵大嚷。

马丽娜　如果你想出了什么办法，我一定帮助你。

费里佩托　啊，那可太好了，谢谢您。

马丽娜　不过，那位卢纳尔多先生可是一头野熊，他从不让任何人看到他的女儿。

费里佩托　也许有可能，例如在过节的时候……

马丽娜　别说话，别说话，我丈夫回来了。

费里佩托　我要离开这儿吗？

马丽娜　不用了。

第　七　场

〔西蒙及前场人物。

西蒙　（旁白）这个小坏蛋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费里佩托　亲爱的姨父大人！

西蒙　（粗鲁地）先生！

马丽娜　您对我外甥的欢迎真太热情了！

西蒙　我对您早就有言在先，在我家里不想见到您的任何亲

戚。

马丽娜　这是什么话？我嫁到您家里这么多年了，难道我的亲戚有人来敲过您的门吗？有人向您讨过什么东西吗？先生，他们根本不需要见你。我的外甥今天是来看我的，您有什么可啰嗦的呢？难道我们都是乡巴佬，山里人吗？您是不是一个文明人呀？真是没有教养！天哪！我真可怜。

西蒙　您有完没有？今天早上我可不想同您嚷嚷。

马丽娜　我为什么不能见一见自己的外甥？他到底把您怎么啦？

西蒙　他没有把我怎么样，我也希望他好。但是您知道，在我的家里，我不愿见到任何人。

费里佩托　您大可放心，我以后再也不会来了。

西蒙　那您算是帮了我的忙了。

马丽娜　我就要让他来。

西蒙　我就不让他来。

马丽娜　这样的事情您是阻挡不了的。

西蒙　只要我愿意，就有办法阻止你。

费里佩托　（准备走）大人。

马丽娜　（对费里佩托）您等等。这个孩子到底把您怎么啦。

西蒙　我就是不想见他。

马丽娜　不过为什么？

西蒙　为什么？还为大腿① 哩，我谁也不想见。

费里佩托　亲爱的姨母，您就让我走吧。

马丽娜　好吧，好吧，我的外甥，您去吧。我会去找你父亲的。

---

① 在威尼斯方言中，把“什么”（COSA）与“大腿”（COSCIA）都念成一个字（COSSA）。

费里佩托　姨母，姨父大人！

西蒙　先生！

费里佩托　（旁白）天哪！他真是活象我的父亲，不，比我父亲还要粗野十倍。

第　八　场

〔马丽娜和西蒙。

马丽娜　您还有一点人味儿吗？瞧您对孩子说的是些什么话呀！

西蒙　让他知道知道我的脾气。在我的家里，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马丽娜　我的外甥到底怎么得罪您啦？

西蒙　他没有得罪我，我只是谁也不想见。

马丽娜　那您为什么不回到您自己的房间里去？

西蒙　我只是愿意呆在这里。

马丽娜　说实话，亲爱的先生，您是怕他在这里吃了您的饭！

西蒙　不是这么回事，太太。

马丽娜　您不是还没有吃午饭吗？

西蒙　（更大声地）没有，太太。

马丽娜　当然没有。您之所以发脾气，就是因为没有吃午饭。

西蒙　哼，您真是自作聪明。您把我当成了一个怪人，一个房客。

马丽娜　那为什么还不吃午饭？

西蒙　（极其傲慢地）因为今天我们要到外面去吃午饭。

马丽娜　您就用这样的腔调同我讲话吗？

西蒙　那是您自己惹我生气。

马丽娜　亲爱的丈夫，您就行行好吧，您那古怪的火爆脾气，什么时候不是一点就着呀？

西蒙　您难道不知道我的脾气吗？既然知道，那为什么还要惹我？

马丽娜　（旁白：和他一起生活真得有天大的耐性！）咱们到哪里去吃午饭呀？

西蒙　您跟着我走就行了。

马丽娜　到底去哪儿呀？

西蒙　就是我带您去的地方。

马丽娜　您为什么不让我知道？

西蒙　您知道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是和您的丈夫一起去，又不是去找别的男人。

马丽娜　说真的，您真是个疯子。起码应该让我知道去哪里吃饭，该穿什么衣服，都有些什么人吧？要是有什么不三不四的人在场，我根本就不去凑那个热闹，免得让人家笑话。

西蒙　您尽管放心好了，凡是我去的地方，绝对不会有什么不三不四的人。

马丽娜　咱们同谁一起去呢？

西蒙　同我一起去。

马丽娜　嘿，您知道，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女人！

西蒙　您也的确太好奇了。

马丽娜　我连到哪里去都不清楚，就这样跟您走吗？

西蒙　当然啰，太太。

马丽娜　我要是去了，就不叫马丽娜。

西蒙　那您就呆在家里，别吃午饭好了。

马丽娜　我要到我姐夫毛利奇奥家里去。

西蒙　您的姐夫毛利奇奥也要和我们一起去吃饭。

马丽娜　到底在什么地方呀？

西蒙　您就跟我走吧，到时候您自然就知道了。（下）

第　九　场

〔马丽娜，菲莉琪叶，康奇亚诺和利卡尔多伯爵。

马丽娜　嘀哈，亲爱的！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呀！你的心实在太善良了！啊，有人在敲门，你瞧瞧，来客人了。（走台）这个老顽固真叫人好笑，连到什么地方去都不让知道，我怎么能够陪他去吃饭呢？假如他真想让我出去玩一玩，又为什么不告诉我到哪里去呢？今天我决不陪他去。不过，我想他最后总会告诉我吧？我得赶紧去看看是谁到我家来了。啊，原来是菲莉琪叶太太。陪他一起来的是谁呀？那个蠢头蠢脑的家伙是她的丈夫，另一位我不认识的男人又是谁呢？哼！她倒是不错，走到哪里都有男人陪着。要说顽固，她的那位丈夫比起我的这位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因为菲莉琪叶太太继承了巨额的遗产，她就能够随心所欲，那个可怜的家伙只能象一条小狗似的跟在她的身后。我真为我的丈夫难过，假如他看到来了这么一大群人，他会怎么说呢？嗨！管他哩，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反正他们也不是我请来的。我只是不想弄得大家都不愉快罢了。

菲莉琪叶　亲爱的夫人，马丽娜太太。

马丽娜　亲爱的夫人，菲莉琪叶太太，尊敬的先生们。

康奇亚诺　（瓮声瓮气地）夫人。

利卡尔多　（对马丽娜）夫人，您卑贱的仆人向您致敬。

马丽娜　愿作您的奴婢。（对菲莉琪叶）这位先生是谁呀？

菲莉琪叶　他是一位伯爵，一位外地绅士，是我丈夫的朋友。我介绍得对吗，康奇亚诺先生？

康奇亚诺　我什么都不知道。

利卡尔多　我愿成为诸位最知心的朋友和最忠诚的仆人。

马丽娜　您既然是康奇亚诺先生的朋友，自然就是一位品德高尚的老爷。

康奇亚诺　我已经说过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菲莉琪叶　您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呢？不是您邀请他到咱们家去作客的吗？

康奇亚诺　是我邀请的吗？

菲莉琪叶　不是您是谁呀？亲爱的伯爵先生，请您原谅。您知道，今天是狂欢节，我的丈夫想开开玩笑。他是在和马丽娜太太寻开心哩。是不是这样呀，康奇亚诺先生？

康奇亚诺　（旁白）最好是什么话都别说。

马丽娜　（旁白：哎呀，这个女人真是聪明过人！）你们不想坐一会儿吗？请坐吧！

菲莉琪叶　是呀，咱们还是坐一会儿吧。（坐下）请到这边坐，伯爵先生。

利卡尔多　这是我终生最大的荣幸。

康奇亚诺　那我呢？我坐在什么地方？

菲莉琪叶　（对康奇亚诺）您就坐在马丽娜太太旁边好啦。

马丽娜　（对菲莉琪叶，小声地）这可不行，我的好姑娘。要是我的丈夫看见了，我可要倒霉喽！

菲莉琪叶　（对康奇亚诺）您瞧，那边不是有椅子吗？

康奇亚诺　啊，是的，太太。谢谢您。（一个人坐在一旁）

利卡尔多 （对康奇亚诺）朋友，如果您愿意坐在这儿，就请过来坐好啦，咱们不必太拘泥于礼节了。我可以坐到那边去，和马丽娜太太坐在一起。

马丽娜 这可不行，先生，这可不行，您会感到很不方便的。

菲莉琪叶 您这话说得可不公平，伯爵先生。您是以为我的丈夫在嫉妒您吗？哎呀，康奇亚诺先生，你怎么不为自己辩解呀！你难道没有听见吗？他以为你是在嫉妒哩。您真叫我感到奇怪，伯爵先生。我的丈夫是一个心胸非常开阔的人。他了解他的妻子，不会为这样的事情而苦恼的。即使苦恼的话，他也不会放在脸上的。您知道，作为一个有教养的女人，她怎能不热情公正地接待一位有身份的绅士呢？更何况我那位在米兰的弟弟还再三嘱咐我，要好好地招待您，让您在威尼斯愉快地度过四天狂欢节。您说呢，马丽娜？不然的话，岂不是太失礼，太粗鲁了吗？我的丈夫可不是那种人，他非常重视自己的名声，总希望自己的妻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玩得痛痛快快，说起话来自由自在，难道不是这样吗，康奇亚诺先生？

康奇亚诺 一点不假，太太。

利卡尔多 说真的，原先我还真有一点儿担心。但是既然您把话都解释清楚了，又得到了康奇亚诺先生的认可，那我就可以放心了。我将斗胆使用您给我的荣誉，为您效劳。

康奇亚诺 （旁白）我办了一件愚蠢透顶的事，真不该把他带到自己家里去。

马丽娜 伯爵先生，您不打算在威尼斯多呆一段时间吗？

利卡尔多 原来并没有打算住多久。可是这座美丽的城市叫我如此满意，我真想多住几天。

康奇亚诺　(旁白)为什么不来一个魔鬼把他抓走呀?

菲莉琪叶　言归正传吧,马丽娜太太。今天,咱们要一起去吃午饭。

马丽娜　哪儿?

菲莉琪叶　哪儿?难道您还不知道吗?

马丽娜　我的丈夫曾对我说起过吃午饭的事,但他没有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菲莉琪叶　在玛尔嘉莉塔太太家里。

马丽娜　是卢纳尔多先生家里吗?

菲莉琪叶　当然啰,他们不是一家人吗?

马丽娜　啊,我懂了。他们家里今天要订婚!

菲莉琪叶　订什么婚呀?

马丽娜　您没有听说吗?

菲莉琪叶　没有。您能够告诉我吗?

马丽娜　哎呀,这可是大新闻呀……

菲莉琪叶　谁订婚呀?是露琪艾塔吗?

马丽娜　可不是嘛!不过,您可不能告诉别人呀。

菲莉琪叶　亲爱的,快给我讲讲吧。(走到马丽娜身边)

马丽娜　(用头向利卡尔多和康奇亚诺那边示意)他们会听见吗?

菲莉琪叶　利卡尔多先生,您能到我丈夫那边去坐一会儿,陪他聊聊天吗?他非常希望别人能和他的妻子亲切地交谈,可不愿自己被人冷落在一边。我说得对吗,康奇亚诺先生?

康奇亚诺　(对利卡尔多)哦,别麻烦了,没有关系。

利卡尔多　我也非常愿意和康奇亚诺先生聊一聊。(走到康奇亚诺身边)有一些事情需要向您请教。

康奇亚诺　（旁白）他也被冷落了。

菲莉琪叶　（对马丽娜）现在总该可以说了吧？

马丽娜　（对菲莉琪叶）他真的到那边去了，您简直是个凶恶的魔鬼。

菲莉琪叶　如果他不这样做，就证明他同我的丈夫一样，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

马丽娜　那么，我？……

菲莉琪叶　说吧，快点告诉我，露琪艾塔到底怎么啦？

马丽娜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您的。但是，咱们最好还是小声一点，免得让他们听见。（两个人悄声耳语）

利卡尔多　（对康奇亚诺）先生，咱们还是聊一聊吧，您好象不怎么太爱搭理我似的。

康奇亚诺　请您原谅。我遇到了一些伤脑筋的事情，可我不想麻烦别人。

利卡尔多　那么好吧，我也并不想打扰您。可是，那两位夫人的悄悄话看样子一时还说不完，咱们是不是也该找点儿什么聊一聊，或者咱们两个人谈谈心？

康奇亚诺　您要我和您聊什么呢？我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人，消息又不灵通，更不愿意和别人谈心。

利卡尔多　（旁白）这家伙真是一个怪物。

菲莉琪叶　（对马丽娜）他还没有见过她吗？

马丽娜　没有，他们不让他俩见面。

菲莉琪叶　哎呀，他真是一个大木瓜。

马丽娜　可不是嘛！在他们签订婚约之前，咱们能不能想办法帮帮他的忙，让他和那姑娘见见面吗？

菲莉琪叶　不能到她家里去吗？

马丽娜　哎呀，这连做梦也办不到呀。

菲莉琪叶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能不能利用化装舞会的机会？……

马丽娜　小声点儿，要不他们会听见的。

菲莉琪叶　（对利卡尔多）行啦，还是考虑你们自己的事情吧，为什么要偷听我们的谈话呢？你们谈你们的，我们谈我们的。（对马丽娜，小声地）您听我说，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利卡尔多　（对康奇亚诺）今天晚上您打算到什么地方去玩一玩？

康奇亚诺　回家。

利卡尔多　您的太太呢？

康奇亚诺　她也回家。

利卡尔多　到家里你们还聊天吗？

康奇亚诺　当然啦，先生。我们躺在床上聊天。

利卡尔多　躺在床上？谈到几点钟呀？

康奇亚诺　半夜两点。

利卡尔多　哈，您是在同我开玩笑吧？

康奇亚诺　一点不错，为了让您先生高兴嘛。

利卡尔多　（旁白）看来我的计划还会遇到一些麻烦。

菲莉琪叶　（对马丽娜）您说什么？您同意吗？

马丽娜　好吧，这样做事情也许会顺利一些。可是我还不知道如何通知我的外甥。假如我派人去叫他，我的丈夫一定会暴跳如雷。

菲莉琪叶　您派人去好了。告诉他去找我。

马丽娜　他的父亲怎么办？

菲莉琪叶　他不是也要到卢纳尔多先生家去吃午饭吗？等他出

门以后，让您外甥赶紧到我那里去，我自有办法。

马丽娜　有什么办法呀？

菲莉琪叶　有什么办法？办法有的是！过了波河不就到了阿迪杰河①吗？车到山前必有路，您听我的安排保险没错，我自有主张。

马丽娜　我马上就派人去告诉他。

菲莉琪叶　（对利卡尔多和康奇亚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你们都是哑巴吗？

利卡尔多　康奇亚诺先生不大想说话。

菲莉琪叶　唉，真是个可怜的家伙。他还在为他的事情动脑子哩。我的丈夫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非常能干。

利卡尔多　我真担心他的身体有点不舒服。

菲莉琪叶　真的吗？哎呀，我真可怜！这太让我扫兴了。您怎么啦，康奇亚诺先生？

康奇亚诺　没有什么。

菲莉琪叶　（对利卡尔多）您为什么说他身体不舒服呀？

利卡尔多　因为他告诉我，今天晚上两点钟他就要睡觉。

菲莉琪叶　真的吗？（对康奇亚诺）您可得注意身体呀，我的老伙伴。

康奇亚诺　您也得陪我回家。

菲莉琪叶　啊，原来是这样。可是您忘了，咱们不是还要去看歌剧吗？

康奇亚诺　我不想看歌剧。

菲莉琪叶　（对康奇亚诺）那为什么呀？您瞧，这不是包厢的钥

---

① 意大利北部的两条河。

匙吗？还是您为我租的哩。

康奇亚诺　我租的？唔……对了，是我租的。不过，那也是因为被你吵得实在没有办法。反正歌剧院我肯定不去，也不让您去。

菲莉琪叶　啊，亲爱的，您不是在开玩笑吧？您说呢？他是在和我开玩笑，马丽娜，您知道吗？我亲爱的丈夫对我非常非常好，他为我租了一个包厢，一定要陪我去看戏，是吗，我的老伙伴？（对康奇亚诺，小声地）您听清楚，可别惹我发火，不然，您会倒霉的！

马丽娜　（旁白）天哪，她可真会演戏！

菲莉琪叶　（对利卡尔多）您愿意留下来陪我看戏吗？那个包厢里还有座位，真是这样吗，康奇亚诺先生？

康奇亚诺　（旁白）这个该死的女人！只要是她想办的事，我就非得依她不可。

第　十　场

〔西蒙及前场人物。

西蒙　（粗鲁地）马丽娜！

马丽娜　先生！

西蒙　（旁白）怎么这么多人呀？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用头朝利卡尔多的方向示意）那个家伙是谁呀？

菲莉琪叶　啊，西蒙先生，向您请安啦。

西蒙　（对菲莉琪叶）夫人！（对马丽娜）怎么回事，嗯？

菲莉琪叶　我们特来拜访。

西蒙　拜访谁呀？

菲莉琪叶　拜访您呀！是吗，康奇亚诺先生？

康奇亚诺　（没精打采地）当然啰，太太。

西蒙　（对马丽娜）你马上离开这儿。

马丽娜　您想强迫我吗？

西蒙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你马上走开。

菲莉琪叶　得了，马丽娜，听你丈夫的话吧。在我们家里，康奇亚诺先生也是常常对我这样使性子的。我总是马上就按他的意思去做。

马丽娜　您真是个好人，滥好人，我明白了。各位先生再见。

利卡尔多　（对马丽娜）请接受我卑微的敬意。

西蒙　（嘲弄地对伯爵）先生！

马丽娜　（向伯爵告辞）愿为您的奴婢。

西蒙　（故意矫揉造作地学伯爵的姿态）夫人！

马丽娜　（旁白）我为什么不能说话？为什么？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下）

西蒙　（对菲莉琪叶）这位先生是谁？

菲莉琪叶　您问我的丈夫吧。

利卡尔多　假如您想知道我是什么人，最好由我来自我介绍，免得麻烦您去问别人。我是阿尔科拉伊家族的阿布鲁佐伯爵利卡尔多。本人是康奇亚诺先生的朋友，菲莉琪叶太太最忠实的仆人。

西蒙　（对康奇亚诺）您怎么能让自己的妻子同这种人打交道？

康奇亚诺　他怎么啦？

西蒙　真不象话！（下）

菲莉琪叶　你们瞧，他多么没有礼貌呀！居然当着我们的面对他的夫人大喊大叫。您明白了吧，伯爵先生。您能看出我们

之间的差别吗？我的丈夫是一位有教养的先生，永远不会干出这种丢人的事情。遗憾的是，我们还得和他这样的人一起吃午饭，又没有办法躲开他。真不知道这餐饭该怎么吃，而今晚咱们还要一起到歌剧院去看戏。是这样吗，康奇亚诺先生？

康奇亚诺　我已经对您说过……

菲莉琪叶　嘿，行了，行了。过来吧，小傻瓜。（一手挽着康奇亚诺，一手挽着利卡尔多，齐下）

第二幕

第一场

〔卢纳尔多家的一间房间。

〔玛尔嘉莉塔(身着主妇盛装)和露琪艾塔。

露琪艾塔　真好看,亲爱的母亲。瞧,您打扮得多么漂亮呀!

玛尔嘉莉塔　你说什么呀,我的女儿。今天有许多客人要到咱们家里来,假如你也象我这样打扮,瞧你说的,那怎么接待他们呢?

露琪艾塔　您以为我应该怎样打扮呀?

玛尔嘉莉塔　你还是按照女孩子的样子,打扮得自然一些更好。

露琪艾塔　哎,不错,不错,说得多轻巧!什么"自然一些更好"?我要是不生病,那才真是更好哩。

玛尔嘉莉塔　我不知道你说了些什么,我的女儿!要是办得到的话,我当然希望你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打扮。可是你自己也知道,你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无论什么事他都不容商量。只要我一提起给你做件衣服,他就会火冒三丈,还要对我大喊大叫,说到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为了不让他发火,我也就不想招惹他,只好由他使性子。结果呢?我的女儿,你是知道的,一切都得听从他的摆布。

露琪艾塔　(委屈地)是呀,我当然知道,反正我也不是您的亲生

女儿。

玛尔嘉莉塔　你说了些什么呀？难道我不疼你吗？

露琪艾塔　是的，母亲，您是很疼我。但是您却从来没有为我的事情出过什么力。如果我是您的亲生女儿，您是绝对不会让我穿着这样的围裙出来见客人的。

玛尔嘉莉塔　好啦，你就把围裙解下来吧。

露琪艾塔　那么，解了围裙我穿什么呀？

玛尔嘉莉塔　解了围裙吗？你瞧瞧，可真的再没有什么好穿的了。

露琪艾塔　这还了得！您以为我不知道您是在拿我寻开心吗？

玛尔嘉莉塔　你真叫我好笑，女儿，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露琪艾塔　我只想象别的女孩子那样打扮一下。

玛尔嘉莉塔　那你自己去和你的父亲商量吧。难道我能够背着他去叫裁缝来给你做衣服吗？就是做好了，又怎么办呢？卢纳尔多先生又不是瞎子，你以为，你瞧瞧，他会看不见吗？

露琪艾塔　我并没有说要做什么好衣服，可至少也应当象样一点吧。您瞧，我连一副小小的绣花手筒都没有，只有这么一块小小的围巾，真叫人难为情，它比我的祖母还要老哩。要是没有外人，穿这种衣服倒也没有什么。可是，如果就象这样……总得稍微穿得好一点吧。我是一位年轻的小姐，又不是一个叫化子，我觉得这种时候为我花一点钱也并不过分。

玛尔嘉莉塔　你等等。如果你想要一副绣花手筒，倒可以把我的那一副给你。你愿意要一条珍珠项链吗？

露琪艾塔　那还用问吗？

玛尔嘉莉塔　我现在就去给你拿。(旁白)可怜的姑娘！我真同情她。我们当女人的，你瞧瞧，都是这样不幸。(下)

第　二　场

〔露琪艾塔，玛尔嘉莉塔。

露琪艾塔　你们瞧！她说是我的父亲不同意。实际上是她自己不想给我。是的，我的父亲的确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人，他不愿意我在家里打扮。可是她呢？她为什么能够打扮呢？她要是想做一件衣服，总有办法让老头子同意，还要让他自己说出来。但是，对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姑娘，她就从来没有想到过。算了吧，世界上所有的后娘都是一路货。反正我算是认识她了。她老是对我发火，找我的碴儿，就因为我比她年轻，比她漂亮。在她叫我女儿的时候，连嘴巴也不敢张开。就连我喊她亲爱的母亲，她也会担心这个称呼会使她变老几岁。

玛尔嘉莉塔　(上)好了，快把那条围裙解下来吧。

露琪艾塔　好吧，母亲，我这就解下来。(解下围裙)

玛尔嘉莉塔　你过来，我给你戴上手筒。

露琪艾塔　亲爱的母亲，让我先看一看好吗？

玛尔嘉莉塔　你瞧，就跟新的一样。

露琪艾塔　简直比小刷子还要硬，您是想让我戴着它去洗盘子吗？

玛尔嘉莉塔　你说什么呀？比小刷子还要硬？这可是一副地道的法国细麻布手筒呀，我一共还没用过四回哩！

露琪艾塔　您没有看见已经起毛了吗？

玛尔嘉莉塔　是吗？真糟糕！不过，我想你就是戴一副破手筒，他们也会来看你的。

露琪艾塔　您戴的那副手筒就非常漂亮。

玛尔嘉莉塔　哎呀，我的小姐！你是想象我一样打扮吗？反正手筒我已经给你拿来了，你想戴就戴吧。如果你想要更好一些的，你自己去向你父亲要好啦。

露琪艾塔　好啦，好啦，你别发脾气啦。我戴上还不行吗？

玛尔嘉莉塔　过来吧。（给露琪艾塔戴手筒）你知道吗？你越是象这样使性子，事情就越不好办。

露琪艾塔　（整理手筒）我知道您为我操了不少心。

玛尔嘉莉塔　（替露琪艾塔整理手筒）只要是我能办到的，我都会替你办。

露琪艾塔　（继续整理手筒）轻一点，亲爱的母亲，您可别把它撕破了。

玛尔嘉莉塔　（为露琪艾塔整理好手筒，拉着她转了一圈）你今天的心情很不好。

露琪艾塔　行了，行了，您别拉我了，我又不是一头牲口。

玛尔嘉莉塔　你这是什么话？我从来也没有这么想过。如果你老是这样多心的话，小姐，我以后再也不管你的闲事了，我就象仆人一样地侍候你，但你也不能老是拿话气我呀。

露琪艾塔　您有珍珠项链吗？

玛尔嘉莉塔　我什么也没有，我可不想办了好事还遭别人骂。

露琪艾塔　嗯，好了，亲爱的母亲。

玛尔嘉莉塔　难道我是一个疯子？都是你把我逼成这样的。

露琪艾塔　（伤心地哭了，一边哭，一边用手绢擦眼泪）

玛尔嘉莉塔　怎么啦？你到底怎么啦？

露琪艾塔　（仍旧一边哭，一边擦泪）

玛尔嘉莉塔　你哭什么呀？我怎么惹你了呀？

露琪艾塔　（边哭边说）您说过……要，要给我……一条……珍珠项链的……您又……又不……给了。

玛尔嘉莉塔　咳，那不是因为你惹我生气了吗？……

露琪艾塔　您还给我吗？

玛尔嘉莉塔　真是冤家，你过来吧。（要给露琪艾塔戴项链）

露琪艾塔　先让我看看吧。

玛尔嘉莉塔　你还想挑什么毛病吗？让我给你戴上吧。

露琪艾塔　（小声嘀咕着）还不是一件旧玩意儿。

玛尔嘉莉塔　（为露琪艾塔戴项链）你说什么？

露琪艾塔　我什么也没有说呀。

玛尔嘉莉塔　（继续为露琪艾塔戴项链）你老是不满意。

露琪艾塔　（发现胸前有一颗珠子破了）您瞧，这儿有一颗珠子破了。

玛尔嘉莉塔　是吗？那有什么关系？把它拨稀一点不就行了吗？

露琪艾塔　要是都破了呢？

玛尔嘉莉塔　我马上就要对你说……

露琪艾塔　这条项链有多少年了呀？

玛尔嘉莉塔　你还有完没有？不然我可要把项链拿走了。

露琪艾塔　看在狄安娜的份上，别老是对我嚷嚷好不好？

玛尔嘉莉塔　你也不能得寸进尺呀。

露琪艾塔　我这样打扮好看吗？

玛尔嘉莉塔　很好看。

露琪艾塔　我的脸上干净吗？

玛尔嘉莉塔　干净，很干净。（旁白）她那该死的虚荣心实在太强了。

露琪艾塔　（旁白）我可不能相信她，得好好瞧一瞧。（从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

玛尔嘉莉塔　你身上还带着镜子呀？

露琪艾塔　啊，是一块破镜子。

玛尔嘉莉塔　要是让你父亲看见了……

露琪艾塔　得了，您可别告诉他。

玛尔嘉莉塔　你瞧，瞧呀，他来了。

露琪艾塔　真该死！我还没有看清楚哩。（扔掉镜子）

第　三　场

〔卢纳尔多及前场人物。

卢纳尔多　（对玛尔嘉莉塔）怎么回事呀，太太？你们要去赴宴吗？

玛尔嘉莉塔　得了吧，瞧您，我一年就这么打扮一回，您还要抱怨。您是怕我，你瞧瞧，怕我花了您的钱吧。

卢纳尔多　你就是穿烂了我也不在乎，我不是说过吗？哪怕一个星期穿破一件，我也无所谓。感谢上帝，我可不是那种小气鬼。只要不象你们这样胡闹，就是一百个金大公一件我也舍得买。你想让今天到咱们家来的那些绅士们说长道短吗？难道你是橱窗里的时髦的布娃娃？你也太过分了。

露琪艾塔　（旁白）说实话，他对她嚷嚷得再凶一些才好哩。

玛尔嘉莉塔　您不知道别的女人是怎么打扮的吗？难道我是一只鞋子，一块木头？

卢纳尔多　别的女人爱怎么打扮，那是她们的事。在我的家里，我决不准这样做。我不想弄得丢人败兴，让别人用手指戳我的脊梁骨，明白吗？

露琪艾塔　一点不错，亲爱的父亲，我也这样对她说过。

卢纳尔多　（对露琪艾塔）你听我说，明白吗？你可不能学她那个样子……这是什么东西？你脖子上缠的是什么鬼东西？

露琪艾塔　啊，什么也没有呀，亲爱的父亲。那是一件旧东西，破烂货。

卢纳尔多　快把那些珠子给我拿下来。

玛尔嘉莉塔　真的，卢纳尔多先生，我也这样对她说过。

露琪艾塔　得了，亲爱的父亲，咱们在过狂欢节哩！

卢纳尔多　这是什么话！想去参加化装舞会吗？我根本不想见到这种毛孩子的玩意儿。今天有客人要来，我不想让他们看到你以后，认为我的女儿是一个疯子。你也和她一样不知道自爱。（走上前去要摘露琪艾塔的项链，露琪艾塔抵挡着）快把那些珠子给我。那挂着的是些什么玩意儿呀？是手筒吗，我的小姐？天啊，真的是手筒！是谁把这些臭东西给你的？

露琪艾塔　是母亲给我的。

卢纳尔多　（对玛尔嘉莉塔）你真是个疯婆子！难道你就这样教育我的女儿吗？

玛尔嘉莉塔　如果我不满足她的要求，她就说我憎恨她，不疼她。

卢纳尔多　（对露琪艾塔）你那个脑袋里是什么时候开始动这种坏念头的呀？

露琪艾塔　看到她穿戴得那么漂亮，我也就想打扮打扮。

卢纳尔多　(对玛尔嘉莉塔)听见了吗？你真是一个坏榜样。

玛尔嘉莉塔　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呀，我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卢纳尔多　结了婚就应该给姑娘们作出个好样子。

玛尔嘉莉塔　我可不是为了，你瞧瞧，不是为了和你的孩子一起变成疯子，才和你结婚的。

卢纳尔多　我决不允许，我不是说过吗？不允许你来败坏我这个家庭的名声。

玛尔嘉莉塔　我的所作所为只会给你家增添名声。

卢纳尔多　够了，你赶快去给我把那件衣服脱下来。(对玛尔嘉莉塔)

玛尔嘉莉塔　你就是打死我，我也决不从命。

卢纳尔多　你真的不去？

玛尔嘉莉塔　我什么都不在乎。

露琪艾塔　那么我呢？亲爱的父亲。我也要去换衣服吗？

卢纳尔多　你给我把那些破烂东西拿下来。

露琪艾塔　好吧，父亲，只要您满意，我决不会反对，我是非常听话的。您瞧，这是些什么破烂货呀？戴着它我真感到脸红。(摘下珍珠项链，脱掉手筒)

卢纳尔多　看见了吗？她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做。她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孩子。我的前妻呀，可怜的人！你是多么的高尚，又是多么文雅哟。就连系一条带子，也要和我说一声呀。只要我不同意，你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扔到一边，不会说一个不字。不管你走到哪里，都会得到一片赞扬声。我为什么要再结一次婚呀？真是中了邪，发了疯啊。

玛尔嘉莉塔　(旁白)当初我选择这个怪物做自己的丈夫，真是办了一件莫大的蠢事。

卢纳尔多　可怜的亡妻哟！你需要什么东西呀？有吃的没有呀？

玛尔嘉莉塔　当然哆！一个女人只要有吃的，别的什么都不需要。

卢纳尔多　你到底缺少什么？

玛尔嘉莉塔　亲爱的先生，你还没有让我说话哩。

露琪艾塔　亲爱的父亲！

卢纳尔多　什么事？

露琪艾塔　以后你不同意，我就什么也不穿。

卢纳尔多　这对你有好处。

露琪艾塔　母亲说了我也不穿。

玛尔嘉莉塔　（对露琪艾塔）哼，真会拍马屁！我算是认识你了。瞧你那张脸，你瞧瞧，长得同他一模一样。一站起来两个肩膀活象两口大钟。

露琪艾塔　（对玛尔嘉莉塔）你是说我吗，母亲？

卢纳尔多　（对露琪艾塔）你给我住嘴。

露琪艾塔　（对卢纳尔多）她在撒谎哩。

玛尔嘉莉塔　（对卢纳尔多）你听见了吧，她是怎样同我讲话的！

卢纳尔多　告诉你给我住嘴。同你的后母不应该这样讲话。你应当尊敬她。拿她当你的亲生母亲一样对待。

露琪艾塔　（对卢纳尔多）可她不能欺负我。

玛尔嘉莉塔　（对卢纳尔多）我……

卢纳尔多　（对玛尔嘉莉塔）你，我不是说过吗？最好赶快去换衣服。

玛尔嘉莉塔　你说的可当真？

卢纳尔多　我说的当然当真。

露琪艾塔　（旁白）哈，太好了！

玛尔嘉莉塔　我要把这件衣服撕成碎片。

卢纳尔多　咱们走着瞧，我决不会饶过你。

露琪艾塔　亲爱的父亲，有客人来了。

卢纳尔多　这些蠢驴，怎么连招呼也不打就把门推开啦？（对露琪艾塔）你马上给我离开这儿。

露琪艾塔　嗯，为什么呀？

卢纳尔多　（对玛尔嘉莉塔）你马上去给我换衣服。

玛尔嘉莉塔　你真的认为他们会说闲话吗？

卢纳尔多　真见鬼！你给我滚开！

第　四　场

〔马丽娜，西蒙和前场人物。

马丽娜　夫人，玛尔嘉莉塔太太！

玛尔嘉莉塔　夫人，马丽娜太太！

露琪艾塔　夫人！

马丽娜　小姐，好孩子，小姐！

玛尔嘉莉塔　老爷，西蒙先生！

西蒙　（粗鲁地）夫人！

马丽娜　卢纳尔多先生，您不高兴吗？耐心一些吧。

卢纳尔多　向您致敬！（对露琪艾塔）快走开。

露琪艾塔　（旁白）他就是打我一顿，我也决不离开这里。

西蒙　卢纳尔多先生，我们来打扰您了。

卢纳尔多　（旁白）我那个疯老婆还在和我怄气哩。

西蒙　（对卢纳尔多）我的姐夫毛利奇奥先生马上就到。

卢纳尔多　（对西蒙）西蒙先生，看到我妻子的这副模样，您心里是怎么想的？

马丽娜　（对西蒙）您瞧，她打扮得多好看，您没有注意吗？

西蒙　（对马丽娜）你给我住嘴。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马丽娜　（对西蒙）她真漂亮，太可爱了。

玛尔嘉莉塔　好了，马丽娜太太，请把您的外衣脱下来吧。

马丽娜　很高兴。（准备脱下披风）

卢纳尔多　（生气地对玛尔嘉莉塔）请你到那边去，太太，先脱下自己的披风和外衣。

玛尔嘉莉塔　行了，行了，你瞧瞧，咱们该去赴席了。请吧，马丽娜太太。

卢纳尔多　（对玛尔嘉莉塔）你也快把那件衣服脱下来。

玛尔嘉莉塔　怎么？我也要脱外衣吗？你以为如何，马丽娜太太？他让我把外衣脱下来，我的丈夫很可爱吧，是吗？（笑）

马丽娜　（对玛尔嘉莉塔）我恐怕很难发表什么具体意见。

卢纳尔多　（对玛尔嘉莉塔）你听见了吧？为什么你要，我不是说过吗，要穿这种拖到地面上的法国式长裙呢？

玛尔嘉莉塔　我亲爱的卢纳尔多先生，看看她吧，你瞧瞧，她穿的是什么衣服呀？

卢纳尔多　她是因为要出门，而你却在自己的家里。

西蒙　（对卢纳尔多）我也同这个疯女人打了两个小时的架。她老是按自己的性子随心所欲地打扮。（对马丽娜）你赶快回家去把这件束腰长裙换下来。

马丽娜　今天我就是不回去，不信咱们走着瞧！

玛尔嘉莉塔　马丽娜太太，咱们一起走，咱们一起走。

马丽娜　您瞧，我还穿了一件锦缎长裙哩。

玛尔嘉莉塔　他们全都一样，做好了衣服，又不让我们穿。

马丽娜　等会儿咱们可以看看菲莉琪叶太太，看看她穿的是什么衣服。

玛尔嘉莉塔　您见过她吗？

马丽娜　刚才她到我家去过了。

玛尔嘉莉塔　她穿的什么呀，亲爱的太太？

马丽娜　（赞叹地）嘀，她的披风可华贵哩！

玛尔嘉莉塔　华贵的披风？

马丽娜　显得文雅而又干净。

玛尔嘉莉塔　您听见了吗，卢纳尔多先生？菲莉琪叶太太，你瞧瞧，她就披了一件华丽的披风。

卢纳尔多　我从来不关心别人的事。我告诉你，我不是说过吗？那是丢人的事情。

玛尔嘉莉塔　（问马丽娜）她穿什么样的长裙呀？

马丽娜　华丽而有气派的银白色长裙。

玛尔嘉莉塔　（对卢纳尔多）您听见了吗？菲莉琪叶太太穿的是银白色的长裙，我只不过穿了一条绸裙子，您还要对我没完没了地嚷嚷吗？

卢纳尔多　你给我脱下来，我已经说过了。

玛尔嘉莉塔　（对马丽娜）只有傻瓜才会相信我会脱下这条裙子。咱们走吧，走吧，马丽娜太太。越是搭理他们，他们就越得寸进尺。好象咱们两人就要私奔似的。从我年轻的时候起，只要我有的东西，我就要尽情地享受。（对卢纳尔多）我已经没有什么别的衣服了，只有这么一件。（下）

卢纳尔多　这个女人简直要我的命。

马丽娜　亲爱的卢纳尔多先生，您应当原谅她，她的虚荣心很强。当然啰，在自己家里的确没有必要摆这种阔气。可是，她毕竟太年轻了，缺乏处世经验。

西蒙　你给我住嘴。瞧瞧你自己吧，不要脸的女人。

马丽娜　如果你不知道尊重别人，我可要……

西蒙　你想干什么？

马丽娜　我也同样会骂人的。（旁白）见你的鬼去吧，该死的野熊！（下）

第　五　场

〔西蒙和卢纳尔多。

西蒙　想当初何苦要结婚呢？

卢纳尔多　您还记得我原来的妻子吗？她是一个多么好的女人呀！再看看这一位，真是我的丧门星。

西蒙　我几乎快要变成疯子，变成一头野兽了。这个女人实在叫人难以忍受。唯一的办法是躲开她，离开这个凶神恶煞的女妖精越远越好。

卢纳尔多　最好的办法还是根本不要结婚。

西蒙　谁能让自己的妻子安分守己，谁就能太平无事，谁要是让妻子随心所欲，谁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

卢纳尔多　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个女儿，我一定会象一位堂堂正正的绅士那样向您声明，我不是说过吗？我决不会再同任何别的女人打交道。

西蒙　听说您已经给女儿订婚了，是真的吗？

卢纳尔多　（恼怒地）谁对您说的呀？

西蒙　我的妻子。

卢纳尔多　（恼怒地）她怎么知道的？

西蒙　好象是我妻子的外甥告诉她的。

卢纳尔多　是费里佩托吗？

西蒙　不错，是费里佩托。

卢纳尔多　这个伪君子，不要脸的东西，猴子精！他的父亲本来答应我，事先不告诉他的。没想到这么快便把什么都对他说了。我知道那个孩子并不象他说的那么好，我真后悔不该同意这门亲事。真想跟他，我不是说过吗？跟他撕毁婚约。

西蒙　恐怕还有更糟的哩，为什么他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姨母呢？

卢纳尔多　对呀，先生，不能守口如瓶的人就不谨慎，不谨慎的人就不能结婚。

西蒙　此话有理，亲爱的老朋友。如今再也找不到象咱们当初那样的年轻人了。您还记得吗？对于父亲的话，我们从来都不敢说一个不字。

卢纳尔多　我有两个姐姐，她们都出嫁了。我这一辈子恐怕还没有见过她们十次。

西蒙　我好象从来就没有同我的母亲讲过话。

卢纳尔多　想当初，我根本不知道歌剧是什么东西，喜剧又是啥玩意儿。

西蒙　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们硬是把我拉到歌剧院里去了，我一直睡到散场。

卢纳尔多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的父亲问我：你是想去看拉洋片，还是要我给你两个铜板？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两个铜

板。

西蒙　我呢？那时我专给赌钱的人摇宝盒，有一个当兵的以赌博为生，他给我抽百分之四的头，赢一百个金大公就给我四个，每当摇动宝盒的时候，我的那个高兴劲儿就是三天三夜对您也说不完。并不是因为我非常看重那些钱，而是因为我能够堂堂正正地说：瞧呀，这些钱都是我从那个小伙子手里挣来的。

卢纳尔多　我也碰到过这样一个当兵的，那家伙花起钱来，我不是说过吗？真是挥金如土。

西蒙　的确是挥金如土。他毫不在乎，随心所欲，愿意怎么胡闹就怎么胡闹。

卢纳尔多　真是无牵无挂，自由自在呀。

西蒙　这话一点不假，先生。等到他稍微清醒一点，能够自己提裤子的时候，就又开始赌起来。

卢纳尔多　您知道是谁教给他的吗？……是他的母亲。

西蒙　我当然知道，我就在那里观赌哩，什么都知道。

卢纳尔多　是的，先生。她这样对他说：可怜的孩子呀！他正在那里玩得起劲哩。可怜的人！您知道她多么想念你吗？如果那个女人来了，她就去喊他：快来呀，我的儿子，您瞧见她了吗？露格莱齐娅小姐长得多漂亮，多可爱呀。你不想得到她吗？你知道她有多么活泼呀！快对她唱那首歌吧。把假面喜剧特鲁法尔丁里最动人的台词念给她听吧。我不会骗你的，她什么都会干，会跳舞，会打牌，会写诗，可爱极了，你知道吗？儿子说他要结婚，他还是个小孩子哩。她就为他出主意：亲爱的儿子，快过来吧，我的宝贝，快吻一吻露格莱齐娅小姐……快滚开！你这个臭货，真不害臊！不懂事

的女人！

西蒙　您说的那些女人，我也认识好几个，你付给她们多少钱？

卢纳尔多　苍天在上，狄安娜为我作证，我根本就懒得看她们。

西蒙　这倒不一定。好吧，现在请您告诉我，您同毛利奇奥先生签订了婚约吗？

卢纳尔多　今天中午他要到我家里来，那时我把一切都告诉您吧。

西蒙　我的妻子要和您的夫人呆在一起吧？

卢纳尔多　您不放心吗？

西蒙　我想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卢纳尔多　您是说在我的家里？放心吧，没有我的同意，谁也不会来的。

西蒙　您哪里知道！今天早上，在我家里……算了吧，我不想说下去了。

卢纳尔多　请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西蒙　咱们走吧，走吧，以后我再告诉您。女人，女人，反正是女人。

卢纳尔多　什么女人呀，我不是说过吗？简直是害人精。

西蒙　说得妙极了，真是绅士的语言。（放声大笑，并拥抱卢纳尔多）

卢纳尔多　不过，说心里话，我并不讨厌女人。

西蒙　我也同您一样。

卢纳尔多　但是在家里……

西蒙　绝不能让她们见到别人。

卢纳尔多　把大门锁得紧紧的……

西蒙　把窗户全都钉死。

卢纳尔多　一定要看住她们。
西蒙　让她们按我们的意志行事。
卢纳尔多　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做。（下）
西蒙　只有这样做才算得上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下）

第　六　场

〔另一间房间。

〔马丽娜和玛尔嘉莉塔。

马丽娜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好了。请您去把露琪艾塔叫来，咱们把订婚的事情告诉她，安慰安慰她，听听她有什么打算。
玛尔嘉莉塔　请相信我，马丽娜太太，她不值得咱们为她操心。
马丽娜　那为什么呀？
玛尔嘉莉塔　因为她是一个不知道好歹的姑娘。我想尽办法让她高兴，她还是和我过不去，你瞧瞧，她忘恩负义，傲慢无礼，还会造谣撒谎。
马丽娜　亲爱的朋友，她还是个小孩子嘛，您应当原谅她。
玛尔嘉莉塔　您以为她还是一个小丫头吗？
马丽娜　她今年多大啦？
玛尔嘉莉塔　嘀！她已经满十八岁了，哼！
马丽娜　是吗？
玛尔嘉莉塔　可不是，反正比我小不了多少。
马丽娜　我的外甥很快就要满二十岁了。
玛尔嘉莉塔　从年岁上看，他们倒是很相配的。
马丽娜　我想告诉您，他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
玛尔嘉莉塔　说实话，露琪艾塔也是一个不错的姑娘，就是有一

点爱想入非非。有时她让我觉得很可爱，有时又惹我生气。

马丽娜　我在她那个年龄时，请您相信，我也象她一样对待我的母亲。现在想起来，就象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

玛尔嘉莉塔　她和您可不一样，难道您不明白吗？作为一个母亲什么都可以忍受，可是我呢？她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马丽娜　她可是您丈夫的女儿呀。

玛尔嘉莉塔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的日子才更加难过。如果我满足了女儿的要求，丈夫就会对我大喊大叫，如果我顺了丈夫的意，女儿又会恨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人。

马丽娜　那您还不赶快想办法，早一点把她打发出门呀？

玛尔嘉莉塔　明天就出嫁我才高兴哩。

马丽娜　他们还没有签订婚约吗？

玛尔嘉莉塔　对这些男人是不能够相信的，哪怕是刚刚说妥了的事情，一转眼他们又会变卦。

马丽娜　不过这件婚事，我倒敢和您打赌，决不会再有什么变化。

玛尔嘉莉塔　不会变吗？您为什么这样有把握？

马丽娜　我知道卢纳尔多先生已经邀请我的姐夫毛利奇奥到您家来吃午饭。他并不是仅仅为了在一起吃一顿饭才来的。不信您瞧，我说的保险没错。

玛尔嘉莉塔　也许是这么回事。不过我总觉得，他们怎么能事先什么都不告诉那个女孩子呢？

马丽娜　难道您还不了解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吗？我一向善于察言观色，从言谈中揣摩他们要办的事，一猜便准。不信咱们可以击掌，可以吗，太太？

玛尔嘉莉塔　如果我女儿不愿意呢？

马丽娜　正因为如此，您最好早一点让她知道。

玛尔嘉莉塔　需要让她到这里来吗？

马丽娜　如果您认为这样好，就请去把她叫来。

玛尔嘉莉塔　亲爱的太太，我把她带到您这儿来。

马丽娜　嘿，亲爱的玛尔嘉莉塔太太，您何必那么谨小慎微呢？您不应当这样。

玛尔嘉莉塔　我去叫她，马上就来。（下）

马丽娜　可怜的姑娘，这对她简直是当头一盆凉水呀！她的这位后母也是一个不大懂事的女人。

第七场

〔玛尔嘉莉塔，露琪艾塔和马丽娜。

玛尔嘉莉塔　快过来，我的女儿。马丽娜太太有话要和你说哩。

露琪艾塔　请您原谅，母亲，我好象不应该去。因为您知道，我老是害怕自己惹祸。在这个家里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得事先告诉父亲。

玛尔嘉莉塔　这倒是真话，你的父亲也实在太过分了。但是，你尽管放心，母亲我总是疼你的。

露琪艾塔　我知道，母亲。（做了一个动作，表示自己说的不是真话）

马丽娜　（旁白）你瞧瞧！她有一个前房的姑娘，但愿我也有一个。

玛尔嘉莉塔　（旁白）我真的疼她。可是她老是瞧着我不顺眼。

露琪艾塔　我这就来。马丽娜太太，您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

马丽娜　玛尔嘉莉塔太太……

玛尔嘉莉塔　我的朋友……

马丽娜　您就告诉她吧。

玛尔嘉莉塔　还是请您对她讲吧。

露琪艾塔　我真可怜！也不知道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玛尔嘉莉塔　啊，是好事，是好事。

露琪艾塔　得了吧。既然如此，您又何必让我活受罪呢？

马丽娜　我真为你高兴，露琪艾塔。

露琪艾塔　为什么呀？

马丽娜　（对玛尔嘉莉塔）我怎么对她说呢？

玛尔嘉莉塔　（对马丽娜）行了，反正就是那么回事，您就直截了当告诉她吧。

马丽娜　（对露琪艾塔）我真为你高兴，你要结婚了。

露琪艾塔　（做出温顺的样子）哎呀，那可太好了。

马丽娜　瞧瞧，你不相信吗？

露琪艾塔　（仍做出温顺的模样）我是不相信，您猜对了。

马丽娜　（指指玛尔嘉莉塔）不信你可以问她。

露琪艾塔　是真的吗，亲爱的母亲？

玛尔嘉莉塔　她说的全是真话。

露琪艾塔　天呀！不是什么都还没有决定吗？

马丽娜　我认为早已经决定了。

露琪艾塔　啊，您是在和我开玩笑吧，马丽娜太太？

马丽娜　开玩笑？我连你的未婚夫是谁都知道。

露琪艾塔　真的吗？是谁呀？

马丽娜　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

露琪艾塔　您瞧，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未婚夫对我来说只不过

是一个梦。

马丽娜　你愿我为你把这个梦变成现实吗？

露琪艾塔　那还用说吗？

马丽娜　可能你已经交上好运了。

露琪艾塔　那太好了。（对马丽娜）他年轻吗？

马丽娜　你瞧瞧，和你的年岁差不多。

露琪艾塔　他长得漂亮吗？

马丽娜　非常漂亮。

露琪艾塔　（旁白）她真好！

玛尔嘉莉塔　这一回你总该，你瞧瞧，总该满意了吧？

露琪艾塔　（对玛尔嘉莉塔）得了吧，母亲，您别骗我了。尽管您不高兴，我也要这样说。

玛尔嘉莉塔　哎呀，我怎么会骗你呀。对我来说，宁可今儿晚上就结婚，不要挨到明天。

露琪艾塔　嘿，我知道您为什么要这么着急。

玛尔嘉莉塔　为什么呀？

露琪艾塔　我知道，我知道您不愿意再见到我。

玛尔嘉莉塔　（对马丽娜）您听见了吧，她竟用这种态度同我讲话！

马丽娜　好啦，好啦，宝贝，你就不要再抬杠了。

露琪艾塔　（对马丽娜）您能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吗？

马丽娜　费里佩托。

露琪艾塔　啊，多好听的名字呀！他是威尼斯城里的人吗？

马丽娜　他是我的外甥。

露琪艾塔　啊，亲爱的姨妈，我多么高兴呀，亲爱的姨妈，您真好，我亲爱的姨妈。（高兴地亲吻马丽娜）

玛尔嘉莉塔　瞧你，这象什么样子呀！

露琪艾塔　亲爱的母亲，您就别说了不行吗？我将来会比您生活得更好的。

玛尔嘉莉塔　当然啰，谁让我摊上了那么好的一个丈夫呢？

马丽娜　（对露琪艾塔）告诉我，我的女儿，你从来没有见过他吗？

露琪艾塔　天呀，我真可怜，我哪里能够见到他？哪里有时间？哪里有机会？这个家里平时连一条狗都不让进来，我也从来没有出过门。

玛尔嘉莉塔　如果你见到他，一定会喜欢他的。

露琪艾塔　真的吗？我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他呢？

马丽娜　我也不知道。玛尔嘉莉塔太太，您知道什么消息吗？

露琪艾塔　亲爱的母亲，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呢？

玛尔嘉莉塔　行了，行了。"亲爱的母亲，我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他呢？"你着什么急呀，就不会稳重一点儿吗？现在还什么都不清楚哩，你又该噘嘴巴了。

露琪艾塔　我知道您非常疼我。

玛尔嘉莉塔　得了，得了，真是不知道害臊。

马丽娜　（旁白）哎呀，她太机灵了，真叫人担心。

露琪艾塔　请告诉我，马丽娜太太，他是毛利奇奥先生的儿子吗？

马丽娜　不错，我的女儿，是他的独生儿子。

露琪艾塔　我太高兴啦。请您告诉我，您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很顽固的人吗？

马丽娜　啊，他可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露琪艾塔　嗯，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他呀？

马丽娜　说实话吧，我非常希望让你们先见见面。因为也许你可能不一定会喜欢他，他也不一定会喜欢你。

露琪艾塔　他可能会不喜欢我吗？

玛尔嘉莉塔　你以为他是什么人呀，你瞧瞧，是爱神吗？

露琪艾塔　我不相信爱神，也不相信阎王。

玛尔嘉莉塔　（旁白）咳，这姑娘实在太自负了。

马丽娜　您听我说，玛尔嘉莉塔太太，我想嘱咐您一件事。

露琪艾塔　我可以听吗？

马丽娜　当然可以，你也听一听吧。我曾经和菲莉琪叶太太一起议论过这件婚事。她听说两个年轻人还没有见过面就要订婚，感到非常奇怪，答应为他们帮忙。您知道，今天她也要来吃午饭，咱们看看她有什么好办法。

露琪艾塔　太好啦，真是太好啦。

玛尔嘉莉塔　你这个"太好啦"是不是说得太早了呀！要是我的丈夫发现了怎么办？倒霉的是谁呀？你瞧瞧，除了我还有谁？

露琪艾塔　嘿，为什么您要让他发现呢？

玛尔嘉莉塔　那孩子能从天窗里钻进来吗？

露琪艾塔　我不知道。您说呢，马丽娜太太？

马丽娜　你听，让我干脆直说吧，我也不想让玛尔嘉莉塔太太受牵连　咱们等菲莉琪叶太太来了以后，看她有什么主意。如果太冒险了，我也不想被牵连进去。

露琪艾塔　瞧呀，你们老是拿话来哄我，好吧，再见了。

玛尔嘉莉塔　别说话，我好象听到了……

马丽娜　有人来了。

露琪艾塔　噢，是父亲来了，我得离开这儿。

马丽娜　你害怕什么呀？这里又没有男人。

玛尔嘉莉塔　啊，您知道是谁来了吗？

马丽娜　谁呀？

玛尔嘉莉塔　是菲莉琪叶太太化装来了，她老是爱恶作剧。

露琪艾塔　只有她一个人吗？

玛尔嘉莉塔　（对露琪艾塔）只有她一个人，你还希望谁来呀，我的小姐？

露琪艾塔　（高兴地）得了，亲爱的母亲，您是个好人，您非常疼我。

马丽娜　咱们看她有何高见吧。

露琪艾塔　（高兴地）咱们看她有何妙计吧。

第　八　场

〔菲莉琪叶（戴着遮眼面具），及前场人物。

菲莉琪叶　夫人们好！小姐好！（大家象平日一样向她致意：夫人好！）

玛尔嘉莉塔　您来晚了，菲莉琪叶太太，我们都在引颈望着哩。

露琪艾塔　狄安娜可以作证，我们早就翘首而待了。

菲莉琪叶　我已经猜到了！现在我就告诉你们。

马丽娜　您是一个人来的吗？您丈夫怎么没有陪您来呀？

菲莉琪叶　哦，他有他自己的事。

玛尔嘉莉塔　他现在在哪儿？

菲莉琪叶　我让他到餐厅找您的丈夫去了。我不想让他到这里来，因为我要和你们单独谈一谈。

露琪艾塔　（旁白）唉，真希望她能给我带来一些好消息！

菲莉琪叶　你们知道和他们在餐厅里的还有谁吗？

马丽娜　有我的丈夫吧？

菲莉琪叶　当然有他，但是还有一个人。

马丽娜　谁呀？

菲莉琪叶　毛利奇奥先生。

露琪艾塔　（高兴地，旁白）啊，正是那个年轻人的父亲呀！

玛尔嘉莉塔　你怎么知道是毛利奇奥先生呢？

菲莉琪叶　我的丈夫也是一个很粗鲁的人，在去餐厅之前，他再三盘问那里有什么人？女仆告诉他只有西蒙先生和毛利奇奥先生。

马丽娜　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呀？

菲莉琪叶　我可以肯定，您瞧，他们正在为某某人签订婚约哩……

马丽娜　哦，对了，对了，我明白了。

玛尔嘉莉塔　我应该到那里去看看。

露琪艾塔　（旁白）我也应该去。

马丽娜　关于您刚才提到的那个直接当事人，有什么新消息吗？

菲莉琪叶　您是说那位朋友吗？

马丽娜　是的，就是那位朋友。

露琪艾塔　（旁白）她们是在打哑谜哩，以为我听不明白。

菲莉琪叶　咱们能够随便地谈吗？

玛尔嘉莉塔　当然啰，其实有什么可回避的呢？露琪艾塔已经什么都知道了。

露琪艾塔　啊，亲爱的菲莉琪叶太太，我只知道一丁点儿，那还是她们不得不告诉我的。

菲莉琪叶　（对露琪艾塔）哦，你有盼头啦，我的女儿，这回你可是交上好运了。

露琪艾塔　为什么呀？

菲莉琪叶　尽管我还没有见过那个年轻人，但是我可以向你担保，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青年。

露琪艾塔　（显得自鸣得意的样子）

玛尔嘉莉塔　（对露琪艾塔）你就不能庄重一点吗，我的小姐？

马丽娜　并不因为他是我的外甥我才夸他，他的确是一个十分有教养的好青年。

露琪艾塔　（仍然自鸣得意地）

玛尔嘉莉塔　（对露琪艾塔）你应该懂事了，你瞧瞧，也该知道稳重一点嘛！

露琪艾塔　到时候，我自然知道应该怎么办。

玛尔嘉莉塔　（对菲莉琪叶）那么，这两个孩子可以见面了吗？

菲莉琪叶　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

露琪艾塔　怎么见面呀？什么时候见面呀，菲莉琪叶太太？怎么见面呀？什么时候呀？

菲莉琪叶　我的好女儿，你的性子比我还急呀！

露琪艾塔　您不是说我们可以见面吗？

菲莉琪叶　听我说（小声地对三个人），他马上就要来了。

玛尔嘉莉塔　（吃惊地）到这儿来吗？

菲莉琪叶　是呀，太太，到这里来。

露琪艾塔　（对玛尔嘉莉塔）他为什么不能到这里来？

玛尔嘉莉塔　你就别说话了，我的小姐。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到底说了些什么。亲爱的菲莉琪叶太太，您是了解我的丈夫

的，请您多加关照，千万不要把事情弄糟了。

菲莉琪叶　您大可不必担心。他是化了装来的，打扮成一个女人，您丈夫根本认不出来。

马丽娜　对，对，太好了，您考虑得很周到。

玛尔嘉莉塔　唉，亲爱的夫人，我的丈夫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如果他发现了什么破绽，你瞧瞧，我可要倒霉了。

露琪艾塔　（对玛尔嘉莉塔，高兴地）您没有听她说吗？他是化了装来的。

玛尔嘉莉塔　哎呀呀！你走开吧。真是个轻浮的姑娘。

露琪艾塔　（对玛尔嘉莉塔，温顺地）他是化装成女人来的嘛。

菲莉琪叶　相信我吧，玛尔嘉莉塔太太，决不会露马脚的。您就听我的好啦，不要害怕。很可能他马上就要到了。等他来了之后，如果这里只有我们几个女人，就可以象现在这样随便聊一聊。如果不让我们和他见面，或者见面的时候您的丈夫在场，那就让我来想办法，到时候我自有主张。反正随机应变，无论如何也得想个办法让他们见上一面，哪怕让她偷偷地看他一眼也好，您说呢？

露琪艾塔　（对菲莉琪叶，做出可怜巴巴的样子）只能偷偷地看上一眼吗？

玛尔嘉莉塔　他自己一个人来吗？

菲莉琪叶　不会的，亲爱的太太，他一个人是不可能来的。您瞧好啦，他会化装成一个女人……

玛尔嘉莉塔　（对菲莉琪叶）那么，他同谁一起来呢？

菲莉琪叶　（对玛尔嘉莉塔）同一位外乡人。（对马丽娜）喏，就是今天早上的那位绅士。

马丽娜　啊，我明白了。

玛尔嘉莉塔　你瞧瞧，我的丈夫怎么会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到家里来呀？

菲莉琪叶　他也是化了装来的。

玛尔嘉莉塔　这样更糟糕，不行，绝对不行。

露琪艾塔　行了，行了，亲爱的母亲。一到您那里，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您真是一个十足的怀疑主义者。

玛尔嘉莉塔　我认为我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他是我的丈夫，你瞧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

菲莉琪叶　您听我说，亲爱的夫人，无论是您的丈夫，还是我的丈夫，我都非常了解，他们全都是一丘之貉。可是我呢，哼！您瞧见了吗？照样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玛尔嘉莉塔　您真了不起。我可不象您那样能干。

露琪艾塔　有人敲门。

玛尔嘉莉塔　嘿，没有，根本没有人敲门。

马丽娜　可怜的姑娘，是她心里在盼着敲门的声音。

菲莉琪叶　您瞧，亲爱的玛尔嘉莉塔太太，这门婚事与我毫无关系。我只是为了帮助马丽娜太太，也帮这位姑娘的忙，才这样做的，都是为了她好。可是，如果您认为这样做不合适……

露琪艾塔　啊，说得太好啦！您还有什么话说？

马丽娜　（对玛尔嘉莉塔）咳，算了，算了，还有我们哩。

玛尔嘉莉塔　好吧，好吧。（对露琪艾塔）要是露出了马脚，可就该你倒霉了。

露琪艾塔　（对玛尔嘉莉塔）您听见了吗？有人敲门哩，我告诉您有人在敲门。

玛尔嘉莉塔　这回倒是真的有人在敲门。

露琪艾塔　应该叫女仆去开门。还是我去吧。

玛尔嘉莉塔　不行，小姐，不行，小姐。还是我去开门吧。（下）

第　九　场

〔露琪艾塔，菲莉琪叶和马丽娜。

露琪艾塔　（对菲莉琪叶）亲爱的夫人，我可拜托您了。

菲莉琪叶　您最好不要惹玛尔嘉莉塔太太生气。

马丽娜　别管她，要是依着她，这个姑娘永远也嫁不出去。

露琪艾塔　您说得一点也不错！

菲莉琪叶　（对马丽娜）您说什么呀？她对这个姑娘到底怎么啦？

马丽娜　您不知道吗？她在嫉妒哩。她自己找了一个年纪很大的丈夫，看到前房女儿嫁给一个年轻人，心里就不痛快。

露琪艾塔　的确如此，您说的都是真话。

菲莉琪叶　您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又那么说。

马丽娜　我一直就是这么说的，只不过方式不一样罢了。

露琪艾塔　她除了会说“你瞧瞧，你瞧瞧”以外，别的什么都不行。

第　十　场

〔玛尔嘉莉塔和前场人物。

玛尔嘉莉塔　是找您的，菲莉琪叶太太。

菲莉琪叶　找我吗？怎么回事？

玛尔嘉莉塔　是一个戴面具的先生来找您……

露琪艾塔　(对菲莉琪叶，高兴地)一个戴面具的人来找您？

马丽娜　(对菲莉琪叶)也许是那位朋友吧？

菲莉琪叶　(对马丽娜)有可能。(对玛尔嘉莉塔)那么请他进来吧。

玛尔嘉莉塔　要是碰上我的丈夫怎么办？

菲莉琪叶　如果碰到您丈夫，我就不会编两句谎话来搪塞他吗？我可以告诉他，她是我的一位嫁到米兰去的妹妹，这几天我一直在等她，她随时都可能到这里来。

玛尔嘉莉塔　要是化装的还有一个男人呢？

菲莉琪叶　哎呀，漂亮的夫人！我不能告诉他那是我的妹夫吗？

玛尔嘉莉塔　他是您的妹夫？可是我呢？我该怎么说呢？

菲莉琪叶　如果我想让我的丈夫说一声是，只需要看他一眼就够了。只看一眼他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露琪艾塔　亲爱的母亲，您还在那里啰嗦什么呀？

玛尔嘉莉塔　你说什么？

露琪艾塔　这有什么可为难的呀？

玛尔嘉莉塔　我马上就去……天呀，还得把那个戴面具的人请进屋里来，就象您来的时候那样。(对露琪艾塔)归根到底，这是你自己的事，大主意还得你自己拿。(走台)戴面具的先生，请进，请进屋吧！

露琪艾塔　(旁白)天哪，我的心怎么跳得这样厉害呀！

第十一场

〔费里佩托(化装成女人)，利卡尔多伯爵和前场人物。

利卡尔多　愿为列位女士最卑微的仆人。

菲莉琪叶　給您大人请安，戴面具的先生。

玛尔嘉莉塔　(庄重地)愿为您的奴婢。

马丽娜　(对费里佩托)戴面具的夫人，太太，向您请安了。

费里佩托　(回礼。作女人请安状)

露琪艾塔　(旁白)瞧他礼貌多周到呀！

菲莉琪叶　戴面具的先生，您是路过这儿吗？

利卡尔多　狂欢节最能激起人们的游兴。

马丽娜　露琪艾塔小姐，您觉得他们的面具怎么样？

露琪艾塔　(显出害羞的样子)您让我怎么说呀？

费里佩托　(旁白)啊，她真可爱，瞧她那脸蛋儿有多红润呀，就象一个熟透了的苹果。

玛尔嘉莉塔　戴面具的先生，请原谅，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宝贝。你们是应邀来参加午宴的吗？

利卡尔多　哦，我不是来赴宴的。

玛尔嘉莉塔　说实话，我真希望你们能和我们一起吃午饭。

利卡尔多　不想再打扰你们了，请允许我们告辞。

费里佩托　(旁白)凭狄安娜起誓，我还没有好好地看看她哩！

利卡尔多　(对费里佩托)咱们走吧，戴面具的夫人。

费里佩托　(旁白)他真是一个坏蛋！

马丽娜　(对利卡尔多和费里佩托)二位请留步。

玛尔嘉莉塔　(旁白)糟糕，好象是我那位怪物丈夫来了。

菲莉琪叶　(对费里佩托)戴面具的太太，我有一句话要对您说。

费里佩托　(走到菲莉琪叶身边)

菲莉琪叶　(小声地对费里佩托)你喜欢她吗？

费里佩托　(小声地对菲莉琪叶)喜欢，夫人。

菲莉琪叶　(小声地对费里佩托)她漂亮吗？

费里佩托　(小声地对菲莉琪叶)凭狄安娜起誓，太漂亮了！

露琪艾塔　(小声地对玛尔嘉莉塔)亲爱的母亲……

玛尔嘉莉塔　(与露琪艾塔悄声耳语)你有什么事呀？

露琪艾塔　(耳语)至少应当让我看看他吧。

玛尔嘉莉塔　(耳语)你小心我把你拖走。

露琪艾塔　(耳语)您冷静一点嘛！

马丽娜　(对费里佩托)戴面具的太太！

费里佩托　(走到马丽娜身边)

马丽娜　你喜欢她吗？

费里佩托　非常喜欢。

马丽娜　(对费里佩托)您想抽烟吗，戴面具的太太？

费里佩托　是的，夫人。

马丽娜　您要是想抽烟，尽管听便。

费里佩托　(用手指夹起一支烟，送到嘴边，脸上仍戴着面具)

菲莉琪叶　(掀开他的面具)如果您想抽烟的话，请把面具取下来。

露琪艾塔　(偷偷地朝费里佩托瞟了一眼)哎呀，他长得多英俊呀！

马丽娜　(对费里佩托)你瞧，多漂亮的姑娘呀！

菲莉琪叶　她是我的妹妹。

露琪艾塔　(笑。旁白)她们真有趣。

费里佩托　(旁白)哎呀呀，她笑起来多甜呀！

菲莉琪叶　请您过来一下，夫人，还是把面具都拿下来吧。(替他把面具拉到脖子上)

露琪艾塔　(旁白)他实在太中我的意了。

马丽娜　（指着费里佩托和露琪艾塔）真是天生的一对。

费里佩托　（显出害臊的样子，偷偷地瞟了露琪艾塔一眼）

露琪艾塔　（显出害臊的样子，偷偷地瞟了费里佩托一眼）

利卡尔多　（旁白）今天，菲莉琪叶太太逼着我来欣赏一出世界上最好的喜剧。

玛尔嘉莉塔　行啦，行啦，该收场了。你瞧瞧，时间不短了，咱们不要再打什么哑谜了。（对露琪艾塔和费里佩托）你们应当感谢这几位夫人，是她们想了这么一个绝妙的主意，你们才得以见面。求天主保佑你们，要是这是命中注定的话，你们就结婚吧。

菲莉琪叶　好啦，戴面具的太太，您该走啦，现在您满意了吧？

费里佩托　（旁白）我真不愿离开她。

露琪艾塔　（旁白）我的心会被他带走的。

玛尔嘉莉塔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总算没有露马脚。

马丽娜　快把面具戴好吧。

费里佩托　怎么戴呀？我可不会戴。

菲莉琪叶　到我这里来吧。（为他整理好面具）

露琪艾塔　（笑出声来）真可怜，他连面具也不会戴！

费里佩托　（对露琪艾塔）您是在笑话我吗？

露琪艾塔　（继续笑着）我可没有笑您！！

费里佩托　（旁白）她真聪明！

露琪艾塔　（旁白）他真可爱！

玛尔嘉莉塔　天哪，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

菲莉琪叶　您怎么啦？

玛尔嘉莉塔　我的丈夫来了呀！

马丽娜　真的，狄安娜呀！我的丈夫也来了！

菲莉琪叶　你们不是都知道她是我的妹妹吗？

玛尔嘉莉塔　哎呀，亲爱的夫人，如果他发现我骗了他，可就该我倒霉了。（使劲推费里佩托）快一些，快到那间屋子里去藏起来。（对利卡尔多）亲爱的先生，您也需要躲避一下。

利卡尔多　为什么这么慌张呀？

菲莉琪叶　您就去躲避一下吧，利卡尔多先生，去吧！就算行行好吧。

利卡尔多　为了不让您扫兴，我就回避一下。（走进另一个房间）

费里佩托　（旁白）我会随时偷听的。（走进另一个房间）

露琪艾塔　（旁白）我的两条腿哆嗦得这么厉害，简直要站不住了。

玛尔嘉莉塔　（对菲莉琪叶和马丽娜）我不是早就对你们说过吗？

马丽娜　（对玛尔嘉莉塔）得了，得了，有什么可怕的呀？

菲莉琪叶　等我们吃午饭时，他们就可以离开这里。

玛尔嘉莉塔　我可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呀。

第十二场

〔卢纳尔多，西蒙，康奇亚诺和前场人物。

卢纳尔多　啊，夫人们，你们等得不耐烦了吧？咱们马上就可以吃午饭了。不过现在还得等一等毛利奇奥先生。他一到咱们就可以入席。

玛尔嘉莉塔　毛利奇奥先生还没有来吗？

卢纳尔多　他已经来过了，临时有一点事情又要出去一下，马上

就回来。(对露琪艾塔)你怎么啦？为什么脸色这么难看？

露琪艾塔　没有什么。您是要我离开这儿吗？

卢纳尔多　不，不。你就呆在这儿吧，我的女儿。今天这个美好的日子正是为了你呀，您说不是吗？西蒙先生？

西蒙　可怜的孩子，我真为你高兴。

卢纳尔多　(对康奇亚诺)您说呢，康奇亚诺先生？

康奇亚诺　是呀，是呀。说实话，她也应当得到这样的荣誉。

露琪艾塔　(旁白)我为什么老是这样发抖呀？

菲莉琪叶　有什么消息吗，卢纳尔多先生。

卢纳尔多　是呀，太太，有好消息。

马丽娜　得了吧，您不说我们也都知道。

玛尔嘉莉塔　(对卢纳尔多)你瞧，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卢纳尔多　你听我说，太太。你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吧。今天我不想发脾气，因为我很高兴。我需要好好地享受享受这种愉快。露琪艾塔，你过来。

露琪艾塔　(吓得浑身发抖，走到父亲身边)

卢纳尔多　你今天怎么啦？

露琪艾塔　(全身都在哆嗦)我也不知道。

卢纳尔多　你是在发烧吧？你听我说，很快就会好的。现在我当着我的妻子和你母亲的面，当着这两位绅士和他们的夫人的面，向你宣布一个好消息：你就要结婚了。

露琪艾塔　(浑身抖得更厉害，哭起来，几乎晕倒在地)

卢纳尔多　哎呀，哎呀，你这是怎么啦？你不愿意结婚吗？

露琪艾塔　我愿意，父亲。

卢纳尔多　你知道谁是你的未婚夫吗？

露琪艾塔　我知道，父亲。

卢纳尔多　（生气地）你怎么知道？你知道什么呀？谁告诉你的？

露琪艾塔　我什么都不知道，父亲，什么都不知道。请您原谅，刚才没听明白您说的话。

卢纳尔多　（对西蒙和康奇亚诺）嘿！真是个可爱的小丫头，你们瞧，她多么有教养呀！

菲莉琪叶　（小声地对玛尔嘉莉塔）其实她什么都知道。

玛尔嘉莉塔　（对菲莉琪叶）我真担心事情会露马脚。

马丽娜　（对玛尔嘉莉塔）放心吧，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卢纳尔多　喃哈，你们知道吗？露琪艾塔的未婚夫就是毛利奇奥先生的儿子、马丽娜太太的外甥呀。

马丽娜　真的吗？是我的外甥吗？

菲莉琪叶　嘿，是不是您的外甥有什么关系呀！

马丽娜　我真为外甥高兴，真的。

菲莉琪叶　天底下再也找不出象他这样好的年轻人了。

玛尔嘉莉塔　他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呀？

卢纳尔多　今天。

玛尔嘉莉塔　今天？

卢纳尔多　是的，太太，是今天，马上就办。毛利奇奥先生回家去叫他的儿子，带他到这里来吃午饭。然后，这两个孩子就可以吻手了。①

玛尔嘉莉塔　唉，可怜可怜我吧！

菲莉琪叶　为什么要这么快呢？

卢纳尔多　汤放的时间越长，喝起来就越没有滋味。

---

① 互相吻手，即结婚时的仪式。

露琪艾塔　（旁白）现在，我的心都在发抖了。

卢纳尔多　（对露琪艾塔）你到底怎么啦？

露琪艾塔　没有什么。

第十三场

〔毛利奇奥及前场人物。

卢纳尔多　（对毛利奇奥）啊，您来啦？

毛利奇奥　（慌乱地）是呀，我来了。

卢纳尔多　您怎么啦？

毛利奇奥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说。

卢纳尔多　出了什么事？

毛利奇奥　我回家去叫那个孩子，可哪儿也找不到。仆人告诉我，说他陪着一个从外地来的叫什么利卡尔多的先生出去了。是菲莉琪叶太太打发人去叫他的。（对菲莉琪叶）那个利卡尔多先生是谁呀？那个外地人？他和我的儿子有什么关系？

菲莉琪叶　我对您儿子的事情一无所知。至于那个外地人，他可是一位非常有名望的绅士。是这样吗，康奇亚诺先生？

康奇亚诺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是什么魔鬼把他遣来的。一直到现在我一句话都没有说，硬着头皮把苦酒往肚子里吞，只不过是为了让您满意，为了不至于大吵大闹。可是现在我要对您说，我决不允许他再踏进我的家门，就是这样，太太。他只不过是一个臭当兵的罢了。

第十四场

〔利卡尔多，费里佩托和前场人物。

利卡尔多 （对康奇亚诺）您对一位名声赫赫的绅士怎敢如此无理！

卢纳尔多 （对利卡尔多）您怎么在我的家里……

毛利奇奥 （对利卡尔多）我的儿子在哪里？

利卡尔多 （对毛利奇奥）您的儿子就在那间屋子里。

卢纳尔多 他怎么会藏在那间屋子里？

毛利奇奥 您藏在那里干什么？该死的东西。

费里佩托 （双膝跪下）啊，亲爱的父亲，饶恕我吧。

露琪艾塔 （双膝跪下）啊，亲爱的父亲，可怜可怜我吧。

玛尔嘉莉塔 （连忙解释）亲爱的丈夫，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呀，亲爱的丈夫。

卢纳尔多 （要打玛尔嘉莉塔）我要让您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该死的东西。

玛尔嘉莉塔 救命呀！

马丽娜 快拦住他。

菲莉琪叶 快抓住他。

西蒙 他的力气太大了。

康奇亚诺 不要打了。（西蒙和康奇亚诺把卢纳尔多拖进另一房间。三人同下）

玛尔嘉莉塔 你来呀，你来呀，你这个狡猾的东西。（抓住费里佩托的一条胳膊）

玛尔嘉莉塔 你来呀，你这个轻浮的东西。（抓住露琪艾塔的一

条賂牌）

毛利奇奥　我们走吧。（拉过费里佩托）

玛尔嘉莉塔　你跟我走。（拉过露琪艾塔）

毛利奇奥　（对费里佩托）回到家里我再和你算帐。

玛尔嘉莉塔　（对露琪艾塔）全都是因为你！

费里佩托　（一边走，一边向露琪艾塔招手）

露琪艾塔　（一边走，一边向费里佩托挥手）

费里佩托　可怜的姑娘！

露琪艾塔　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毛利奇奥　你给我往这边走。（追赶费里佩托，两人同下）

玛尔嘉莉塔　我嫁到这个家里来，真是前世造孽哟。（推着露琪艾塔一同下）

马丽娜　天哪，真是糟糕透了！怎么会弄成这样的局面呀！可怜的姑娘，可怜的外甥哟！（下）

利卡尔多　瞧您把我拖进了一个什么样的是非之窝呀，夫人！

菲莉琪叶　您不是一位绅士吗？

利卡尔多　夫人此话何意？

菲莉琪叶　您是一位绅士吗？

利卡尔多　我以此为荣。

菲莉琪叶　那么请跟我来。

利卡尔多　到什么地方去？

菲莉琪叶　我也是一个讲究名誉的女人。我承认失败了，但是我还要设法挽回败局。

利卡尔多　您打算怎么办呢？

菲莉琪叶　怎么办，怎么办？如果我能告诉你怎么办的话，这个戏早就可以收场了。咱们走吧。（同下）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卢纳尔多的房间。

〔卢纳尔多，西蒙和康奇亚诺。

卢纳尔多　事关名誉。我不是说过吗，事关我家的声望。象我这样清清白白的人家，怎么能够容忍发生这样的事？别人会怎样议论我呢？会怎样耻笑我卢纳尔多·克罗佐拉先生呢？

西蒙　安静一点，亲爱的老伙伴。您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完全是女人们的胡闹。好好地惩罚她们一顿，全世界的人照样赞扬您。

康奇亚诺　您说得很对，对极了。是该给她们一点颜色瞧瞧。对于这些狂妄无礼的妻子，就得狠狠地煞煞她们的威风，也给别的男人一点教训，让他们瞧瞧咱们是如何管教妻子的。

西蒙　让别人去说咱们顽固好啦。

康奇亚诺　让别人去说咱们粗野好啦。

卢纳尔多　我的妻子是罪魁祸首。

西蒙　狠狠地惩罚她。

卢纳尔多　那个轻浮的丫头是祸根。

康奇亚诺　撕破她的脸皮。

卢纳尔多　（对康奇亚诺）您的妻子是主谋。

康奇亚诺　我一定狠狠惩罚她。

卢纳尔多　（对西蒙）您的妻子是同谋。

西蒙　我一定要和她算帐。

卢纳尔多　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得好好商量一下。对于这样的几个女人，我不是说过吗，咱们到底应当如何处治？对付那个小丫头倒不难，我仔细地考虑过了，也想好了办法。首先，我要放弃这桩婚事，不让她出嫁。把她关进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每天只能看见四面墙，她就会老实了。至于这几位太太，咱们如何惩罚她们呢？请谈谈你们的意见吧。

康奇亚诺　真的，说实话，我是一个头脑非常简单的人。

西蒙　如果可能的话，倒不如把她们也关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让她们也每天只能看到四堵墙，咱们就省心了。

卢纳尔多　这个办法，我不是说过吗？与其说是惩罚她们，倒不如说是在惩罚咱们。想想看，这要花多少钱呀？还得为她们买东西，得把洗干净的衣服送去，再把脏衣服拿回来。她们在那里会生活得比在家里还要更开心，更自由。难道不是这样吗？

西蒙　您说得很对，尤其对于您我来说，更不能做这样亏本的买卖。我们绝不能往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一副笼头，就象咱们的老伙计康奇亚诺那样。

康奇亚诺　您说什么呀？不是讲得很有道理吗？咱们完全可以把她们关在家里，锁在一个房间里。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把她们放出来，让她们同咱们聚一聚，然后再锁起来，不让她们同任何人见面，也不准她们同任何人讲话。

西蒙　把女人关起来？不准她们同任何人讲话？这个处罚简直

太妙了，保险不出三天，她们就得闷死。

康奇亚诺　死了更好。

卢纳尔多　那个人到底是谁呀？就是那个跑到这里来假充英雄好汉的家伙。康奇亚诺先生，这件事要是让您的亲戚知道了，您可就别想过安乐日子了。他们肯定会四处宣扬，嚷嚷得全世界都知道，甚至还会骂您是一头笨熊，一个蠢货，连狗都不如。

西蒙　不管什么理由，爱情也罢，义务也罢，您都不应当迁就女人，不然她们就会有恃无恐，得寸进尺，到头来您连大声说话的权力也没有。

康奇亚诺　我的妻子就是这样让我惯坏了的。

卢纳尔多　对待妻子最明智的办法，我不是说过吗？就是使用棍子。

西蒙　对了，这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哩，至于别人会怎么说，那是他们的事，由他们说去好了。

康奇亚诺　要是她们反抗怎么办呢？

西蒙　打呀，您不会打吗？

康奇亚诺　我有我的苦衷……

卢纳尔多　碰到这种情况，那就只有破釜沉舟了。

西蒙　以后怎么办呢？您不明白吗？我知道有不少男人都用棍子揍过他们的妻子，可是结果呢？您以为她们就听话了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先生。结果反而更糟。她们更加放肆，一天不打，就要出事。

卢纳尔多　一打就好了。

康奇亚诺　嘿，这怎么行呀，肯定不行。因为她们是会反抗，会逃跑的呀。再说离开了女人，咱们也没法生活呀。

西蒙　唉，要是能有一个贤惠、文静而又听话的妻子，对一个男人来说，该是多好的福气，多大的安慰哟。

卢纳尔多　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好妻子，就是我的前妻。那个可怜的人，就象小羊羔一样地温顺。而现在的这一位，简直是一条毒蛇。

康奇亚诺　我的那一位比您的还要糟糕，她更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西蒙　我在家里只能成天吼，成天叫，什么事情也办不了。

卢纳尔多　这些都是很不幸的，但终究还可以让人忍受下去。而今天发生在我家里的事情，我不是说过吗，实在太过分了。我一定要报仇雪恨，可是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西蒙　把她赶回娘家去。

卢纳尔多　肯定要赶，她太让我丢人了。

康奇亚诺　倒不如把她送到乡下，送到田庄里去。

卢纳尔多　那样更糟糕，保险不出四天的工夫，她就会把那里的收入花得一干二净。

西蒙　干脆让她自己找一个能够负担她生活的地方。

卢纳尔多　嘘！可不能让别人知道。

康奇亚诺　您不妨试一试，把她的衣服锁起来，首饰也锁起来，让她抬不起头，她也许会屈服。

卢纳尔多　我也试过这种办法，可是不行，越来越糟糕。

西蒙　我有办法了，干脆这么办，老伙计。

卢纳尔多　怎么办呀？

西蒙　干脆一切照旧。

康奇亚诺　我也这么想，因为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了。

卢纳尔多　是呀，其实我早就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我并不是不了解这一点。她生来品性就是这样坏，不可救药，因此对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忍让。可是这一次实在太过分了，她竟把我的女儿也毁到了这步田地！明目张胆地把情人弄到家里来！不错，我是打算把女儿嫁给他，可是，怎么能够让她知道，我不是说过吗，让她知道我的打算呢？我是说过要让她出嫁，可是难道我就不能够反悔吗？我就不能够改变主意，不让她出嫁吗？怎么能够事先就把什么都告诉她呢？她竟敢让他戴着面具到我的家里来，还把他藏起来！让他们两人偷偷地见面！面对面地说话！我的女儿还是一个黄花闺女呀！她可是一只天真无邪的小鸽子呀！我受不了。我一定要狠狠地惩罚她，让她知道我的厉害，请你们相信我好了，我不是说过吗，我要宰了她。

西蒙　事情就坏在菲莉琪叶太太身上。

卢纳尔多　（对康奇亚诺）可不是，就坏在您那个疯老婆的身上。

康奇亚诺　是的，我一定狠狠地教训她。

第　二　场

〔菲莉琪叶及前场人物。

菲莉琪叶　先生们，向你们请安啦。感谢你们的盛意。

康奇亚诺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卢纳尔多　你到我家里来干什么？

西蒙　她到这里来，是嫌闹得还不够，又想出了什么新花样。

菲莉琪叶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你们是想赶我走吗？康奇亚诺先生，您是不是认为，我应当同那个外地

人一起走呀？

康奇亚诺　如果你再敢同那个人一起走，我就让你知道我是谁。

菲莉琪叶　请您告诉我，亲爱的老头儿，我什么时候离开过您呀？

康奇亚诺　你自己最清楚！

菲莉琪叶　您不在家的时候，我什么时候接待过他呀？

康奇亚诺　这倒还没有发生过。

菲莉琪叶　既然这样，您为什么以为我会跟他走呢？

康奇亚诺　因为你是一个疯子。

菲莉琪叶　（旁白）他是想当着别人的面，硬着头皮充好汉。

西蒙　（小声地对卢纳尔多）好，这个女人总算害怕了。

卢纳尔多　（小声地对西蒙）这一回他总算露脸了。

康奇亚诺　走吧，太太，赶快跟我回家。

菲莉琪叶　我还想再呆一会儿。

康奇亚诺　我真奇怪，您居然还有脸到这里来。

菲莉琪叶　为什么呀？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呀？

康奇亚诺　我说不出口。

菲莉琪叶　请您直说好了。

康奇亚诺　快点走吧。

菲莉琪叶　不，先生。

康奇亚诺　（威胁地）赶快走，看在狄安娜的份上……

菲莉琪叶　老是狄安娜的份上，狄安娜的份上……您还是看在我的份上吧。怎么啦，先生？难道我是您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吗？我是您的奴婢吗？难道您能够象这样同一位有教养的夫人讲话吗？我是不是您的妻子呀？您可以吩咐我，但是决不允许侮辱我。我并没有把我的尊严出卖给您，您也

没有出卖给我。自从您成为我的丈夫之后，您就从来没有象个丈夫的样子同我讲过话。您这样放肆到底是为了什么？这种看在什么人的份上的口气是什么意思？您扬起手来想干什么？想打我吗？想打一个象我这样的女人吗？有胆量就请讲吧，康奇亚诺先生，是因为有这些先生在给您撑腰吗？是他们让您这样对待我的吗？您的这点儿能耐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吗？您如果真是一位绅士，就应当有自己的主见。假如我办了什么错事，您尽管可以批评我，指责我，但不能侮辱我，压制我，不能说什么"看在什么人的份上"，决不允许您这样做。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康奇亚诺先生？您自己拿主意吧，否则，我可要自行其是了。

康奇亚诺　（无言以对）

西蒙　（对卢纳尔多）您听到她说的那一大堆废话了吗？

卢纳尔多　（对西蒙）我真想把她的脖子掐断，而那个笨蛋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西蒙　（对卢纳尔多）他有什么办法呀？他敢冒险得罪她吗？

菲莉琪叶　得了，康奇亚诺先生。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康奇亚诺　反正人越狡猾就越厉害。

菲莉琪叶　好一套高明的诡辩术！你们以为如何，先生们？

卢纳尔多　亲爱的夫人，您最好还是不要同我们说话。

菲莉琪叶　为什么呀？我到这里来就是要说话的呀。我知道你们讨厌我，因此非常希望亲耳听听你们吐一吐对我的怨气。有气尽管直接对我发泄好了，卢纳尔多先生。但是请不要在背后怂恿我的丈夫。如果您讲的话确有道理，请相信，我也是一个非常讲道理的女人，只要您能说服我，我一定心悦诚服。但是您必须明白，您是在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您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乖戾怪僻，不愿别人同您交往，自己也不想同别人打交道。借此机会，我也想规劝西蒙先生几句，您办起事来谨小慎微，对待妻子却象魔鬼一样地暴躁。我同你们两个人谈话，推心置腹，直言不讳，因为我是一个正大光明、讲究名誉的女人，如果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尽管说吧。

卢纳尔多　请您告诉我，亲爱的夫人，是谁把那个小伙子弄到我家里来的？

菲莉琪叶　是我，是我让他到这里来的。

卢纳尔多　您倒是敢作敢当呀！

西蒙　快人快语嘛。

康奇亚诺　快点反击呀！她已经公开向你们挑战了呀！

菲莉琪叶　我可并不想打仗，我知道最好还是不要打仗，我的挑战也并没有什么恶意。

卢纳尔多　请问是谁允许您让他到这里来的。

菲莉琪叶　您的太太！

卢纳尔多　是我的妻子吗？是她亲口对您说的吗？她求您帮忙了吗？是她告诉您可以带他来的吗？

菲莉琪叶　不是这么回事，先生。是马丽娜太太告诉我的。

西蒙　是我的妻子吗？

菲莉琪叶　是您的夫人。

西蒙　是她请那个外地人来帮助这个姑娘的吗？

菲莉琪叶　不对，先生，那个外地人是我请来的。

康奇亚诺　（生气地）是你把他请来的？

菲莉琪叶　（生气地对康奇亚诺）不错，先生，正是我。

康奇亚诺　（旁白）天哪，真该死，简直没法同她讲话。

卢纳尔多　唉，您为什么要办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要把那个人也拖进这是非中去呢？马丽娜太太为什么要参与这种阴谋呢？……我的妻子为什么会同意这样做呢？……

菲莉琪叶　哎呀呀！您哪里来的这么多为什么呀？还是好好听我说吧。我可以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您，但是您得让我一直讲下去，不准打断我的话。如果我说的不对，您尽管可以指责，如果我讲的确有道理，您就得服我，不能无理取闹。首先我要告诉您一个基本事实，卢纳尔多先生，您不用发火，也不要见怪，您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人，粗鲁而又没有教养。您对待女人的态度，对您妻子、女儿的态度是那样地刁钻怪僻，令人不可思议，超出了正常人的范围。因此她们永远也不可能对您好，只不过是在用理智克制自己，勉强地服从您。在她们眼里，您并不是一个丈夫或者一个父亲，而是一个魔鬼，一头野熊，一个恶棍。现在咱们还是来看看事实吧。卢纳尔多先生，用不着争论谁是谁非，事实本身就可以说明一切。您要给您的女儿订婚，可是您不愿意把这件事情告诉她，因为您不想让她知道，也不想让她先见一见自己的未婚夫。不管喜欢不喜欢，她都得嫁给那个人。当然我也认为女孩子不应该有越轨行为，那也并非光彩。她的父亲可以帮助她选择丈夫，她应当听父亲的话。但是如果硬要把一杯苦酒往女儿的喉咙里灌，只对她说一句你嫁给他吧，那也是办不到的。（对卢纳尔多）您只有一个女儿，您就忍心让她痛苦吗？不错，那个小伙子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是个好青年，他年轻，长得也不难看，她可能会喜欢他。可是您怎么能够代替自己的女儿呢？怎么能够那样地武断专横呢？“我不是说过吗，她肯定会喜欢他”，要是她不喜欢

又怎么办呢？一个在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女孩子，她的丈夫又有那么一位象您一样粗暴和专横跋扈的父亲，将来的生活会怎么样呢？是的，我们让两个年轻人见了面，我觉得我办了一件好事，您的夫人也希望这样做，可是她没有足够的勇气。马丽娜太太把这件事情托咐给我，我想出了化装的办法，还请了那位外地来的先生帮忙。结果，两个年轻人见了面，而且一见钟情，非常高兴。对此您本应更加放心，更加感到欣慰。您的妻子是无辜的，马丽娜太太是应该受到赞扬的。我的所作所为也都是出于一片好心。如果您是一位懂道理的先生，哪怕是一个十分粗鲁的人，对此也不应该非难。女孩子是纯洁无瑕的，小伙子更没有做什么错事，我们也都是重视名节的女人。先生们，我的话讲完了，但是我还要向你们大声疾呼，同意这门婚事吧！请原谅我这一番律师式的演讲。（卢纳尔多，西蒙，康奇亚诺均哑口无言，面面相觑）（菲莉琪叶旁白）瞧呀！他们一个个都象闷葫芦似的，可见我的话已经打中了他们的要害。

卢纳尔多　您觉得怎么样，西蒙先生？

西蒙　我吗？如果您想知道我的意见，我似乎觉得应该同意。

康奇亚诺　我也不会投反对票的。

卢纳尔多　我只是还有点担心，恐怕这件婚事到头来还会成为泡影。

菲莉琪叶　为什么呀？

卢纳尔多　因为，那孩子的父亲，我不是说过吗……

菲莉琪叶　“我不是说过吗”，那孩子的父亲，我已经请伯爵先生找他去了。伯爵先生觉得自己有义务要把这桩婚事促成，因为他认为自己无意中引起了一场风波，觉得很抱歉，希望

能够弥补一下自己的过失。他是一位非常讲名誉、有礼貌的人，也很会说话，我相信毛利奇奥先生不会不同意的。

卢纳尔多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西蒙　亲爱的朋友，我已经考虑很久了。没有什么别的结果比这更好的了，一切照旧，听其自然吧。

卢纳尔多　那个受了侮辱的小伙子怎么办？

菲莉琪叶　这算什么侮辱呀？等他成为您女儿的丈夫之后，什么侮辱也都不会计较的。

康奇亚诺　您听我说，卢纳尔多先生。菲莉琪叶太太有她的毛病，可是说实话，有时候她也是一个十分讲礼的女人。

菲莉琪叶　您说的是真心话吗，康奇亚诺先生？

卢纳尔多　行了，行了。咱们到底应该干些什么呀？

西蒙　首先，我觉得应该去吃饭。

康奇亚诺　说真的，咱们好象都把吃饭的事情忘记了。

菲莉琪叶　嘿，只有不会转弯的人才是傻瓜。吃饭的事是您取消的，但是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卢纳尔多先生，这样办吧，如果您希望咱们在一起安安静静地吃一顿饭，最好去把您的妻子和女儿请出来，对她们说几句好话，谁家里也少不了会发生一点点口角，过去了也就算了。

卢纳尔多　如果我的妻子和女儿到这里来，我真担心自己拉不下脸来。

菲莉琪叶　行啦，您就不要绕弯子啦，就算您有道理，总该可以了吧？

康奇亚诺　快去把她们请来吧。

西蒙　还有我的妻子哩。

菲莉琪叶　我去吧，我去吧。请你们等一等。（急步下）

第 三 场

〔卢纳尔多，康奇亚诺和西蒙。

卢纳尔多 （对康奇亚诺）您这位妻子可真是能说会道呀！

康奇亚诺 您也看到了吧！可见你们平时骂我笨蛋是不对的，我老是不得不被她牵着鼻子走。有时我说一句话，她就说十句，一百句，我只好依着她。

西蒙 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说话也好，办事也好，她总是胸有成竹，有她自己的一套办法。

卢纳尔多 只要她一开口，就注定要占上风。

第 四 场

〔菲莉琪叶，马丽娜，玛尔嘉莉塔，露琪艾塔和前场人物。

菲莉琪叶 （对卢纳尔多）您瞧呀，她们都来了。她们知道自己错了，非常后悔，求您原谅她们哩。

卢纳尔多 （对玛尔嘉莉塔）您以后还会办这种事吗？

菲莉琪叶 （对卢纳尔多）这件事她可没有错，都是我一手安排的呀。

卢纳尔多 （对露琪艾塔）该怎么惩罚你呢？小贱人！

菲莉琪叶 （对卢纳尔多）您还是跟我算帐吧，应该由我负责。

卢纳尔多 （对玛尔嘉莉塔和露琪艾塔）难道咱们家就没有男人了吗？为什么要把情人藏在家里呢？

菲莉琪叶 （对卢纳尔多）您还是对我嚷嚷吧，这件事情是我办的呀。

卢纳尔多　（对菲莉琪叶）我也要把您撕成碎片。

菲莉琪叶　（对卢纳尔多，讽刺地学他的口头禅）我不是说过吗……

康奇亚诺　（对卢纳尔多）您怎么敢这样同我的妻子说话？

卢纳尔多　（对康奇亚诺）请您原谅，亲爱的朋友，我实在控制不住了。

马丽娜　（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露琪艾塔　（哭）

玛尔嘉莉塔　菲莉琪叶太太是怎么对您说的呀？我不是清白无辜的吗？

西蒙　（对马丽娜）还有你，太太，你也应当受到惩罚。

马丽娜　我可要走了，恕不奉陪。

菲莉琪叶　别走呀，您别走呀。可怜的卢纳尔多先生还有一点脾气没有发完，他想赶快发泄干净。再说，他已经向你们道歉了，并且原谅了你们。如果那个男孩子要来，他是非常乐意为两个年轻人举行婚礼的。是这样吗，卢纳尔多先生？

卢纳尔多　（瓮声瓮气地）是呀，夫人；是呀，夫人。

玛尔嘉莉塔　亲爱的丈夫，您知道我有多高兴吧！请您相信我，事先我的确什么都不知道。嗯……突然他们就戴着面具来了，我本来不想让他们进门的，是……是……

菲莉琪叶　得了得了，是我让他们进来的，这有什么关系呀？

玛尔嘉莉塔　（小声地对露琪艾塔）你也应当说几句。

露琪艾塔　亲爱的父亲，请您原谅我，我的确没有什么错……

菲莉琪叶　都是我的错，卢纳尔多先生，我不是对您说过吗？这件事都是我一手安排的。

马丽娜　说实话，这事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西蒙　（对马丽娜讥刺地）嘿，我早就知道您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

马丽娜　反正比您强。

菲莉琪叶　（向台下张望）那是谁呀？

玛尔嘉莉塔　（对菲莉琪叶）哎呀，是他们来了。

露琪艾塔　（旁白，兴高采烈地）是我的未婚夫来了。

卢纳尔多　（对女人们）怎么回事？那是谁呀？是谁到咱们家来了呀？是一些男人吗？赶快让他们走开。

菲莉琪叶　瞧见没有？我是怎么说的呀？难道他们会把您吃了吗？不是还有我们四个女人吗？不是还有你们吗？让他们来好啦。

卢纳尔多　好吧，那么请您安排吧，夫人。

菲莉琪叶　好，一切听我安排。

卢纳尔多　那个外地人我可不想见他。他要进来我就退场。

菲莉琪叶　哎呀呀！您为什么不想见他呀？他可是一个非常有身分的人呀。

卢纳尔多　他是什么样的人那是他的事，我可不想见他。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没有同生人见面的习惯。

菲莉琪叶　哈，这一次她们倒是很愿意。难道不是吗，女士们？

玛尔嘉莉塔　啊，我非常愿意。

露琪艾塔　啊，我也非常愿意！

卢纳尔多　（讥讽地学她们的话）“我非常愿意”，“我也非常愿意”。（对菲莉琪叶）但是我告诉您，我不愿意。

菲莉琪叶　（旁白：哎呀，他真是一头野熊，一个怪物。）等一等，请等一等，我请他不要进门就是啦。（走到前台）

露琪艾塔　（旁白）哈，他来不来我才不在乎哩。我需要的只有

一个人，哪怕只有他一个人来也行。

第 五 场

〔毛利奇奥，费里佩托和前场人物。

毛利奇奥 （庄重地）先生们好。

卢纳尔多 （粗鲁地）先生您好。

费里佩托 （偷偷地向露琪艾塔致意，被毛利奇奥看到，赶紧用别的动作掩盖）

菲莉琪叶 毛利奇奥先生，您现在总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

毛利奇奥 我不想考虑原来是怎么回事，我考虑的只是将来会发生什么，您说呢，卢纳尔多先生？

卢纳尔多 我认为，我不是说过吗？如果教子有方，小伙子就不应该戴那种叫作面具的东西，更不应该，我不是说过吗，往一个有教养的女孩子家里跑。

毛利奇奥 言之有理。（对费里佩托）咱们赶快离开这儿吧。

露琪艾塔 （大声地哭起来）

卢纳尔多 真该死！你这样装腔作势到底为了什么呀？

菲莉琪叶 实话实说吧，卢纳尔多先生，我不是说过吗？我真替您感到害臊。您到底是一位绅士还是一个孩子？为什么出尔反尔，说过的话又不算数了？难道能象小孩子做游戏那样，说翻脸就翻脸吗？

马丽娜 （对卢纳尔多）瞧您还是一位有头有脸的绅士哩！不是已经说妥了吗？签过婚约了吗？为什么要撕毁呢？这算怎么回事呀？您后悔了吗？难道您就不顾家庭的声誉了吗？怎么要起小孩子脾气来了？何必把脸拉得那么长呢？

玛尔嘉莉塔　（对卢纳尔多）对于这件婚事，我也应当谈谈自己的看法。是的，先生，当初小伙子来的时候，我也认为很不妥当，觉得不应该让他到咱们家里来。但是，既然人家现在向您伸出了和解的手，您还有什么放不下架子的呢？我是给他们提供了某些方便，但是现在我要告诉您，是的，先生，我要告诉您，小伙子应该娶咱们的女儿，女儿也应该嫁给他。

卢纳尔多　想娶就娶，想嫁就嫁吧，随你的便好啦。我简直烦透了，我不反对还不行吗？

露琪艾塔与费里佩托　（高兴得跳了起来）

毛利奇奥　（对卢纳尔多）您这样发脾气，他们怎么能够结婚呢？

菲莉琪叶　他的脾气是冲着我发的，并不是反对他们结婚。

玛尔嘉莉塔　得了，先生，您不是同意让他们吻手吗？

卢纳尔多　稍微等一会儿嘛，让我先消消气不行吗？

玛尔嘉莉塔　（对卢纳尔多）好啦，亲爱的丈夫，我理解您。我了解您的脾气，您是一位真正的绅士，懂感情，心肠也好。可是，你瞧瞧，就是稍微有点儿固执。您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您的女儿，还有我，不是都已经向您道歉了吗？您知道，对于女人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呀。可是我做到了，因为我疼您，疼这个女孩子，尽管她并不知道或者说不想知道我的这一番好意。我为你们两个人操碎了心，为这个家耗尽了心血，想方设法满足女儿的要求，容忍您的粗暴，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只求保住家庭的和睦与声望。如果我不配做您的妻子，请您原谅，您是我的丈夫，自然可以随时打发我，我一生的幸福还是不幸，全都掌握在您的手上。

露琪艾塔　（哭出声）亲爱的母亲，您真是天大的好人。过去我

对您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做过一些不该做的事，我请求您的宽恕，请您原谅我。

费里佩托　（旁白）她哭得多么伤心呀，我也忍不住要哭了。

卢纳尔多　（掏出手帕，擦眼睛）

康奇亚诺　（对卢纳尔多）您瞧见了吧，卢纳尔多先生？女人一哭起来您就没有办法了。

西蒙　总而言之，好女人也罢，坏女人也罢，她们全都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菲莉琪叶　卢纳尔多先生，现在该干什么呀？

卢纳尔多　（不高兴地）等一等嘛！

菲莉琪叶　（旁白）他真是一个宝贝！

卢纳尔多　（疼爱地）露琪艾塔？

露琪艾塔　父亲！

卢纳尔多　你过来。

露琪艾塔　（慢慢地走到卢纳尔多身边）我在这儿哩。

卢纳尔多　你想出嫁吗？

露琪艾塔　（羞得满脸通红，没有回答父亲的问话）

卢纳尔多　（不高兴地）得了，快说呀，你想出嫁吗？

露琪艾塔　（激动得浑身发抖，大声地）父亲，我想出嫁；父亲，我想出嫁。

卢纳尔多　你已经见过了你的……噢，你的未婚夫了？

露琪艾塔　是的，父亲。

卢纳尔多　毛利奇奥先生！

毛利奇奥　（粗鲁地）干什么？

卢纳尔多　行了，我亲爱的老伙计，您同我讲话，我不是说过吗，不要这样粗鲁嘛。

毛利奇奥　您想说什么就赶快说吧。

卢纳尔多　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的女儿可以嫁给您的儿子。

（两个年轻人喜形于色）

毛利奇奥　这个小坏蛋，他根本不配。

费里佩托　（哀求地）亲爱的父亲……

毛利奇奥　（根本不看费里佩托）你以后还这样办事吗？

费里佩托　（哀求地）亲爱的父亲……

毛利奇奥　我不让你结婚。

费里佩托　天哪，我多么不幸呀！（站不稳，几乎晕倒）

露琪艾塔　扶住他，快扶住他。

菲莉琪叶　（对毛利奇奥）嘿，行啦，您的心怎么这样狠呀？

卢纳尔多　他做得很对嘛，就是应该狠狠地羞辱羞辱他。

毛利奇奥　（对费里佩托）你过来。

费里佩托　我在这儿哩。

毛利奇奥　你对自己的行为知错吗？

费里佩托　是的，父亲，我非常后悔。

毛利奇奥　你听着好了，就是以后结了婚，也得听我的话，一切都得听我的安排。

费里佩托　是的，父亲，我向您保证。

毛利奇奥　请您过来一下，露琪艾塔小姐。我接受您作为我的儿媳，愿上天保佑您。请把您的手伸出来。

费里佩托　我应该怎么办呀？

菲莉琪叶　傻瓜，应该吻她的手。

毛利奇奥　（旁白）可怜的东西！

露琪艾塔　（用手帕擦眼睛）

毛利奇奥　西蒙先生，康奇亚诺先生，我请你们做证婚人。

康奇亚诺　非常荣幸，先生。我们早已准备好了，愿意做证婚人。

西蒙　他们什么时候生孩子呀？

费里佩托　（高兴得又笑又跳）

露琪艾塔　（羞得满脸通红）

卢纳尔多　嘿，好啦，孩子们，别尽顾高兴，咱们该去赴宴啦。

菲莉琪叶　亲爱的卢纳尔多先生，那位从外地来的伯爵现在还在门外等着我哩，您说就这样让他走开合适吗？是他去把毛利奇奥先生请来的呀，就是从礼貌上讲，您也不该这样对待他吧？

卢纳尔多　现在咱们应该赴宴了。

菲莉琪叶　他也应当受到邀请。

卢纳尔多　这可不行，夫人。

菲莉琪叶　你们听见了吗？还是这样粗鲁，这样小气，难道今天的这场纠纷不正是因为您的粗鲁和小气造成的吗？就是因为你们……三个人，知道吗？我说的是你们三个人。你们互相怄气，仇恨，敌视，叫人觉得可笑。你们没有教养、顽固不化，连一点人情味也没有。看看夫人们的行为吧！她们多么正直，多么善良，她们为你们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还得忍受你们的粗鲁和无理。那位外地来的伯爵是一位正直的文明人。我同他的交往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地方，我的丈夫知道得非常清楚。他是和他一起来的。我们在一起谈论的都是最纯洁最高尚的问题。例如衣着打扮问题，他就认为不应当过分追求时髦，以致引起家庭纠纷。但是必须穿得干净一些，我觉得他的看法是君子之见。总之，如果你们希望安安静静地生活，同你们的妻子和睦相处，就应当象一

个男子汉的样子，而不应当象一个野蛮人。是的，你们可以治家，但是不要耍威风，要想受人尊敬，就得先尊敬别人。

康奇亚诺　不得不承认，我的妻子的确了不起！

西蒙　您同意吗，卢纳尔多先生？

卢纳尔多　您呢？

西蒙　我同意。

卢纳尔多　（对玛尔嘉莉塔）告诉那位外地来的先生，请他和我们一起赴宴。

玛尔嘉莉塔　太好啦！真是上帝的意旨，让他接受这次教训。

马丽娜　（对费里佩托）您呢？我的外甥，以后您如何对待自己的妻子呀？

费里佩托　我一定照菲莉琪叶太太所说的那样去做。

露琪艾塔　嗯，不管您怎么做我都高兴。

玛尔嘉莉塔　遗憾的是，连一个小小的绣花手筒都没有。

露琪艾塔　嗯，好了好了。您还没有原谅我呀。

菲莉琪叶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咱们该去赴宴了，时间已经不早了。如果卢纳尔多先生的厨师没有预备野味的话，咱们在餐桌上就不应该看到野东西，但愿永远再也不要看到，因为我们都不是野人，而是很好的朋友，赤诚相见、肝胆相照的朋友。让我们痛痛快快地欢庆这良辰佳期，开怀畅饮，为所有那些听我们的故事而感到难过并寄予同情的人们，为一切善良而有礼貌的朋友们，为在座各位的健康，干杯！

幕落

全剧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５２ 喜剧三种 ［意］哥尔多尼 万子美等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ｂｏｏｋ５．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５５/ｄｉｓｋｊｙ/ｊｙ４１/２８/！０００01．ｐｄｇ

页数＝３１３
下载位置＝ｂｏｏｋ５．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５５/ｄｉｓｋｊｙ/ｊｙ４１/２８/！０００01．ｐｄｇ